《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一〇〇冊目次

四書通證六卷 （元）張存中撰 元刻本	〇〇一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十二卷 （元）袁俊翁撰 清鈔本	〇五九
大學章句纂箋一卷大學或問纂箋一卷中庸章句纂箋一卷	
論語集註纂箋十卷孟子集註纂箋十四卷 （元）詹道傳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一七五

四書通證六卷

（元）張存中撰

元刻本

四書通證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張存中撰。存中字德厲、新安人。祝胡炳文作四書通、詳義理而略名物。存中因排纂舊說、成此書以附其後、故名曰四書通證。炳文爲之序、稱北方杜緱山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壽之有四書引證、緱山名瑛、金人、薛壽之名引年、元初人、皆失之太繁。存中能刪冗從簡、去非取是。又曰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深。於通證、知四書用事之審。推之甚至。今核其書、引經數典、字字必著所出。而論語夏曰瑚商曰璉一條、承包氏之誤者、乃不引禮記以證之。又時見曰會、衆頻曰同、與周禮本文小異。蓋宋代諱殷、故改殷爲衆。乃但引周禮於下、而不辨其何以不同、皆不免有所回護。不知朱子之學在明聖道之正傳、區區訓詁之閒固不必爲之諱也。孟子與楚將昭陽戰亡其七邑一條、存中謂史記作八邑、未詳孰是。不知司馬貞史記索隱明註史記古本作七邑。是朱子稱七邑乃據古本、原非謬誤。存中持疑不決、亦失於考核。又如三讓引吳越春秋泛及雜說。而於歷代史事每多置正史而引通鑑、亦非根本之學。然大概徵引詳明、於人人習讀不察者、一一具標出處、可省檢閱之煩、於學者亦不爲無補矣。

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
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
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周禮地官司徒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
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
國

記誦詞章之習
禮學記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

虚無寂滅之教
通鑑漢騶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
大金人顔師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初帝聞西域有神其
名曰佛因遣蔡愔等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
書大抵以虚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不滅復受形生
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爲佛
傳十章

楚書楚語
國語楚語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鳴玉以
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
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

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楚之所寶者曰
觀射父言以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
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
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
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雲夢連徒洲金
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
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備凶災也
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至
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
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爲圉聞國之
寶六而已明王聖人能議制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
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
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火精禦
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譖慝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
能寶也譖慝邪惡也
事見檀弓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
是時在狄
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雖吾子
嚴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
之
一本作圖
公子犯
公子犯
公子犯曰孺子其辭焉
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
父死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公子重耳對客曰
君惠弔亡臣重耳身丕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
父死之謂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
起起而不私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曰仁夫公子

靈耳夫豬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變父
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喪祭用冰者也
禮喪大記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兔鑑
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皆有
枕席君大夫士一也牀也簀也第也枕所以藉首也席所以藉身也
幽冰懸中乃設牀於其上下不及席而墨尸焉夷盤小斂先
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
鑑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
鑑賓客共冰鑑
大喪共夷槃冰鄭氏曰夷槃牀之下所以受水也
書於席四端爲銘焉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
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几銘曰皇皇惟敬口生
欲口生垢口戕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

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
其禍將長○杖銘曰於乎危哉於乎失道於嗜慾於
乎相忘於富貴於音鳥○帶銘曰火滅脩容慎戒必共
恭則壽○履銘曰慎之勞則富○鬴豆銘曰食自杖食自
杖戒之驕驕則逸○戶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
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枝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
至先揺揺雖有聖人不能爲謀○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
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劒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
德則興倍德則崩○弓銘曰造矛造矛以戒萬世子孫
傳二章

唐書循吏傳賈敦頤貴州人貞觀時數遷歷州刺史資廉絜入
朝常蓋室行車一乘去聲敝其廉謹以率物也卒不殮以時服
傳一章

○或問

亦未必不爲尾生白公之爲也

莊子盜跖篇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尾生至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左傳哀公十六年楚大子建之遇讒也楚平王太子名建費嚭太子於王前譖之以方城之外恐非太子所有太子建奔城父而宋元公之無恥言於楚王王信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建奔宋而召之太子建奔城父而奮揚知人子虎欲殺君命以出殺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誅於子木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怒召之使處公孫叔父子胡公子也葉公子高也諸梁也吾聞勝也詐而亂無親公曰抑又使處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竟境使備之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竟境使備之謂信察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

衛靈公與葉公言周仁之通證

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劉子周偏王季子定王弟

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成肅名康公名盧書盡諱成子受脤反市慎于社成子即成肅公脤祭社之肉也脤器以脤故亦謂之脤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則法也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

近思錄伊川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也必有所以然灑掃子接一毛不爲舉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着則不中矣

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

正蒙書誠明篇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推大人之

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
文集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仁義智見而謂
有矣

彭睡景

莊子況文論人有景勢想去逝而去之走者疑足急數顧而
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
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

逮食速汚之論并引

樂毅所謂慎於志

史記列傳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臣先侍奉弟窃聞古善
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而王者也而王者也

漢書所謂嘗棄婦

西漢外戚傳景帝立薄皇后

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因長公主見得賁幸皇后又陰使人
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景帝崩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夜
又耳襄者賈日餘計安所定王夫人知嚮皇后又陰使人
趙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今太子母號宜為皇后奉冊
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
夫人為皇后男為太子
御而貴者為何頭鎖鑊人
唐杜少陵漫成詩
傳九章

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
後漢郅惲字君章傳惲字君章少子侍講
右也連璽通氣宮人以嬖愛數幸而
十月產皇中山王太右立貴人陰氏為
非國體稱下壽衛慶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
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
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
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所謂絜之百圍

莊子人間世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
之百圍

賈子所謂度長絜大

賈子過秦論賈子名誼洛陽人漢文帝時為博士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孰長
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趙由之為守則易尉而為尉則陵守

史記酷吏傳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
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為郎
家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簡謹
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
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
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淮陽守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
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
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
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齎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
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傳十章

王肅事上而好人佞已

魏志王肅傳肅太和中拜散騎常侍（續漢志云秩千石）史評曰劉寔以爲肅方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

洪範八政食貨爲先

書洪範二八政一曰食（孔傳勸農重穀之政也）二曰貨（孔傳寶貨通財之政也）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後世頭會箕斂

西漢陳餘傳秦爲亂政外內騷動百姓罷（音疲）弊頭會箕斂（孟康曰頭會人數出錢也箕斂賦斂之爲軍需也）以供軍費（蘇林曰秦法吏到民家計人口數出財也）財匱力盡

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

史記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徐廣曰最一作聚）以酒爲池縣肉爲林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發兵距之牧野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

書武成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德宗出走而豐璵林大盈之積

唐書陸贄傳（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事德宗官至中書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始帝播遷府藏委棄（帝德宗也播遷出奔在外）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爲瓊林大盈於古無傳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玩貢私別庫恐群下有所觀望（不備所望）請悉出以賜有功給軍貲（貲財也）

楊慎字用修

明史楊慎字用修（慎父廷和大學士謚文忠）正德六年（正德明武宗年號）上（上謂武宗）即位用獎文忠（獎勸也）丁甚衰（衰減也）耀兵部貪列（貪列兼侍御史）出巡（出巡謂巡行天下）始而分業之（分業分任其事）又兼祖地安輯戶口（使於是諸道收沒田土）田亦漸見（見現也）後上心百姓（心百姓謂以百姓爲心）頗以（以猶與也）寬仁（寬仁謂寬容仁恕）而分遣（分遣分遣使臣）中貴（中貴中官）巨方（巨方謂事中貴）鎮守（鎮守謂鎮守一方）鎮狼藉（狼藉謂貪暴）乃敗（敗謂敗事）平（平謂平定）流于（流于謂流于南荒）諸（諸謂諸夷）楊慎字（字謂字用修）

宇文融爲富平主簿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括天下籍取逃丁甚衆（逃丁謂逃避丁役）耀兵部貪列（貪列兼侍御史）出巡（出巡謂巡行天下）而分業之（分業分任其事）又兼祖地安輯戶口（使於是諸道收沒田土）田亦漸見（見現也）後上心百姓（心百姓謂以百姓爲心）頗以（以猶與也）寬仁（寬仁謂寬容仁恕）而分遣（分遣分遣使臣）中貴（中貴中官）巨方（巨方謂事中貴）鎮守（鎮守謂鎮守一方）鎮狼藉（狼藉謂貪暴）乃敗（敗謂敗事）平（平謂平定）流于（流于謂流于南荒）諸（諸謂諸夷）楊慎字（字謂字用修）

史記列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相謂相國即公孫弘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食其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燔燒也）云欲令農夫工女安所雠其貨乎（雠賣也）

董子因有與之爭利之譏者兩其足之喻

西漢董仲舒傳仲舒以賢良對策曰夫天亦有所分（去聲）予（上聲）之齒者去其角（言天生物類則有所分予無上齒傅其翼者兩其足（兩足也言鳥則兩翼四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末謂王商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

猶有用桑弘羊孔僅宇文融楊慎於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

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漢武帝朝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之貨物表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隸焉）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歙斂貧人曠職於是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故曰平準（平準謂平物價也）天下均輸（均輸謂以遍貨物白金諸幣）

賈所乘（乘謂乘人之急）而相傾（傾謂傾奪）貴賤（貴賤謂貴賤之時）之間（間謂間隙）也以高弟爲魯相（相謂相國即公孫弘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食其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燔燒也）云欲令農夫工女安所雠其貨（雠賣也）

宇文融爲富平主簿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括天下籍取逃丁甚衆（逃丁謂逃避丁役）耀兵部貪列（貪列兼侍御史）出巡（出巡謂巡行天下）而分業之（分業分任其事）又兼祖地安輯戶口（使於是諸道收沒田土）田亦漸見（見現也）後上心百姓（心百姓謂以百姓爲心）頗以（以猶與也）寬仁（寬仁謂寬容仁恕）而分遣（分遣分遣使臣）中貴（中貴中官）巨方（巨方謂事中貴）鎮守（鎮守謂鎮守一方）鎮狼藉（狼藉謂貪暴）乃敗（敗謂敗事）平（平謂平定）流于（流于謂流于南荒）諸（諸謂諸夷）楊慎字（字謂字用修）

楊慎字用修（慎父廷和大學士謚文忠）正德六年（正德明武宗年號）上（上謂武宗）即位用獎文忠（獎勸也）丁甚衰（衰減也）耀兵部貪列（貪列兼侍御史）出巡（出巡謂巡行天下）始而分業之（分業分任其事）又兼祖地安輯戶口（使於是諸道收沒田土）田亦漸見（見現也）後上心百姓（心百姓謂以百姓爲心）頗以（以猶與也）寬仁（寬仁謂寬容仁恕）而分遣（分遣分遣使臣）中貴（中貴中官）巨方（巨方謂事中貴）鎮守（鎮守謂鎮守一方）鎮狼藉（狼藉謂貪暴）乃敗（敗謂敗事）平（平謂平定）流于（流于謂流于南荒）諸（諸謂諸夷）

大學章句或問通證

新安後學張　存中　編

中庸章句或問通證

章句序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

書大禹謨

傳十章

詩曰矯矯虎臣是也

洋水明明嘗僖克明其德既作洋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洋獻囚

詩魯頌閟宮

傳十一章至十七章

素按漢書當作索

前漢藝文志孔子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師古曰謂探賾索隱行怪旺之道

記載孔子之言索隱求索隱僻之事而行怪旺之道本志歸爲之矣戴之也

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

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

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空也鶻鳩氏司馬也鶻鳩氏司寇也鳲鳩氏司事也鳲鳩氏司空也鳲鳩氏司馬也鳲

者士一廟（譙周曰官師者上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寢牀也）

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官師一廟（曰考廟）無廟

若周之末乃大訓大球河圖之屬也

書顧命越玉五重陳寶（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論治道之言也）

（大球夏后所寶大訓禮緯所載）弘璧琬琰（弘大也琬琰圭名長尺二寸）

（圖謂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洛之文也）在西序（西序夏之東序）大玉夷玉天球（鳴球玉磬）

（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也）在東序

如春行羔豚（羔豚膳用也）膳膏香（膳治也膏香謂牛羊之腥）

（家語膏香膳治也膏香謂牛羊之腥）

膟膋（膟膋謂脂也）秋行犢麑（犢子麑鹿子）

（膟膋音遼膋音聊犢音瀆麑音倪）膳膏臊（膳治也膏香謂牛羊之腥）

羽鸛（羽翮也）膳鶉（膳乾鶉也）

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

禮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礿夏曰約以禘爲殷祭）

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

祭統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曰約烝祭曰嘗冬祭曰烝

（礿夏殷祭時礼也）

傳二十章

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譙周見後）

所謂建其有極是也

書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斂福錫去聲食也

周禮天官宮正幾其出入均其稍食

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

（稍食祿食也）

如周禮棄人職曰若其財用之出入（若順也）

令以知其生之多寡（知猶主也）

莊子則陳蓋甚稱封人（陽子居曰子不治民焉知治民）

治民焉知（譙周曰言子為未達而問子云而懷襲之其實藏也）

委也（譙周曰委積也）

又善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煩重而其義淺近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政者猶蒲盧也待化以成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脩

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

賢之等禮所以生也（譙周曰言賢者所以生之本也）

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譙周曰言人之事親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德也）

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昆弟也朋友也）

（昆弟也朋友也）

普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三（譙周曰言三者皆天下之達德也）

知所以治人（譙周曰言知所以治人則能知天）

孔子曰凡為天下國有九經（譙周曰言人君治天下國有九經）

大臣也體群臣也（譙周曰言大臣則能體群臣也）

如周禮棄人職曰若其財用之出入（若順也）

不能格君心之非而已則士之賢否百工則財用足豪傑人則四方歸之一心而萬善備矣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則天下最之不動所以感動之也未說達色說利而貴德所以尊賢也詩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恭敬之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愛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考績黜陟幽明所以賞罰也親親長長所以盡人道也送往迎來所以厚薄往而薄來所以懷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天下國家九經其實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不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不順于親不順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誠于身矣誠者

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中庸章句

中庸一書自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而其書始出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其言性也則稱堯舜其傳之也則曰允執厥中其論學也則必以博文約禮爲教其論治也則必以親賢愛民爲務蓋皆以此篇之密傳而無待於外求也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質諸鬼神而無疑參之人物而皆通放之四海而準考之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其知天也知人也其仁之至義之盡也

中庸章句序

經一章

○或問

莊子天運篇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禦之報本反始也孝之至也中有通論

孟子曰魚上冰獺祭魚說文魚部曰祭祀也獺水獸一名王雎雎鳩水鳥一名王雎雎鳩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當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

如魏王高平其容貌仰之類見論語註疏卷下

傳二十七章

溫故而知新之溫

左傳哀公十二年公會吳子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無絕好公不欲吳子曰必參盟若可無

說殪邪殛
禮樂記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去句嫗於句翼去育萬物
然後草木茂區古侯反前達羽翼奮也句讀古侯反生無緩曰觓生出貌也
蟄蟲昭蘇蟄蟲藏地也羽者嫗伏毛者孕鬻加生者不殰音獨殰內敗也
而卵生者不殈鬻破壞也則樂之道歸焉耳

莊周忿怒不怒之言
莊子庶幾楚籍敬之言
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
矣

傳之首章至十二章

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

胡廣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位至太傅時年八十而心力
克壯性溫厚謹慎善處人間進不苟合退不懷寵三朝元老京師稱之
無競辭下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
曰高事不理問能通天下之故者明公

呂溫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微遠之子也登貞元末擢進士第
制舉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又登博學宏詞科東人少清警論綸為文章卓偉猶識
前輩風範歷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弘文館學士出為衡州刺史貶道州司馬後徙
柳宗元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少精敏為文章與呂溫齊名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後遭
一時輩行推重貞元末擢進士第
歟州刺史

七聖皆迷

莊子徐無鬼章黃帝將見大隗音傀乎具茨音慈之山方明為御
昌寓驂乘張若謵朱崩反滑音骨反霍音縮後車至于襄城
之野七聖皆迷七聖謂方明昌寓張若謵朱崩反滑音骨反及黃帝也此六者皆稟言迷失其道之意
所問途

傳十五章

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

禮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
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

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
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名之極
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為未
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遍教民反古復始不
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
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之所由興也
薦黍稷牲臍肝肺首心見間以烝換爓加以爵俶以報腥也
敬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
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
鬼神之情狀
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

傳十九章

孝惠即位惠帝諱盈之字曰
尸必以孫

禮祭統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若子
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叔孫通之舉禮孝明之亂命
前漢叔孫通傳事高惠二帝
曰吾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習徒通為奉常定宗
廟儀法又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
宮及間往數歲復修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
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
廟道上行誠惠帝懼曰吾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
姓皆知之奈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

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後漢明帝紀帝諱莊字輦英光武第十八年秋八月壬子帝崩
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
衣別室掃地而祭材水脯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更
卒數人供給洒掃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
從事前書曰擅議宗廟者棄市
傳二十章至于八
實捐之所謂後宮盛色
前漢實捐之傳捐之字君考實其名也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發
兵擊之珠崖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人口十六萬餘戶二萬三千餘詰問捐之捐之對其
略曰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優武行文遊之樂絕奇麗
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笑大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
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

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
趙高生平隱宮人也秦始皇時人二世時官至丞相時恩
子胡亥殺之
於彌宮
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塘人梁武帝時官至中領軍貪財肩隨
作威福死贈
尚書右僕射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隋煬帝朝官至金紫光祿大夫
掌朝政薦宮賣獄賄賂公行簒賛委積陷生令字
文化及殺逆
世基亦見害
李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唐玄宗開元中書令封晉國
公性陰密忍詐殺異己構大臣蔽天子耳目死贈
太尉揚州大都督
鄒陽所謂偏聽生姦范雎所謂妬賢疾能
史記鄒陽傳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以讒見讼乃從獄中上
書其略曰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霸戎飯牛車下
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資於朝暮哉於左右然後

序說

周禮牛人讀爲犧義與杙同（犧音麾去之地官司徒上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享牛謂祭一日之牛也求牛謂祭前求牛繫之職人若職人之牛也）凡賓客共其牲牛（謂饔餼之牛也）以授職人而芻之（職人若牛人之屬）凡喪紀共其喪牛（謂供喪事之牛也）以授職人而芻之（職人若牛人之屬）

魯世家以此以上曰魯爲十二年事

史記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墮毀也）

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

孔子世家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

史記以論語與之歎爲在此時

孔子世家季康子於是使使召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

孔子世家孔子使子貢至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則各立社社有木以標其處謂之社書社地謂以社結人民而授之地若今時以版籍授人也）

孔子世家孔子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

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蚤與早同）

以總行事者名見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子貢貨殖

家語子貢家富累千金好取與時轉貨貲（貲與資同）

爲政篇

爲政以德章

北極天之樞地

晉天文志天體如鳥卵天包地外地居其中猶卵之裹黃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見隱各一百八十二度強北極出地三

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極之上亦三十六度
十五度常見謂之上規
而經轉與規平行此見常星皆繞北極而轉

詩三百章

豳風駉篇之辭

卒章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駜駜者有驒
有騅有駓有騂有騮有騏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
思無邪思馬斯徂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禮器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
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

吾十有五章

論語道統一

聲爲律身爲度

史記夏紀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

聲爲律身爲度

色難章

孝子之有深愛者

禮終義

子奚不爲政章

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政也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立五年皆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
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
業焉

子張問十世章

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殷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

前漢律歷志天統之正始於子半日朝色赤地統受之於丑
初日出化而黃至丑半日牛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孳
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

禮檀弓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

爲前飾正物之色尚白以繼殷制周謂始改制

○八佾篇

季氏八佾舞於庭章

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上二

左傳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天子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

林放問禮之本章

禮器曰禮之以少爲貴以多爲貴以文爲貴以質爲貴

禮奠而不祭嘗而不薦

禮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飲
飲實皆盛捭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然
石之上而食之耳謂燔黍捭豚爲熟也謂燔黍也捭豚也污尊鑿地爲尊也抔飲手掬之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禮器曰禮有以小者大者亦有以故興物者之謂有
以小者亦有以大者亦有以故興物者之謂有

直情而徑行

禮檀弓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以故興物者
之謂有以小者大者亦有以小者亦有以故興物者之謂有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禮器曰禮不可不省也

季氏旅於泰山章

禮記祭法封內山川

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
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祭名山大
川之在其地者曾人祭泰山曾人祭河是也

巧笑倩兮章

考工記匠人之事後素功
周禮冬官考工記上書續之事在禮後素功之義故引之又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禘自既灌而往者
禘王者之大祭也

禮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禮大祭也祖嚳天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

禮明堂位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以人肉爲羹惡之甚也是

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量度而天下大服 度音鐸 一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 革車兵車

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量度而天下大服 一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

魯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魯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魯郊天非禮也周道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周道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

時禹書夏四時之書今不存

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魯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

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百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

閏月則閉門左扉立于其中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不告朔

禮天子命諸侯諸侯藏之祖廟每月朔以特羊告廟

禮也閏以四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

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曾自文公始不視朔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

公羊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然則為

為不言公有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管仲之器小哉章

劉向說苑善說篇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

右不善吾者入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

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若特其信乎內政委焉

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

幸歸於子矣改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墓以

自傳於民也

揚雄所謂大器

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大

器其猶規矩繩準與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規矩準繩

說苑脩務訓準繩生於平直規矩生於方圓先自平直然後

此之謂也規矩不知禮儀孰能治之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邦國都鄙頒告朔于

于邦國都鄙頒告朔于諸侯

特羊告廟

禮天子藏天子之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

月則閉門左扉立于其中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

聽朔于廟門之左扉立于其中門之外閏月則閉門左扉

閏月不告朔

曾自文公始不視朔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

禮也閏以四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

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里仁篇

觀過斯知仁矣章

後漢吳祐謂父寔曰以親故受汙穢之名

吳祐事祐長史事見人莫肯順帝時以光祿四行遷東侯相詣郡行

謂曾德義也祐政唯仁簡以化不任威刑民或欺之輒見原赦

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貪促高仗罪

譴慙懼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貪促高仗罪譴慙懼詣閤門待

之謝

幷約左右閤其故性具說父言祐曰據以親故受汙穢之名

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夫之使歸謝父還以衣遺夫

祐市衣遺其事也

無適也章

春秋傳曰吾誰適從

左傳僖公五年晉侯使士蒍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以為

退而歎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言狐裘不整則為公子羣公子羣

公羣二公子羣公子羣公子羣

事父母幾諫章

與內則之言相表裏

父母有過下氣怡聲

諫內則父母有過下氣怡聲諫於鄉黨州閭不悅復諫不說號而起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公冶篇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章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子曰君子之道四章

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章

上下有服

左傳襄公八年鄭子展子西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晉侯晉侯以討亂而師役不興鄭人兵不戢民不罷勞於是鄭有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以治其政一年與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其死誰哭其誰之繼

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章

知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以治其政一年與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其死誰哭其誰之繼

臧文仲居蔡章

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

左傳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也逆祀也

書曰猗歟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使男子行妾之妾三公黜一命再命而受三命之賜其家不敢富可謂知矣作虐於國國人知之三不仁也作虐於民民知其貪三不知也

國語魯語淖為曰淖君無子以寵為嗣故名之
曾東門之外三日猶以國東門為氏也
人衆之稱
也難以為目故
名之
今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章
子文姓鬬名穀於菟
左傳宣公四年秋七月楚子越椒
也遂滅若敖氏
初若敖娶於邓
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邓淖於邓子之
女
邓子
夫人使棄諸夢
中
之母
之子
夫人知之使勿棄
言其父私通
邓
伯比
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
故
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
伯比
生子文焉
邓夫人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
邓子田見之
懼而歸

殺惡及親而立宣公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會于平州平州魯地以定公位
以定公位案宣公篡立而使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則平州之會實成於季文子
篇武子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章
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聞楚師敗於城濮懼出奔楚甯武子曹伯出其君以說于諸侯諸侯請殺曹伯甯武子以為不可殺也乃私饋曹人使薄其祿曹人請殺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曹伯曰同二王一伯合已討罪王許之釋衛侯衛侯與甯武子盟于宛武子不與王子虎盟諸侯盟于踐土
毀裂王書以與楚王許之釋衛侯衛侯與甯武子盟于宛武子不與王子虎盟諸侯盟于踐土
案王通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元咺曹伯之大夫叔武衛侯之弟
于王庭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服衛侯歸
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衛侯歸在六月
武子與衛人盟于死鼠之後行者以詛天喪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殫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鄄子先待也公之入鄄子出守門以為使
公之入鄄子出守門以為使
武子之忠也與之乘去聲而入
大車轅也前駕馬也
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有寇而處第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
欲說而文之
說音悅
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桃詩作逃
于嗟從嗟兮不承權輿
于嗟從嗟兮不承權輿
于嗟從嗟兮不承權輿

若舜之誅四凶
書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伯牛有疾章

禮病者君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

悲大記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

君臨其喪之禮其寢東首於北牖下

子游為武城宰章

如飲射讀法之類

周禮地官黨正春秋祭禁二時祭祭日月星辰水旱之災

國索鬼神而祭祀于序

以正齒位賞命鹵于鄉里

飲酒于序

父老坐命為中士則以賓興之為上士則以禮禮之為庶人三命再命命于父老坐命為中士則以賓興之為上士則以禮禮之為庶人三命

論語通證 一

而不齒三命不齒而為上士則齒之

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

一曰和容二曰興舞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

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

吉則屬民而讀邦法

其閭之徵令

辨其施舍既比

孟之反不伐章

事在哀公十一年

論語通證 二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章

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孟孺子泄帥右師

奔齊人從之

馬曰恥不進也

子見南子章

孔子至衛南子請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

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

孔子曰吾未見好

論語通證 三

如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

有見其小君之禮

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大夫宗婦覲用幣

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殺棠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與有如上帝乃歃

歃書未歃血

述而不作章

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

賢德篇有商老彭之言皆殷賢大夫殷世系別論
全祖望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此書以老彭為殷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

自行束脩以上章

相見必執贄以為禮

禮由禮下凡執贄大夫之摯
匹士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匹士野外軍中
無摯以纓拾矢可也 三子之所慎章

贄之為言摯也

禮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與
齊同皆之為言齊不同也齊不
齊必致齊者也

子在齊聞韶章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

孔子世家常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
齊大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鄭人稱之

夫子為衛君乎章

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

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孤竹
封胡傳至夷齊之父名亦子姓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
智字子朝伯仲又其長少之字也地理志孤竹城
在遼西令支縣西南有夷齊廟碑云正義曰括
地志云孤竹故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
君國也 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
兵之太公曰義人也 此義人也
扶而去之武王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
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加我數年章

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
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章

倪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
禮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
道而行中道而廢終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倪焉日
有孳孳而後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不娶同姓謂吳孟子者

禮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 故買妾不知其姓
則卜之以此坊民昏姻之禁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

卒 曰魯昭公娶於吳吳非姬姓諱之故謂之吳孟子若曰君取此女為不知禮
君不舉其惡也 故以為子姓也

子路告人有過章

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

儀禮士喪禮記士疾適寢寢東首北牖下有疾病者衽
席皆更新 養者皆亦徹褻衣加新衣御者四人皆坐持體者
憑幾以俟絕氣 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
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乃行禱于五祀 謂門戶竈行中霤
之也 曰門曰戶乃卒

○泰伯篇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吳越春秋古公三子 泰公周大王 長子泰伯 次仲雍 少子季歷 歷生昌 昌之聖瑞

曰太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仲雍字]少曰季歷季歷娶大任
[列女傳曰大姜者[古]公亶父之妃太王之妻也[生子]昌有聖瑞[帝]命[曾]孫[云]
性[此]文[王]之[祖]季[歷]之[母]太[任]之[妃]王[季]之[母]生子昌有聖瑞[帝]命[曾]孫[云]
善如[周]之[間]也善如[周]之[間]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大]子
[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
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
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憂]於[救]反
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泰]伯[仲]雍[二]人[託]名採
藥[于]衡[山]太伯仲雍[遂之]荊蠻[荊]者[楚]之[舊]號[而]言[荊]蠻[以]
[蠻者]閩[地]南[夷]之名也[吳]太伯[奔]吳[而]吳[人]追[之]號[曰]勾
吳[之]發[聲]勾[音]鉤[吳]之[界]內[故]曰[勾]吳[人]或
問何僧勾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
者吳仲也故[吳]號勾吳非其方乎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
有餘家共立以為勾吳非其數年之間民人殷富穀之末世裔
中國侯王數[周]兵恐及於荊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
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
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
下讓

左傳僖公五年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
是以不嗣[祀]夏[后]時[封]杞[東]樓[公]命[小]臣辭[簡]升成拜[辭]答[拜]
[周]封[西]吳[虞公]拔[發]地

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禮檀弓上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禮終義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
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
善如[周]之[間]也善如[周]之[間]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大]子
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
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
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憂]於[救]反

立於禮章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骸]胡[楷]反[束]如[字]之[束]

民可使由之章

朝四暮三之[術]

列子黃帝篇宋有狙公愛狙養之成群能
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
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芧]栗[也]
而暮三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
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

○子罕篇

拜下禮也章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

儀禮燕禮[為]君燕卿大夫之禮[入]坐取大夫所酬觶興以酬
賓降西階下拜[賓]升成拜[賓]辭[賓]復[位]

陽虎曾冀於匡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
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
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
後子曰吾以子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

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
禮王制聖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上公九命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
禮命與儀賢賜之位乃正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壹命受職
職始見命爲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受器
器謂祭器爲上大夫出公之孤始得有祭器仍服韋弁祭器之名王之卿大夫士皆受祭器爲其官祭器未備
再命受服
受服衣服爲上士出境列國之聘及受命於王亦服之
三命四命受位
受下大夫之位此到國之賜也
其出封加一等五命賜則
出封加一等謂子男之爵
六命賜國
賜國者謂王之同姓
七命賜官
賜官者謂得自置其官屬
八命作伯
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
九命作牧
牧命得專征伐
注五等諸侯九命者長諸侯爲方伯

擯用命數之半

周禮秋官司儀待其賓客
九儀謂命諸侯公侯伯子男上公
之禮執桓圭九寸冕服九章介九人禮九牢饔飪五人諸侯
之禮執桓圭七寸冕服七章介七人禮七牢饔飪四人諸伯
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注謂子執穀璧五寸冕服五章介
五人禮五牢饔飪三人諸子執信圭其他皆如諸伯之禮注
謂子男之臣
又擯胡之容
周禮司儀凡九儀之賓客擯相之法
節謂使者所以證信擯相者以辭傳命
公門章
入君宁立之處
禮曲禮下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
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覲朝皆以春夏秋冬受之
依斧扆也畫爲斧文於戶牖之間謂之扆
戶牖之閒謂之扆
依不雅曰門屏之閒謂之宁
門屏之閒天子諸侯皆有之
兩手摳衣使去地尺
禮曲禮上
摳衣謂攝持衣也
趨容肅也
禮玉藻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容
齊莊貌也
容重手恭足容安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
肅猶翼翼也
容色容莊
執主鞠躬如也達
諸侯命圭
周禮冬官考工記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
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
圭伯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之子守國曰男守蕃曰
使大夫執以通信
禮郊特牲朝覲天子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
信也圭用君以君命聘享覿用幣
執輕如不克
禮曲禮下
執輕如不勝
禮曲禮下

禮玉藻執龜玉舉前後辟龜所以卜吉凶也前後辟龜所以卜吉凶也
所聘而享用圭璧有束帛又曰發氣滿容
儀禮聘禮公受享幣擯者出請事入告出許受庭
實揚觶者皇上受之有司二人舉幣以東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受庭
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
皮則有文飾之物下文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
參分庭一在南言賓者或以鳥或以皮可知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君子不以紺緅飾
詩所謂豕被綦弁是也
君子偕老玉之瑱也豕被綦弁是袖祥也
玉不去身
禮也禮下

縞衣之屬
禮內則子事父母衣初鳥咸鹿麑
鞶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刀礪小觿金燧紛帨刀礪小觿
刀及礪皆也小觿錐以穿解結也金燧取火於日也紛帨拭巾也刀礪小
木燧鑽火也解結也可以拭物也木燧鑽火也解結也可以拭物也
食不厭
論語道證上 十八
禮內則豚肉魚宜蒸雞雉醯醬實蒸鳧雁醯醬實蒸鳧雁
醯醬實蒸魚蒸魚以醯醬為主醯醬實蒸魚蒸魚以醯醬為主

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尊長也
明養老也愚謂朱子嘗引六十指於鄉不曰七十八十九十指於國不曰七十八十九十則七十以上者可知蓋六十九十指於國於鄉無所不包言六十則七十以上者可知蓋六十九十指於國於鄉無所不包言六十則七十以上者可知蓋六十九十指於國於鄉無所不包言六

○先進篇

南容三復白圭章

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

弟子行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皆約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

顏路請子之車章

脫驂以賻之

禮檀弓孔子之衛遇旧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說驂而賻之（說音稅賻助也）

門人欲厚葬之章

喪具揄家之有無

禮檀弓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子曰稱家之有喪有餘不足焉有若無過禮苟亡矣敛手足形還葬（還音旋）旋葬而無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閔子侍側章

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

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圉（孔氏世譜圉作戚）卒悝（悝音恢）立（悝）為蒯聵大子自戚入（蒯聵）伯姬（悝母）氏既食孔伯姬（悝母）杖戈而先（蒯聵）太子與五人介（甲也）與殺（悝）從之（介者甲也）迫孔悝於厠強盟之（孔氏書）以登臺（臺高章乃攻）孔悝（悝）欲攻（蒯聵）初以登臺（臺）攻（蒯聵）奉伯姬（悝母）辄來奔季子將入（衛）門（衛）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貢子路子羔出奔）子羔曰（孔子）門（衛）門已閉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食音嗣）季子曰食其食（蒯聵）者不避其難（食音嗣）季子將入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蒯聵）無勇（蒯聵）若燔臺（臺）半必舍孔叔（孔圉）（燔音煩舍音捨）（聞之）（蒯聵）懼（蒯聵）以戈擊之（蒯聵）斷纓（子路）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由之瑟章

家語六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

辯樂解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存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愛惠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之風

柴也愚章

家語孔子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弟子行高柴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屨後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不覆巢不殺胎夭不殺孩蟲不麛不卵成人道方長不折則怨仁也成湯桀而以怨是以日蝕作致思廟朧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守門者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實季羔曰君子不隧（踰隧竇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

億則屢中章

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

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受玉如授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

不合時宜 心已亡矣喜怒不體何以能久 高仰止也卑俯拳
也騎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為此年公薨哀七年陽
虎欲盡逐三桓之適以季氏亡公薨哀十六年陽
虎欲去三桓以季孫子孟孫氏亦去之 冉求季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三十九歲 公西赤字
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

○顏淵篇

顏淵問仁章

司馬牛問君子章

書說命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史記曹參傳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 不事事猶言不治事
人智有兄弟章

子夏哭子喪明

禮禮弓上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論語通釋下

魯人之儒章

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

剝六四象曰

蒭蕘乎章

魯見宣公稅畝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 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稼其餘一
不足 以為 常 故曰 初 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生不過籍 周法民耕百
畝公田 之外又私耕百畝以養其家 以豐財也

齊景公問政章

孔子適齊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
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
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於乾侯頃之魯亂孔子

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景公問政於孔子
陳氏厚施於國
左傳昭公二年晉少姜卒晉侯使韓宣子來成喪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
室於晉晉侯成公女子叔姬也吾先君也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施於陳
氏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鬴釜鍾四升
豆區鬴釜鍾四豆為區區四為鬴四鬴為釜十則釜鍾四升四升登加也加一謂加舊
為區四區為鬴四鬴為釜十則釜鍾六斛四斗舊也本或作五豆為區五區為鬴五鬴為釜
為區區四為鬴四鬴為釜十則釜鍾八斛四斗舊也本或作五豆為區五區為鬴五鬴為釜
五而加也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鍾薄而厚
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海賈如在山民參七南其力二入於公而山木如市弗加於山
衣食其一言公聚朽鹽而三老凍餒二老謂上壽中壽八十以上
不見養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貴者多賤者不能踊也
痛而或煖於位休虛位
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
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
子公自加德也不能
子以有國故數也
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
公乙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
齊政四年田乞卒子恒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
隙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恒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
為左右相相簡公田恒心害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
世若少隋陳氏而不亡則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
於是田恒侵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
曰嬴乎來芑歸乎田成子田恒弒簡公於徐州恒立簡公之弟驁是為平公平
公即位田恒為相田恒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

之刑罰人之所惡況民請行四恒以是春誅趙盾又公羊傳曰定公二年公與晉侯盟于瑣瑣者何魯地也張君前記曰定公二年公與晉侯盟于瑣瑣者何魯地也帝紀三老五更皆天子父兄之臣則奉養之事明五更加於三老之文矣帝王世紀曰太公年九十二武王伐紂觀兵孟津還師作牧誓畢東觀於海上食一飯之頃九起三沐三捉髮接賢人之急也周公踐祚七年制禮作樂致太平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恩德廣大故尊以為師事之如父也成王幼少周公恐其不能負荷天下之重乃攝政當阼以治之管蔡流言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王亦以不能事我先王我之弗辟我何以見我先王王亦以不能事我先王公乃東征二年克之遂踐奄三年討平淮夷殺武庚誅管叔放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降霍侯減三等爵為子爵以小國附大國也以諸侯之禮治其國事也作大誥以申之遂城雒邑以為東都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恩德廣大故尊以為師事之如父也周公攝政七年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履天子之阼以治天下抗世子法使與成王同宮寢出入門戶以觀其所為也使知父子之道君臣之義也成王幼弱不能涖阼使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七年致太平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周公恐成王有驕佚之行以生其過故以此教之也成王長大能涖阼聽政周公乃還政北面就臣位而不失其恭敬之節也

不臣而論其言是義之也由此觀之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

魯哀公二年秋季桓子卒康子代立魯人謂之季孫季孫名肥謚法慈惠愛民曰康

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苟誠也子謂季康子也不欲謂貪利也竊盜也言季康子誠能不貪利雖賞民使為盜民不為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

蒙袂掩面也輯斂也屨麻履也貿貿目無所視也嗟來食猶言可來食也

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

揚舉也予我也言我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困窮而死也

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從隨也謝猶告也隨而告之以己之意終不食而死

曾子譏之曰微與其嗟來之食而受之乎其揚其目而視之乎

微無也與語助也無其嗟來之食而受之乎無其揚其目而視之乎言無此二者之失也

其謝也可以無死

其謝之時可以無死

曾子曰晉獻文子成室大夫發焉

晉獻文子趙武也成室謂築室既成也大夫發焉謂大夫皆來賀也

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

張老晉大夫輪言其大奐言其衆歌於斯哭於斯言人之所聚也聚國族於斯言族之所聚也

張老曰後之人將有居此室者乎則不可以弔乎

後之人謂子孫也弔傷也言後之人將有居此室者乎則不可以弔傷之乎

文子曰然則何如

文子問張老何如則可以弔傷之

張老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生於憂患謂子孫能憂患也死於安樂謂子孫不能憂患而安樂也

文子曰然則何如

文子問張老何如則可以弔傷之

張老曰夫子為趙宗卿為諸侯死謚為文誰弔之

夫子為趙宗卿為諸侯死謚為文誰弔之言子孫為趙宗卿為諸侯死謚為文誰弔傷之

之盛所未聞也

荀有用我者章

蓋為南霽雲不能用而發

荊子退朝章

語意與魏徵數陵之對略相似

唐書魏徵傳知門下省事數上疏陳得失帝悅中作詩觀以望昭陵引與同升臺指視之徵曰此昭陵耶帝即起顧曰君眷眷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之歲

為鑾觀

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十年

定公問一言章

如幾如式

詩小雅楚茨文

○憲問篇

愛之能勿勞乎章

忠焉能勿誨乎之忠

東萊呂氏博議子產之治鄭

曰魏無可譬先見之明

為之容

詩大雅卷阿文

鄧國之為辭命也章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北宮文子述子產之言於衛大夫曰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以潤飾之

行人為辭令

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

左傳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之亂晉人將以敬王入於成周王子朝使告諸侯曰天降禍於周室俾我兄弟並有爭心以憾於王室敢布其腹心告叔父

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亂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

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

子西能通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子公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

好善立長則順德善則治王順德治可不務乎子西曰吾

亂國而惡君也

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故亂國

洋我受其名

小惟子師文師文解 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慟懼亡子期又以陵
師敗于繁陽陵師解 命止于西京曰乃今可為矣 於
是乎遷郢於郡若南郡 而政紀其政以定楚國陳言楚國安寧 子游以見大學政貴正名曰公以致禍亂
為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

荀子仲尼篇 楚之有白公勝也 大節為夫龍能亡之 大節義士
欲以詐傾國也 況天下之大乎 也
故人 然且信仲之能足以託國 也況天下之大知也
鑑不可欺也 忠不可惑也 忠出忠志其慮遠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
立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
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 書社解社之
言據之富人 家為社 距拒 書社解
公而貴敵之是天下之大節也 戚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章

論語通證下 八十三

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之 羯子秩奔邾臧
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子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
石也其若之何臧氏曰季孫之愛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舉
石也美歜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歜之美其實殺我 寡人是徵
吾亡無日矣十月孟氏將辟 辟除 藉曰除於臧氏 辟音
人藉 臧孫使正夫助之 正夫隸人 除於東門甲從才用 己而視之
臧氏殺孟氏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 甲閉 臧紇斬
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魯南城門 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
蔡焉 大龜出蔡國 曰紀不使少守宗祧敢告不弔紀之罪不
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司憂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
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 遂自為也臧孫為
防使來告曰紀亡非能害也知不足也 言紀亡事人莫能救非敢私請

荀守先祀無廢二勳 二勳謂文仲武仲 而奔齊何辱之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

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齊桓公霸諸侯蔡侯獻舞出妻以歸諸侯伐蔡 遂伐
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
相及也 北海南海風馬牛不相及 言不相侵犯也 不虞君之涉吾
地也何故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
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
河南至于穆陵 穆陵楚地 北至于無棣 無棣在遼西孤竹縣 爾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共 共供 無以縮酒 以下皆責楚之詞也 縮酒 漉去滓 寡人是徵 徵問 昭王南征而不復 昭王南征
不還 寡人是問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 敢不
共給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蓋昭王時濱水民人或
見王船壞 次于陘 陘楚之西境 以待不虞 虞度 師進 服虔曰進
逼楚師 楚子使屈完如師 屈完楚大夫 師退 退師 次于召陵 召陵
陵之地

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 曹在衛南 衛人
弗許還自南河濟 濟出衛南而東北 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
衛侯使甯俞貨 甯俞衛大夫 貨以財賂 周公黑肩 黑肩晉大夫 使告曹人
曰不卒成此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 尸陳也 乘
車者肉袒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 誦曰 稱舍於墓 稱舉也 舍於墓 舍止也 墓 墓
師 曰其knowledge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

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之田以畀朱人
楚子入居子申城內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鬬
椒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畀邑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
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臣取二謂取曹衛二國）不可失
矣（言可伐）先軫曰子與之宋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
言而忘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
之謂諸侯何（言諸侯將誰歸）楚有三施我有三惡怨讎已多將何
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攜而後攜之離北也）執宛春
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
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莘北楚師
敗績）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舍軍穀三日食糞）

桓公殺公子糾章

春秋傳齊襄公無道

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成葵丘（二人皆齊大夫成守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猶成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太子）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帥）十二月遂弒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無常政令）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小白管仲子糾兄弟將作亂也）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公子糾小白兄弟將爭國也）九年春雍廩殺無知（雍廩齊大夫）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受命管仲請囚鮑叔解束縛於此因以為名）管召忽死之（管仲射桓公中帶鉤詐死桓公以我殺之）乃殺子糾于生竇（地東萊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傒齊卿子仲姜所生）與之歸（歸齊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脫也）之（稅桓公之解）

於高傒（傒齊卿子仲姜所生）與之歸（歸齊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脫也）之（稅桓公之解）
九春秋傳作糾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昔
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
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載書也）大師職之（大師兼主地太公為之官）
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弭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
舊職也

管仲非仁者與章

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應邵字仲遠獻帝時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
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朝氏曰父非錯刻峻能自隕其命班
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
桓公兄也子糾弟也

前漢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文帝即位驕恣不用漢
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
之（重難）時帝弟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與厲王書諫數之
曰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齊桓
曰子糾兄也）秦始毅兩弟遷其母以安秦（二人連帥）十二月遂弒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無常政令）
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莒國）
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
唐書魏徵傳入關隱太子引為洗馬（太子官）
功尚陰勸太子早為計（秦王世民也）太子敗（玄武門誅死）徵見秦王
奈何（問也）重（地）即位（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
恨意（言不死事之恨）
王珪傳（珪字玠叔世居鄆州之臨）建成為皇太子（隋仁壽元年立）
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太子與秦王爭位）帝責珪（帝高祖）
珪頓首謝（頓首叩頭）帝責珪（珪字叔玠世居鄆州之臨）

能諭卒施於治州大子已誅太宗召爲諫議大夫

公叔文子章

讒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見論孔子章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詩大雅抑篇

陳成子弒簡公章

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齊簡公之在位也闕止有寵焉闕公陽生子壬也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惡之壬申於公數齊大夫曰陳闕不可立也驟顧諸朝成子陳恒心不服諸御缺言實拘數御之諸御數御之人非職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廣遠轅公子鉏茲州甲午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壬申而請伐齊三公曰魯衛與我也齊強久矣子公也孔丘三日齊侯告

論語通證 一四二 十五

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二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

禮檀弓下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兵人壞其室涔其地而豬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

淮南子

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繆大夫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

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而不非所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以德報怨何如章

論德經曰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脩己以敬章

四靈畢至矣

禮禮運四靈以爲畜詳又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

謂之四靈

原壤夷俟章

母死而歌

禮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知已乎夫子

論語通證 一四三 十六

曰立間之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

衛靈公問陳章

孔子去衛適陳

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于孔子一五五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章

毋往參焉之參

禮曲禮上

直哉史魚章

死猶以尸諫

家語困誓篇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

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
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則死
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孔子聞之曰古之烈
士也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
愕然火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
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之者死則
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孫林父甯殖放衛之謀

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賜其宴會皆
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
言皮冠田獵之冠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嘉入使公飲之酒使大
師歌巧言之卒章則慢若文子子曰君忘我矣弗先必死
子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
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
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立宮孫
子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

子貢問為仁章

子貢悅不若己者

家語六本篇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
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處
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
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
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
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
所與處焉

顏淵問為邦章

顏淵問為邦章

禮樂記觀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

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何也子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淫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孔子以爲不仁

君子義以爲質章

君子義以爲質章

故以直內則義以方外

易坤卦文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相師之道也章

相師之道也章

瞽必有相

周禮春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三百人

瞽矇掌大師之職

○李氏富

李氏將伐顓臾章

左傳哀公十二年仲尼自衛反魯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氏不臣

哀公十一年季康子欲以田賦冉有爲季氏將師

李氏將謂其宰冉求曰蠆尾將必有事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乘載糇糧三日而舍命曰三日不及三日不舍

爲右冉求爲御孟孺子洩帥師管周父爲御樊遲爲右師及齊師戰于郊師

入齊軍之南門護軍之南門護軍之南門護

襄公以越伐魯而去季氏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
三桓亦患公之妄也
孟武伯問于孟氏之鄙曰請南門於子余及死乎
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孫有陘子鄙乃遂如越

天下有道章

說梶不得受禮樂專征伐
禮王制諸侯不從天子制度衣服不從者君流革制度
者為畔畔若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弓矢然後殺

祿之去公室章

殺子赤立宣公

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
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
殺惡及視
又曰桓子為家臣陽虎所執

陽貨欲見孔子章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弗擾與陽虎共執桓子據己以叛為費宰季平子卒陽虎囚季桓子
左傳定公五年公山不狃為費宰季平子卒陽虎囚季桓子
八年季寤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
氏因陽虎欲去三桓以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
孟氏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
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

末章武子之憂魏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孟綽卒
頃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陽貨欲見孔子章

陽貨謂孔子於陽貨也
五百篇或問聖人有諂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敵也見所不敬所不敬不諂如何或曰陽虎欲公問陳則何以子諂曰諂身將以信道也如諂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

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曲禮上

鄉原德之賊也章

荀子原慤註讀作原愚是也

荀愚矣之無所不至矣章

吃雞跂時

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慤矣上能端誠而下能慤愿
莊子雜篇刻御寇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
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
前漢佞幸傳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上吸之上不樂
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
疾上使太子鼂上吸癰而色難之已而
聞通實為上鼂之太子慙銜是心恨通

孺悲欲見孔子章

禮雜記下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
禮雜記下孺悲之喪哀公使孺悲
孔子學士喪禮士喪

於是乎言

孝我問二年之要章

四時順以
周禮夏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
指揮使之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父母之喪既殯隨食粥
禮問傳父母之喪既殯
一溢米
二十兩為一溢米粥食之妻
日壬人及下歲之間
粥之糜不食粟米大功之喪
不敢醴酒
醴酒之味薄於醇酒父母
食菜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

有疾醫藥
有疾醫藥中月而禫禫而外舍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始飲酒之
始飲酒

哀毀之情無算也
禮三年問君子二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焉過之遂然而
遂之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中制
中制
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動則
及之故君子動則
○曾子曰

曾子之事親成北
史記孔子世家曾參公羊傳問政於孔子曰務農重穀
韓詩外傳曾子曰夫備者潰精而一不可
孔子曰參之言非與曾子之孝兄也結言立

身死不恨為死然不得治不如生
始為善子貢曰桀紂為君則公思遠方
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舜禹堂堂之論自此始子不可振也紂論
決堂子論下聽人或曰可以生矣參子曰
士於是杖而興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次能養
則百姓何事乃亂言孝經對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行有
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剖視其心
主以義動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
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武王
伐討之殺紂子乃持其首懸於軍門肉骨而縛之奉之
持之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

齊人饋女樂章

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
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
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
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
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
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
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有司當要
而皆予之以歸焉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
近為先并矣盍致地焉蓋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
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
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

高門列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
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易繫辭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章

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論
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於翼
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前聲士魴迎周子于京師而立之陳公
周地生十四年矣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
故不可立魴大夫皆賢故不慧猶不辨菽麥也魴音房

少連柳其名見下
禮記記下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

悲哀三年齊東夷之子也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見泰伯下

大師摯適齊章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
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
侑勸也
襄即孔子所從學琴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
以益矣孔子曰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
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
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
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
而長頎然如望羊眼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
頎音巨衣反皆今奏鍾鼓大師則用
羊以樂眾食
論語通證

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子張篇

君子有三變章

如良玉溫潤而粟然
禮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尚書溫潤貌仁也
粟以栗知也栗堅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章

於變時雍

書堯典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章

虞書見大禹謨比加詳
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無簡之言勿聽邪詢之謀勿庸何愛非君可畏非民
非民罔使非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
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王曰咨爾萬邦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
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於上下神
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
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
聖奚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爭佑下民罪人黜伏天
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
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
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
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
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殷尚黑
禮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大事謂戎事乘驪戎左
黑馬黑鬣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翰白
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騵赤白雜毛
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
周書武成
賚所以錫予善人
詩周頌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章
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
史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

論語集註通證卷九下終

序說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

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

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學行篇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

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

人之性也善惡之馬也歟

韓子有言曰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

後漢南蠻傳昔高辛氏時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音護）（觀環）

曰高辛氏（此有老婦人處（槃瓠之以槃瓠（槃瓠）

女配槃瓠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

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甚有尾形衣裳班爛

語言侏離（侏離（不分朗之聲也）好入山整不樂平曠其後滋蔓號

卷之一上

梁惠王上篇

○梁惠王上篇

萬乘之國章

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

前漢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

文德而脩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軍（旅萬焉萬二千五百人

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益賊

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或謂陽木生山南（陰木生山北者凡服耜斬季材

以時入之（季猶稚也服耜斬木之稚者（耜併（今萬民時斬材有期

日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材物以

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

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

禮王制領名魚鱉然後虞人入澤梁（梁堰水（以魚鱉（設罟（罟網（

鷹然後設羅（羅（張（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如春獻牲毋用牝之類也

禮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

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

易泰卦象曰

！寡人願安承教章

謂之芻靈

禮檀弓下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俑木偶人也有似生人）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正義曰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陵臨谷深峻可以置伏兵地名）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

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去聲）

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魏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元里少梁皆魏地名）

後魏又數獻地於秦

史記商君傳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

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

史記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按史記魏襄王十三年楚敗我襄陵不言邑數六年得邑八與此註比邑不合未知孰是）

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章

詩小雅巧言之篇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曜躍（音灼）

○與惠王下篇

王語暴以好樂章

秦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

前漢禮樂志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音告）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韶讀作韶）禹作夏（讀作賀）湯作濩（音護）武王作武周公作勺（音酌）

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護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章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

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

左傳隱公五年春秋將納魯觀漁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講習也大事軍旅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以講大事（僖伯公子彄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以慶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以軍實（軍實謂禽獲也以數爲名）因以飲至（飲至謂飲酒於廟也）以示威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冬狩物畢成熟則乘之經所謂）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禮入國而問禁

曲禮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文王事見詩大雅

綿八章緜不殄厥

緡攸墍則矣行道兌

矣雖其喙矣

王勾踐世家同之越王勾踐世家越王事見國語吳語史記

勾踐越王事見國語吳語史記

君行師從

左傳定公四年三月君以軍行師從二千五

君行師從二千五

師行而糧食章

師行而糧食章

詩皇矣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

恭敬撫之方懷永思孔碩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不敢受是王與竟同行也
王事而喪老不能事則
百姓恫恐將軍亦與之
曰因而赴之
伐 ㄙ宮牧子 不
死以拘民
齊王已今伐燕此文武之
之兵以固北地之衆以
齊大將燕子
鄭與衛事
曰民雖邦本本固邦寧
子之歌其一曰皇祖
本固邦寧
國君死社稷
權也禮下國君士庶人
士庶人曰參何
士庶人曰參何
制

[illegible]

特以滅國滅君死之正也
公羊傳曰公六年
國滅君死之正也
守正而俟死者也
禮記故國有喬木
[illegible]
[illegible]
○公羊疏凡上卷

夫子當路於齊事
文王九十七而崩
禮文王世子文王謂武王曰
興我九齡文王曰吾以西方有九國焉君
其終無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
吾與賜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武王伐紂觀兵于孟津
古者冠端玄而已禮記
禮弓古者冠縞緌今也緇緌
也又天子之冠四寸諸侯
而齊侯諸之
春秋襄公二十三年秋齊侯
[illegible]

春秋傳曰設不正勝
公羊傳曰公十六年
乞者何卑辭也曷為
不正反義不正勝也
市鄽而不征
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
禮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
川澤以時入而不禁丈夫田萬畝
或治之以市宮之法而不賦其貨
周禮地官司徒司市掌
分地而經市以
又商賈各行其
[illegible]

祥而食肉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若倚廬於中門之外
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同軌以別諸侯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千里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七踰月外姻至（踰月慶月）
禮喪大記父母之喪若倚廬不塗寢苫枕凶非喪事不言
周法兼用貢助
周禮冬官考工下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北畿內乘地之制九夫爲井井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畿內用貢法者數及公邑之吏曰久從民事爲其假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賦有輕重）
滕文公問爲國章
孟子通釋上

周制爲十一分而取其一
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地著謂安土）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廬舍在田中屋也春夏出入耕作秋冬則法）
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一易中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上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處止也）農民户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例也）壯者（壯謂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溝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瘠鹵不生五穀）各以肥磽多少爲差
有賦有稅有祿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衆庶之入也（賦謂計口發斂出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里聚居也）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鄉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户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視讀爲示）
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及書藝也（六甲五方之名）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上農工商各一等）
逢蒙曰羿（逢蒙羿家衆名）善射而羿亦以射自名（羿有窮后羿也）
孟子通釋上

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
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左傳僖公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子者繼父之辭公羊傳曰子�regarding父之辭也）
在喪王曰小童（小童公侯曰子）（子者繼父之辭公羊傳曰子�regarding父之辭也）
九月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此未踰年之）
君其言弒君之子奚齊何弒未踰年君之號也
國中郊門之外鄉遂之地也
周禮司徒鄉老（六鄉六遂在遠郊之內則君四郊三十五百家爲鄉六鄉七萬五千家遂人掌六遂之法六遂亦如之）遂人（遂人主六遂地自遠郊以陸于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皆遂之地）
田不井受但爲溝洫
上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

睦之忍反百夫有洫況域洫上有涂千夫有澮古外反上有道

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章

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

前漢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勑耕桑以足衣食

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黃帝奉素二十篇六國時賢人依倣五行之說爲之託黃帝之言以爲書名也孔子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書曰天敘五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

皐陶謨

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

禮檀弓上事親有隱而無犯隱謂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諫謂諷諭使改常也服勤至死致喪三年勤勞之左右就養無方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

左右就養左右就養有方

事父以義凡此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方喪猶常服也

年心喪容如父而無服也況此以恩義之問爲制

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又曰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父子路亦然請喪

事也疏謂其事如此以問爲制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

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

禮檀弓上有子問於曾子曰問於夫子乎喪位也位也聲昭下同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子游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

昔者夫子若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魋

而無槨以爲法式

○滕文公下篇

古之君子仕乎章

如士則執雉也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執以自致也亦作贄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皮帛束帛加于皮帛而表以爲之飾皮虎豹皮也羔小羊取其群而不失其義鴈取其候時而南北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先雞取其守時而動

諸侯爲籍百畝

禮祭義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

而庶人助以終畝

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齊盛
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千畝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卿大夫廣尺深尺名曰甸田三百人借之言藉也王一耕之而後庶人終之藉之言借也甸師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而後庶人於其所作也齊盛祭祀所用穀也
收而藏之御廩
穀梁桓八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
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諸侯九推無人繼之言藉也王一耕之而後庶人終之言借也甸師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而後庶人於其所作也粢盛祭祀所用穀也
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
禮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
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乾者及早宗廟擇之謂蠶室及桑處也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大夫三宮半王后也風乾謂陰之令燥乃收食良亟反下音嗣下音亦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
孟子通證上　十七

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
褕翟褘三翬之下大功事畢于此也副褘首飾后之服
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
古者獻繭者其率用此數也
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
公敬之至也大繅五就三淹也繅而手藉之以出繭也
士有田則祭
禮王制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
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無田則薦麥秋薦黍冬薦稻
宋小國也亟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
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假攻楚劉成敗奉齊假自立為宋
史記宋世家劉成名假攻楚劉成敗奉齊假自立為宋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
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
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
天而搏於於於音烏
孟子通證上　十八

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中仲讀
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中仲讀有三統之義焉
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麵為犧
通鑑梁武帝天監十六年詔以宗廟犧牲
古者獻畜者其率用此數也
以麵為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
竟不從八坐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　十月詔以宗廟猶
用脯脩更議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自天
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或
遇事繁日移中則嗽口以過身衣布衣木綿皁帳一冠三載
一衾二年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
為政不難章
季孟氏使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
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孔子嘗欲見之而孺悲不往故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傳辭者出戶孔子恐其復入故取瑟而歌使之聞己之不疾也
子游對曰昔者記曰人有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
子游名偃吳人仕魯為武城宰
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魯人孔子弟子
對曰盍徹乎
盍何不也徹通也周制什一而稅謂之徹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謂什二而稅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孟子通證上　十九

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中仲讀有三統之義焉
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麵為犧
通鑑梁武帝天監十六年詔以宗廟犧牲
古者獻畜者其率用此數也
以麵為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
竟不從八坐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　十月詔以宗廟猶
用脯脩更議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自天
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或
遇事繁日移中則嗽口以過身衣布衣木綿皁帳一冠三載
一衾二年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
為政不難章
麥丘邑人祝釐侯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
劉向新序雜事篇桓公田至於麥丘麥丘邑名小白田獲此公於麥丘邑人也公於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為者也對曰麥丘

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乎在邑人祝君使主君甚壽今是賤人爲贊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復之乎在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言必三吾子復之乎在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君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姐妹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君能赦之君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故合謀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安三王扶而載之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分而治之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貴三王尊而不傾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

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茶分而治之故曰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

槩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爭削地

唐書皇甫鎛傳鎛音博傳鎛渭濱人以中郎黠近宦人以支度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鎛裒會羨餘以贍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鎛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句剝爲宰相至雖市井皆嗤之崔群裴度以開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語鎛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重在輔相今承宗敢爭削地東宗實錄註誰西衍譎度且以元和故事請入朝鎛以大謊動承宗竟以入朝至京師稱疾卓弘與子維

上者湯武是也臣額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效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辟草萊任地力

如李悝盡地力

前漢食貨志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孝文時賈誼說曰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民安得不貧故為國者重民民重則輕去鄉輕去鄉則安其處故民可得而治也今民棄本逐末姦邪不可禁也魏文侯時李悝為魏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用千八百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錢足以具衣裘祭祀之用餘百錢以備疾病喪葬之費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每畝益三升不勤謹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

其賤傷農民傷則離散其貴傷民亦病其貴賤傷民必須平均使民無傷而農益勸

國貧故其貴與其賤傷民

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通鑑周顯王二十九年秦商鞅變秦開阡陌東地至於海

杜周嗜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餘千五十

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事疾病死喪之費

上賦歛又未與此

至於甚貴者也

為一縣縣置大令丞凡三十一縣縣井田開阡陌東西南北九年一換

通鑑注井田之制方一里為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各私百畝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不親章

男女授受不親

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喪非祭不相授器其相授則

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

不交爾汝章

不交爾汝

書曰格其非心

問命臣其不及堯舜何辭以格其非心

書曰予三見舜正而不言事

荀子大略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

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天下大悅章

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

堯典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大禹謨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離婁下篇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十月成梁

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見左傳掛
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蜀志諸葛亮之相蜀也賜名孔明字出漢晉春秋人名忠武侯有言公惜赦者
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為之辟之
辟除也如周禮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內命夫
周禮天官閽人主開閉掌門者左傳掛
命婦出入則為之關鑰右行者

禮為喪君有服章

儀禮喪服齊衰三月
喪君而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
宗廟公卿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廟公卿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
道去君而猶未絕也

如晉魏欒盈也

春秋襄公二十一年秋晉侯齊侯宋
公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音壬
聚于范宣子生懷子懷子貪范鞅以其亡也然欒氏
范鞅荀躒之子也欒盈荀躒之子也
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
欒祁桓子之妻范宣子之女也
討也懼諸宣子曰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徵徵猶言懷子好施士
多歸之宣子思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
遂逐之著直略反
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章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

禮大傳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祖免喈殺夫同姓也六世親竭矣

逢蒙學射於羿章

羿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人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諸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后杼之子過后杼滅殪于戈斟灌斟尋氏皆國名今北海平壽縣東南有灌亭斟尋城東南有斟亭斟尋

王能重王之國者此足帛帛以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小臣生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竊敝國若此願夫子教之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後中以為冠乎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敝之安動於王之國道於虞以代虢虞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虞必從之晉不可啓矣不可翫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虞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補車牙蕚

荀息師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下陽虢邑虞公許道於虞以代虢虞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矣不可翫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虞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補車牙蕚

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

莊子田子方篇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

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

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

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萬章下篇

孔子之謂集大成章

書所謂論語九成是也

益稷篇

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

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夏鄭伯許卉師有鍾鼓曰伐鐘鼓以聲其罪過曰伐謂鳴鼓攻擊鼓聲其罪狀然無曰侯輕曰襲

玉終詘然也

禮聘義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樂作則樂化物然樂也樂詘則樂止則無物然詘絕也

故兒寬天惟予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

前漢兒寬傳寬對策曰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

北宮錡問章

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府史胥徒也

凡禮天官冢宰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百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此職及諸職皆凡相通史掌書者凡府治官長所自辟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諸職皆然與此章之說與周禮互制不同

周禮地官司徒乃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言地本其地

孟子通證六

前漢霍光傳光字子孟平陽人也父中孺河東人也

霍去病弟

昌邑哀王子也

即位行淫亂光憂懣

音悶

司農田延年白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

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不延年白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光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行狀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幸未央承明殿召昌邑王伏前賜詔光與群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畢光令王起拜受詔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扶王下殿送至昌邑邸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為孝宣皇帝

漢太子稱皇曾孫

○告子上篇

性猶杞柳也章

荀子性惡之說也見原說

性猶湍水也章

揚子善惡混之說見本說

謂之寄公

禮郊特牲諸侯不臣天子故謂之寄公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章

近世蘇氏胡氏之說

東坡蘇氏曰夫善惡者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爲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此其所以爲異者惟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爲善惡之旨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爲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爲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脫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爲聖人之私說不已踈乎

趙使廉頗龐相如傳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使廉頗將兵固壁不戰王信秦之間言使趙括爲將代廉頗龐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瑟樂器也每一柱一絃有一柱膠柱而鼓瑟耳膠固也柱絃之軫也鼓瑟者以膠固定其柱而鼓之則不能變而取音協之和今以膠定其柱雖欲變而取音協之和豈能得乎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變也

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況惡乎或者問曰何謂也曰宏聞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宏請曰何謂也先君子曰孟子道性善善言性也非歟曰性也者天地鬼

亦未嘗膠柱而調瑟

紾兄之臂而奪之食章

○告子下篇

二人吾謂之曰人萬鎰連諸而不歔乙劣切音欷泣也不嗟乙何切音嗟歎聲也行道之人弗與也今以萬鎰連乃歔嗟其不可以苟得也明矣連曰未也曰今番君何欲連曰番君欲連之高節以勵貪夫廉懦之士也連雖然謝曰然待以舉賢使能明王之制也連已服義矣連非能使能舉賢也

夜入且于之隧伯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四萬華周對曰貪貨無命亦君所惡也吾而受命曰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植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故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命諸其室

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闘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陁而隅爲之崩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章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

穀梁傳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

明世諸侯用牲大夫用犢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壹猶專也曰無壅泉無訖糴無曲防無遏糴無易樹子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以婦人與國事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

前漢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

古之君子何如則仕章

齊宣王欲短喪章

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鴈而後夫之

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緣緣衣練冠麻衣緣緣爲其妻縓冠葛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

經傳麻衣緣緣皆飾練除之或爲飾其

孔子語魯繁陽仰視鴈而後夫之

○盡心上篇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章

如殉能之殉

禮檀弓下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音徇）葬（音藏）定而後陳子充至以告曰夫子疾其養（去聲下同）於下請以殉葬子充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乎果用

○盡心下篇

梓匠輪輿章

莊周所論斲輪之意

莊子天道篇桓公（齊晉名）讀書於堂上輪扁（音編匠氏名）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音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音余）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立壇壝以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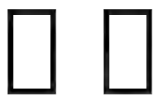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畿上曰封壝謂增及壇也樹白黑謂曰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守之方色土封之若以黃土為中央土則不純正故用五方土也封人一色土也雖冒以黃土為中央土則不純正故用五方土也封人一色土也雖冒以黃土為中央土則不純正故用五方土也封人一色土也雖冒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十二卷

（元）袁俊翁撰

清鈔本



所寄先生序經史疑義

經史疑多漢儒曰疑者丘蓋不言此由內不能辨託是說而逃焉者也吁漢已然況后漢十餘襍文籍日生承訛襲譌雖欲無辨得乎結屋蒙巔山靜日長每於暘陽造化之機性命道德之蘊經史義理之會有未合共同志商之授窮經抱膝山林不求利達於當世者志也茲諸公勉俊翁以所長見於世非徼名也賢欲后學得所傳也於是乎書

四書疑節序

為多一則儁翁錄示昆弟子姪其文溫膩其語詳縝其引類曲而暢其旨論超而詣余甚愛之儁翁魯不是足錄前后所得為若干帙袖以見過若將猶有所是正者余曰子亦疑吾言乎凡吾所以藉子文重吾榜者為其

四書疑節序

虛齋先生序經史疑義

天人至理經史興義自漢唐諸儒先宋諸老探索剔決宜無復疑然有疑者疑者無疑者疑以生嗟乎近取諸身目之所以視耳之所以聽自不能知況太極前六合外乎精體詳說至朱子極然紀錄傳訛老壯見異況六籍百家乎傳疑闕疑可也惟科舉學校存疑義有問斯文之鈞

係焉書眼如月鏟隙所到的然有見質前聖證后豈無所望余何泛然如問率爾對非穿鑿則首鼠摸不淳沉則牛神蛇鬼皮而羽附塗以土否則尋道作逃計珠落吾事一日族人嘩舟視以敏竅袁兄俊翁刊業一編凡蓋埜舟之李漢也慨然以盥露莊諷正論森嚴實見超卓如老醫治病衆治不治之疾人皆服其有識如老吏

斷屢斷不斷之獄人自以為不冤賢前聖證后學於是乎在豈但為寄翁重山學之榜而已嘗楚舟方哭子余祇曰不知車之為金根何必昌黎之有子知文為貫道之器深羨昌黎之有壻敬書卷末以志斯文之未喪里大辛亥閒中元日友生虛窓彭元龍謹書

虛窓先生又序四書經疑

朱子曰看文字不是於那疑處看政須於那無疑處看又曰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今之從事經疑者必如此用力能如此者目中惟敏齋袁兄後翁其於四書直欲從一聖三賢腹中過盡見一聖三賢肺肝故見一題

便如庖丁見牛之無全牛奏刀經然動中官窗觀其文者當觀其學文學文如此言行政事四科一以貫之矣豈但称雄料場而已延祐乙卯夏五老友生虛窓彭元龍拜手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目錄

溪山家塾刊行

強學待問儒者分內事也頃科場文興文臺以經史疑為課集諸生平癖嗜研究之學庠序書考有問必對科目行首以曰書設疑葉以經史發策公試私課時興門生兒子相講肄積而之久業帙滋繁暇日因取新舊業合而為一四書經史門分而類析之問舉其綱答提其要往往絡有未貫姑存大畧耳編成總

卷之一

論語一

論語之書成於何人

弟子學文文行忠信先後

子學言命何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餘力學文文行忠信博文約禮先後

四教四科文行先後

子罕言命何又曰知天命又曰不知命

夫子言仁多矣何以謂罕言

答顏淵子貢問仁何以不同
答顏淵子張問仁皆以天下言同吾
樊遲問仁知所答何不同
曰愛人何人曰仁者能好惡人
夫子於由求之仁皆曰不知何以各言其所可使
夫子於雍也不知其仁何以言可使南面
夫子言仁多不輕許何以稱管仲曰仁
比干伯夷之忠清皆以仁稱子文文子之忠清何不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何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詩其仁
四書疑節 二

君子何以有不仁
義以為質知及之而章何以五言五常之目
義以為質一章禮與孫何辨行與出何分五常何不
及知仁
答顏淵問仁何止曰復禮而不及義知
克己由己復禮非禮二己字二禮字同異
君子貞而不諒何又以諒為益友

卷之二
論語二
一貫之旨何以獨語參賜二子

參賜俱聞一貫之旨參
歟
魯子何以不在四科之
宰我何以列言語之科
子張樊遲問有詳畧而
子張樊遲問辨惑夫子
夫子答樊宰南宮之問
之何歟
孔顏之樂同異
子路言志者再何以不
四書疑節 三

夫子答孟孝之問由求
夫子嘗稱由可使治賦
何邪
子張問政問從政所答
泰伯憲問二章哉也同
子曰邦有道貧賤恥也
善人教民為邦兩章何
以異

卷之三

詩書執禮皆雅言與詩立禮成樂何不及書
興詩立禮成樂教子何不及樂
論語何以不言春秋
樂正何以舉雅頌而不及國風
思無邪一語取於詩否子所謂思者指何人
五十學易何以與史記係易之年不合
子夏之門人一章所謂君子聖人有二乎
聖人君子固不同善人有恒相去何如
既謂之儒矣寧復有小人乎
四書疑節

論語四

堯舜猶病博無問然三名
逸民下文何不及朱張
惠連何以謂之逸民
作者七人何以不列其名
孔文子公叔文子有無優劣
四書疑節

子貢子路問士何以問同而荅異
荅子貢問士何以孝弟為士之次
夫子論友子夏子張論交同否
夫子何獨擊磬於衛
貨欲見而不見弗擾召而欲往何歟
互鄉童子見則與其進猶悲欲見則辭以疾何歟
君子不以言舉人又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何歟
病無能不病不知又曰疾名不稱何歟
人不知而不慍又曰莫我知也夫何歟
既曰不怨天寧復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乎
封人倚養之見聞執優
論語何以不言春秋
樂正何以舉雅頌而不及國風
思無邪一語取於詩否子所謂思者指何人
五十學易何以與史記係易之年不合
子夏之門人一章所謂君子聖人有二乎
聖人君子固不同善人有恒相去何如
既謂之儒矣寧復有小人乎
四書疑節

商賜言詩執優
子曰焉用佞又曰不有祝鮀之佞何歟
子曰焉用佞惡夫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生畝乃以佞疑夫子何歟
君子道者三荅司馬牛問君子何以遺其一
勿施於人無加於人夫子之告子貢何不同
誨人不倦何以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容貌舉一身而言何又曰顏色辭氣
四勿何不言思
戰者子之所慎何以曰齊疾軍旅未之學也
邊豆曾子以為未夫子何以謂俎豆則嘗聞

難矣哉二章同異
已矣乎二章同異
民可使由之矣何以不可使知之

卷之五

大學

知之定靜安以何又曰能慮而后能得
本末終始先後累何聽指
物有本末與格物之物同異
經傳四本末同異
經何以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
經何以不曰明明德引書曰明德又曰明命何歟
八條目何其致知格物無傳不知其所謂物與知者何邪
傳釋明明德引書曰明德又曰明命何歟
致知格物無傳不知其所謂物與知者何邪
傳文皆兼舉先后六章乃特舉誠意何邪
誠意章論小人陽善陰惡而亦以誠於中目之何邪
經傳先字在字同異經言明明德於天下傳言平天下
何歟
七章八章皆救舉病証而不及其方
八章釋脩齊何皆言正心之事
九章言孝弟慈乃止引書釋慈不及孝弟何歟

卷之六

中庸

天命之謂性之下曰率性盡性尊德性何以不同
前後二性數同異
篇首以性道教兼言明誠乃止言性數而不言道何
邪

四書疑節目

倫舉之

中和中庸二中字全否
中庸二字何以析言而亦以誠於中目之何邪
釋中庸依中庸同否
位育化育同異
贊化育知化育優劣
二大本同異
二達道同異
既曰大本達道又曰大本而不曰達道何邪
天下之達道五夫子何以止言君子之道四
至誠至聖同異

至誠兩章全異
如淵如天其淵其天同異
高明配天峻極于天如天其四天子同異
庸知聖知同否
道之不行不明謂愚不肖之不及何又謂愚不肖與
知能行何也
親　尊賢先后同異
思脩身知所以脩身兩節所以愚之知之者何也
脩身之外言勸者六不言勸者二且於羣臣變文言
士庶民變文言百姓何歟
四書疑節目

孟子一

孟子之書誰所著作
三德九經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何歟
公都子問性何以荅曰情才心
性情才三者有異無異
行法　命君子不謂命同否
與非命也何又曰君子不謂命
氣與義輕重先後
配義集義二語同異

志動氣氣動志之下何以止言氣動心
勿正心句讀孰是
孟施舍何以似曾子
舍熙何以似曾子子夏
浩然之氣即旦氣夜氣所存否
四端不言仁禮義知而往言仁義禮知何歟
四端曰實之所以分事親從兄何以為實
四端四實其義何如且四實之外何以增樂之實
仁義之實曰事親從兄禮樂之實豈二者之所能盡
歟

以慈讓恭敬言禮何以不同
既曰仁安宅義正路又曰仁人心義路何歟
前后言仁何以不同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何以析仁愛而為二
兩有三反之論大旨同否
言語必信又曰言不必信何邪

卷之八

孟子二

願學孔子而性善孝弟乃堯舜事孰堯舜何也
天降大任何以言舜

湯武身之反之同異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又謂方百里走何數

見知聞知之論文王時何不言周公

夷清惠和為聖何又曰隘與不恭

夷惠百世之師何又曰隘與不恭

孰善孰不善何以荅畢戰兼行助貢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伯夷太公何以因文王而

後來歸

論孔子集大成何以言知不言仁言聖不言神

曾子畏子路鄙管仲果何所見

孟子告子不動心何以不同

孟子言心稱夷尹何不取孚篡之執中

闢楊墨何以前后異論

孟子欲承三聖止言距楊墨何數

以心論大人者二同數異數

卷之九

孟子三

孔孟去齊遲速不同

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何謂遲吾行

久於齊非我志也又曰三宿出晝心以為速何郤

屢言不見諸侯之義何以見梁惠齊宣

卷之十

論語大學

二書言君子驕泰不同

論語中庸

二書言中庸至矣詳畧且所謂至矣者何

二書言知仁勇何以不同

二書言知仁勇之序何不同

中庸專以誠言魯論何不言誠
二書所謂忠恕同異
回得一善服膺弗失又曰三月不違仁何歟
天子袷禘潤籥四代之禮樂中庸則曰吾從周何歟
二書皆有吾從周之說二吉同否
舜無為文三無憂何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魯論夫子所自言何止於
文王周公
一書及禮運言夏殷杞宋何不同
或問禘之說與郊社禘嘗示掌同異

四非四切而中庸止言非禮不動何也
子不語神而曰祭神如神在中庸又言鬼神之德何
歟

卷之十二

論語孟子

論語言仁孟子兼言仁義何也
有子言仁義與孔孟何不同
有子曰孝弟仁之本孟子析以為仁義之實何也
論語以孝弟為士之次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何歟
孔孟言性同異
論語言性言習不言情孟子言情言才不言習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孟子何言
之詳耶
夫子不以仁聖自居而每言不厭不倦何歟
子曰不厭不倦何有於我又曰我學不厭教不倦何
歟
子曰仁者不憂君子不憂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
何邪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而孟子曰君子不謂命何邪

子曰予欲無言孟子乃好辨何耶
不惑不動心氣象同異
二書言君子諒惡同異
孔孟言王道不同
夫子舉堯舜之執中孟子乃以執中為近之何邪
孔孟於伯夷管仲去取不同
子曰桓文王正譎孟子乃曰無道桓文何與
孔孟論子産不同
夫子以思為無益孟子乃極稱周公之思何邪

可以為師思為人師何不同

畏大人　大人同異

狎大人藐大人同異

大學中庸

三在三謂綱領同異

中庸言性大學不言性而言心

止至善擇善明善同異

慎獨何不發於夫子而發於曾思

戒懼慎獨是二事火學止言慎獨而不及戒懼何邪

誠意誠身同否　十四

中庸道道五大學止言孝弟慈及老：長：恤孤何否

邪

大學孟子

大學八條目孟子止言其半何邪

大學脩身自正心始孟子言脩身必待存心養性何

歟

大學曰正心而孟子曰勿正心何耶

中庸孟子

天命謂性與命性性命之說同異

率性盡性知性養性同異

盡心盡性同否

誠之思誠同否

二書所謂知仁仁知不同

達道先君臣人倫先父子同否

孟子稱舜大學中庸稱武王周公達孝大與達同否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目錄終

四書疑節目

論語一

論語一書諸儒皆曰孔門弟子成此書程子乃曰成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何者為是

自漢以來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門弟子記諸善言也班固作漢志謂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及趙岐序孟子亦謂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后世相承率以孔門弟子記夫子之言而成此書者信矣至程子乃謂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書中獨於二子以子稱徐而究之此說本出於柳宗元時宗元論魯

子之后死者其說通論有子之叱避者其說鑿故程子因其說斷而載之以為此論程子所云固自有理然他如閔子冉子亦或以子稱者豈亦各自其門人稱之郭泛而觀之如閔子冉子間以子稱者姑勿論惟有子曾子每以子稱者蓋曾子得聖道之傳有子得聖人之似門人相尊敬之辭云尒未可專指其門人成此書也成此書者初非出於一人之手一言以蔽之曰聖人之徒斯足矣

弟子學文及子以四教二章文行先後

學者為學之道論先後文為先論輕重行為重二者不可以偏廢也何也學文所以致知脩行所以力行脩行而不先文則不足以致知學文而不重行則不足以力行致知力行要當兩輪並進可也晦菴嘗謂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此數語可為學者之要知行之事備矣吾觀子以四教止列四者之目而未始明指其先後程子論之曰聖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然則吾夫子以文為先以行為重者明矣至若孝弟學文一章具夫子專指為弟為子之職而言固以孝弟為本而學文之於孝弟實均為此章之綱領謹信愛親皆孝弟中之一事耳故曰入則孝出則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三則字皆指學者當用力處然

則行固為急而文亦非可緩餘力猶言暇日非謂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晦菴集註嘗以己意終之曰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此數語亦可見學文之為要不可徒謂此章以學文為后也嘗究夫子傳文約禮亦可希幸之說則知博文須以約禮為重及觀顏子傳文約禮循循善誘之說則知約禮當以博文為先二章大旨互相發明於此見文行之不可偏廢也審矣

餘力學文文行忠信傳文約禮三章先後同異

魯論一書初言弟子餘力學文則以文為後及言夫子

之博文約禮與夫文行忠信之目則又皆以文為先三章之說既為是即所謂是也孝弟學文乃聖人躬言弟子之職也博文約禮文行忠信皆門人專論夫子之教也是故聖人專言弟子之職者責以成德之事門人專論夫子之教者示人以入德之方入德以文為先成德以文為後其意存焉閒及觀集註釋文行忠信亦未始明言其先后者姑勿論

曰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之說又有道之行廢命也之說是則聖人非不言也至於釋孝弟學文者四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已之學也是蓋專以弟子之職言而責以成德之效則文在所后者固宜釋博文約禮者曰先傳我以文使我知古今之變然后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是蓋專以聖人之教言而示以入德之方則文在所先者亦宜要之責人以成德之事則以文為後示人以入德之方則以文為先此古今不易通論也

四教四科文有先後

四教者聖門設教之序也四科者聖人設科之目也四科所以定人品之等級四教所以循教法之次第故四教以文為先者聖門示人入德之方也四科以文為後者聖門取人以成德之效也何也四教先之以文而繼之以行忠信者蓋自入德言之欲使學者因學文而脩行以存忠信故以文居其先如夫子所謂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也曰科首德行次言語政事而后及文學者蓋自成德言之則以德行為本故以文居其後猶周禮實與賢能先德行而後道藝是也

子罕言命而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何數

罕言云者非不言也不過言之少也按魯論有五十而知天命之說又有道之行廢命也之說是則聖人非不言也特言之者少而已言之雖少君子可不求所以知之哉要之命有命分之命分之命以氣言命令之命以理言命令云者所以安天理之常命分云者所以順人事之變先儒嘗謂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也之變者出於氣正此意也罕言命者古註謂天之命也不知命之命古註謂窮達之分伊洛諸儒率因是而申言之一章本無馳騁然命令之命固罕言命分之命亦豈聖人所常言哉命分之命固不可不知命令之命又豈君子可不知哉罕言命云者先儒嘗謂理精微而難言天之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不知命云者先儒嘗謂命為窮理盡性至

命豈此窮達而已此君子皆不可不知也要之二者也之皆聖人所罕言皆君子所不可知正何庸各為理氣之辨呼命令之命天命也吾不可得而褻天命分之命亦天命也吾不可得而違天理數氣數正數變數一言以蔽之曰天而已

子罕言命而論語有曰知天命又曰不知命何數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不可以易言以氣言者不有以屢言何則命以理言而或易言之則不足以盡天道之精微命以氣言而或屢之則違以滋人事之廢置此聖人所以寧罕言也　魯論二十篇

而其所言命者不過七八則門人記其為罕言者豈不信乎向使門人記其為不言而或一二言之是則可疑也今特為之罕言證諸魯論而得其寔論者復何疑乎雖然罕言命之命通理氣而言可也知天命之命似主乎理不知命之命似主乎氣要之二者之命皆不可以不知一則正言其知天命一則反言其不知命皆主乎知之為貴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可不戒哉

夫子言仁多矣而記者謂夫子罕言何也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是以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道故於日用常行之道最為切至然魯論自門弟子問答之外聖人之言仁者能幾此門人所以記其罕言也昔紫陽夫子之門亦嘗議及此矣謂夫子與門人問答不勝其多而言仁尤最切要故門人備記之而所記止此則亦可謂之罕言矣況所言之仁亦不過泛及為仁之事至於仁之本體則未始直指以告人此數語可謂深得罕旨而其所言仁又曰夫子不譏怪力亂神參諸集注遙有曰答遙曰語自言由此推之魯論所記語言二字蓋自不同是以魯論言仁夫率多聖人答述之語而出於聖人之自言者能幾故門人記夫子之罕言仁者

罕自言也其他答述之尚多者不礙論也且當時記予所罕言三者之序二與字尤有微意蓋罕言三者之中利為最命次之仁又次之試即魯論而觀言利比之命仁為最少言命頗多於言利言仁又未為太罕者亦信矣

夫子答顏淵子貢問仁何以不同

答顏子者以仁之理言也求在我者也答子貢者以仁之事言也求在外者也大槩顏子之學多務內動皆及己以自克故夫子告以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蓋因顏子所學之得處而許之也子貢之學多務外每或方人以自

高故夫子告以事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是蓋從子貢所學之失處而警之也要之言為仁之理則未有不求諸己言為仁之事則容或亦求諸人求諸己者體仁之本求諸人者輔仁之資學者皆不可不究心焉

夫子答顏淵子張問仁皆以天下言之氣象同否

聖門之問仁多矣而聖人答之者甚不一言仁而反於天下惟答顏子張二子之問為然其答顏淵也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二語蓋盡其在我而天下為公氣象同否之於天下而有兼善天下規模切詳聖人之遠問性與天道蓋其答子張也謂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此一語蓋違異者亦然切嘗論之愛人知人之說極言仁知之功用此其他日聖人嘗以先事後得告樊遲正與先難後獲同一意遲晚年學力有進處而后告之及此若曰務民義敬鬼

神先難後獲數語先儒固嘗謂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耳他日聖人嘗以先事後得告樊遲正與先難後獲同一旨先儒嘗論遲魯鄙近利故告之以此而救之失即此亦可見遲之為人矣論至此極則先知後仁之問此是遲初年時事聖人因所見之失處而警之先仁後知之問此是遲晚年時事聖人因所學之得處而進之故不同耳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又曰曉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何

樊遲問知所答不同

樊遲兼問仁知之外又嘗專以仁為問胡氏謂專以仁為問者最先先知后仁者次之先仁後知者又次之究其功用一節深一節即此可見其歲月有少壯學力有淺深故聖人答之者不能以無異蘇氏有云樊遲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固其所學之至而發也要之聖人答樊遲問知之有異者亦然切嘗論之愛人知人之說極言仁知之功用此

其材而為顏淵之為人學力朴實務內而不務外言無不悅終日不違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見其進而未見其止故聖人所以告之者不過說學者切己下工夫處而自有守約施博之道此蓋因其問而長其善也子張之為人天資高邁務外而不務內或問行或問達或問從政或學干祿無往非以干祿求進為心故聖人警之以能行五者於天下斯可以為仁五者有一之未能行之未遍於天下皆不足以為仁此蓋因其問而教其失也長善救失均為善誘然而顏淵遲子張之辭子張近無半語此顏子之所以難為仁也後之有志於求仁者當為顏子之好學顏何人哉歸之則是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又曰曉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何

仁者之心公而已矣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好惡一出於正則好之者固所以愛之也惡之者尤所以愛之也論

者或曰夫子嘗以愛人為仁又謂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何與噫夫好仁者愛人也惡人者容非所以愛人耶特惠好惡不得其正耳苟得其正則好人者所以成人之美惡人者所以不成人之惡均之為愛人也嘗觀堯遵問仁一章下文雖兼知而言然舉直云者即好人也錯枉云者即惡人也皋於能使枉者直則舉直固愛人也錯枉亦所以愛人也愛人云者所包者廣豈可專以好人者為愛人惡人者非愛乎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仁者之心一以公而處之耳公則正正則好惡當於理此所謂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再有之仁夫子皆曰不知而各言其所可使曾謂不知其仁而可使之任家國之事乎

四書疑節卷一　九

甚矣仁道之難言之方謂之仁則仁道至大豈易盡稍有一節之未純一息之或間皆不得以謂之仁矣方謂之不仁則人心天理誰獨無此仁者特不過有純未純之間耳故孔門論及門弟之仁否聖人往往托之以不知不知二字婉矣哉不知云者未始許其仁而亦未始斥其不仁蓋武伯問子路再有知仁夫子皆曰不知而乃明許由可治賦求可為宰曾謂不知其仁而可使之任家國之事乎吁夫子所謂不知其仁者豈果其人之不仁耶特曰夫子嘗以愛人為仁又謂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何與噫夫好仁者愛人也惡人者容非所以愛人耶特惠好惡不得其正耳苟得其正則好人者所以成人之美惡人者所以不成人之惡均之為愛人也嘗觀堯遵問仁一章下文雖兼知而言然舉直云者即好人也錯枉云者即惡人也皋於能使枉者直則舉直固愛人也錯枉亦所以愛人也愛人云者所包者廣豈可專以好人者為愛人惡人者非愛乎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仁者之心一以公而處之耳公則正正則好惡當於理此所謂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也由求二子他日獨得以列政事之科者良有以夫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不知其仁焉用佞而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乎

四書疑節卷一

聖門諸子以仁為問非無其人然一聞聖人之言其能請事斯語者僅見顓淵仲弓二子而已愚想仲弓之為仁固未及於顏子三月不違之域然視其餘日月至焉者亦有間矣門人會集論語以顏冉問仁兩章相次亦可見仲弓亞於顏子者也當時或人固美其仁而特病其不佞夫子乃曰不知其仁切原夫子之意蓋以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若仲弓者謂之求仁固不可直許其仁亦不可故不若托之以不知至於佞則焉用哉或人謂其不佞而夫子則曰焉用是則仲弓識不佞矣巧言者鮮仁未詘者近仁不佞正可見其仁矣先儒釋可使南面者

曰仲弓寬弘簡重有人君之度也釋仁而不佞者曰仲弓為人重厚蔼然則即仁而不佞一句而觀則其可使南面斷可識已安得及孔子因不知其仁之語而遂致疑哉不知云者夫子蓋亦以是而論由求赤三子之仁矣彼三子者早日未嘗以仁為言其仁吾未易窺測仲弓請事與顏子同其去顏子必不遠矣夫子於仲弓之仁而曰不知識者未可以諸子例論也

夫子言仁多不輕許至論管仲則稱其仁何歟

仁之為仁一也而聖賢所以言仁則不一也何也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有以事言者言仁之功以心言者言仁之體蓋一

理此言仁有難易之殊也學論言仁如論孟文文子皆曰未知焉得仁姑置勿論聖門諸高弟自回也三月不違之外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如雍也與由求赤三子皆曰不知其仁及答原憲之問又曰仁則吾不知也此數章蓋皆以心言之言仁之理者耳若夫管仲之事子路有未仁之疑子貢有非仁之疑夫子乃極稱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其仁如其仁九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然則此章正以事言之言仁之功也合而論之前論諸子以心言者言仁之理也非全德不足以盡夫仁後論管仲以事言者言仁之功也雖一事亦足以許其仁故言仁不無難易之殊者以此先儒嘗論仁有粗細說細處孔門諸子多有未能說粗處伯者之臣卒能之蓋管仲乃仁者之功斯言為得之矣雖然孔門諸子豈果不及管仲卹特未得君以行其道耳使孔門諸子果得君以行其道則其功必不在管仲下也當時聖門論仁費不可作一律看稱管仲者據已試之效言也論諸子者尚不免為方來之望也指言已試之效者隨其事而許之可也欲為方來之望者其望之也不淺則其許之也不輕聖人之仁以其清予文文子之忠比干之仁以其忠伯夷之清予文文子之忠一事之清耳此所以不

聖賢論人之法有指一事言者論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未能無仁未仁之間也朱子嘗論管仲之事子路有未仁之疑夫子乃極稱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其仁如其仁九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然則當理以事言無私以心言事既當理而心無我私則體用一源內外無間矣是之謂仁自今觀之予文嘉恕不形物我無間忠固忠矣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所以告新令尹安知其果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否卹文子潔身去亂清固清矣然安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

累耶抑不得也論之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悔悔耶此朱子論二子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果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斯言為得之矣程氏范氏朱氏諸儒皆常合三仁弗齊之事與二子並論而其大要不過如此信矣子文之忠清者全德文子之忠清者一事之忠清也此千伯夷之忠清者全德之忠清此其為仁未仁之間也夫仁豈易言哉

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聖人立言有正言以誘人者有設言以警人者正言以諸人者其辭確設言以警人者其辭疑是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之論申以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蓋正言以誘人故其辭也確至於君子不仁之論既君子矣則無不仁既不仁矣則非君子其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蓋甚言之以起下文未有小人而仁者之語君子而不仁初非實有是事此巧設言以警人故其辭也疑論者固未可因其一時設言之辭而數疑於乎日正言之辭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此章大旨重在未有小人而仁者一語上始借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既曰君子矣何為而有以甚言其決不仁乎

所未盡乎當春秋時人心天理猶有存者其餘天理之名目僅舉其一二足矣初何待其枚舉而條列哉且嘗論二章意各有主義以為質一章益以義為之本禮以行之信以成之皆所以因此義而行之成之耳然自非其仁之公知之明則惡足以盡此義雖未嘗言仁知在其中矣知及之一章蓋以知為之先仁能守之而動以禮皆所以因此知而守之動之耳然自非其義之斷信之實則惡足以全此知雖未嘗言義信而義信在其中矣向使義以為質止言義而不及禮信知及之止言知而不及於仁禮吾見五常之理亦未始不備其間而況間舉其一二而言

言之愚斷：謂五常之理一而初何拘五者之殊言哉況當時門人會集論語此二章雖不聯屬而同在鄉黨公一篇安知其非欲後之學者舉此互相補而兼相備歟雖然後章曰禮又曰莊何其皆於禮過詳郤要而兩章於義信知仁互相有無獨於禮則兩章皆有之且前章曰禮又曰孫後章曰禮與孫何歟行與出何分五常之禮之當復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故於天理人事為最要而不可闕者善窮理者試詳之

君子義以為質一章禮與孫何歟行與出何分五常

記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是以世之所為禮者不以何以不及仁知

出此三者而已向使專以禮言則三者皆具其中矣今既以禮對孫言則孫者為退讓之禮；者為恭敬之禮撙節則兼存乎二者之間也當時夫子先言禮而次言孫蓋孫本於禮明矣至於行與出之分者無他焉行之者動之於容貌出之者出之於辭氣至於此益足見禮以行之者為要敬之禮孫以出之者為退讓之禮又何疑哉雖然人有五性賦一不可令乃曰義曰禮曰信而獨不及仁知又何歟吁知而以知此也仁所體此也凡知所以義以為質而行之出之成之者當何如是即知也至於義禮孫信之兼盡會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是即所以為仁也知何必言仁而後之謂仁言知而後謂之知哉

夫子答顏淵問仁何止曰克復禮而不及義知此禮字本與己字對言已者人欲之私禮者天理之公二者相對而立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乎此故已私一克天理即復此其所以為仁是則禮之一字所也兼者廣可專以節文言之哉借使專以節文言之則於克已復禮之中蓋亦有義知之功用存焉何則此心知已之當克知禮之當復必有辨別之知而後能也辛而已之當克者克之禮之當復者復之非有斷制之義而能之乎顏子請問其目夫子復以四非四勿告之夫知其四非之為非是即

即有辨別之知知四勿之當勿是即有斷制之義可徒謂所復者禮而於義與知無與哉而可徒謂惟禮可以為仁而義與知不可以為仁哉此愚謂仁義禮知之理一而已矣論者不必求其顯然之名義而但即其隱然之功用求之可也

克己由己復禮非禮二己字二禮字同異

此章章旨若專以二己字二禮字論之則二己字有不同二禮字無以異若以克己由己之工夫而論則二己字不免為異中之同以復禮非禮之氣象而論則二禮字不免有同中之異何以言之上己字與禮字對言則此己字屬

乎私下己字與人字對言則此己字出於正上下二禮字則皆指天理言之而無異旨此夫人之所共知也然究其立言之旨二己字皆是就學力工說來試即學力究之克己者自治之謂由己者自任之謂蓋皆求其在我而已也二禮字皆是向夫理中提出試即天理推之復禮者統言天理本然之禮非禮者特言天理當然之則蓋不免有顯微精粗之間也要之由己之已善也克己之己本非善以克己言之則亦善矣復禮之禮正也非禮之禮本亦正以非禮言之則不正矣學者惟能以非禮為戒則自足致復禮之效惟能以由己為心則自足成克己之功互而觀之

克己乃所以制其非禮由己乃所以求其復禮反復玩味會異為同究其功用一而已矣他日顏淵仰鑽瞻忽之嘆嘗謂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合而言之此二我字蓋能以由己為心而成克己之功矣此一禮字蓋能以非禮為戒而致復禮之效矣宜乎夫子贊易之復獨稱其庶幾論心之仁獨稱其不遠之良稱以夫嗟乎顏淵問仁一章曰己曰禮固可觀顏子入道之門顏淵喟嘆一章曰我曰禮又可見顏子造道之域顏何人哉歸之則是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又以諒為益友何歟

貞而不諒此諒字與貞字對稱貞與諒正相反何則貞者正而固也諒者不擇是非而必於信正魯論所謂匹夫匹婦之為諒是已匹夫匹婦之諒雖管仲且不為而為君子為之乎孟子嘗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要之此所謂貞即孟子之所謂義此謂所不諒即孟子所謂言不必信是已貞之所在不信可(何)也義之所在不信何也知孟子所謂大人者言不必信則可與論君子貞而不諒之旨矣至如交友之道朋友有信乃其大倫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乃曾子之所深省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乃子夏之所深予與國人交止於信又大學之所明訓故吾夫子論益者三友舉直諒多聞三者而互言則此諒字專主乎信友道之所不容闕也合而論之以貞諒對言者此諒字不足以為美以直諒多聞並言者此諒字純乎其為美一

士君子立身行己之道有經有權經者衆人之所同權者君子之所獨是以諒為益友者經也衆人之所同也貞而不諒者權也君子之所獨也

貞而不諒者君子應變之大權諒為益友者君子擇交之常法

貞而不諒者違體道之大權友諒為益者盡守身之常法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一終

論語二

夫子一貫之旨何以獨語參賜二子

曾子平日所學蓋已隨事精察但未知其體之一耳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故一呼其名而直語之以此予貢平日所見蓋已能識多學但未知所本之一耳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予貢得入其積學功至亦將有得故先發其問而申言之及此也曾子一聞其說即曰唯而無疑固已深領聖道之妙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即唯而亦未始如門人有何謂之問是則子貢蓋亦默會於言表非高遠也即是而論子貢可聞不可聞之說其與曾子忠恕而已之說同一悟也況朝南軒張子嘗論多學一貫所謂一貫之理蓋識之矣至是則子貢豈道緣動之說固視曾子忠恕之論其所悟又何啻吾故曰論聖門弟子悟道之淺深要當究其平昔講論之素不可觀也

魯子何以不在四科之列

魯論記顏閔等數子而列四科安知其出聖人稱予之辭子抑出門人記述之筆乎於是未可知也然考上文夫子有從我陳蔡之論則當時記此十人而并記其所長者使果出聖人稱予之辭此明指曾從蔡陳之間者也抑果出

子萬實者子貢頗悟者也諸子皆所不及故此二子得聞語子之所未聞也

魯子子貢俱聞一貫之旨參以魯稱乃能申以忠恕之說子貢以言語稱反無一語及此何歟

大抵論聖門悟道之淺深要當究其平昔講論之素不可徒以一節觀也魯稱乃能申以忠恕之說賜以言語稱反無一語申明之豈二子誠有悟未悟之間歟呼是本無足疑也曾子因有門人之問故得以申其說子貢則當時偶無問者耳向使有從我陳蔡之論則當時記此十人而并記其所長者使果出聖人稱予之辭此明指曾從蔡陳之間者也抑果出

門人記述之筆此亦指曾從陳蔡之間者也不然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先儒釋和辨之者亦已詳矣且以曾子之在聖門獨得聖道之傳而乃不與四科之列安知其曾從陳蔡之間否和辨據家語固譬篇載孔子遭阨陳蔡之間自子路入見子貢執纜之外他皆不及猶未見曾子之在與否也在阨篇首尾載孔子陳蔡之阨初則子路子貢更出迭入而相問荅末則子貢問罐顏回仲由炊而進飯本夫尤詳至如曾子則辭衣而畊於魯固辭不受魯君之致邑孔子聞之乃歎參之言足以全其節即此而證則夫子阨陳蔡時其他弟子從否有難一一盡考曾子自耕於魯初未嘗有與其阨者不及者宜也

四書疑節卷二　三

宰我何以在言語科

孔門四科各以所長名於世求之魯論益自可見獨以宰我之在聖門其於言語問荅之間屢為聖人之所誚責曾無一語之可取聖門乃亦置之言語之列何邪愚嘗求之史記弟子傳則稱其利口辯給家語弟子解則稱其有口才以言著名孟子猶丑之問荅亦稱其善為說辭是則宰我之為人誠為一談辯之士也聖門豈輕予之哉魯論所載宰我之言固皆無足称者然宰予晝寢之時夫子有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即此而証則宰我本長於言語者信矣特未免或考其行而不揜焉者歟也曰孟子常引夫子賢於堯舜之論自非深於知道者不能道也要之宰我之於子貢本皆以言語稱於世特魯論每詳於子貢問荅之辭而於宰我之言語所存者皆不免於有疵而其醇者反遺之而不及載耳嘗聞諸家語曰宰我有文雅之辭而知不充其辭即此而永之魯論若使民戴衆之說若并有仁焉之說又加三年之喪期已久矣之說皆徒辯而知不足也賜之億則屢中惟其達故爾要之宰我子貢均之有口才者也特子貢之知有餘而宰我之知不足此宰我有不及於子貢也雖然聖門以言語取二子者固宜先子貢而次宰我今語孟乃反孚此要必他有其故夫子嘗曰夫言貴實賜之華不如予之實也此聖門所以先後二子之意歟吁甚矣其言語之不可不務實

子張問崇德辨惑樊遲問崇德脩慝辨惑問有詳畧而荅亦不同何歟

先儒嘗論聖門諸弟子問荅處弟子各從其切己上問聖人亦各從其切己上荅此師友問荅之有同異也按魯論以明為問者僅一子張以知為問者僅一樊遲曰明曰知

皆所以求釋其惑然張之問明者一而遲之問知者再於此見二子之失莫重於惑而遲之惑又有甚於張焉故張止於崇德之問特其好善之未篤遲則兼有崇德脩慝之問其於好善惡惡之心皆未固也至於聖人所荅脩慝止於遷者猶舍是若崇德辨惑問同而荅異蓋亦攷其故焉大抵子張天資本超卓而少誠實惻怛之意樊遲天資本遲鈍而每多粗暴近利之習是以荅子張忠信徙義為崇德辨惑問同一旨此所以警其少誠實惻怛之意樊遲以先事後得為崇德正與荅問達所謂質直好義同一旨此所以警其多粗暴近利之習者信矣

仁先難後獲同一氣象此又不可不知也

身及親皆之遲以其多粗暴之習欲生欲死之惑告之張以其少惻怛之意此又不言可知已遲之粗暴他無可攙（攙）張之為人但觀曾子游有難仁未仁之論及夫子有謂子游惻怛之意蓋著矣即此而論弟子各從切己上達豈不信乎雖然聖人平日告二子者亦有同數回有忠信篤敬之可行恭敬忠之不可棄此為異詞而同旨不專為二子切己上荅也

子張樊遲俱以辨惑為問夫子所荅雖不同而皆不切於其病矣弟子各從切己上問聖人亦各從切己上荅甚矣哉聖人之善荅問也

子張問崇德而夫子荅之者亦曰崇德樊遲問崇德脩慝而夫子荅之者亦曰崇德脩慝獨於二子之問辨惑夫子待以辨惑言而后謂之辨惑哉大抵子張之為人不免乃皆不復以辨惑為辨是何不教以辨之之方歟吁聖人各因切己之失處而告之是即示之以辨之之方已初何少惻怛之意而愛惡之不常故夫子告之以欲生欲死之蔽樊遲之為人不免多粗暴之習而忿懥之或過故夫子

告之以忠身及親之害辨之〻方固未有切於此者矣且
蒼子張以欲生欲死之敵者正其辭而斥之曰是惑也告
樊遲以忠身及親之害者反其辭而曉之曰非惑與曰是
曰非見之真而言之確此非辨而何哉切嘗譬之良醫之
處方有告此去病之道者有戒以受病之源者皆所以為
處方之善者也今聖人荅二子之辭惑雖未魯告以去病
之道而實戒以受病之源亦可謂善處方者矣論者將奚
疑

夫子荅樊遲宰予南宮适之問或抑或揚皆待其出
而後言之何歟
四書疑節卷二 七

甚哉聖人教人之心為無已也有問於我蹐其兩端此聖
人之本心也奈何彼無憤悱之機則吾不得以施其啓發
之力由是而有不復者焉然於不復之中又有不能已於
言者於此可見聖人教人之心為無已也旦如樊遲有稼
圃之請夫子嘗拒之以吾不如老農又拒之以吾不如老
圃彼竟不悟不問而出夫子惟恐其誠謂農圃之不如鋭
然從之而無愧則其失甚矣由是於其出也發而為小人
哉之論乃歷〻然申以好禮好義好信之辭使遲得所聞
庶可覘其知自正也宰予有短喪之問夫子嘗警之以於
女安乎又絕之以女安則為之彼竟不悟不問而出夫子
惟恐其誠以稽錮之可安恬然為之而不怪則其罪深矣
由是於其出也發而為不仁也之論乃譲〻然申以三年
天下通喪之說使予得所聞或可望其知自反也以至南
宮适嘗有羿奡殪之問為所言初非不正特其意將以為
稷契夫子夫子不敢當之故不荅適乃不能再問而出安
知其默識聖人所以不荅之蓋故不荅之蓋即夫子惟恐其有所未悟
將謂其言之未善故不荅則遽以退其慕善之心由是於
其出也發而為君子哉之論而復申以尚德哉之稱使适
得所聞正欲其知所自信也然則夫子之於三子皆為其
不能再問故不得以面命之既出又有不能已於言焉后
四書疑節卷二 八

之論者往〻以是致疑於聖人聖人豈有所避忌而然即
曾不思樊宰三子之可責者猶或不欲面斥其非若南宮
之可許者何亦待其退而後言哉大抵聖人之於門弟子
見其有毫髮之美者惟恐未得以遂造夫善見其有纖芥之失
者惟恐遽所以遂其非故雖不再問亦自不能已於言
聖人責樊宰於既出之後者猶未足見其教人無已之心
至於称南宮於既出之後者深足以見其教人之心為無
已也不特此也孟懿子問孝蓋以無違懿子不能再問恐
其體認之誤則又特舉以告樊遲而啓其問甚矣哉聖人

教人之心為無已也不然聖人何以曰吾無隱乎爾

孔顏之樂同異

朱子嘗謂程子昔愛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程子之言引而不發後世諸儒未有能指實發明之者然則孔顏之所樂何事且未易知況於欲求其所樂之同異可乎要之聖賢德業未易以迹求聖賢氣象自可以意想但即此兩章沈潛涵泳大畧自可見矣樂在其中云者蓋有從容自得之意不改其樂云者直有服膺弗失之敝然則夫子之樂乃性焉安焉之聖人而化之者也顏子之樂乃執焉復焉之賢守之者也非化之也此聖賢分量終有所不同耳雖然顏子潛心夫子其未達者一間使天假之年則不日而化矣是以孔顏之樂雖有異而所以樂其樂者未始不同聖人之樂有未易至賢者之樂容可及焉學者欲尋孔顏樂處且當從事於博約之誨用力於克復之功以求至於顏子之地等而上之終可以入孔聖之域矣顏何人哉歸之則是

子路言志者再何以不同

士君子之言志有平居之志有顯用之志不可以樂論也子路言志者再車馬輕裘之論此特為朋友設是蓋言其平居之志也有勇知方之論事有千於君民是蓋言其顯用之志也當其與顏子同侍之時夫子特曰盍各言爾志蓋君子素其位而行於此姑言其平居之所樂與魯冉公西同侍之時夫子明謂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是正以顯用之志問之顧安得不舉顯用之志以對邪然則車馬輕裘之論止及於朋友者所志非小有勇知方之他日夫子荅孟武伯之問亦謂千乘之國可使治賦回視子路有勇知方之論以千乘之國言者正相合於此益足見子路言志之所自期者為不誣出矣

夫子荅孟孝之問由求者何以異

孟武伯有子路仁乎之問而併及於求夫子荅以由也果求也藝是賦求可為宰是蓋告以二子所宜之職也季康子有仲由可使從政之問而併及於求夫子荅以由也果求也藝是可使從政之問則當告以二子所優之才也苟自常情觀之荅武伯仁乎之益告以二子所優之才也苟自常情觀之荅武伯仁乎之問則當告以二子所優之才荅康子從政之問則當告以二子所宜之職令聖人之所荅反是其故何邪徐而究之武伯仁乎之問其心蓋以聖賢之全德望諸乎而仁豈易言邪聖人將直以仁許之則不免於小吾道方抑之以未仁則人違足以輕諸乎哉聖人皆各稱其所宜之職仁則

議之以不知庶乎二子或得見用於當世也至於季康子
從政之問其心蓋知二子之可用矣而不遽質正於聖人
耳聖人又何庸歷告以所宜之職哉故止答稱其所優
之才而於從政乎何有庶乎二子皆得取信於康子也論
至此極則聖人之答問意各有在豈苟云乎哉向使答武
伯以二子所優之才則近於迂答康子以二子所宜之職
則幾於贅聖人必不爾也且嘗論之他日曲求二子之言
志由則曰可使有勇求則曰可使足民皆有令於聖人可
使治賦可使為宰之論甚矣聖人之善知人也

夫子嘗稱由求赤三子可使之材矣他日侍坐又發

養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聖人之於門弟有對其人言者有向他人言者向他人言
者告以其材之所優聖人固未始不知之也然對其人言
者正欲叩其志之所向以覘他日之所就聖人豈識不知
卹是以由求赤三子之在聖門聖人各以其所可使者言
之蓋蒼蓋武伯之問則然也至於他日侍坐乃有何以之
問似不知其為人者蓋對此三子而問之也聖人之發為
是問政將僭其聽而冤其學深望其有造於遠大之域惜
也三子不識聖人發問之意而僅隨所能以為對由也可
使有勇即可使治賦之云求也可使足民即可使為宰之
謂赤也願為小相又即可使與賓客言之事是三子者皆
不免僅安於小成而無志於遠大宜乎子路之見哂而求
赤二子亦卒非聖人之所與也論至於此則聖人既知而
復問考不必疑聖人有所警而門人不之省者良可惜也
雖然聖門弟子言語多矜實此三子者各言其志誠諸夫
子可使之論亦可謂得其實矣倘或言不顧行行不顧言
則亦何益之有

夫子答冉伯之問隨其才而稱其所可為對諸弟子而設
問者觀其志而覘其所欲為要之稱其才之可為者許其
所已能也覘其志之欲為者勉其所未至也聖人教人之

心無有窮已其所屬望於二三子者豈止於治賦為寧與
賓客言而已哉

聖人固素有知人之明而必覘其自知之何如故難其所
已知而猶發於問者此也及觀三子之言志正與聖人稱
其所可使者無異皆是則聖人平日之知人其許之者若
是門弟子之自知而自許者亦若是人己之見適相脗合
至此益足証聖人之許人者非過譽門弟子之自許者非
過望所言皆得其實又何庸疑聖人之既知而復有問邪
也

夫子嘗稱由可治賦及其自稱可使有勇則哂之何

切原夫子所以哂之者非哂其不能也哂其言之不讓耳以子路之才於武事固其所優然於答問之間正當謙冲退托婉而言之可也乃今辭氣失之剛暴哆然以此自任聖人安得不哂之即當時曾皙宜有哂之問夫子固明謂其不讓厥後門弟子記其言又如率爾之語率爾之言相脗合然求也言可使足民則終以云者可見其言之不讓明矣他如夫子於求赤二子亦嘗許其可使為宰可使與賓客言當此言志之頃二子之所自許亦與夫子之辭赤也言願為小相則先以非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之語氣象雍容聖人又何哂哉朱子集註於能之願學焉之

哂由之下嘗謂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此言為得之矣雖然其不讓夫子哂之宜也然其所以言者不徒曰勇而且以知方言之是則其勇也蓋亦義中之勇非徒勇而已矣論者要未可以夫子之哂少之也

子張問政

問政此政也問從政亦此政也政豈有二乎哉要之聖人先荅子張之問從政者專為其人言也後荅子張之問從政者泛指其事言也專為其人言者專論存其在我之道也泛指其事言者泛論施以及人之方其不同也固宜嘗致問而歷舉為政之細目而觀之問之暮者荅亦簡問之詳者荅亦繁正所謂小叩小鳴大叩大鳴善待問者如撞鐘耳先儒釋從政章嘗論告問政者多矣未有若此之備也要之聖人非徒告之備也正以其所問有異故不得以不備嘗論一書問政者雖多而問從政者惟此而已宜乎聖人告之為最備也

程子嘗論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愚敢謂子張之問從政猶子貢之問為仁所問者異故所荅有不同也

泰伯憲問二章恥也同異

君子之仕也固未始以干祿為心而亦未始無心於得祿特不過以行道為先務道既行則祿自隨之耳世有道不得行而苟夫祿者固可恥或有吾道得行之時不能有為而徒狥乎祿無道可行而不得狥祿均之為可恥也

邦無道穀之可恥與夫富且貴為之恥者蓋皆道不得行也卽又指富且貴而言泰伯於此兩節皆專就得其時者矣然當是時而得乎祿也憲問篇於此兩節皆重在於祿而其大意實以道之行不行為輕重論者但求之朱子集註可知已釋憲

問篇者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又曰邦有道穀恥也何祿皆可恥也釋泰伯篇者曰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祿廣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合此二說而論則邦無道不能獨善是卽世亂而無能守節之者固已邦有道不能有為卽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得其時而在我無可行之道雖有不足以致夫祿甘於貧且賤焉而已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得祿不得祿之殊其為廣祿則一耳夫以卽無道之時得穀而富貴固以不能行道之可恥卽有道之時不能有為而徒食祿無道可行而實且賤均為不能行其道是又可恥之尤者也二章大旨其所恥者本不在得祿與否而皆以不能行道之為恥耳可不戒哉

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聖人之教學者無徒非以得時行道之為心也苟有其道不得其時是固無足責者時既得矣而在我無可行之道不足以致夫祿固無可恥又或徒知苟祿而不能有為以行其道豈不尤可恥哉

二者皆以卽有道言蓋皆可謂得其時者矣然當是時而貧且賤焉是蓋在我無可行之道不足以致夫祿為可恥也卽有道穀者徒知苟祿而不能有為以行其道亦可恥矣大抵卽有道之時在我不足以致夫祿與夫徒知苟祿

之為心斯人也均之無道之可行可恥一也故聖人立言之要無非勉學者既得其時必行其道此章一而已矣雖然貧且賤焉之恥猶為庶幾邦有道穀之恥深可責焉何則貧且賤焉之恥此不過既得其時而在我無可行之道不足以致夫祿甘於貧且賤焉而已矣至於邦有道穀之恥是乃既得其時而徒以苟祿為心不能有為以行其道身計得矣如君民何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之甚矣夫子有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此士君子不可以不講也

夫子有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此二

語蓋深戒學者當以行道為務而不當以求祿為心大抵道為重而祿為輕也

卹有道而為貧賤之恥也蓋世治而無可行之道故為可恥之甚是恥也非憂貧也憂無道之可行也卹有道穀而亦以為可恥者蓋卹有道不能有為而但知食祿故可恥也徒謀食而不謀所以行其道也世之學者倘能一以謀道憂道為心學必求在我之盡其道則於卹有道之時自足以致夫祿而亦無苟祿之失二者之恥皆可免矣雖然學者求免於二者之恥將何如亦曰脩其天爵而已矣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自無貧且賤焉之恥既得人爵而

毋棄其天爵則亦可以免卹有道穀之恥矣學者也祿在其中學者不可以不知勉

善人教民兩章何以異

教民而可以即戎者僅能使民知義而盡忠君愛上之道為卹而可以勝殘去殺者直能使民向化而有遷善遠罪之風其為功效之淺深不言蓋可知已然以七年百年計之則歷年少者其功淺歷年多者其效深理固然也苟自教民七年積而至於為卹百年之久則前日之亦可即戎者非皆百年而可勝殘去殺矣是則七年而可即戎者非皆百年者終亦可勝殘去殺者非優大抵歲月有遠近故其功效有淺深耳要之教民上年者可一身以致之為卹百年者非繼世而成之其可乎是以七年而可即戎者論一時之近功百年而可勝殘去殺者論繼世之極效不可以槩論也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二

四書疑節卷二

終

經100-087

論語三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然與詩立禮成樂之
魯論一書載聖人言詩禮者固多而言書者亦不少自書
亡孝子之外泰伯箕子之囚箴武王予有亂臣十人之論皆曰篇
歷舉堯舜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無
一不本於書是則門人以詩書禮皆雅言者豈欺我哉若
昧興詩立禮成樂之論言詩禮樂而不及書者無他焉詩
足以導人之性情禮足節人之性情樂又足以養人之性

情曰興曰立曰成皆是就學者切己工夫上說正所
以舉其效以為學者勉至於書則記前代帝王之政事無
與於學者存心養性之方故聖人於此不及言也合而論
之門人記詩書禮皆雅言者非虛談夫子為興詩立禮成
樂之論者二說皆實學初何庸哉況聖門於先王之典教
此二章互見而畢備史臣記夫子退而修詩書禮樂以教
弟子豈不信然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教其子何以止及詩禮
夫子嘗有興詩立禮成樂之論三者固不可以偏廢然夫
子之教其子乃止及詩禮而不及樂豈聖人教已之子果
有異於教人也之乎吁是不然蓋隨其學力之所至而告
之耳切攷朱子集註謂興於詩者學之初立於禮者學之
中成於樂者學之終即此先后之叙求之則可知矣嘗
聞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當此之時非惟樂之不
及雖禮亦未之及也是以伯魚舉詩禮之說以告陳元夫
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
庭曰學禮乎是則學詩一時也學禮又一時也各隨學力
所至而後告之也此時之未及於樂為學之工夫次第未
至此耳使陳元之問遲之後來則學樂之問未必不入告之
也

於他日獨立之頃矣當時陳元異聞之問疑聖人陰厚其
其子今謂聖人之庭訓乃止詩禮而不及樂又得無疑聖
人之薄其子與妻之聖人誨人之心視已之子與人之子
一而已矣初何厚薄之有

樂也者學者之終事故以成於樂言之是以聖人教人性
性詳於詩禮而鮮及於樂不特庭訓具子為然也夫子嘗
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其是即興於詩之說也又曰
不知禮無以立是即立於禮之說也至於成於樂自此一
語之外無聞焉門人記子所雅言亦止及詩禮而不及樂
樂可見已然則聖人之庭訓止有學詩學禮之問而不及

樂者又何疑哉不言春秋

論語何以不言春秋

魯論難不明以春秋言而所言多發明春秋之事是故魯論之於春秋非不言也特不明言之也魯敘季氏篇論語樂征伐自諸侯出天子出與夫陪臣執國命而有十世五世三世之說論語去公室政逮大夫有五世四世之說而且及於三桓子孫微矣即此兩章參諸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未嘗盡見於此矣況若論齊晉魯衛諸君臣心術之微躬行之要正與春秋所載之事多互相發明如季氏八佾三家雍徹季氏旅泰山伐顓臾之屬皆有關禮樂征伐之大者

征吳伐之大經陳恒弒其君尤為天理人心之大變凡此數節皆春秋之所不載賴魯論以補其不及曾謂魯論果不言春秋乎況夫子嘗自謂吾志在春秋又謂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是則夫子未嘗不言春秋特不見之魯論耳聖人初豈鄙春秋而不言哉

樂正止及雅頌而不及國風何歟

聖人為政莫先正名　樂蓋亦以正名為先也夫頌者宗廟之樂雅者朝廷之樂頌與雅非天子不得用惟小雅則國君通用之樂是以雅頌之樂歌實上下名分所係聖人之正樂安得不以雅頌為先哉當春秋時魯公之晏武子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辭又不答賦如晉侯之享穆叔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穆叔弗敢聞亦不敢荅是人如三家以雍徹夫子識其褻取於三家之堂是皆雅頌之失所者矣愚意夫子既正之後當歌雅者用雅頌者用頌各用其所當用此之謂各得其所也至如國風惟二南及豳風可入樂其他列國皆不正之聲非樂歌所當用且國風之樂可用之鄉　可用之邦國此乃上下之所通用無與於上下之名分初不待聖人正之可也

思無邪一語夫子果有取於騷詩否子所謂思者指作詩者之思邪讀詩者之思邪

魯論所載初未始明言其為詩云也安知夫子立論之本意果有取於魯頌之言乎抑聖人之言偶與魯頌合乎向使夫子果有取於魯頌言之則魯氏謂其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心斷章取義之說得之矣大凡斷章斷句取義不特在氏傳載公卿大夫賦詩者為然也大學中庸二書乃聖門傳道之要旨而其間所引詩或一句之義者或取一字之義者皆固學原其詩之所由作邪（原）讀者（讀）固不當泥此為思焉之辭也又或疑此思字果指作詩者之思邪抑指讀詩者之思邪如學究之自作詩而論善者必為之美惡者必為之刺此作詩者之思無邪也自讀詩而論善者必

以為法惡者必以為戒此讀詩者之思無邪也二說於義皆通但原夫子立論之本旨取此一言以蔽詩三百之義則正指作詩者之思是也然后之學者當以吾思之無邪求以會詩人無邪之思則與於詩也不難已

五十學易何其與史記係易之年不合

司馬公作史記嘗易之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先儒釋魯論者人曰嘗讀他論假作加五十作卒蓋加五十字與五十字相似而誤讀卒與史記係易之年不合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誤無疑也為是說者蓋以歲月下相合故圖要之學易自學易之歲月下相合故圖要之學易自學易皆因其與係易之

係易自係易不通明其為理係易方是著其書初非指係易之謂學先學易而後係易理固然也伊川嘗云吾四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以夫子生知之聖其積漸用功猶如此然所謂學亦研究紬繹之謂至於係易是論著書著書則不得謂之學矣

子游識子夏之門　子夏有君子孰先孰後之論人皆夫所謂君子之孰先孰後者蓋言君子之教人有敘初非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倦教以遠者大者此正所以祛子游末矣無本之惑也所謂聖人之有始有卒者蓋對門人小子而言始終一貫惟聖人而后能豈門人小子所敢望者此聖人字初不與君子對稱且上既稱君子之道下文止稱聖人初未始以聖人之道言論者正不必疑其道之有二也要之天下無二道聖人之道即君子之道特聖人之別也夫自聖人已分上言之自始及終本末一貫此惟聖人為然非他人所可及也倘自教人之道言之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遠者非傳以近小而不教以遠大雖聖人教人其道亦不外此也要之聖人之有始有卒者以道而論蓋與君子之孰先孰後者同此道耳聖人聖人稱之以見學者之工夫有序學者他日之有進其亦明且盡矣雖然君子之教人之道則泛以君子稱之初豈有他道哉特子夏初言教人不可能也子夏之言可謂始終之一致則不得不專舉聖人事惟在學者循序而漸進不可中道而或廢中庸所謂可以至於聖人吾子程子嘗謂自灑掃應對上使可到

聖人事惟在學者循序而漸進不可中道而或廢中庸所謂三知三行雖有異及其成功一也惟學者其自勉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譬夫所謂君子之孰先孰後者蓋言君子之教人有敘初非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倦教以遠者大者此正所以祛子游末矣無本之惑也所謂聖人之有始有卒者蓋對門人小子而言始終一貫惟聖人而后能豈門人小子所敢望者此聖人字初不與君子對稱且上既稱君子之道下文止稱聖人初未始以聖人之道言論者正不必疑其道之有二也要之天下無二道聖人之道即君子之道特聖人之別也夫自聖人已分上言之自始及終本末一貫此

人乃得斯道之大全者耳

聖人君子固自不同善人有恒相去何如

當時天子立言於聖人善人有不可得而見之說於君子有恒之得見斯可矣之說味其辭旨君子之於聖人有恒之善人固不敢以相儗然其相去亦皆無大相遠夫子本各就其相近者言之此其有得見斯可矣之說也嘗觀夫子論聖不曰吾豈敢則曰吾不能至於躬行君子則亦曰若聖與仁則是固難至君子亦未易至也書謂聖人君子之相去為大遠哉再觀夫子答子張問善人之道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釋者謂善人資美而未學者也至於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子蓋深以無恒為學者戒是則善人固不易得而人之能有恒者亦未易得也曾謂善人之與有恒者相去為大遠哉要之以學而言君子雖不可與聖人並列而亦近於聖人者也以質而言有恒雖不得與善人同科而亦近於善人者也論者但究君子之近於聖人則知有恒之近於善人矣合此兩節而通論之有恒之於聖人其高下固大懸絕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人也不求為聖人之學者亦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人也不然夫子歷舉四者之人品何獨申言有恒之義為最詳和論者不可不察

既謂之儒矣寧復有小人乎

儒乃學者之稱也程子嘗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則曰君子小人之分利與義之間而已朱子集註嘗舉此二說互之矣按此二說參之魯論固嘗謂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又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程謝二說皆不為無所據者然子夏乃聖門之高弟其失未必至自棄其言如問近思仁在其中之說聖人之道有始有卒之說此夫子何遽以是語之都先儒嘗謂聖人為萬世立言豈專為子夏設此說固為近學當然時專以女言則不得不於子夏本身上求之先儒又謂此必子夏始見時事至其別必不至此與此說為得其實然可不究厥初以此告子

之說以致疑乎夏之然不然也

子貢子路皆問士何以問同而答異

子貢善於言語者也言語圖不可無其所貴者言行之相顧子路好於剛勇者也剛勇圖不可少其所尚者剛柔之相濟故子貢之問首告之以行已而有恥出使而不辱尚剛暴之以陵謂人恐其混於所思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無非勉之以剛柔之相濟已也其答子路也首告之以切、偲、怡、如也皆不可捷足乎已而不能及於人也夫子貢則曰先行後言答子路則曰脩已以敬蓋先行後言所以警其嘐嘐徒言之失脩已以敬所以警其行、逞剛之弊即此而証則其答二子之問士固其材與失而告之者為益信

答子貢問士何其以孝弟為士之次

孝弟百行之冠冕雖堯舜之道亦曰孝弟而已矣然而愛親敬長乃夫人之良知良能具所貴者正在於推廣之也孝事親而忠移於君事兄弟而順移於長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可謂士君子之至行者也偶曰孝弟之行盡乎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爲推其所爲而已矣有人於此事親孝而忠移於君事兄弟而順移於長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可謂士君子之至行者也偶曰孝弟之行盡乎已而不能移之於忠順則亦未免爲鄉人而已矣是以夫子之答子貢止以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言之是時不過見稱於宗族鄉黨之間未能達而爲天下用回視行已有恥使不辱命出而有爲於世者能無慊乎先儒嘗謂宗族鄉黨皆稱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然聖人未以爲士之至行者惟能使其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不足深責也斯言得之大學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士君子

不可以不遠大自勉

夫子責人以不狹弟又曰當仁不讓於師柳郎
學者立身行己之間有不可不讓者有可不必讓者要必
固事而制宜可也

責人以細不狹弟者此乃與人交接之順所不可不讓者
也謂當仁不讓於師者此乃各盡在我之事所可不必讓
者也由是推之凡有與於人而兩相待者不可不讓也凡
無求於人而各自盡者可不必讓也不必讓而過於讓者
則病於拘不可不讓而失於讓者則病於放二者胥失之
讓乎不讓遑其可而已矣雖然學者之立身行已不可不

讓者一九可不必讓者十一每事且當以過讓為必切毋
嘐嘐然借當仁不讓之說以自誑不然子貢何以亦曰桑
不狹以為勇者

不讓云者蓋言以仁為己任雖師亦無所避當勇往而必
為之耳夫仁者人之所自有而如為之非夸諸彼而先之
也何遜之有當時程子亦慮論者以不讓為疑遂謂為仁
在己無所與遜者若善名在外不可不遜斯言為兩得矣
合而論之夫子責之以知不狹弟者蓋責人盡禮之詞已
與人揖不可不狹讓者也勉之以當仁不讓者蓋勉人
為己之辭人各自盡可不狹弟一章中
之以關量爭屈恒行之說蓋皆責人之盡禮也當仁不讓
一章先之以民之於仁甚於水民之說蓋皆勉人之為仁
也彼此皆合於上下章參看則一章旨之異者為益信

夫子論友子夏子張論交同異何如

聖門師弟爭之立論其大旨本亦無甚相遠然聖人之言
卒歸中正而無弊門弟子之說不免或流於一偏學者不
可以不察嘗觀夫子論友則曰無友不如己者子夏論交
則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似即吾夫子之意而子張
乃曰異乎吾所聞何歟嗟乎夫子立論不過曰不如己者
母與之友而已初未始以拒人言當時門人記此語者不

作禁止之母而以此無寧書之其氣象寬容不迫果有毫
髮拒人之聲色乎子夏論可者與之固是已於不可者疎
之足矣若曰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其言不免失於迫狹
之甚是豈夫子之意哉子張以為異乎吾所聞當矣但
其所言人不免失於過高之病蓋大賢雖無不容然大故
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當時學
張但欲闢其拒人之論而不自知其言之過審如子張之
說或者流於包容無辨亦豈有合於夫子之意哉合而論
之子夏之言偏於迫狹子張之言偏於過高惟夫子之言
乃得其中正而無弊聖賢氣象不俟於此亦可見已愚詳

夫子論友之意不如已者無與之友固未截然而拒之亦未始泛然而容之子夏固未得夫子之意子張亦豈有得於夫子之意哉后之學者欲求交友之道惟當以夫子之言為主可也雖然已擇交於人者當以子夏之言為法人與己交者當以子張之言為心何則已擇交於人者寧過於寬而於己者寧過於責於待人誼於處己二聖人勉交於己者寧過於嚴而於待人誼於處己二聖人勉交於己者寧過於寬而

以貨與帶擾本均為魯國強僭之陪臣然使其誠心果有慕於聖道則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也特貨之欲見者欲見而未有顯見之實帶擾則數禮而來召笑此貨之誠心有未至而帶擾則已出其誠心故聖人於貨則不見於帶擾則欲絕者此耳然而帶擾之召欲絕而卒不絕者知其人之必不能改也至於貨瞰亡而歸豚禮宜往拜然其誠心竟何在哉此夫子不得已而絕焉竟過諸塗而止雖見猶勿見也究而論之貨欲見而不見卒不免於往拜是乃不輕於狗人之中而有不峻於拒人者存帶擾召而欲絕乃卒至於不絕是又不峻於拒人之中而有不輕於狗人者在甚哉聖人之行事惟當其宜而已不然何以曰仲尼不為已甚

互鄉童子見則與其進猥悲欲見則靜以疾何也

聖人固不峻於絕人而亦不輕以與人惟盡其情而已苟自常情觀之孰不謂互鄉之童本難為言然潔已而來則與其進也猶悲之欲見斯見靜以疾是不免絕人之峻也豈知聖人之教人則不然夫以互鄉之童本難為言然潔已而來則與其進不保其往也猶悲之欲見斯見靜以疾及其出則數疑而使之

舉人也要之為
国言觀人之法
言用人之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知也又曰君子疾

魯論有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又曰不患人之不己
知患其不能也此兩章正與病無能不病不知語意相合
皆所以欲求其實也至若疾沒世而名不稱者作者似與
上章相背熟玩則正與上章相發何則有實斯有名不
和則無其實可知已。故君子以此為疾者非疾無名也疾

四書疑節卷三　二

無實也言外之意學者不可不察當時魯論於此兩章之
下又繼之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先儒嘗謂君子雖
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
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求諸己而已三者文不相蒙而
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論至此極則聖人立言之旨固
昭如也記言者豈苟云乎哉

子曰人不知而不慍又曰莫我知也夫何耶
觀聖人立言之旨或且其辭以示學者之勸或反其辭以
發學者之問辭雖異而旨實同也魯敘論垂訓為已為
人所以為古今學者之殊求已求人所以為君子小人也之

副以是知聖人教人大抵只是為已為人已故學而篇首以不
知不慍為學者勉自是有患不知之病
又有不病不知之說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此又可為因
是固聖人切切於為已之學屢言而不止也然憲問篇記
夫子之言乃曰莫我知也夫似聖人亦不免於求知矣徐
而究之夫子承以不怨不尤語子貢乃先以莫知一語發
其問待其有何為莫知之辭[疑]然後告以不怨不尤之說不
怨不尤乃不知不慍之極功聖人果有毫髮求知于人之
心乎要之不知不慍一語乃直其辭以示學者之勵莫我
知也夫一語乃反其辭以發學者之問辭雖異而旨實同均

四書疑節卷三　三

之使人為己之學耳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夫既以不得罪於
而不怨天孰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
之妙哉

聖人托言而曰天有自釋之辭有自信之辭凡曰天者皆
出於聖人不得已之心也
不怨天云者聖人自釋之辭吾雖不遇於世初亦不怨於
天也知我其天云者聖人自信之辭吾雖不為人所知
我者其惟天乎
聖人德與天合惟聖人其知天而天其知聖人也不得於

天而不怨天此聖人之知天也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此
天之知聖人也夫於天下其為固已之遠　有若匡之圍
匪之害焉尤甚一則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
予何一則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二者雖皆以天
為辭然其辭意雍容不迫和無毫髮怨天之意而隱然有
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〻妙寫其中論者唯即此二節觀
之則聖人之不怨天而獨以天為知我者蓋可見已

封人荷蕢之見聞孰優

饑封人一見夫子而知天將以為木鐸是乃見而知之者
也荷蕢者一聞擊磬而知其有心於行道是乃聞而知之
者也或曰之二子者一見一聞得無淺之辨乎嗚呼二
子寧衛人徼見而知此聞而知本均之為知聖人者也及
究其所以知之〻實則不能無淺深為何則聖人之道雖
不行於斯世而其心未始一日忘天下聖人蓋本以兼善
為心也封人得於一見之嘆慮稱其將為木鐸而歸之天
則其望於夫子者深而知夫子者不淺但觀何患於喪
一語則其拳〻救時行道之心為何如彼荷蕢者一聞擊
磬遽以其有心鄙之本本始不知聖人之心者奈何既而有
鄙哉之譏又且謂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然則聖人豈
果欲求人知者耶深厲淺揭直漠然而忘斯世宜乎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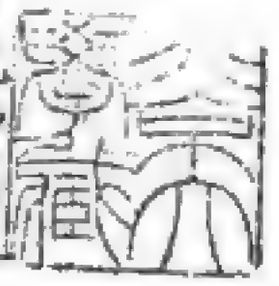
直謂果哉末之難矣以絕之愚等反覆二子議論之辭封
人蓋亦兼善天下為心封人之心也荷蕢者
之為心殆不過獨善其身耳豈能聖心之同然者乎他日
朱子集註於封人則曰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於荷蕢
則曰亦隱士矣亦非常人矣然則朱子之於二子一直指
其賢一特謂其非常人二子聞見之淺深可知已合二子
之聞見而論議者固不得優封人而劣荷蕢也雖然荷蕢
固非深知聖人者也然又豈不優於叔孫武叔之毀是又
未可過為春秋責備賢者之論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三終

論語四

子曰堯舜其猶病諸又曰禹吾無間然矣堯舜禹之聖一也夫子言之不同何歟

堯舜禹三聖人之德一也而夫子之於堯舜兩有其猶病諸之論及於大禹則兩有吾無間然之論豈堯舜之聖反不禹若即惟聖知聖一何夫子之論若此也徐而攷之夫子所謂堯舜其猶病者一曰博施于民而能濟衆一曰脩己以安百姓是皆推以及人之事施雖博矣而常病其所施之未博濟雖衆而常病所濟之未衆百姓雖已安矣而常病其有隱



之一辭蓋自夫子視禹而以為無間初非禹自視以為無間也使當時夫子立言自夫子而視堯舜則亦必以為無間原大禹自視之心則亦必自以為猶病三聖人之德蓋一耳合而論之自夫子稱美大禹行事之跡而以為無間者固足為聖德之美自夫子推原堯舜為治之心而以為猶病正不失為聖德之至和豈有所優劣耶魯論末篇嘗舉堯舜禹同一執中之授受於此可見三聖人之德一也

奚其優而奚其劣

猶病云者夫子推原堯舜為治之心常有所不足也無間云者夫子稱美之大禹行事之跡靡有所未至也

論大禹之所以無間者蓋皆盡其在我之事故大禹得以致其力而靡有所未至也至於論堯舜之猶病者蓋皆推以及人之事雖堯舜非不盡其心而常有所未至也

逸民凡七人而下文獨不及朱張何歟

此章大旨蓋因沮溺接輿大人之徒皆怨然忘斯世者嘗力誠其非而莫之悟遂舉古之逸民凡七人而其下歷舉魯大師仲遂惠連六子之行事乃曰我則異於是斯言也實非聖人深予之辭也當時所論六子既非聖人所深予則朱張之不論者必為聖人之予矣吾想夫朱張之大節無過無莫義之與比直可與聖人之仕止久速之時要知其不

如楊子所謂仲尼不奪不惠可否之問者乎後六子之出處既與聖人異則朱張必與聖人無以異二者相形因其所論則可知其所不論者矣況先儒疏魯論者曰獨云朱張等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孔子同行故不論即此而證則前說庶乎其可信

柳下惠少連何以謂之逸民

大抵論君子出處之大節不當泥其迹而當原其心少連事惠則連可知已無可致夫子既舉之與柳下惠並論觀惠則連而論在魯當為士師之官且為播師之惠魯人也以逸而論在魯當為士師之官且為播師之命初非隱而在下之民願妄得而謂之逸然自其心論之且

魯論逸民一章夫子曰以下乃夫子之言也子曰以上逸民七人之目是蓋當時素有此稱門人因記夫子之言而併及之初非吾夫子稱之以逸民也如原夫子立言之旨正謂當時有此逸民七人之稱儗人或非其倫大不滿於夫子之意故夫子特舉伯夷叔齊與一語以異許之謂柳下惠少連謂虞仲夷逸此二謂字正指時人之所謂者皆不得其當也愚觀逸民七人之中夫子獨置朱張於不論不議之外惠連之降志辱身固不及夷齊之不降辱矣仲逸之隱居放言又不及惠連之言中倫矣聖人言外之意蓋出於夫子之言則惠連之不足為逸民者正無足疑也論者但觀夫子曰以下數節則聖人評品之意斷可識已

作者七人舉其目不列其名何也

或謂荷蕢荷蓧晨門封人楚狂接輿長沮桀溺是也或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也又或謂作者之謂聖七人指義農黃帝堯舜禹湯是也和齊論之以作者二字而言則作者謂聖之說固優然門人會集論語以言晨門荷蕢則此章當作隱者為是但荷蕢藤七人之說皆

後正當從上下文為証可也按上章言賢者四辟下章

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由然而不失其正其平日之所養可知已不羞小官之卑初不以就祿為榮不怨不憫初不以去就為意斷可識已

帝合逸民七人之日遺腳合要知其得此章本旨而邪
民當謂作起之言起而隱去者合七人矣不知其誰何必
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朱子作集註獨有取於此說誠為
得之論者但以作者為隱者則亦失其本旨正不必強求
其說以實之也雖然愚論當謂與臣五人武王亂臣十人
皆舉其能而畧其名集註各取其人以實其數蓋專指其
特則可考也此作者七人之論泛然不指其時世故無的
說按尊氏云合七人矣則是專指當時言也倘專指當時
而言則包氏之說近之矣特封人本亦以得時行道為心
抵聖門自顏子而下穎悟莫若子夏魯子而下篤實無如
子夏要之子夏賈天資雖高而不及子夏學力之固故他日
子夏之詩學卒有傳而子貢之詩學無聞焉家語明梅
子夏謂於詩能道大義是則子夏之詩學優於子貢遠矣
夫子嘗以為用倭論仲弓又曰不有祝鮀之佞難乎
免於今之世矣何數
聖人豈輿之哉要
盖當時以佞為賢或人稱仲弓之仁而以不佞為短聖人
乃正其說而斥之曰焉用佞焉用佞重言之所以申鄙之
也至若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矣之論盖聖人深有感
以為文考成已之事也公叔文子之所以為文者成物之
事也成已非考成物非優咎盡其當然之道而已

商賜言詩孰優孰劣

子貢因論學而知詩者盖因張聖
於詩中之意趣子夏因論詩而知學者盖本日素有得於
詩中之意趣特於此取正於聖人耳是故聖人所以稱之
者於賜則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斯
言也盖稱其因告之而能知之也於商則曰起予者商也
始可與言詩已矣是則聖人本亦所未及究乃因彼而起
發我之志意也即此而觀則二子詩學之優劣可知已大
抵聖門自顏子而下穎悟莫若子貢魯子而下篤實無如
子夏要之子夏賈天資雖高而不及子夏學力之固故他日

子夏之詩學卒有傳而子貢之詩學無聞焉家語明梅
子夏謂於詩能道大義是則子夏之詩學優於子貢遠矣
夫子嘗以為用倭論仲弓又曰不有祝鮀之佞難乎
免於今之世矣何數
聖人豈輿之哉要
盖當時以佞為賢或人稱仲弓之仁而以不佞為短聖人
乃正其說而斥之曰焉用佞焉用佞重言之所以申鄙之
也至若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矣之論盖聖人深有感
於當世好諛之甚不免為憤激之辭耳聖人豈輿之哉要

之聖人謂仲弓之為用佞者出於誨人之正論謂不有祝鮀之佞者出於感時之激辭議者未可合此而為同異之疑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孚疑夫子何歟

微生畝以屈呼夫子而辭甚倨蓋亦有益德而隱者乎其或以佞議夫子者蓋以其身之出處與聖人異故所見有不同耳夫子荅之禮甚恭而辭甚直其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蓋非惟夫子足以自辭而亦且深有警微生之失聖人之言旨矣哉何則士君子出處之道大要有三過於拘時者失之佞過於矯時者失之固惟不拘不矯乃適於義理而已吾觀微生畝之為人正聖人之所謂固者也聖人之仕止久速唯其可者與世推移正適於義自微生視乃以為佞蓋佞亦與義相似故孔子嘗謂惡佞惡其亂義也夫子惡佞而不之覺耳雖然微生畝之言曰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其辭皆疑為而不決蓋非敢以聖人之為佞亦未為不知聖人者也論者未可輒議微生之為妄

子曰君子道者三而丘乃古今天下之通論也其荅司馬牛問君子

何歟

夫子所謂君子道者三乃荅司馬牛問君子之問舉二而遺一者蓋為司馬牛一人而發耳何則聖人荅問之間於其所未至者不容不加勉於其所已至者付之忘言可也愚觀司馬牛之為人兄魋為亂二弟與俱中獨卓然有見而不從即此可見其胷中之不欵有素矣乃若所憂所懼則有之論者但觀其兄弟獨出之語則其憂懼常交戰乎胷中夫子安得不就所厥處特舉此二語以釋之耶論者至此乎是曰君子之道本在於不憂不惑不懼三者之懼矧今司馬牛以君子為問其於君子之道不病於有所惑而惟患其有所憂懼不愛不懼正其所未至者也聖人不舉此以為之勉至於不惑乃其所已至者

聖人復何言哉論者正不可因此荅君子之問而致疑於君子之道也

夫子嘗語子貢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及子貢自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乃謂賜也非爾所及也

聖賢君子天理之學或安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安行者自然而然聖人也勉行者使然而然賢人也兩章大旨異處只在無字與勿字上勿者使然而然賢人勉行之事無者自然而然聖人安行之事此夫子之荅子貢雖以勿施於人告之至於子貢自謂無加諸人則未為一書疑節卷四　凡

輕許之也程子嘗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也當時程子雖不正舉此兩章互論而引中庸之語然即此可類推已未子嘗論無者自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斯言盡之矣雖然勿施於人聖人固明指其為恕及荅仲弓之問仁亦以此為求仁之方矣蓋始則勉為而使之勿及其至則安為而出於無無者勿之積漸二而一之可也不然孟子何以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夫子嘗以論人不修自謂矣又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似有修於論人之意何邪

孔門弟子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述而一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篇首有曰誨人不倦篇末亦曰誨人不倦是則聖人之誨人蓋每以不倦為心然篇中有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似又有修於誨人之意何數吁誨人不倦乃聖人誨人之本心故篇內有謂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蓋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此章既言聖人誨人不倦連章下章乃記憤啓悱發之論以及舉而不復之說蓋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於此

一書疑節卷四　十

尤足見聖人誨人之所以不倦也苟徒誨之而已矣則誨之如舉一隅而知以三隅反然後復以告之則其學力之進益沛然而莫之禦矣何倦之有必得其憤悱之誠既至而後加夫啓發之功豈能反覆開諭至如是之詳切哉甚矣聖人誨人之心為不倦也述而一篇首末兩舉誨人不倦之說故篇中凡及誨人之事者無非發明其所以不倦之方於此尤足見門弟子之善記言也

聖人不徒自述其教人之心而且備言其教人之方於此

見聖人誨人不修之心也

夫子論及誨人之道每以不修為辭者自述其教人之心也所謂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者備言其教人之方也

孟子有謂敬亦多術矣　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此夫子所謂不復者其亦不屑之教誨也歟然則不復告者乃所以深告之也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又曰正顏色出辭氣柯歟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先舉其凡而後列其目經文自經

四書疑節考四

三節固自明白程子釋此章亦自分作三節說明說謂至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深足以發明曾子立言之本古其謂動容貌舉一身而言者蓋所以別容貌與顏色之不同也特以顏色之見於面辭氣之出於口乃夫人所共知有不待為之辨釋者矣他日朱子作集註其初字為之訓亦曰容貌舉一身而言辭言語也氣聲氣也於顏色則不復釋皆此故耳況容貌顏色辭氣之為三者有不待曾子之論而后然也夫子嘗有九思之論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是猶曰九者之中列之以為三至於君子三變之論釋者謂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即此而證則知容貌顏色辭氣別為一端固無足疑其所者惟容貌顏色相近似而其實有不同先儒釋子之燕居一章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是蓋以容色對稱容自容而色自色者信已程朱二子於此章皆釋之曰容貌舉一身而言　顏色正自嘗攷先儒傳釋之說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所以為主而勝私慾(復)禮之機也然則四勿雖不言思而所以知其非禮而勿之者即思也伊川嘗論視聽言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內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此二語實其盡要南軒嘗援此以論不言思之故

四書疑節考四　十二

通書有曰仁義禮知四者視聽言貌動靜無違之謂純朱子論仁義禮知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四者之實也要之通書之謂無違即魯論之所謂勿蓋皆以思為主也由是而論四勿雖不明以思言而思在其中矣不然視聽言動何以皆九思中之一事耳

戰者予之所慎及其荅衛君問陳則曰軍旅未學何

子之所慎戰居其一此乃門弟子所記之得其實至於軍旅未學之語乃一時托以拒衛靈問陳之辭耳聖人豈真所未學邪平日見諸言辭之間者亦多矣姑以魯論言之如曰可以即戎可以去殺皆軍旅之事也如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又極言不教而戰之弊也如荅子貢以足兵粮子路以治賦此得非軍旅之事乎如請哀公之討陳恒非季氏之伐顓臾以至論征伐之所自出又得非軍旅之事乎然則信以為聖人未之學不可也子路曾有子行三軍人慎戰之實惡得謂其於軍旅之未學哉切考聖人之於

衛靈徒來其國不為不久其於聖人動作威儀之則夫豈憒然無所觀感乃於聖人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且專以陳為問聖人知其志之不可化乃對以未學而去之然則軍旅之事本非聖人所未之學時以衛靈之無道而不輕以告之於此尤足見戰為夫子之所慎者蓋信矣

戰為夫子之所慎門人所記為得其實但即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一語觀之則可見矣至於自称軍旅之未學者非真未學也特不輕以語衛靈公耳如魯論所載夫子平日之言有及於軍旅之事者猶曰托之空言未見其行事之實也且如夾荅之會以兵加萊人而脅侯懼費人之亂命將士以伐之而齊人北此皆夫子於軍旅之事其已試之效矣即小可以觀大曾謂夫子果未之學乎要之文事武備蓋本相因夫子於文事既有餘武備正不待學而能之矣今也荅衛靈之問深慮其無道之至彼既好之又從而告之則適足以滋其窮兵黷武之禍為益甚故寧諉之以未學至此尤足見戰為夫子之所慎也

邊豆之事曾子以為末俎豆之事夫子以為常間何也

曾子之告蓋徹乎上文有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以道德之事與邊豆之事對言之道德在內邊豆在外自道德而視邊豆則以邊豆為末君固宜夫子之荅衛靈公不文有謂軍旅之事末之學是以武備之事與文德之事對言之故此其立言之旨意各有所重論者豈遽可以蓋昧觀哉

邊豆之於俎豆均之為禮器也然此特器數之末非學者之所當急曾子之說本為通論而夫子之論云然者正所以語衛靈公耳如魯論所載夫子平日之言有為言之也何則夫子固衛靈之問陳徒知兵而不知礼故施其失而為之說曰俎豆之事則嘗聞軍

旅之事則未學他日孔文子將攻大叔記於夫子夫子亦
曰胡簋之事則嘗學甲兵之事則未聞正與此二語相合
皆有所為而言之耳要之曾子之言為學者設乃萬世之
通論夫子之言為時君設乃一時之激辭后之為學者則
專當以曾子之言為政者則又當以夫子之說為心
難矣哉二章同異

魯論一書而有難矣哉二章五言大抵相似其大旨就輕就重抑無所輕重與呼二章大旨正所以迭
相發而互相補未可遽以輕重觀也何也君子慮深矣嘗合兩章論之
乎為善而不為惡聖人為學者慮深矣嘗合兩章論之
一則曰鮮矣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一則曰飽
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二章五言大抵相似其大旨就
輕就重抑無所輕重與呼二章大旨正所以迭相發而
相補未可遽以輕重觀也何也君子慮深矣嘗合兩章論之
其發於外者言也飽食終日專曰用心蓋指其動於中者
言也君子終日之際所言不及於義所行專好小慧則其
發于外者皆不誠飽食之餘不能操存其心泛然而無所
用則其動於中者必不善聖人於此皆示以難矣哉之戒正
有望於學者安制內外之交盡其道二章大旨迭相發而
互相補初果何輕為何重哉呼是固然矣學者求所以制
外安內之道將何如亦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正當
以坤文言為之法

已矣乎二章同異

魯論一書夫子而有已矣乎之嘆已矣乎者絕望之辭嘆其
終不得見而嘆之聖人之為學者慮深矣嘗合兩章而論
之一則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也一則
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二章立言大抵相似
其大旨就輕就重抑無所輕重與呼二章大旨正所以迭
相發而互相補未可遽以輕重觀也何也吾未見能見其
過而內自訟蓋指夫惡惡而不能改者也吾未見好德如
好色蓋指夫善善而不能勉者也揭過而不知猶可親其一
旦之戚悔今既見其過矣乃不能反已以自訟則將終其
身而弗之改德而不好猶可望其他日之或悟今既知德
之可好矣乃不能好如色之必誠則將終其身而弗之勉
聖人於此呼示以已矣之嘆正有責於學者好善惡惡之
各盡其道二章大旨迭相發而互相補初果何輕為何重
哉呼是固然矣學者求所以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正當以大學為之戒

民可使由之矣何以不可使知之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者行也大人必知之而
後行之安有既行之矣而不知之者即曾不思知而潛深

此知字蓋指所知之深者言也何也彼由之者固亦有所知矣特從知斯道之所當然而未知斯道之所以然此豈足以為知哉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曰終身由之而不知此二知字蓋皆謂夫未知斯道之所以然初非憧然無所知覺之謂也愚想聖人之意亦曰民可使其由斯道也聖人之為此語蓋有慨然感嘆之意自見於言外學者要沈潛反覆玩味而求之也可不然聖人豈皆愚天下斯民之耳目哉

新編待問集四書卷之五

大學

知止以下曰定靜安矣然又曰能慮而后能得何歟

此數語雖一貫說來却當分作兩節知止以下是說平時知如此能慮以下是說臨時而行之者如此也惟其平日知得所止者當在是則此志有定向矣志有定向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吾身隨所處而安矣臨時自然能慮而得其所止書所謂慮善於動動惟厥時是也先儒嘗謂知是閑時知得慮事物來而措諸用者必須詳細思慮而后得其所止書所謂定曰靜曰安皆指未與事接時存諸我者然也及其事

是到手后須要處置得是又謂定靜安是未存事時習次洒然慮是正與事接處對同動合此說為得之矣雖然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二夫即曰定靜安三者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后皆容易進處能得最是難處何則定靜安致知之事也慮得乃力行之事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學者不可不勉

知止者知其所止如射者之能得其的之者其的能得得其所止如射者之中其的徒者其的之所在而未至於中其的亦奚取哉平時於此理知所當止之地則心有定見所見既定則心不為外物遷所撓所以能靜心既靜則吾身隨所處

而安如處富貴貧賤患難無往而不自安是以定靜安三者固為知止之功效而始見於用也及其事至物來自與之接必須詳審思慮而后得其所止之地如平日知為子當孝為臣當忠及事君親時則能思慮其曲折精徹而后得所止矣

本末終始先後果何所指

大學有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朱子於章句於格物之下釋曰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是則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者即指格物之二物字而言其中曲此推之上文物與事對言則事自事物自物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矣朱子謂物與事對言則事自事物自物字本止是指德與民而言事字則是從人事上說來正是承所以指其明德新民而言特物以本末言之不得不以明德新民言之也

末終始先後六者之義皆昭如也何也初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以下物格意心身家國天下皆舉逐項物件字在上自源徂流以明其效蓋申言物有本末由本而末也以此而論則曰事曰物既有分別終始本末亦有倫理且先字引下文六個先字後字引下文七箇後字尤為明白

於此見亦所以引下文兩節之意者信矣

物有本末與格物之物同異

經曰物有本末又曰致知在格物二物字本無二義旬朱子作章句及或問物有本末則以明德新民釋之於致知在格物則又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是為事物之物又非指德與民也然則二物字有異義與所事物之物初豈出德與民之外乎明德新民之外學者又求何所事乎下文專以格物言為則是從人事上說來正是承所以指其明德新民而言事字則是所以明德新民之外而他有所謂事哉論至此極則朱子釋二物字初不見有異義也

經傳言本末為四同數異數

經所謂本末為二皆以先后之序言也本為先而末為後傳所謂本末為二皆以輕重之經倫言也本為重而末為輕何以言之經曰物有本末朱釋為謂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是蓋先明德而后新民也又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上文明

謂修身為本是蓋先修身而後及國家天下也傳之十章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又曰林本由末承上文言之蓋為治之道以德為本者在其所當重以財為末者在其所當輕今也外其本而內其末則失其輕重之倫棄合而言之本末云者或以重輕言或以先後言或以重輕言咎不過重者兩當先輕者所當后後先重輕重一而已矣大學之道必以知本為務本既舉而末自隨故傳之四章釋本末者必以此為知本結之良有以夫

經何以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大學一書先儒嘗以三綱領八條目釋之章旨固昭如矣

然明、德一語尤為此書一大紀會明：德者固明在己之明德新民者所以明在人之明德皆當止於至善也八節目之中修身以上已在人之明德皆當止於至善也八節目之中修身以上舉八節目謂古之欲明：德於天下者正以見下文八節日皆出於明、德之事特其間不能不徵有人已之間耳先儒釋之曰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斯言蓋盡之矣者疑此不曰平天下而曰明：德於天下明：德乃為己之學於天下何與焉呼此本無足疑也前言在明、德者雖曰明在己之明德而在人之明德亦在其中此言明、德於天下者正言明在人之明德也豈特平天下為然哉治國齊家無非所以明在人之明德也此乃聖人言外之意目可以類推已備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人、親其親長而天下平矣此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正所舉平天下者特舉其效治之效者其實深舉效治之效者其實出治之本舉出治之本者又言明在人之明德新民之事蓋此其為聖人賢人也言與不言固昭然聖經先賢傳發之矣奚吉濟此

八條目何其致知格物物格知至兩語獨異

古之欲明明德以下自流遡源以求其本物格而后知至以下自源徂流以明其效八條目上下交互莫不兩易其說然明治脩齊正誠皆以欲言獨於致知則直曰致而不曰欲治齊脩正誠致皆以先言獨於格物則直曰在而不曰先此致知在格物一語為可疑物格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皆不過易轉一字言之獨於知至則不仍用此致字而別易此物格而后知至一關處故其立言頓挫不曰八條目則致知格物最為是第欲曰先以綫其解乃一言以蔽之曰在恭諸傳解有謂脩身在正其心齊家在脩其身治國在齊其家平天下在治

其國正與此同一語意在字較之先字意最緊切又承諸篇首在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在之云者皆指嘆緊下工夫處豈徒曰欲曰先者比說至若上以致言者未然而欲使之然擬而極之：謂下以至言者已然而出於自然造乎其極之謂於此足見其上言本而下言效也至於平天下一節初言欲明：德於天下末以天下平言之亦與上文不相應蓋八條目之效先莫先於知至大莫大於天下平故於此兩節特異也究至此極八條目之中先言其本繼言其效獨於致知格物格知至兩語迥別此聖人極力提醒學者處學者不可不勉

傳釋明明德引書曰明德又曰明命何歟

曰德曰命本無足疑所疑者二明字有不同耳何則經所謂明：德二明字本有二義上一明字是用力使然之明下一明字是本體自然之明其義固判如也傳內所謂命即所謂德蓋人得此理於天則謂之德天畀此理於人則謂之命命外無德德外无命其理一而已矣所謂克明德克明俊德及下文總結曰皆自明也此三明字皆是釋上一明字獨於明命之明乃是釋下一明字此所謂明命即經所謂明德也究至此極曰德曰命解雖異而實則同諸明字字雖同而義實異乎此則經旨自粲如矣

傳釋明明德引書曰明德又曰明命何歟

曰德曰命本無足疑所疑者二明字有不同耳何則經所謂明：德二明字本有二義上一明字是用力使然之明下一明字是本體自然之明其義固判如也傳內所謂命即所謂德蓋人得此理於天則謂之德天畀此理於人則謂之命命外無德德外无命其理一而已矣所謂克明德克明俊德及下文總結曰皆自明也此三明字皆是釋上一明字獨於明命之明乃是釋下一明字此所謂明命即經所謂明德也究至此極曰德曰命解雖異而實則同諸明字字雖同而義實異乎此則經旨自粲如矣

致知格物無傳不知其所謂與物知者何也

大學經傳互相發明獨於致知格物之傳不存竟不知其所謂知者何所知所謂物者又何物耶要之傳既不存求之經文斯得之矣此物字即經所謂物有本末之物此知字即經所謂知所先後之知初不待於外求也物者即天下國家身心意是已知者不過知此平治脩齊正誠之理而已矣夫豈自此六者之外而別有所謂物與知哉先儒嘗謂傳有此章而今亡矣或者原無此章益亦未可知也

傳釋致知格物重於平天下皆兼舉先后而言六章乃舉誠意何也

上章釋致知在格物出於衆子補者姑勿論七章以下各舉先后兩節而互言之正以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心又為身之主此其心身家國天下二者皆當相合而不相離也至於誠意一節經文雖皆具言先後之序然意者心之所發其所以欲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何莫非出於吾心所發之意卿故曾子於此特舉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末又結之以故君子必誠其意朱子嘗謂此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斯言為得之矣雖然六章專釋誠意者先足辨五章無辨各物致知者有可疑何則誠意既由專釋格物致知亦當析言

之也愚忍聽訟無訟數語本在致知傳內先儒特因有所謂知本遂指此以釋本末要之本末正不必傳也合於四章釋所謂格物五章釋所謂致其知者如此則正與第六章專釋誠意者相通十章而論之前三章分釋三綱領次三章專釋三條目后四章第釋五條目如此相類而傳釋為始備矣

誠意章言小人陽善陰惡而亦以誠於中自之者何欺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先儒有是言也然以此而論則出於天理之自然當純乎善而無惡也及即小人而觀之為善者亦有實有虛豈可專指誠為有善而無惡耶特專以善言則可釋之以真實無妄無善惡言則未可以无妄言耳朱子大學章句於此矣揆傳之六章釋誠意兼善惡而論於人心最為切至初言如好惡色之辭順而序明傳文各舉二者而專言則每事以在字言之辭確而意的學者合經傳而觀之既知所以循次第又知所以下工夫聖賢淑人之功大矣至若經文謂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傳乃易之以平天下在治其國似有不同然所以謂明德於天下之人無有不明乃欲天下正欲天下之人無有不

深矣論者安得謂其陽善陰惡而不當例以誠於中者自之乎

誠切嘗論之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同此誠也特中庸之謂誠身者專以明善言故其於天理也純大學之謂誠意者兼以善惡言故其於人心也切后之學者要當先於大學之誠意而省察之然后於中庸之誠身而操存之則誠於中者先不善形於外者無不美惟學者其勉之

經傳先字在字同異經言明明德於天下傳言平天下何歟

大學八條目具見諸經初則溯言其本次則順言其效各以先後言之明矣傳之五章釋格物致知者今已矣六章專釋誠意與別章例不同七章釋正心脩身八章釋脩身齊家十章釋治國平天下章首皆以在字易先字九章釋工夫言則曰在經文通舉八條者而總言則逐節以先字言之辭順而序明傳文各舉二者而專言則每事以在字言在曰先其義有以異乎吁無以異也以次第言則曰先以次第又之辭確而意的學者合經傳而觀之既知所以循次第又知所以下工夫聖賢淑人之功大矣至若經文謂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傳乃易之以平天　在治其國似有不同然所以謂明：德於天下之人無有不明

其明德此即所以平天下也以明明德言者其事顯　平言者其辭約泰而末之可也況傳文之曰在曰平者直傳文劄為之說故經文挈三綱領於篇首三在字之義為最嚴歷舉　條目而溯言其本致知在格物蓋有以在字易先字實歷舉八條目而順言其效壯　皆易置一字而言之惟明：德於天下則易之曰天下平然則傳文此二字之變易皆已見之經文矣援經證傳夫何疑

傳之七章八章呼牧舉病證而不及其方何歟

大學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言心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　四書疑節卷五　不得其正而不言所以正之道通八章釋脩身齊家言人之其所親愛辟焉之其所賤惡辟焉之其所畏敬辟焉之其所哀矜辟焉之其所敖惰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以曲為直以直為曲此皆所以陷於辟也論脩身

心者先誠其意誠意即所以為正心之方也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正心即所以為脩身之方也然則誠意而以為正心之方也將何如上章釋誠意揭心慎其獨二語以為訓乃其要也正心所以為脩身之方者將何如上章釋正心獨心不在焉一語以為成乃其要也至如論四者之不正五者之或辭正如用藥治病而將其所忘耳學者誠能用其治病之方而戒其所當忘如是則意誠而心正心正而身脩皆必然之效也誠意章朱結之以故君子必誠其意正心脩身章末結之以此謂脩身在正其心一必乎與一在字此正指學者所當用力處

先儒嘗論大學傳之七八章恐懼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是故心與物接則恐懼好樂憂患四者不可泥於有身與物接則親愛賤惡畏敬哀矜五者不可陷於辟有者何或事未至而先有所期待或事方來而尋有所偏重或事已過而尚有所留滯此皆所以泥於有也辟者何偏於好而不知其偏偏於惡而不知其美以曲為直以直為曲此皆所以陷於辟也論脩身在正心則以四者之有為戒論齊家在修身則以五者之辟為戒但各從其病處用力攻之是即所以為治病之方矣泥於有之失其失在念慮陷于辟之失其失在事為先儒嘗謂恐懼之類在心上理會親愛之類在事上理會斯言得之學者但于心者上省察而不泥於四者之有則心無不正於事上警省而不陷於五者之辟則身無不修：身

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何以皆言正心之事

按此章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既主於心而皆以辟言之誠若專為心發也豈知上章釋正心已謂有所忿懥恐

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矣上章論四者之有皆上承一所字是蓋指其心與物接時方明於中者言之也此章論五者之辟一一釋以之其明字是蓋指其身與物接時已交於外者言之也此五者之辟始皆出於好惡之偏正修身脩家之大節具處皆當有問朱子曰大學脩身齊家之章而不言脩身何也曰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是以好惡為惡以曲為直可謂之修身乎此數論正論上五者之辟學者要當以此用力以為修身之先務可也復何疑哉

傳之九章首言務本及孝弟慈三者而其下止引書釋慈而不及孝弟何邪

四書疑節卷五

大學傳之九章曰孝曰弟曰慈乃齊家之事曰事君曰事長曰使衆乃治國之事正以見齊家者此理治國者亦此理也於是接康誥如保赤子之說以明主敬之本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乃所以使衆也然上文兼舉孝弟慈三者而其下止引書釋慈而不及孝弟何邪蓋人之事親敬兄者乃夫人之良知良能不待申言之可也惟幼之心亦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為者故舉未有學養子而后嫁一語以譬發夫人之良心舉一隅可以三隅反也次章論老老長長恤孤弟下亦止引詩以言民之父母似亦此意論者試參改之

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而章內所言似有及於脩身平天下之事何邪

以行之為問故夫子止從用上說起而不及德與此五者之辟始出於好惡之偏正專論治人之道止言恕而不言忠者一間耳論者復何疑哉

既曰德本者也財者末也又曰生財有大道何也古今論財之善未有如大學之書初以德與財相配而言次以財與道相資而言先後緩急之倫發明殆無餘蘊

四書疑節卷五

廢切詳此章大旨首言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只此數語可見其先有德而后財本末之論正言當先德而后財初非以財為末而可大道正前所謂有德是也此言生財正前所謂有財是也先言有德而后言有財者自本而徂末也先言生財而后言有道者由末而遡本也反覆玩繹言意正互相發初舉財聚民散財散民聚對而論之甚言財之有係於民者若此乃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之正以結上文外本內末之所以失也次舉以財發身以身發財對而論之甚言財之有係於身者若此乃謂未有府庫財非其財又結上文生

財有道之所以得之也合而論之初則以財配德而言次則以財貨道而論其實同一揆耳不容惟是及其末也又疊以義利互論利即所謂財也義即所謂道與德也章末兩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即此可以觀大學之所以有德而后有財生財之有大道矣不然大易聚人曰財之義何以申之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中庸

天命之謂性之下曰率性曰盡性曰尊德性不同何

率者循理之謂人生而後各循其性之自然此通上下而言也盡者極其至之謂臣細無一之不盡此指聖人之事且德性直指君子言之盡性則曰惟天下至誠爲能之即此可見具有聖賢之間矣學者苟能循其性而行之加以尊德性之功以造於盡性之極則不惟己性之能盡而人物之性無不盡矣他日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曰天下之言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蓋故者本然之善利者順也順其本然是即率性之謂也通上下而言之盡心知性以知天是即盡性之謂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是即尊德性之謂賢人之事也中庸性學淺深之論証誠孟子而益

前後二性教同異

首章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以三句作一貫說來推原性教之所從出蓋指性教二者之名義云尒二十一章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以兩句相對

說推原性教二者之明由分篇指性教二者之功用云爾
故首章曰之謂性之謂教後章曰謂性之謂教學者但
即之謂謂之二字觀之大旨蓋可見矣要之凡言性出於
天理之自然凡言教者出於人事之使然此曰性曰教之
所同也合此兩章而論之天命之謂性者天下之所同以
自誠明謂之性言之則聖人之所獨修道之謂教者聖人
之事以明誠謂之教言之則為賢者之事論至此極則二
章之言性教彼此不先互有淺深高下之殊然皆先性而
后教於此尤見性者教之本而教自性中出也后之學者
欲明二者之名義而求二者之功用將何如一言以蔽之
曰誠而已矣

四書疑節卷六　二

篇首三語以性道教兼言之誠明誠乃止言性教而不及道何耶

中庸何為而作郭子思憂道學失其傳而作也篇首揭性道教三語以示其綱領下文不復申言性教之何如直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其於道之不明不行尤拳拳焉味其辭旨蓋謂性者道之所從出教者道之所自行無非所以明斯道也及觀誠明謂性明誠謂教之論乃止言性教而不及道何歟呼中庸明道之書顧安有舍道而不言者哉此章之于道非不言也不言乃所以深言之也何也先儒釋此章者謂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按上章首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次舉天下之達道五以至於獲乎上信乎朋友順親誠身皆曰有道然後結以誠為天之道誠之為人之道也子思承上文而復舉誠明明誠二語雖不明以道言而道在其中矣故集註明謂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為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后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此以下皆子思反覆推明上章之意每章章旨不以天道言則以人道言以誠言者居其半蓋誠之一字為中庸之樞紐書中舉天道人道之下

四書疑節卷六　三

申以誠明明誠之語篇首性道教之妙用至是發之無餘蘊矣

中庸中和二中字同否

中一字有二義有性理本然之中有事理當然之中理一而已方其未發渾然一中不偏不倚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者天下之大本是也及其既發隨時取中無過不及所謂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是也要之中和之所謂中者性理本然之中中庸之所謂中庸之中者事理當然之中性理本然之中是體事理當然之中是用合體用而觀之二中字豈二理哉當時子思子作中庸終篇極言中庸之

道而舉首必先舉中和二字言之正所以明其體立而后用行也中和大本之中蓋自天命謂性一語中發來中庸時中之中蓋自率性修道二語中提出中庸時中之中實自中和大本之中發而為中庸時中之中是乃由體而達用其理一而已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一言以蔽之曰中可也

中庸二字何以析言而偏舉之

中庸云者正指此中之道常久而不易初非中之外他有所謂庸也子思子因之以名書　要不過闡明此中之道而已矣故中庸之中大旨只在時中耳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發而為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體用均此中耳時中之中惟其無時而不中此中庸之所以為中庸也或者提此中庸二字可相合而不可相離遂謂中和時中言中而不及庸　德庸言　庸而不及中何數蓋知程子以不偏釋中不易釋庸其下語以正道定理對言誠若中自中而庸自庸二者似不可以偏舉然先儒訾論程子正道定理之說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中字只是一箇恰好道理為間不得是亦若今不可變易底故更着箇庸字此數語可謂明且盡矣朱子語錄有謂有中而后有庸若有謂中必有庸庸必有中者又有謂中庸一書大抵以知行言也與知與能行對擇三知及三行竝論道之不行以行言道之不明以知言大抵不出乎知行一者而已所謂擇乎中庸者是就知上說依乎中庸者是就行上說以地位言則依者遵道已深而擇者遵道

以工夫言則擇者用力尤難而依者不待于用力是故擇
中庸者誠之者之道賢人事也依中庸者誠者之道聖人
事也誠之者擇善固執所以為中庸之擇誠者從容中道
即所以為中庸之依夫予於擇乎中庸則中之以用之為
人依乎中庸則中之以唯聖者能之即此可見其為聖為
賢之別矣然聖賢豈二道哉始於擇而終於依同此一中
庸之道也

位育
位育化育同異

前言位育育天地與萬物而為二后言化育育天地合萬
物而為一何則前言位育者以天地對萬物言之蓋天地
位而后萬物育也后言化育者止言天地而不及萬物蓋
萬物皆囿於化育之中矣要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
正則天地之心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順天地之正
則天地得其位天地之氣順則萬物遂其育時自天理中
體用中來也首章以致中和言之中者大本和者達道
元以體用相對而言故下文亦以天地位萬物育對言之
也后兩章首皆以至誠言之二十九章是從裏面說將
出盡其性是說體人物之性是說體用三十一章是從下面
說上去經綸大經是說用大本是說體兩章皆以體用相
貫說故論天理之致驗亦以天地之化育包言之也論至

此極則天地之位係乎吾道之體萬物之育係乎吾道之用
道之體立則天地位道之用行則萬物育體用兼盡則天
地化育之功全矣

贊化育知化育優劣

二章章首皆以唯天下至誠舉其端一言盡其性盡人物
之性則參以贊化育一言經大經立大本而終以知化育
蓋盡性非出於經大經立大本之外而經大經立大本乃
所以盡性其理一而已矣贊化育以事言知化育以心言
篇本無所輕重然於贊化育之下曰與天地參是則天地
自天地聖人自聖人配天地而為二知化育之下曰

其淵其天是則天地其聖人聖人其天地天地合聖人而
為一故朱子章句於三十二章至誠之下謂此篇言聖人
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而此而論則曰知之功深
而曰贊之功淺然而甚明也

二大本同異

天下之理一本而已初豈有二本哉要之前后所謂大本
者一也大本者何此理之全體是也首章專言大本者指
此理自然之本體也末章多一立字乃指此理本體之所
以然也其理則一而已矣前言大本者主於中中即喜怒
哀樂未發之中正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從言大本者主

於誠誠即至誠無息之誠正所謂誠者天之道也無適不及之謂中真實無妄之謂誠惟誠故中惟中故誠此二字乃中庸一書首末之綱要夫豈有二理耶前言大本者指全體之所以然體立而用行即上文所謂大經是也論至於此是則前后所言大本者一也特其所以言者有不一以下文多一五字故爾雖然前后五言一則曰天下之大本二則曰天下之大本及論達道大經亦曰天下之達道天下之大經天下云者謂人有此生均有此理自天子至於庶人天下之所同也

二達道同異

和者天下之達道蓋道自人之常情言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蓋自人之大倫言之也夫自人之常情觀之就無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之和夫自人之大倫觀之就無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者乎此其為天下之達道也又自人之常情觀之就無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之和後所謂達道者以達德對言之達德之云者皆指行誌林而言日用常行之謂道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是也其所謂達者正言天下古今之所共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貴賤一也

和者之達道在禮運即所謂七情五者之達道在禮運即及之謂中真實無妄之謂誠惟誠故中惟中故誠此二字乃中庸一書首末之綱要夫豈有二理耶前言大本者指全體之所以然體立而用行即上文所謂大經是也論至於此是則前后所言大本者一也特其所以言者有不一以下文多一五字故爾雖然前后五言一則曰天下之大本二則曰天下之大本及論達道大經亦曰天下之達道天下之大經天下云者謂人有此生均有此理自天子至於庶人天下之所同也

首章所謂大本達道者中也和也三十二章曰大經大本而不曰達道何也

首章曰大本達道三十二章曰大經大本而不曰達道何也

首章所謂大本達道者中也和也三十二章曰大經大本而不曰達道何也先儒嘗以經綸為致和立本為致中如是則立大本者即中之所謂大本經綸大經者即和之所謂達道矣且中庸又曰天下之達道五而不曰達道者大經即達道也何也先儒又謂大經者五品之人倫是又即所謂五者之達道矣要之二大本皆言道之體也前達道指言道之用後大經亦指言道之用也特前所謂大本達道者先體后用而遡言之前以中和而分言是蓋析體用而辨天理之名義后以至誠而統言是蓋貫體用而論天理之功用本皆異辭而同旨者也

天下之達道五夫子乃止謂君子之道四何與

達道云者通上下而言無古今無貴賤無知愚賢不肖本夫人之所同故歷舉五者而謂之天下之達道也至如君子之道四卒未能一焉其大者蓋謂事父事君事兄與朋友先施之道吾所以求諸他人者反諸己皆有所未能此

乃聖人以責人之道責己而為是自反之辭耳其於夫婦之道正無所施其自反焉故於此獨不及也要之天下之達道五乃施求諸人之論故五倫並舉而無遺君子之道四乃自反諸己之論故五倫有一之或暑道之為道則一而已矣

況上章論君子之道則首明其造端乎夫婦下章論君子之道則又引妻子妻帑之詩是則夫子論君子之道者夫婦未始不列其間特於此自反之辭不及耳為吾夫子之所係詩吾夫子之所刪禮吾夫子之所定易重咸恒詩始二南禮重大婚並此義益足證夫婦之道為最重

至誠至聖同異

周子嘗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聖誠而已矣知乎此則聖即誠也誠即聖也中庸言至聖者一而言至誠者三惟三十二章舉天下至聖而言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寬裕温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者二章相承先儒嘗謂至聖以德言至誠以道言析之明矣今觀上章論至聖也章末結之以故曰配天蓋誠者天之道至聖之配天亦惟其誠而已於此見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也下章論至誠也章末明舉為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之知於此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也合和證諸周子之說聖誠而已矣

至誠兩章同異

中庸論天下至誠者有二一則以盡性言之一則以經大經立大本言之矣所謂性即所謂大經大本也所謂盡即自微而之顯也特前章三言盡性者是從裏面說將出后章言大經大本者是從下面說上去由博而反約故此二章於天地之化育一以贊言而曰可與天地參一以前知言而曰夫為有所倚蓋亦各指其所以曰經曰立也

自微而之顯后章言大經大本者是從下面說上去由博而反約故此二章於天地之化育一以贊言而曰可與天地參一以前知言而曰夫為有所倚蓋亦各指其所以曰經曰立也特前章三言盡性者是從裏面說將出自微而之顯后章言大經大本者是從下面說上去由博而反約故此二章於天地之化育一以贊言而曰可與天地參一以前知言而曰夫為有所倚蓋亦各指其所以曰經曰立也

至誠兩章同異

中庸論天下至誠者有二一則以盡性言之一則以經大經立大本言之矣所謂性即所謂大經大本也所謂盡即自微而之顯也特前章三言盡性者是從裏面說將出后章言大經大本者是從下面說上去由博而反約故此二章於天地之化育一以贊言而曰可與天地參一以前知言而曰夫為有所倚蓋亦各指其所以曰經曰立也

如淵如天見淵其天同異

上章舉天下至聖言其淵博淵泉則曰如天如淵下章舉天下至誠言其淵〻浩〻則曰其淵其天且於如天淵之下章未復以故曰配天言之則可見其人與天合其天淵之下章未直以達天德者言之則可見其人與天一然則其不特如之而已至誠之於至聖其亦有所優劣乎呼至聖以德言至誠以道言和豈有二理哉蓋淵博淵泉即淵淵浩浩者之用淵〻浩〻即淵博淵泉者之體以體言則曰其以用言則曰如初不可以是而為優劣之辨也

高明配天峻極於天淵泉之深而知之天固同異

四書改錯卷六　十二

高明配天峻極於天者皆是指天之高以比道之高蓋以道之體言也淵博如天浩〻其天者皆是指天之大以比道之大蓋以道之用言也道之體若是其高道之用若是其大非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而況於人乎此以名狀形容之也合而論之則於體用之中又各有淺深焉配天云者天自天而聖人自聖人聖人不過如之耳不過配之耳極乎天者天其聖人矣聖人其天矣非特配之而已也如天云者其天自天而聖人自聖人聖人不過如之耳其天云者天其聖人矣聖人其天矣非特如之而已也以道之體而論自高明配天以至峻極乎天則其高者益以高以道之用而論自淵博如天以至浩〻其天則其大者益以大論天下之道不明不行謂愚不肖之不及費隱章又謂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耶

中庸以知行言道者多矣三知三行自是三種人物書中有以不行對不明言者明即所以知之也有以不知對不能言者能即所以行之也識乎此斯可與語通矣第四章

以不明不行言者推明斯道之弊以警夫人第十二章以
與知能行言者推原斯道之本以誘夫人無非所以為斯
道計耳

前言愚不肖之不及知行者指言其質之偏所以警夫人
之揉化其質以救斯道之弊后言愚不肖之與知能行者
指言其理之同所以誘夫人之擴充其理以反斯道之本
均之使人求合于中庸之道而已合而觀之固不行不明
之論正當矯其偏而救夫弊因與知能行之論正當
會其理之同而反乎本審如是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又
何有愚不肖之間哉生知安行固不可及自困知勉行以
至于知之域不難矣

四書疑節卷六 十四

造夫學知利行者舉斯道之全體言也后言與知能行者
前言不明不行者舉道中之一事也自斯道之全體而論則愚者不及知之
舉道中之一事而論則愚不肖者不及行之甚難也自
不知所以行不行之甚難也自愚不肖者不及行之甚易也
行之甚難也自愚不肖者不及行之甚易也自
為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為此愚不肖知行之甚易也世
之學者正當因夫一事之易知易行以求夫全體之難知
難行擇善固執百倍其功是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自可
以盡天中庸之道矣雖然豈特愚不肖為然哉知者知之
過賢者行之過蓋與愚不肖知行之不及者均不免于不
行不明之弊至於夫婦愚不肖之可以知行者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為要之賢知之不明不行聖人
之不知不能皆舉斯道之全體大用非
特愚不肖視之以為難雖賢知聖人亦不可以易心視也
善知道者勉之

哀公問政章曰親親尊賢先后同異

前一節從天理發用上說來后一節從治道設施上說出
曰親親曰尊賢其事則異其辭則同
前所謂親親者主事親而言尊賢者主知人而言故下文
明謂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以親

十五

親屬諸仁以尊賢屬諸義是蓋自天理發用上說來者明
矣后所謂尊賢者主於親師友親師者主於睦宗室故下
文明謂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以尊賢繼修身
之下以親親列敬大臣之先是蓋從治道設施上說出者
審矣先儒嘗論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
事親欲盡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然則前
一節先親親而后尊賢者固宜先親親而后尊賢次之
本然必親師友而后修身之道造設尊賢次之道之所造
莫先於家故親親次之然則后一節先尊賢而后親親者
亦宜

前后兩節所謂親：尊賢者雖不同其大要皆主於修身不然大學何以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思修身知所以修身兩節皆以修身為本其所以思之知之者將何如

九經第三節言九經之事目修身之外言勸者不言勸勸者二其故安在其中矣其不曰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此親之理皆具其中矣末又歸貴始終本末盡在於是學者

中庸第二十章者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修身一語固為此章之綱領然下有謂思修身又有謂知所以修身兩節不知其所以思之知之者將何如呼前一節所謂思者即大學所謂致其知也后一節所謂知之至也何也前一節是論修身之本後

一節是論修身之效故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所思必極之於出能知天則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蓋天乃理之所從天此乃遡而言之以求其本也又曰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蓋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仁人矣所知必至於治天下國家此乃順而言之以推其效也然則趨求其本者所以致其知順推其效者所以知之至斯言為盡之矣不寧惟是下文舉凡為天下國家有有九經修身最居其首蓋足證修身為此章之綱領矣其曰修身則道立首言修身之效者知所以治人治天下國家之事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此親之理皆具其中矣末又歸貴始終本末盡在於是學者

九經第三節言九經之事目修身之外言勸者不言勸勸者二其故安在其中矣其不曰尊賢也至第三節歷言九經之事目修身之外言勸者六不言勸者二其故何邪徐而玩之尊賢即所以聲家之也

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曰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曰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自尊賢和親修身而聲家及大朝廷之大臣羣臣國中之庶民百工皆於我為近者也天下之遠人諸侯則其勢分為甚遠為近者乃可勸屬以相勉遠者必待觀感而向化理勢所不可得而咈是以勸之則柔者或流於懦懷者或流於姑息豈足以動遠人之感慕哉當時立言其於家國朝廷之近者曰尊易之以曰勸以示親寵之意至於天下四方之遠者乃曰柔曰懷而無異辭不過待

之以寬洪而已古之聖人篇近而舉遠於此益可見已乃若於羣臣變文言士於庶民變文言百姓似有不同然今日朝廷之羣臣即他日鄉遂之士今日之待羣臣如此則為士者豈可以知所勸矣近言之則曰庶民在邊句則曰百姓兒與以百姓對萬邦蓋子以百姓對四海是則自百姓而視庶民為頗近而百姓有所勸則遠而庶民可知矣況曰士曰百姓者初不待此而后見上文言九經之效已言體羣臣則士之報禮孚庶民則百姓勸矣至此乃變羣臣而曰士變庶民而曰百姓無以異也且此九者之中於百姓獨曰勸又不待勸百姓而后以勸言也世之為天下國家者其於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者可不勉哉

四書疑節卷六 十八

三德九經皆因所以行之者一何數

中庸一書以誠字為一篇之樞紐聖賢君子之道就有外於此誠者哉是以知言三德曰所以行之者一也及言九經又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誠是已矣以三德者德之蘊於內者也九經者事之見于外者也三德乃九經之根本九經乃三德之枝葉三德九經實相為之表裏初豈三德自三德九經哉惟其三德九經同此理也故二者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章句皆以誠字釋之程子論三德之誠則曰所以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之外更無別誠此三德之實也朱子論九經之誠則曰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合而論之皆不過一真實無妄之謂耳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極蘊於內事見於外之九經一於誠哉是以聖人勉人言之序先三德而后九經良有以夫知道者不可不察

中庸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舉大舜顏淵乎路之事以明之至第二十章反覆言之而無餘蘊

四書疑節卷六 十九

曰三德所以行之者一已又曰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何歟徐者遂謂三德與九經異矣而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何歟徐而致之前一個行之者一其指三德言者明矣后一個所以行之者一雖明指九經而言然究其本旨則亦正指三德而言九經乃三德之見於行事者耳何以言之上文三德之下歷舉三知三行以言之矣於此初無問解乃特舉孚曰二字雖三近之日遂謂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由是申之以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歷言之然後結以行之者一之辭按上文所謂知斯三者指三近

而言其下九經之事自此三近而推行之耳是則九經之行之者一是即三德之行之者一一者非他誠而已矣雖然前所謂行之者一指此三德見於行事之五者而言也後所謂行之者一指此三德見於經者之九者而言也行道之五者足於己為經之九者及於人也足於己者此誠及於人者亦此誠正所謂誠者非自誠已而已也所以誠物也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九終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九

孟子一

史記謂孟子與其徒自著書辨爭又曰孟子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耳二說何不同即要之史記列傳謂孟子退自齊梁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書七篇辨爭乃謂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作於軻既沒之後則無所徵也如意孟子歷事齊梁以竟聖之道陳於君前既不行乃退以其道授諸人當時門弟相師尊之遞取其平日之善言編集而成書初非孟子自與其徒作之也辨爭謂非孟子所自著本亦有見於此但直謂作於孟子既沒之后則書中初未嘗及於孟子踰終之事始亦無所明驗論者但從辨爭之論除去軻既沒三字則斯言為得之矣

公都子問性和孟子所荅曰情曰才曰心何也

此章大旨只欲發明人性本善而已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未子嘗謂是說那情之正底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所謂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朱子嘗謂正是指

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不善處一性之中萬善完備能發將出來便是才也所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係諸心者此本情下文申之以仁義禮知又見得是独於性朱子嘗謂心包性情者也自其動者言之雖謂之情可也合是三者而論此情字是指才從性中流出來者此才字是指能從性上發將出來者此心字是指心統性情而言者如此則孟子所答雖不及性而其所言無非發明性之所以善也

情者指性之感動處言也才者指性之發用處言也心者指性之統會處言也三變其說無非發明此性之本善而已

先儒嘗謂性之本體理而已矣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即此觀之曰性曰情曰才其名雖殊其理則一切原孟子立言之旨正欲發明人性之本善乃舉情與才之發於外者言之庶乎人易知而易曉也且如仁義禮知性也正所謂性之本體理而已矣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情也正所謂情則性之動而有為者是也其能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者才也正所謂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是也

已

答公都子問性而以情與才言也性情才三者有異無異

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又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何歟

此二命字本皆指命分之命而言特其所言之事則有異故二章正所以互相發而不見其兩相背也何也士君子立身行已之間有屬性分之事有屬命分之事屬性分者求其在我也屬命分者求其在外也求在外者如富貴壽夭之屬求在我者如事親孝弟忠信仁義之類是以求在我之事則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求在外之事則曰君

予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此所謂法即彼所謂性性者天理之從出法者天理之當然其理一而已矣君子人與必須全在我所固有之理盡在我所當為之事此孟子所謂性也所謂法也至若不謂命者正言性分內事不可徒諉之命分也以俟命者又言性分外事不得不付之命分也合而言之無非施君子以務內不務外之學耳

既曰莫非命也又曰君子不謂命也何歟

此二命字皆指分定而言前章以為莫非命者蓋言不得不安於分定也后章以為不謂命者蓋言不可徒諉於分定也不可徒諉於分定者要當盡其在我不得不安於分定者要當盡其在我不得不安於分定此兩章之旨雨不同也何也莫非命也一語上下章皆以天壽生死得失而言此所謂命蓋從受定者要當盡之在天此所謂命蓋從受氣厚薄不齊上論而有貧富貴賤壽夭分限之殊不謂命也一語上文正指仁義禮知天道而言此所謂命蓋從稟氣清濁不齊上論而有知愚賢不肖分量之同二者本皆以稟受言之然稟氣清濁之不齊者愚可使之明柔可使之強學力所可以漸變化故君子不得不盡其在我受氣厚薄之不齊者豐不得而嗇嗇不得而豐如人也不可以矯而為之而終當以義為先集義乃所以養氣也曹子養勇至於縮而已矣則不過為匹夫之勇而已矣況此章大旨正為告子未嘗

橫渠有言曰養則聽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斯言蓋亦矣

莫非命者人所不可強求者也得則必安焉以聽之而不得以容吾力不謂命者人所不可自棄者也一有不至則必勉焉以致之而不得不竭吾力君子之善知命者不可不竭吾力以至於不得以容吾力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先儒嘗論人事盡處便是命要當盡其在我方可言命此所謂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使一切委之於命而人事不修可乎君子行法以俟命修身以俟命切勿徒借莫非命也以自誤

養氣之論氣與義輕重先後何如

孟子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蓋謂道義無氣以配之則其體有所不充而餒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蓋謂氣不集義則亦不免於餒然則氣與義二者得無輕重先后之殊乎吁人有此生義與氣皆固有之物本無輕重先后之殊然自存養之工夫而論氣固非可輕而義終當以義為重氣固非可後之而終當以義為先集義乃所以養氣也曹子養勇至於縮孟子養浩至於直皆此義也向使徒氣而已矣則不過為孟施舍北宮黝之勇而已矣況此章大旨正為告子未嘗

知義而發然則義與氣二者之間以義為重而且先有客矣

配義與道集義所生同異

既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則道義由養氣而后行之勇決。又曰是集義所生。則又養氣由集義而后浩然充塞。柳何二說之不同歟。吁氣依形而立。理乘氣而行。氣與理蓋相為之盛衰。初言配義與道者。極論養氣之效。次言集義所生者。推原養氣之由。集註釋之。尤自明白。他若旦氣夜氣云者。亦豈徒言氣者。正言仁義之良心。有存與放耳。甚矣氣與理之不相離也。

四書疑節考之

君子養氣之學。徒氣不足以為勇。義為之主而氣為之輔耳。其曰集義所生者。蓋言徒氣不足以為勇。合而論之。氣因義生。義以氣配。義為主而氣為輔。固明如也。是故孟子論旦氣夜氣之所存。亦必以仁義之心言之。至此益足見氣與義之不相離也。

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先儒有謂論形質則氣為之體。論氣則義理為之體。上文配義與道一節。蓋曰道義以氣為主之助。若無此氣。則其體有所不充。正所謂論形質則氣為之體是也。下文集義所生一節。蓋曰事皆合義。則此氣自然發生於中。正所謂論氣則義理為之體是也。要之養氣之學。義理為之主。而氣為之輔。其體固如此。

又何以無暴其氣為哉。孟子由是發為志氣不足以為勇。合而論之。氣因義生。義以氣配。義為主而氣為輔。固明如也。是故下文於志動氣者可畧。而於氣動志者不得以不詳為。詳於氣而畧於志。論者初不可以差殊觀。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先儒所定句讀不同何者為是

按朱子集註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也。先儒所定句讀。近世或以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

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義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由是而論。則此一心字。上下句讀之所屬雖不同。而釋正字為預期者。初無二義。愚恐近世之說。本出於朱子之所見。特不欲與趙氏程子相馳驅。故托言得之於近世。而剔[匹]通釋之。朱子蓋深有取於此矣。嘗以句意推之。曰正心曰忘之上。則勿長可一貫說去。勿正果有理。若以心字屬勿忘之上。則勿長不若勿正心為文從而理順也。何屬乎。要之勿正句絕。勇正自不同而為孟施舍似曾子何

曾子孟施舍之勇

卯

傲人必於其倫。自古有是言也。然容有一時借彼形此之論。而特言其近似者。固未可以為定然也。嘗觀孟施舍之勇。一以無懼為主。不待量敵慮勝而后往。曾子之勇。則自反其縮不縮而為之。迥迥二字之勇正自不同。而孟子乃謂孟施舍似曾子。何歟。吁似之云者。特言其似近云耳。初豈謂為定然哉。當時孟子論舍之勇。本與北宮黝孟施舍皆以萬乘辟。遂借孔門二弟子以言其似。且謂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無懼而已矣。孟黝以必勝為主。舍以無懼為主。以舍視黝。於子夏遠矣。孟子之意正欲使人其為何從知。卯先儒嘗論聖門自曾子而下。篤信聖人。無如子夏。於此見曾子子夏本皆以篤實稱。而曾子蓋優於子夏遠矣。孟子之意正欲使人專守已。其氣象正與曾子反求諸己者頗相若。黝務敵人。其與子夏之篤信聖人。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至是則孟子固自言其不如矣。益足証前言其似者。非的然之論。學者復何疑焉。雖然孟子前言其似者。抑果何所取耶。蓋舍豁守已。與曾子之反求諸己者。其氣象頗相似耳。故后稱曾子之美者曰守約。前稱孟施舍之美者曰[亟]守約。此可見其相似之大畧矣。特舍之守約。未離乎血氣。曾子守約。純出乎義理。此舍之卒不曾子若也。不然子墨客卿何所取耶。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其氣象果何所似

初論孟施舍北宮黝之養勇緒言

人者頗相類此其所謂似也似者得其近似云爾和非以為渾相同也當時蓋予亦慮夫世聞舍似學予而或以舍之勇為足矣於是復舉曾子之大勇遂謂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前謂其似后又言其不如即此尤可證其前言非徒的然之論也

浩然之氣即旦氣夜氣之所存否

人生天地間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以此氣之盛衰盖與此理相為之消息特在人之所養何如耳

人之一身止此一氣夫豈有二氣哉浩然之氣自氣之動處觀之旦氣夜氣自氣之靜處驗之浩然之氣此氣也旦夜氣之歸根也旦氣之將旦固向海寧息日然凝定聖賢君子存養之功深操存之熟夜氣之所存雖有存焉者寡而已苟于此時其所存者湛然清明渾乎無間所謂浩然之氣者即此是已

四書疏節卷之十

旦氣夜氣之稍清反與物接又將汩亂此固不足以言浩然之氣矣是旦晝始反之一少存斷喪戕賊索然無遺爭旦之氣且不足而況復有所謂浩然之氣哉甚矣人不可不知所養要之浩然之氣本人之所同有者夜氣旦氣所以示體驗審察之方此特為學者設耳其有善養在我之法彼或旦氣夜氣之稍清反與物接又將汩亂此固不足以言浩然之氣矣是旦晝始反之一少存斷喪戕賊索然無遺爭旦之氣且不足而況復有所謂浩然之氣哉甚矣人不可不知所養要之浩然之氣本人之所同有者夜氣旦氣所以示體驗審察之方此特為學者設耳其有善養在我之法無一息之不然寧復有夜氣旦氣之辨邪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由是觀之聖賢君子之所養蓋可知矣

四端不言仁禮義知而獨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以仁義知禮言之為何如

聖賢發明性理之論、蓋與推明陰陽化之說、同一捻也、何也、有以對待言者、有以流行言者、此其五言之序有不同矣、嘗謂四端之說、自孟子始人之四端、配乾四德、蓋且求之五行、以配四時、皆當先仁次禮次義與知、乃為順序、今蓋之陰陽對待言也、震出子震以下一節、論后天之卦者、以八卦之陰陽流行言也、今四端之說亦然、曰仁禮義知為順而言也、曰仁義禮知者、對而言也、舉諸四方、曰仁禮義知者、即東南而北之稱、曰仁義禮知者、即東西而南北之謂、

所舉四方之序不同、而所指四方之位則一、所舉四端之序不同、而所指四端之理則一、論者復何疑哉、雖然蓋孟子或止以仁義對言之何歟、蓋仁禮屬陽、義知屬陰、禮乃仁之著、知乃義之藏、專言仁義則亦是以包禮知矣、舉之以時紀事而特名之曰春秋、蓋年有四時、惟錯舉以屬之名、同一義耳、

嘗論仁義禮知之端又論仁義禮知之實曰端曰實之別所以分事親從兄之所以為實何如

仁義禮知之在人、其理一而已矣、特蓋孟子之所以推明此理者、有不一耳、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咸從心上發見處言之、如事親從兄云者、特以發明是理之固有耳、端出於心、實見於事、論者但知事親從兄之所以為實、則知之端以心言、其理較微、實以事言、其迹較顯、端之中有實存、實之中有端焉、四者之實、四實之外、又當盡夫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樂則生矣、生則愛可已也、於端曰發、於實曰生、學者所不可不勉、

四端四實其義何如其下疑節為又

四書疑節卷之

曰端曰實本咸指天理之發見處而言耳、如詳當時立言之旨、其論四者之端也章首本專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乃舉乍見孺子以證怵惕惻隱之心遂併謂惻隱者仁之端羞惡者義之端辭讓是非者禮知之端、此蓋因論仁而併及義禮知之端、因其心而推其理、時從述述指物處言之也、其論四者之實也章首特舉事親從兄以明仁義之實、下乃謂斯知斯二者為知之實、即文斯二者為禮之實此蓋本因論仁義而併及知禮之實、即其事而驗其實、故曰端以心言、其理一而已矣、特蓋孟子之所以推明此、通皆從切於躬行處言之也、合而論之四者之端發而為四者之實也、合而論之四者之實本之於四者之端、以心之理而推

實以事之迹和融物之端樂實也吁是固然已四實之外乃又增以樂之實柯數蓋人性只有仁義禮知四者而已初無所謂樂者然事親從兄之間和順從容無所勉強是則樂斯二者而為樂之實矣孟子別章明以仁義禮知相次而言惟此章先言知而后及禮正以樂本與禮相因而生也不然有子何以曰禮之用和為貴

仁義之實曰事親從兄禮樂之實豈二者之所能盡

數

孟子當論仁義之實而以事親從兄言之蓋仁義莫切近於孝弟以實言之也至於論禮樂之實亦以斯二者言之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二者果足以盡之乎吁禮樂固非二者之所能盡仁義亦豈斯二者之所能盡蓋以仁主於愛而愛莫先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以至禮主乎節樂主於樂亦莫先於斯二者之此乃良心之發最為真切故曾以實言之猶有外以考弟為人之本本立則道生是也孟子嘗論人之良知良能亦以愛親敬長而言之天下也莫論先儒之道義制夫事理之所以為用先儒言之明矣至若言義則同言仁則異者無他為仁存諸心而為體考難知義制夫事而為用考易見故義歸於考也異理坦然是明不待變其說以曉夫人可也仁之理微未易窺測初則遽取諸物而以實之宅言之宅非一日之可瞻譬之不為不切矣而人猶或未之悟也故又近取諸身而以心言之心可一日而或放乎人雖至愚不肖之倫於此孟氏知所警矣要之路者喻乎天理之當然此語固可以盡人義之為用矣宅者喻夫天理之所從出言天理自然之妙孟子心則兼天理本然之體以定指天理之所從出世而未仁之體者不悟乎彼則必悟於此矣要之孟子之論仁義此兩章雖曰一異一同而其以仁義相為體用則一也雖然此之所為體用蓋合仁與義配言之則然也他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又就其一理之中以已發未發相為體用互而后用行窮理者不可不察

前後言仁何以不同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生者故人之所以為人有此仁身仁字從人正此意也孟子嘗曰仁人之安宅也又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是何三說之不同即除而致之孟子論仁初以宅言者凡二次以

心言未又以道言前后雖二變其說然一則曰人二則曰人信乎人之所以為人者有此仁耳學者盡當反求吾之所以人者可不求其在我之仁哉夫以宅言者人莫不有此宅也一日曠而弗居不可也使夫人知宅之不可曠則吾仁其可曠乎以心言者人莫不有此心也一日放而不求不可也使夫人知心之不可放則吾仁其可放乎至於以道言者人莫不有此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使夫人知道之不可離則吾仁其可離乎曰宅曰心曰道雖不同而皆以人言之無非所以示人以切至之理使人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要之三說之中二者人也一語最為

說仁一大本原此語蓋亦有所自來夫子嘗答哀公曰修道以仁又曰仁者人也初載諸孔氏之家語子思乃取而述語中庸之書蓋子嘗師事子思者也然則仁者人也而且以道言者孟子一書無非發明仁義之理然之篇之中后而篇說天理最精到試以言仁觀之可見已安宅之說借此以論天理自然之安不過取諸物而譬言之也人心之說直欲使夫人知其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觀是乃取諸身而指言之視安宅之說為尤切矣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乃所謂道也至此則取諸人而明言之視人心之說為又切矣及以其叙而致之安宅之說和見於公孫丑而孟子一書重見之人心之說見於告子人也道也之說見於盡心於此可見蓋子之篇之中后而篇說天理最精到也況夫仁人之安宅也仁人心也一日放而不求不可也以義路配言之此而說乎以義路配言之此仁不免為偏言之仁夫楓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蓋子之篇論仁之所包者廣一言以蔽之曰人而已此其盡心末章自物而論仁之最切者也

君子之於物愛之而弗仁者愛之以岐而二之何

耶

此章大旨重在於論君子行仁之事也先儒嘗謂說合順言之由近以及遠無非所以論行仁之事也先儒嘗謂說合順民以溯言之由親而民民而物以順而言之則愛有等差耳章首自物而言仁之最切者也乃自親而民民而物以順可遽摭此一語而為之疑要之有等差耳章首自物而兄以仁專言者仁固足以包愛而愛專言者愛亦足以見仁具與仁愛相資言者仁為體而愛為用此章乃以仁與愛次第言者愛為淺而仁為深說於民也仁之而弗親況此章豈特曰愛曰仁之有淺深哉於人之身而觀

則親之深於仁矣合而言之曰親曰仁曰愛皆此仁也論者但知親為仁之本則知仁民愛物皆仁之推果可謂愛自愛而仁自仁徹上徹下即親而仁民愛物三者一以貫之斯可與言仁矣

而有三反之論大舍何看

嘗聞諸夫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是以自反之道乃君子處己接人之大要也孟子而有三反之論一則曰仁知敬一則曰仁禮忠兩章大舍蓋皆因人之有慢於我而後為之自反一也然而離妻上篇所載三者之反不親不治不荅自是三即事曰仁曰知曰敬自是二字自是二義言語必信非以正行此必字自然而然非有心於為之也夫人者言不必信惟義所在此必字乃期必之謂不免有心於為之也然則言語必信云者無心之必也言不必信云者有心之必也何則人性之中五常而已敬即是禮禮中出此二章之所載三者之反本只因橫逆一事而有厥於我而後為之自反一也然而離妻上篇所載三者之反不親不治不荅自是三即事曰仁曰知曰敬自是二

孟子二

孟子嘗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之及於性善堯舜之論

乃守專舉堯舜何邪

譬敎公孫丑有伯夷伊尹何之問正以二人出處之有異孟子遂舉孔子仕止久速之適其可而謂予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章大旨蓋專言一已之志惟求其出處之與同也故孟子於孔子仕則速之可見而言之聖之時也一語尤足以盡其妥以至他日不然不尤之論正與孔子合是則願學孔子之論豈欺我哉再敎孟子荅滕文公之問告之以性善言必稱堯舜以實其說及於曹交有人皆可爲堯舜之問則荅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凡此兩章蓋中之言衆心之理如原其賦受之與共也敎於儘子之問荅亦曰堯舜與人同耳以至平日議論之間不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則曰等：爲善舜之徒也若此類者蓋中往：原厥初生天賦於人之理聖人得我心之所同遂直以堯舜之所爲而勉諸人也雖然此特論前三章之章旨云爾若以聖人之道言之則孔子之道即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即孔子之道仲尼祖述堯舜其道豈有二哉謂予不信請質孟子篇末堯舜湯文孔子見知聞

知之論斯得之矣

天降大任一章何以辭証言之

疑人必於其倫禮經有是言也孟子論天降大任一章直以辭典傳說勝畨管弟吾猶叔敖百里奚証言之豈其倫戔天說命三篇已非管子諸人所敢望辭性之也猶有待於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言之意有所不通也呼孟子而伯者之徒未有不先難而后獲者士君子稱有自貶於斯世未可處以艱難險阻和自迫也倘以此意求之則前

者之疑皆可釋然於胷中矣且辭之所以性之者以理言也此所謂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者以事言也安可謂此理之在我無獲值在外之事邪況動心忍性言者謙動其心堅忍其性先儒論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然則動心忍性之性與性之丶性正自不同初不必舍是而為之疑也切考孟子此章末言正與德慧術知恒存疾疢二語相似彼則末舉孤臣孽子以為之證此乃首論古人之出處而後發為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之說要皆孟子有所激而言之學者不可不察

湯武身之反之同歟異歟

者之反之以本體言其五論不無事功義理之殊耳夫豈有二道哉究論其極則是道也非惟身之反之丶不殊理即

然與竟辭性之性者具道一而已矣

文王之國方七十里和孟子又謂文王猶方百里起

何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然則孟子據傳而言文王之囿信有方七十里之廣矣及孟子之答公孫丑又曰文王猶方百里起此二節說出於孟子之言此以方言彼亦以方言則是文王之囿方百里乃取方七十里以為囿具所餘者方三十里不知何以容

城郭宮室宗廟社稷官府民居之屬非徐而致之文王初年繼王季治岐不過一候國耳及其享國五十年間之民心日附疆土日廣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二末年遍非初年比矣要之孟子所謂方百里者指文王初年時事耳所謂方七十里云者朱子固嘗謂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愚按詩云王在靈囿正當靈臺民附之後此其謂文王中葉末年時事者益可徵矣究主此極則孟子前后二說所言各得其宜初何矛盾之有雖然此亦不足深論文

王之國方七十里者不必論其為國之小大而當求其與民同樂之盛文王之國方百里起者不必論其為王之難易而當求其以德行仁之實論至於此而后可以得孟子難疑答問之本心

見知聞知章　敬宜生而不及閎公

此章雖歷叙屢聖前后道統相承文王固公父子一家此孟子窮全武王周公而舉太公望散宜生也不然以武王周公之盛德豈不及於太公望散宜生哉要之當時立言意各有在試舉泛特之辭言之凡同時之知道者始皆在列雖不言猶言也況孟子之於憲心雖不及閎公然於離婁篇歷舉舜禹湯文武周孔之事記者乃載此三章相屬而以予私淑諸人一章繼其下正以見古今道統相傳之有在是則孟子之於離婁明

燥周公於救聖人之間則周公之聖德其於道統之授受固昭如也孟子所謂敎承三聖者即此証之而益信

孟子以春清惠和為聖之清與不恭何歟

君子論人臧否必當其實夫豈為是紛紛也蓋伯夷之風能使頑廉而懦立柳下惠之風能使頑廉而懦立孟子論伯夷之不事不友不正不言好惡人也切當敎之論柳下惠之不羞不卑不惡則則稱其清也非通情誘掖而不相揜此正仁者之能稱其和也非失實伯夷之風能使頑廉而懦立柳下惠之風能使頑廉而懦立孟子論伯夷之不事不友不正不言好惡人也切當敎之論柳下惠之不羞不卑不惡則則稱其清也非通情誘掖而不相揜此正仁者之能稱其和也非失實

風能使鄙寬而薄敎則具所謂清與和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故孟子嘗特稱二子以為百世之師而於二子之清和必皆以聖許之宜也至若伯夷之不屑就常以若將浼為和言之弗不屑就常以若將浼為和言之弗

為為心衣冠塗炭無所不與福則福自至和不與慢則慢自生是皆清和二者流弊之極雖夷惠亦不自知非孟子先覺之論孰能與此

晚我為心袒裼裸裎多失之慢此孟子不得不為隘與不恭之辨也大抵清不與福則福自至和不與慢則慢自生是皆清和二者流弊之極雖夷惠亦不自知非孟子先覺之論孰能與此

有仁人好惡之公豈能為是戚戚人物之論醇疵而不相揜哉論者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益皆非也

梅卑惠百世之師又言其隘與不恭何耶

二章大旨皆舉古人以為來世法其稱二子之聖而許其為百世之師蓋夫人就其所可者也其稱二子之隘與不恭而謂君子所不由益戒夫人去其所不可者也　就

大抵士君子之立身行己有求其在我者也有求其在外者也求在外者不能無所待求在我者不可有所待使在我之事而有所待則失之自暴而自棄在外之事而無所待則失之自衛而自鄭二者皆失之矣孟子嘗謂待文王而后興者凡民也若夫敎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然伯夷太公獨非敎傑乎孟子乃謂其處東海北海聞文王作興

而後衆歸何歟吁孟子論衆歸無文王猶興者指人心天理而言以進德為事君子孟子論二老國文三衆歸者指二老出處而言以致君澤民者為事也以進德修業為事君係諸己非人之所得與此乃求其在我而不可有待也以致君澤民為事君係諸人非己之所得專此乃所待也以致君澤民者為事君係諸人非己之所得專此乃所待也不可無所待而不可有所待者天爵之所固有不能無所待而待不可待尤不可也立身行己之間悉乎待無所待而待之自外至無所待而待不可也立身行己之間悉乎待無所待而待之自外至無所待而待不可也立身行己之間悉乎待無所待而待之自外至

論孔子之二者

不待請容於斯集大成何以言知而不言仁言聖而不言神也

嘗觀中庸論道之次第。使人以知行並言。未有不先知而后行者。是以孟子論孔子之集大成。始終知聖。正以知行言也。或曰仁義禮知。是為四德。專言仁則可以包四者。今乃言知而不言仁。善信美大聖神。蓋有六等。神為六者之極功。今乃言聖而不言神何歟。嗟夫。知之為知。合仁義禮知而並論。固非於四者之末。然中庸三達德。則知又居三德之首。而知並論。固列於六者之亞。然洪範五事。則聖人處五事之極。而神不與焉。曰知曰聖。初豈可以淺近觀哉。是以夫子之於聖。不能。則曰吾豈敢。夫子之於知。不曰我無能。則曰驅而莫知辭。擇而不能守。然則知之為聖也。蓋亦未易言也。雖然。此特聖人之談辭耳。若知與聖。夫子蓋有之矣。子貢聖門高弟。夫子嘗以將聖稱之。又以疏聖都以至稱我學不厭之於吾夫子嘗以將聖稱。又以疏聖都以至稱我學不厭之於知與聖。則夫子之聖且知可知矣。

達為知。孝不惑之為自道。是則夫子之聖且知可知矣。始條理者。即為所謂知至至之終條理者。耶易所謂知至至之終之。彼此雖有功力淺深之間。然皆所以先知而後行。至於知與聖。則天矣。知所以知之也。聖所以行之也。此所以

始知而終聖也。昔南軒嘗以致知力行論之而未詳。愚敬故據中庸知行之論。信蓋子所謂始知終聖者。正以先知後行言也。或曰仁義禮知。是為四德。專言仁則可以包四者。今乃言知而不言仁。善信美大聖神。蓋有六等。神為六者之極功。今乃言聖而不言神何歟。嗟夫。知之為知。合仁義禮知而並論。固非於四者之末。然中庸三達德。則知又居三德之首。而知並論。固列於六者之亞。然洪範五事。則聖人處五事之極。而神不與焉。曰知曰聖。初豈可以淺近觀哉。是以夫子之於聖。不能。則曰吾豈敢。夫子之於知。不曰我無能。則曰驅而莫知辭。擇而不能守。然則知之為聖也。蓋亦未易言也。雖然。此特聖人之談辭耳。若知與聖。夫子蓋有之矣。子貢聖門高弟。夫子嘗以將聖稱之。又以疏聖都以至稱我學不厭之於吾夫子嘗以將聖稱。又以疏聖都以至稱我學不厭之於知與聖。則天矣。知所以知之也。聖所以行之也。此所以

達為知。孝不惑之為自道。是則夫子之聖且知可知矣。始條理者。即為所謂知至至之終條理者。耶易所謂知至至之終之。彼此雖有功力淺深之間。然皆所以先知而後行。至於知與聖。則天矣。知所以知之也。聖所以行之也。此所以

始知而終聖也。昔南軒嘗以致知力行論之而未詳。愚敬故據中庸知行之論。信蓋子所謂始知終聖者。正以先知後行言也。或曰仁義禮知。是為四德。專言仁則可以包四者。今乃言知而不言仁。善信美大聖神。蓋有六等。神為六者之極功。今乃言聖而不言神何歟。嗟夫。知之為知。合仁義禮知而並論。固非於四者之末。然中庸三達德。則知又居三德之首。而知並論。固列於六者之亞。然洪範五事。則聖人處五事之極。而神不與焉。曰知曰聖。初豈可以淺近觀哉。是以夫子之於聖。不能。則曰吾豈敢。夫子之於知。不曰我無能。則曰驅而莫知辭。擇而不能守。然則知之為聖也。蓋亦未易言也。雖然。此特聖人之談辭耳。若知與聖。夫子蓋有之矣。子貢聖門高弟。夫子嘗以將聖稱之。又以疏聖都以至稱我學不厭之於吾夫子嘗以將聖稱。又以疏聖都以至稱我學不厭之於知與聖。則天矣。知所以知之也。聖所以行之也。此所以

達為知。孝不惑之為自道。是則夫子之聖且知可知矣。始條理者。即為所謂知至至之終條理者。耶易所謂知至至之終之。彼此雖有功力淺深之間。然皆所以先知而後行。至於知與聖。則天矣。知所以知之也。聖所以行之也。此所以

始知而終聖也。昔南軒嘗以致知力行論之而未詳。愚敬故據中庸知行之論。信蓋子所謂始知終聖者。正以先知後行言也。或曰仁義禮知。是為四德。專言仁則可以包四者。今乃言知而不言仁。善信美大聖神。蓋有六等。神為六者之極功。今乃言聖而不言神何歟。嗟夫。知之為知。合仁義禮知而並論。固非於四者之末。然中庸三達德。則知又居三德之首。而知並論。固列於六者之亞。然洪範五事。則聖人處五事之極。而神不與焉。曰知曰聖。初豈可以淺近觀哉。是以夫子之於聖。不能。則曰吾豈敢。夫子之於知。不曰我無能。則曰驅而莫知辭。擇而不能守。然則知之為聖也。蓋亦未易言也。雖然。此特聖人之談辭耳。若知與聖。夫子蓋有之矣。子貢聖門高弟。夫子嘗以將聖稱之。又以疏聖都以至稱我學不厭之於吾夫子嘗以將聖稱。又以疏聖都以至稱我學不厭之於知與聖。則天矣。知所以知之也。聖所以行之也。此所以

言。聖以行言。先知后行。此其始知而終聖也。言知而仁在其中。言聖而神寓其內。舉此而遺彼。庸何擇。

曾西是子路和鄙管仲果何所見

大抵士君子之立志惟以道義為先而功利不足輕也苟自常情觀之子路之才不過千乘之國可使治賦而已國視管仲之相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其功業豈相侔哉然合諸侯一匡天下其功業豈仁者之所為哉子路則躍然而不愛比之管仲則絕不屑比之何所見而然歟吁曾西之志在道義而不在功利耳豈

理有名同而實異者問其名則同按其實則異論者不究其實之異而徒拘其名之同可乎自昔先聖傳心大法執中二字乃其要領孟子言堯舜者也及於子莫之執中孟子乃不之取嘗歎吁甚矣古今之論理者不可徒拘其名之同而不究其實之異也夫苟徒拘其名之同則楊墨之仁義異乎堯舜之仁義故孟子闢之而不少恕也今子莫之執中也亦然徒以執中而論似與堯舜之執中無以異孟子每以堯舜之道告人固不得不取之也豈

知子莫之執中正為楊墨之失中遂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似通之矣而猶未也為其執中而無權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孟子之說中庸所謂君子而時中是也子莫之執中其視堯舜之執中名雖同而實則異孟子言每稱堯舜而於子莫之執中不之取豈不宜乎要之孟子不取子莫之中蓋與闢楊墨之仁義均為惡似而非者其名同而其實異也他如湯之執中正有得於堯舜執中之法則孟子未始不善談而樂道之者以其名實之相應耳吁至此益信子莫之中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也

闢楊墨何其前後異論

聖賢之於異端方其背正而違他則非之也甚嚴及其舍他而入正則其待之也甚恕初非始終有二心蓋雖待斯他而入正則其待之也甚恕初非始終有二心蓋雖待斯道者當如是也嘗觀孟子嘗好辯一章極言楊墨為害之甚而直以距楊墨自任且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切原公都子之問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然則當時與楊墨辯者疑僅有一孟子而已及觀逃墨歸楊逃楊歸儒二章則直有歸斯受之一語且謂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蓋言彼既來歸不當追咎其既往

之失是則孟子亦不與之辯矣合二章而論之是何前者距之嚴而今者待之恕邪吁皆是也方其背正而違他也距之不嚴則人不知彼說之為邪及其舍他而入正也待之不恕則人不知此道之可進前可見其義之盡后可見其仁之至蓋無非為維持斯道計也雖然墨者真之求見其仁之至蓋無非為維持斯道計也雖然墨者真之求見而至於再意既誠矣受之可也孟子乃竟固徐子以告語之而不之見又何歟吁數亦多術矣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孟子欲承三聖在於距楊墨當時實道者此於楊墨數

賢聖之闢異端先去其甚者耳何則聖賢君子之衛道莫先於惡似而非者也楊朱墨翟之害竊吾道之仁義以自名最易於惑人之耳目而壞人之心術爲向使楊墨自爲一家人皆知其爲異端則於吾道乎奚病惟夫楊氏之爲我似義而非義墨氏之兼愛似仁而非仁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楊墨之言夫程子嘗論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即此而論則當時異端爲吾道害固不止於楊墨之甚者孟子特舉其距楊墨以承三聖者固宜不寧惟是他日孟子闢陳相從許行之道亦舉魯頌膺懲之說而言周公之事蓋孟子衛道之功無往不以永三聖自任也蓋孟子救時憂世之心亦勞矣

四書疑節卷八　十四

以心論大人者二同乎異乎

自古聖賢之論心有指心之體言者有指心之用言者夫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感而遂通心之用也惟能全其體於寂然不動之中故能盡其用於感而遂通之際使徒寂然而無感則吾心豈誠若死灰而已哉孟子以心而論大人考二和言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誠若豁然無所爲也及論心之官則思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此爲大人而已矣是則又以思爲之主得無先后之異古歟呼大人之爲大人一而已矣前言不失赤子之心者以心之體言也后言心之官則思而先立其大者以心之用言也先儒警謂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見所不知見所不能而極其大也只此數語自可貫兩章而通釋之矣大所謂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者此正是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弗能奪也擴而充之見所不知見所不能而極其天也正爲其心之能思故保合而言之不失其赤子之心存存其體也先立乎其大者充其用也二章大旨不失其爲互相補未見其爲兩相戾也戒曰

四書疑節卷八　十五

二章之論析體用言之可見然心之官專以思言非以大人氣象豈知思曰睿睿作聖思者實爲聖功之本見惡而死不通固爲聖人然見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自思通而至於無思則大人其聖

通時也論者安得以思爲之疑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八終

新編待問集四書經部卷之九

孟子三

孔孟去齊遲速不同

按學論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固嘗善夫子之言矣然徒知善其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亦說而不繹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孔齊景公之待孔子也初則謂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既而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是以孔子之去蓋不俟終日此係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耳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孔子之去齊援漸而行宜也至若孟子之之於齊雖居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祿然其君臣問答屢見不鮮(一書疑節卷九)

論聖人出處之大節不當泥其迹而當原其心自其迹而論(不)豈不(乃)不(是)見而行速莫速於此矣然自其心而論去魯之志本萌於齊歸女樂之時予路嘗勸之行而不行直待其燔肉不至而後行遲遲吾行之說聖人豈歎(二書疑節卷九)

我哉先儒嘗謂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燔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視晃而行非速也斯言得之

君子論聖人之行事有出於一時難之語有出乎平居議論之辭出於平居議論之辭者為得其實出於一時難之語者或有所激要不可以同異觀也

遵行之說孟氏之書凡兩見一則專以去魯而言一則以去魯去齊而配言皆非為時人問答而設蓋出於平居議論之辭素所深信而嚴言之是為得其實也至若行不稅冕之說乃因淳于髡為孟子去齊之疑反覆問難卒

舉此說以為之辭遂謂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愚意
孟子此語未必果得其實蓋當時有所激而言耳按史記
孔子世家之本末謂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治魯郊祭
大夫孔子遂行是則孔子之去魯其行不為不速矣其
即聖人吾猶可止一語而觀之氣象尚可想見即此以
證孟子遵吾行之說得其實行不耽晏之說有所激善
攻言者試詳之

孟子嘗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又曰予三宿而出晝於
孟子去齊之後嘗答公孫丑以仕不受祿為問蓋
予心猶以為速何歟

以尹士之言告孟子孟子乃謂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
猶以為速前後自言其心忘得無久速之異乎吁無以異
也蓋為其所答之問有不同耳公孫丑以仕不受祿為問蓋
予乃以非也告之其下自言不受之故遂謂久於齊非我
志也切原孟子之志正欲行其道也使吾道之得行則受
具祿而無媿令聲玉非不知吾言之為善而卒不見之於
施行竟未能使吾志之得遂此所以寧辭之而不受也至
於尹士之語人者則謂予濡滯孟子而為三宿出晝是何
濡滯之辭高子以告孟子乃歷以告以千里而見王是予
所欲也不過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其所以三宿
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者深有望於齊王改而反之是心
也即厥初欲行其道之本心也合而論之其答公孫丑曰
欲孔子去魯之本末得其實蓋當時有所激而言耳按史記
大夫孔子遂行是則孔子之去魯其行不為不速矣其
即聖人吾猶可止一語而觀之氣象尚可想見即此以
證孟子遵吾行之說得其實行不耽晏之說有所激善
攻言者試詳之

孟子嘗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又曰予三宿而出晝於
孟子去齊之後嘗答公孫丑以仕不受祿為問蓋
予心猶以為速何歟

以尹士之言告孟子孟子乃謂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
猶以為速前後自言其心忘得無久速之異乎吁無以異
也蓋為其所答之問有不同耳公孫丑以仕不受祿為問蓋
予乃以非也告之其下自言不受之故遂謂久於齊非我
志也切原孟子之志正欲行其道也使吾道之得行則受
具祿而無媿令聲玉非不知吾言之為善而卒不見之於
施行竟未能使吾志之得遂此所以寧辭之而不受也至
於尹士之語人者則謂予濡滯孟子而為三宿出晝是何
濡滯之辭高子以告孟子乃歷以告以千里而見王是予
所欲也不過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其所以三宿
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者深有望於齊王改而反之是心
也即厥初欲行其道之本心也合而論之其答公孫丑曰
久於齊非我志者蓋自其未去之前言之惜齊王之不足
與有為也答高子曰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者蓋自其
將去之際言之觀齊王之尚可與有為也其所謂我志其
所謂予心則皆不過欲行其道而已耳豈干祿求位云乎
哉況自今觀之出晝而不追浩然有歸志則其久
之為國可信矣至於出晝而不行其道猶以為速則孟子之於齊踟躕
於齊非我志者所言豈欺我哉

屢言不見諸侯之義而乃見梁惠齊宣何歟

孟子去齊宿於晝王使人留之以為繼
公都子問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焉自堯舜
始舜使禹治水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洚水
而行之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
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
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沛澤多而禽獸至殷紂之身天下又
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而
戮之滅國者五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
哉文謨丕承哉武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予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屢言不見諸侯之義而乃見梁惠齊宣何歟

孟子去齊宿於晝王使人留之以為繼
公都子問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焉自堯舜
始舜使禹治水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洚水
而行之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
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
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沛澤多而禽獸至殷紂之身天下又
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而
戮之滅國者五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
哉文謨丕承哉武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予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答萬章曰未問欲見諸侯見皆而名之也然則名之而見不可也就之而後見則可見之乎也

迫斯可以見矣是則時君求見之切則亦可得而見之矣

諸侯豈卑不可見乎大抵不見諸侯者非真不可見也特不先往見之耳君子之重是卹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

不先往見之再舉古者不為臣不見一語以示

梁惠王三十五年甲禮像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然則

孟子之見梁王也正所謂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荅其禮

者也至若孟子之於齊初見固未可致然齊王豈有如就

見之辭又有王就見孟子之實以王親書所載一則曰齊

宣王問二則曰齊宣王問是蓋欲有謀焉則就之即此而

証則孟子之見齊王其初必自彼先就見之然后往見之

也仲嘗參諸孟氏之書參往為往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

報他日乃之任而見季子愚謂梁君往守拙雖不同而孟

子之所以見之者要皆必以禮貌先焉然后往荅其禮者

矣孟子之滕也滕文公初為世子過宋而見之及其即

位而使然友問之愚謂齊大滕小國雖有異而孟子之所

以見之者要皆彼先就見然后往見之若其君先就見也

任之交際之頗詳於齊梁交際之初則偶未之載耳要

之梁王之見拙之而後往是亦迫斯可以見矣諸侯何義孟子曰百者不為臣不見

公孫丑問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百者不為臣不見

然不遠千里而見梁王何邪

嘗致孟子之荅公孫丑首舉古者不為臣不見一語以示

不見諸侯之義者固已然下文申以段干木泄柳之事則

謂迫斯可以見矣以禮貌先焉雖欲見孔子之事豈得不見耳

之以明可見之即也是則孟子之所謂不見諸侯者豈終

不可見邪有迫斯可見者存焉相度時宜

可也孟子之見梁王安知非迫斯可見歟又安知非豈得

四書疑節卷九

不見歟按史記魏王三十五年甲禮像幣以招賢者而孟

子至梁蓋以禮貌先焉而後孟子往荅其禮耳此正與孟

子所謂陽貨先豈得不見同一揆也然則孟子之出處與

平日之議論初不相悖果何疑焉

宋子嘗謂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荅其禮

也又謂此是梁惠王拙之而至孟子出處必不錯了

大抵不見諸侯者非真不可見也特不先往見之耳凡其

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后往見之若

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后往荅其

禮耳按史記孟子至梁一語而論則孟子本不在梁實因

其禮聘之勤乃自外而至果也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而能先之以禮貌則安得不往見哉而書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亦所以往答其禮也等舉孟子豈梁而見梁王證諸之任而見季子同一意也諸侯豈終不可見哉

季任諸子畔以幣交亦不當受矣安得受之於前而不見之於後何也夫苟以儀不及物而不孚則幣交亦不當受之殊屢屢予等以為問乃曰為其不成享也故以貌而已言既不行則不待禮就之義也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而能致敬有禮則就之必待其禮貌衰而后去之大旨予人之本到而道不行恥也今徒以

禮貌之隆則就之而不去可乎哉吁聖賢行道濟世汲汲之本心蓋未始不以行道之為務也特時君一見之頃豈能一語即合而其道之得行初不自束而以幣交末為非禮孟子則彼固有慕道之心姑就之而不去或可徐俟其天之定輾然而改從則尚有望於吾道之得行也及其禮貌之既衰則其慕道之心怠矣君子亦於此而缺望矣悉得而不去由是而論君子所以因禮貌而始就之者實有望其道之得行堂徒尚區區之禮貌以為之去就即孟子云磬磬曰玉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

哉即此教語可以觀聖賢行道濟時及之本心矣柳宗元論之孟子謂君子所就三正前所謂行可之仕際可之仕公養之仕孔子且然況他人乎夫其所以就際可公養之仕皆尚有望於行可初非徒以際可公養之為足也聖賢時行道濟時及之本心矣柳宗元論之孟子謂君子所就三正前所謂行可之仕際可之仕公養之仕孔子且然況他人乎夫其所以就際可公養之仕皆尚有望於行可初非徒以際可公養之為足也聖賢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又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何數

聖賢所謂君子之樂者有二有內樂有外樂內樂者樂以理外樂者樂以位內樂之樂以理則窮而在下者皆得以有之外樂之樂以位則非達而在上者不得以有之也

四書說節卷之七

上章所謂君子之三樂指內樂而言窮在下者之事也下章所謂君子樂者指內樂而言達而在上者之事也推其前言窮而在下者之事故王天下之樂所以與不與為後言達而在上者之事則王天下之樂乃其分內事矣當時纂集孟子之書者是以兩章相承正所以交相補而足其意也窮而在下之君子三樂之在內者固皆得而有之王天下之樂初非外之而不以為樂特無其位而不得以有之耳達而在上之君子雖曰有其位而得以有夫王天下之樂然前所謂三樂之在內者亦不可以外此理也是故上章所謂王天下不與存焉者初非謂王天下之不足樂也特以窮而在下不得以有其樂也一章首末凡兩言之正謂君子之樂當務內而不務外也下章既曰君子樂之又曰所性不存焉斯言也正謂君子之達而在上雖得以有外之外樂者當視內樂之為輕其曰君子樂之何數不以內樂之為務也合而論之其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又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何數

君子之樂當務內而不務外也下章既曰君子樂之又曰所性不存焉斯言也正謂君子之達而在上雖得以有外之外樂者當視內樂之為輕其曰君子樂之何數不以內樂之為務也合而論之其曰

力者後之君子未問其窮卯達卽其於不倘不作之樂憂不可不知勉

告滕文以貢助徹之法當引龍子善不善之論及若畢戰則又請野助國賦　卽貢也何相戾

畢數

推明貢助之法莫詳於孟子勗行貢助之法莫善於孟子勗徹則兼用貢助之法孟子所引龍子之言注者謂前后有相戾說切攷三代之制貢自貢助自助徹自徹各一代之制以取中於古者井田之制每井畫爲九區私者八而公者一其爲九一之說明矣至於什一之說乃參殷周二代之制以取中於夏制云商夏貢法計畝均收周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推勗法乃是九一而殷制不可攷周徹法公田百畝中除二十畝爲八家廬所謂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是也然則公田除二十畝之外一夫正耕公田十畝是爲十一分中取一耳合而言之什一者夏貢法也九一者殷勗法也周徹法則爲什一分之一是以耕者九一見於文王治岐之時猶殷制也及通三代之賦法則貢法什一者居其中勗法九分之一爲少增徹法十一分之一爲少減本亦無大相遠故曰其實皆什一也其實云者蓋有可上可下之義存其間皆不過舉大約以就盈數言之未可指爲確然之的論也

一書疑節卷九

七

周制元謂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勗法其後孟子告畢戰亦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然則九一什一之告本亦互行而不悖可也

孟子論周室之班爵祿何以與二禮不同

孟子所謂五等之制及天子之卿受地以下參諸王

制其小目不無小異而其大綱未始不同至若論天子制
地以下五制以下王制以上言兩里數正相合論耕者所獲以下王
制以農田言兩里數正相合論君卿以下之祿與王制
文且異而數實同是則孟子之於王制初未嘗大相遠及
攷周禮大司徒記公侯伯子男之制疆夏官職方氏論公
侯伯子男之邦國自五百里以下降殺以兩非特孟子不
相合於王制亦不相合論者孟氏所據亦在所
今舉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舉在所損亦
孟子論者莫不疑其前說之何恕而後說之何嚴亨吁前
所謂取民猶禦者征斂之無藝也其罪較小後所謂魯五
百里者兼并之踰制也其罪較大兼并之踰制者當損而
不損則何取其為王制征斂之無藝者遽然而加誅則猶
有不可勝誅者矣由是而論則后所謂有王者作而在所
損者非過嚴前所謂有王者作而不即誅者非過恕則其
罪大小而刑緩急輕重之宜此其所以為王道也其萬章
所問未免責之苛故孟子曉之以從起慎乎所荅未免
言之峻故孟子不得不以嚴喻之是以堅賢君子之善五
言也文中子嘗謂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
繩墨愚敢謂孟子開口使說王道似此而節益亦權衡繩
墨之所寄歟吁此孟子所以為六經之春秋也

書經大全之所定孟子乃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何

君子立言。或有所為而發者。未可遽以為通論之辭也。孟子答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此蓋正為血流漂杵一語而發。盡誠以今之書為不如可盡信耶。讀孟子者。通上下章而論之。則可見其立言之本意矣。上章謂春秋無義戰。而謂征者之為用兵不相征。下章謂善戰為大罪。而謂征者之為言正也。皆以當戰國之時。人未必不援以論事。孟子乃托言書之不可盡信。以闢之。其為救世憂世之心。亦可憫矣。向使孟子誠以為書不可盡信也。則其若世盡訓。又何援以為證。而言至再至三者有之耶。於此益足見書之不可不信也。

孟子引詩指古人之行事皆與本文不合

孟子論詩以引古人之行事者凡三。其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親親之仁人。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後二語本言太王時事。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是乃借詩人之語以斷古人之論行事言之可也。孟子我執是膺。則舒是懲前后矣。引此語一則曰周公方且膺之。一則曰是周公所膺也。此皆確然以為周公實事。非前而引者。比也。揆今此詩為周公之頌。當時孟子亦明以誉頌言矣。而乃指為周公之事。凡兩言之。和而無異辭。何抑孟子長於詩者也。詩尚未經秦火而損。得見其全詩。且去誉僖之世。若豈誠以今之書為不如無書。此蓋正為血流漂杵一語而發。盡誠以今之書為不如可盡信耶。讀孟子者。通上下章而論之。則可見其立言之本意矣。上章謂春秋無義戰。而謂征者之為用兵不相征。下章謂善戰為大罪。而謂征者之為用兵不相征。下章謂善戰為大罪。而謂征者之為用兵不相征。下章謂善戰為大罪

以仁義對言者蓋有得於日仁與義之人和有合乎陰陽
剛柔之兩端仁人心一語專言仁以包四者即乾坤四德
和順言乎乾元坤元之性善之說本於繼善成性之說夜
氣之論原於惡夢宴息之說浩然之氣所以至大推則以
直者又祖於坤之二方大之說古豈合同若此者衆曾謂
於易其蹟屢處皆是易為是說者矣豈無所見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反約也 其略

四書疑節卷七

論理者貴乎明故不容於不詳論事者貴乎實故不得以
不畧當畧而反詳則事不實當詳而反畧則理不明或詳
或畧各惟其當而已孟子博學詳說之論正言博學於文
和詳說其理論理之辭貴乎明故不得不窮至理而詳說
之也乃若北宮錡班爵之問則曰嘗聞其畧蓋畢戰井
地之問曰此其大畧蓋此二節皆以事言論事之辭貴乎
實故不得不據其事而畧陳之也

新編持問集四書疑節卷之七終

新編持問集四書疑節卷之八

論語大學

二書言君子驕泰同異

聖賢之所謂泰者有二義有出於天理之公者有生於人
欲之私者當觀其所以言之者何如耳論語嘗兩謂君子
泰而不驕及大學論君子有大道則必併謂驕泰以失之
泰和不驕兩泰字雖衆始自言易然先儒不曰知易
驕泰相反此其為辭孰泰之泰不可無論泰之泰不可無
彼此皆以君子言和何其言泰之有不同歟吁論語所謂
泰者以舒泰和言出於天理之公也大學所謂泰者以侈
泰和言生於人欲之私也要之泰與驕相對而言則泰與
驕相反相因此其為侈泰之泰一也要之泰與驕相貫而言則泰與
泰不可無驕泰之泰不可不有驕泰之泰不可無辨諸此
實故不得不據其事而畧陳之也

論語中庸

二書言中庸至矣詳畧且不知所謂至矣者何歟

中庸二字魯論僅見於此一語之間不得不明指其為德
使學者知所用力處至於中庸之言自此中庸篇明之上
章雖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此章乃承上章言之正不必
指其為德可也況中庸一書其間言德者不一何獨而非
中庸之德哉要之魯論明舉其為德者僅指其畧耳中
庸此語雖不言德而書中論其為德者最詳魯論一語蓋

因中庸一書和大明論者果何疑於中庸之書於專論乎至矣云者惟求論中庸之書斯可矣至德至道至聖至誠何往不以至言君子之道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是即至矣之德以仁為先。遵學以知為先。斯言得之論於此可觀中庸之德至矣者若此

二書所言仁知勇不同

中庸言天下達德三以人心同得之理言也專論言君子道者三以人事已試之效言也夫以人心同得之理言之人既有此德也本夫人之所同得也此之謂知勇此皆論入德之序則以知為先也厥後至誠盡性者仁之至至誠前知者知之至至誠無息者勇之至章內言博厚者即盡性之仁。高明者即前知之知。悠久者即無息之勇。此皆論成德之事則以仁為先也

中庸專以誠言專論何不言誠

誠者實理而已聖門教人一言一行無往非實理之所寓且如天何言哉可以見天道之誠吾無隱爾可以見聖人體天道之誠似此數之誠吾道一以貫之尤可以見聖人體天道之誠似此數者雖不言誠已在其中矣果何待明以誠言而後謂之誠哉況中庸之所謂正出於夫子哀公之問政夫子固嘗指入德之序言也論語直謂君子道者三蓋指君子之成不言誠卽中庸專論均為孔氏之遺書旣載之中庸則論

語不復載固其所也或謂子思之作中庸在門人會集論語之後謂之二書互見不可也豈知家必問政一章國家天下學而上達士希賢希聖聖希天夫豈易言載孔氏之家語與論語所載與家語多不重出尤見其出一家之書已不特此也大學誠意章誠之說文章亦不載誠之說是時夫子之格言既載之易與大學則論語亦不重載者夫何嫌疑

二書所謂忠恕同異

忠恕之理一也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中庸所言乃聖人之忠恕也曾子所言乃聖人之忠恕也正猶孟子言曰仁義行非行仁義之別耳孟子所言仁義非以仁義為有二此二書之謂忠恕亦非以忠恕為有二孟子專為聖人發明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程子嘗論一貫之忠恕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然則曾子之謂忠恕人也使然而然誠之者之事也此其為聖人之中庸專為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程子嘗謂曾子所言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然則曾子之忠恕中庸之忠恕人也使然而然誠之者之事也此其為天者安而行之也動以人者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也及究其忠恕之所以為忠恕大率忠是盡於己恕是及於人忠者體而恕者用其理一而已矣程子曰人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至此則又指天地之忠恕云爾先儒論參論天地是一个無一底忠恕聖人是一个無為底忠恕學者是一个天地則見聖人觀聖人則見學者淺深高下固自不侔然下學而上達士希賢希聖聖希天夫豈易言

回將一善服膺弗失而論語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何歟

曰中庸服膺之論而觀顏剛善固無時而失自魯論三月之論而觀則其仁似有時而或違二說得無異耶呵論天

理之名義有小大論學力之工夫有淺深天理積小以成大學力由淺而深大而小條者或有所未至於其淺而小者初無所求及也夫仁者萬善之長足為萬善之總名中庸所謂得一善者不道一事之善特仁中一小目耳此仁之於善其名義固有小大之間生於弗失者猶待於守之固不違云者亟將有化之漸此不違之與弗失其工夫不無淺深之殊況三月之久而不違仁其造道之功亦至矣安可因其大者之或有所未至遂疑小者亦有所未及也

耶

中庸論顏子得善而弗失此其入道之始條理也夢論論

魯論中庸載夫子所言皆有吾從周之說豈有二乎哉然夫子嘗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是則幽厲以后夫子固不以從周為然矣魯論之說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成周盛時言之參今酌古制作大備其氣象尚可想見及觀中庸之說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則吾從周是蓋生今反古有所不可不得不從今日之所用到其所謂從周者從今時三之制而已合而言之學論之所謂從周者出於聖人中心之所獨然（非必出於聖人一時之所強然）究周禮之所謂禮者三代相因雖百代所不能改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之間小過不及昇議者亦未可謂時王之制度皆善也獨嘗援中庸以証魯論則魯論從周之說不能不疑其簡編之有錯亂何則中庸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合三代而並論古意蓋自

貫徹今魯論夏殷杞宋之說與從周之說乃有三四章之間是必編簡之有錯亂故爾倘取此二章或去後字四字合為一章或乃舉字曰字析而相承則周監二代云者正指上文夏殷而言可謂文從而意順舉此質諸中庸而益信

辭無為文王無憂何歟

魯論稱大舜以無為豈誠堤然無所為邪雖有所為而人不見其有為也中庸稱文王以無憂豈誠恝然無所憂邪雖有所憂而人不見其有憂也何也聖人之德妙與天合為所當為人莫知其而為憂所當憂人莫知其有憂此其

所以為聖人也自今觀之大舜之世紹堯致治而守其成得人任職而即其成於大舜誠若無為矣然統二帝三王之事業一日二日萬幾在我所當為之事果何限特為所當為人莫知其有為耳文王之世王季為父而作於前武王為子而述於后在文王誠若無憂矣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當時所可憂之事又何限特憂有所憂耳惟聖知聖吾夫子豈不知舜文聖人之心哉而論語中庸之論若是者喜之深幸之至不如是則不足以盡其形容聖德之盛也在論語則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興在中庸則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蓋無僅有之美隱然備見於言外贊美舜文

之德可謂至矣盡矣雖然曰哉曰乎似亦有贊而未決之意曰無為者未可真以為無為曰無憂者未可真以為無憂善知聖者每亦有見於此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無然夫子文不在茲乎之論止

中庸祖述憲章文武後世贊聖人傳道之統也然論孟指文王周公者聖人自稱其行道之志也惟其中庸出於後世贊聖人傳道之統故兼舉列聖道統之本末而包言之然論出於聖人自稱其行道之志故特舉先聖時世之切近而謙言之也何也古者道統之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曷黎之語信有見矣祖述憲章之論正所以贊美聖人傳道之統上舉堯舜下及文武蓋自仲尼之上而推之此乃兼舉列聖道統之本不包言之禹湯固在其中矣堂止光舜文武而已哉至於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之云吾不復見周公之夢蓋皆聖人自稱其行道之志故特舉先聖時世之切近者而謙言之耳況文王父也武王子也周公弟也武王兄也既舉文王周公則武王固在其間矣然則宮牆文武之辭豈不信哉若曰繼述堯舜而魯論不及者非惟時世之既遠亦聖人之謙辭不敢以堯舜自況

耳他日孟子見知聞知之論則堯舜禹湯文武孔子同一發已幸我則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則曰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至此則中庸祖述憲章之論為益信

中庸言夏禮杞不足徵殷禮有宋存焉然論語及禮運之言杞宋皆不足徵何歟

觀聖人之書者不必疑其所言之辭有異同要當辨其所言之時有先後中庸之說在於先故雖絕望於杞而猶有望於宋論語及禮運之說在於后故杞與宋俱絕望矣且中庸下文有吾從周之說至於禮運下文載觀周道歎厥偏之舍魯何適而真所以歎之云聖人之心益可感

已然則三說之次第中庸為先論語次之禮運又次之論者倘審乎所言之時有先后則有其所言之辭有同異者大可疑

先王之禮未聞其止於杞不足徵也抑杞與宋皆不足徵耶當究其所以不足徵者何也中庸禮論皆不及論語明謂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試以文籍論之夏得夏時殷得坤元本二國之所均也當夫子定書時夏書僅存四篇商書亡四十篇遭秦火而后散夫子刪詩時夏詩固無聞焉商頌則因正考父得於周太師猶有存者反反而竟不得以公書宋之君則終始以公爵書杞之大夫竟無一人見於經傳而宋之大夫見諸經傳尤多焉此杞之不及宋者遠矣故中庸於杞宋之有異論者固宜然當春秋之末編殘簡斷存者能幾且如正考父之得商頌本十二篇至此亦存其五他可知矣宋之大夫雖曰多賢略定而後求其如左師簡而禮者不復見而惟見夫桐門右師之無禮者為祇欲求其老聃萇弘師襄輩之可質問者亦難已然則宋之於杞不過彼善於此而已故論語及禮運於杞宋之無異論者亦宜

或問禘之說之於天下如指諸掌中庸又言郊社禘嘗治國如示論掌則豈特於禘為然哉

蓋賢經傳之間其有章古同而不必較其事之異可同而事自異者惟當究其理之無論集註謂先王誠敬之至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莫深於禘一語而論似專指禘之祭為然也不足以與此故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已即莫深於禘一語而論似專指禘之祭為然也及參中庸而論則又何止於禘為然乎吁祭之為禮莫不皆中庸歷舉郊社禘嘗四者亦豈足以盡之哉自郊社而推之類禮望偏之屬自禘嘗而推之褅祀蒸祫之類莫不同此道也中庸及論祭祀故於祭神祭先各舉二者而

槩言之他可知已至於魯論所載乃或人止於問禘之說是見聖人之言無不合也要之二書所指之事雖有詳畧究其理則一而已矣雖然中庸於郊社禘嘗一以禮言一以義言先儒嘗謂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魯論所謂知其說者其說即此禮義是已先儒所謂理無不明誠無不格及夫仁孝誠敬之至皆此禮與義也究而言之祭神主於敬祭先主於孝禮義各有所主然皆一出於誠誠者不可不察

論語四非四勿而中庸止言非禮不動何歟

視聽言動四非四勿此夫子之說也非禮不動所以修身

亦夫子之說也非禮之成本同而何其有詳畧之問哉呵
目之於視耳之於聽口之於言無往非動與物接而后見
使其凝然寂然靜而不動則何所視何所聽而亦何所言
哉所以人之一身具事有五皆生乎動是以學論之所謂
動者目視聽言之外包貌與思而言之貌者身之動思者
心之動也至若中庸之專言動者蓋包五事皆在其內中
庸嘗謂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
為天下則凡儒學謂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以是
知中庸之所謂動者所包豈不廣哉是以濂溪周子專以
愼動名篇動必以禮是所謂動者而正曰道是也其或非
禮而動是所謂邪動辱也甚矣哉動之不可不愼也合二
書而論之四言非多一言非寡究其實者則愼天動而已
矣

子不語神而曰祭神如神在中庸又曰鬼神之為德
何耶

朱子集註嘗謂荅述曰語自言曰言按此章語字蓋亦指
荅述云爾故學論有所謂不語又有所謂罕言雅言言語
二字有不容於無辨且如祭神如神在是為門人記夫子
祭祀之誠意如非夫子荅述之語亦非夫子自言之辭姑
勿論至如中庸鬼神盛德之說正與此條所謂鬼神明
之說本皆指言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通時明其理而已
初未始顯言其事且皆聖人著作之辭初非荅述之語與
子不語神之說初何庸載他日季路問事鬼神夫子直拒
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即此一節而觀則夫子之不語
神其不見於荅述者為益信

正猶命之理欲仁之道大而夫子之所罕言也然則夫子
之不語神者初非以其不足語也正以其不易語也不易
語而或一二言之庸何傷

論語孟子

論語言仁孟子兼言仁義何歟

孔門弟子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當時諸高弟尚知以仁為問議論人物如子貢之知子管仲之事皆以仁不仁為疑以至孟武伯問由求赤三子亦皆以仁言之然則此時之人心天理尚明夫子止以仁言之可也至孟子時功利日勝人欲日滋孟子諸弟子且不知以仁為問議論人物者不曰僟相晉文之事則曰管仲晏子之功否則又以公孫衍張儀為大丈夫寧復知有人心同天理者是而楊氏為我害於義墨氏兼愛害於仁告子以仁義襲(指)棬(杯)杞柳之說此猶不過發明仁義之理耳至於仁義而已何必曰利之說直欲拔本塞源以救當時之弊(樂)孟子之用心亦苦矣論孟此種信乎孟子和非求增於舊論蓋當時有不得已而兼言之也

有子所謂仁義與孔孟何不同

有子之所謂仁義參諸孔孟之論似有不同而實無不同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是則有子以孝弟屬仁孟子以孝弟屬仁以弟屬義二說似不同矣徐而玫之有子專以仁言此蓋專言之也仁者百行之本萬善之宗專言之則足以包百行萬善孝弟二者何足多哉至孟子則以仁與義對言之此蓋偏言之仁也偏言之仁自(包)乎弟宜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夫子曰義以為質信以成之是則有子以謂信未足以盡義夫子則明為義至信而后盡二說似不同矣徐而究之有子之所謂信是指(約)誠信之信事之已見而將其實的信之信、在事先故未足以盡夫義誠信之信、在事后故義必至信而後盡亦宜也論至此極則以有子之言參諸孔孟之說和不失為互相發而不見其為兩相背也

有子曰孝弟為仁之本孟子析以為仁義之實何物伊川嘗論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言仁者不可以槩論也有子之所謂仁專以仁言是為專言之仁也孝本屬仁弟本屬義今以仁專言之則包孝弟在內可也至若孟子之所謂仁以義對言是為偏言之仁也偏言之則一事仁固不得以槩義事親從兄有不容不析言矣他日論人之良知良能亦謂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正與此章同一旨也要之事親即孝之謂從兄即弟之謂有

子以仁統言之者非累孟子以私義析言之者非詳其理
一而已矣且有子統而言仁之本孟子析而言仁義之實
一本子曰二實不宜玩味孝為從理上統實為從事上
統士君子誠矣理之本而踐矣事之實未嘗不自孝弟始
有子曰本立而道生孟子曰生財亦可已也此之謂正
立見其由本曰實之故

子答子貢以孝弟為士之次孟子曰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矣何獨於君則以忠移於長則以順移於貴達而
天地者弟須能與孝弟而推之忠移於君順移於長達而

爲治國平天下之用斯乃盡夫孝弟之道者也觀於君
事於長也其爲孝弟之實可以言語載之乎此論孔門之
弟子之問仁者多矣而子答子貢乃以行義言之蓋子貢
平日之行多近於辯而子貢自行之寡尤而夫子答子貢之問乃以孝
弟爲士之次論者莫不疑焉竊嘗玩味此章蓋子貢之
爲士固已卓然自立矣而猶未知所以爲仁之本故夫子
告之以此蓋欲其務本而力行之也觀於子貢之問而
夫子告之以此則子貢之

生而靜之謂性
孟子之書性爲重
點而性即字也

論語言性言習何不言情孟子言情言才何不言習
論語所謂性兼氣質而言習近也固習於善習於惡
矣故夫子乃舉性近習遠而言以深爲善惡　辨正不
如性情字言也乃若孟子所謂情與才兩正爲公都子應
舉數者之說而爲性善之辨孟子力主人性本善遂謂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也乃以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
才之罪也此所謂性情性之動也蓋指從性中流出來者
無不善也此所謂才人之能也蓋指從本性發出來者無
不善也舉此二者兼乎性善惟公都子善不善數者
之惑正不當以習字亂之物誉論而以情言之和末實也孟子
宗旨留言乎剔善惡角主宰不適以滋公都子之惑由
是而論之諸所言性者無言氣質之性而皆善惡言之故
性惟與習相對而言非不言情也不必言也孟子所言性
者專言天地之性和專以善言之故以情與才相資而言
非本言習也雖欲此持論二書之本旨亦泛
和言之習有善惡善惡之歧識者不可
不察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
善曰盡心知性曰聖人天道相去子不言
和孟子詳言之

性與天道夫子雖不言性猶有言之者中庸一書子思子述夫子之意所作也中庸一書子思子述夫子之意所作也
言而作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即天道也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非性而何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天道也繼之者
善成之者性非性而何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也天
命即天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與夫誠者天之道尤
與天道之明且著者以至易傳言繼性存之窮理盡性之
論有互天之道形上謂道之論中庸有率性盡性尊德性
之訓有維天之命上天之載之語皆所以言性與天道也
曾謂夫子果不言乎孟子之書首曰性善曰盡心知性曰
聖人之於天道何莫非有湯於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之精微不可以
者謂夫子不言孟子而後言之詳固為可也雖欲會論
不可得聞之論子貢宜數子貢之言和非
謂夫子不言也將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之精微不可以
易聞乎先儒曾謂子貢至此始得聞之而嘆其美也又謂
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嘆美之言也　敢斯書為得之矣審如

是則夫子之言不言正不足陳辭

夫子不以仁聖自居而每以不敢不倦言之何耶

仁聖之道固至大夫子雖不以仁聖自處而宋儒不據不以仁聖自期其誠哉夫子之善誘人也學者宜觀齊論載夫子之言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孟子之言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論之為言不厭即所謂學不厭也誨人不倦也學者以此學於己教者以此教於人倦即所謂教不倦也學不厭教不倦合夫說以吾豈敢吾不能言之是善像然不以仁聖自處之辭以誘學者之向道與夫子之門人為自避之辭以誘學者之向道明矣重於夫子貢之問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何與夫何有於我之謙詞若相反

以仁聖自處居矣然學於己也不厭教於人也不倦又何有於我言之此蓋聖人之極至

春

春之以仁聖自期邵孟當時有專以聖稱夫子者有兼以仁聖稱夫子者有單以仁稱夫子者諸之同宜從為難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位而人終莫能至矣夫子豈愚之說曲是一則曰學不厭而教不倦皆所以為己不厭誨人不倦一則曰學不厭而教不倦皆所以為人不厭於己而不倦於人也不厭乎己者不自絕乎為善不倦乎人者不為善之盡乎人己之間皆是也仁聖固其謙人之心亦重矣況夫人所以誘人為善之意初不特不厭不倦二語而后見也吾豈敢於吾則不能於把人同有於之者不能云者

非吾則不能於把人同有能云者不是陳辭

夫子不以仁聖自居而每以不厭不倦言之何耶

仁聖之道固至大夫子雖不以仁聖自處而宋儒不據不以仁聖自期其誠哉夫子之善誘人也學者宜觀齊論載夫子之言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誠哉斯言也學者固至大夫子雖不以仁聖自處而宋儒不據不以仁聖自期其誠哉夫子之善誘人也學者宜觀齊論載夫子之言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誠哉斯言也學者固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

論語曰仁者不憂孟子謂君子有終身之
憂何邪
論語所謂不憂者在外之憂也孟子所謂有憂者在我之
憂也何以言之論語曰仁者不憂正謂其理足以勝私欲
不憂君子不憂不懼正謂其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是皆
指在外之憂言之再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正謂夫舜
人我宋人而我不得以如舜此求如舜而已矣是豈指在
我之憂言之也在外之憂可潛以不憂在我之憂不得以
不憂此論孟立言之不同者實宜且如夫子嘗曰君子憂
道不憂貧憂道者在我之憂即孟子所謂有憂是已憂
貧者在外之憂即夫子所謂不憂是已雖一語

而觀則論孟二書憂不憂之疑可釋蓋已雖鉏櫌者憂
及也夫子月道則曰樂以忘憂論親子之賢則曰人不堪
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是又憂有外至樂由中出知道君子
亟當全其在內之樂以釋在外之憂可也

孟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孟子又曰君子不謂命何
歟

魯論之君子不可不知命者蓋天人不可不通承命體以
還其人欲之流也孟子論君子所以不謂命者蓋能夫人不
可徒諉乎命將以視其為天理之歸也何也此之命字本

指命令之命猶其所以為命分之命有從稟氣清濁
不齊上論者人之知愚賢否而明之類是也有從受氣厚
薄不齊上論者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之類是也固當盡
賤壽夭言之人力不可違而轉移其間偶有不滿其欲者
不得不通乎命而猶求如舜之盡此君子之所以不謂命也
魯論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孟子又言君子不謂命二書
誠若相反然君子之不謂命此正可見其為知命之君子
也何也命者受於天而賦於人也魯論所謂知之者正欲

使夫人於天理之欲之極而為邪不得不為之問審其是非可否之判於其所當
言此當盡其在我而不問其知命之深者也況孟子所謂君
子乃不謂命正見其知命之深者也況孟子所謂君子
是之謂知命今孟子所指不謂命者以仁義私知天通而
不謂命者蓋其見之不斷之明為有命是又當聽之在天而不得其命矣一
章之中一曰有命一曰不謂命理欲之關昭然非
深於知命者能之乎

子曰予欲無言而孟子乃特辨何耶

乎欲無言乃夫子自道之辭孟子好辯乃卻人相拒之語
是以夫子之欲無言者本其心所欲而未有不得以遂
其欲者不過借此以警多言之子貢子貢果悟不言何述
之疑遂而舉夫以警之夫子本心之所欲庶乎少
由於當世矣若孟子好辯者卻人拒之以為好孟子
豈徒好之哉實所以舉乎不得已之論以為出鄰
子言之息邪拒詖真以救正聖為心孟子救時憂道之
意良可憫已審觀子曰吾無隱乎爾一章正可見夫子欲
無言之本旨再觀孟子論公孫丑一章亦可見孟子
豈好辯之本心要之孟子好辯而論親則孔孟自道之辭可
合而論之以見詮釋言則詮為信之小節是所謂正夫正
婦之諒君子之所不可有時以亮字專言之則諒亮
體是所謂孟者三友之諒君子之所不有無拘則君子之
於信者其所當有而無其所當無者將柰如孟惟四信近
於義則言可復正當慮之於始而稔其所敬可也不拘夫
子何以曰君子義以為質信以成之君子哉

孔孟言主通不同

聖賢論主通之不同蓋其所與言之人有不同耳何則主
通一而已矣自其精者而言則為孔樂之化自其粗者而
言則為食貨之政二者蓋未相同而所言其精者非深言

其祖者非淺蓋所與言之人不同故孔子言王道止言
夏時殷輅周冕韶舞之屬是皆孔門之化也孟子言王道
止言衣帛食肉往往井田之屬是皆食貨之政也一期一
祖迴相遵遵論者莫不疑焉徐而究之夫子所與言者
弟子顏淵也孟子之所與言者滕君也其為承
夫子之告弟子本從治國之急務者之聖賢主言各有攸當而
時王亦遵以為政言則觀於陋巷樂斯民
之簞瓢也
夫子之告弟子本從治國之政言則觀於陋巷而後
孟子之間齊正脩辭明治道要注來世不得不以先王治世
之常經告之其為時君之問也齊正脩推唐時樂思盛斯民
與立而可與權者矣孟子書之所與言者滕君也其為承
孔子論相魯曰賢人孟子又曰聖人何歟
孔子既沒門人各以所聞而尊其師有若似聖
孟子亦嘗師之而尊聖人之道則一也
孔子以聖賢為可疑聖賢之言有不同邪雖欲合異以
孟子之聖人其心自孟子之亞聖視之伯夷可謂
聖人矣以孟子於伯夷之聖者非過譽以孔子於伯夷
之賢者未實蓋各因己之所到地位隨其所見而言也
況孟子答公孫丑之問雖與伊尹孔孫探其皆古聖人也及
孟子之聖人其心自孟子之亞聖視之伯夷不過一賢
孔子之聖人其心自孟子之亞聖視之伯夷可謂
聖人矣以孟子於伯夷之聖者非過譽以孔子於伯夷
之賢者未實蓋各因己之所到地位隨其所見而言也
況孟子答公孫丑之問雖與伊尹孔孫探其皆古聖人也及

孔孟於管仲伯夷主取不同

孔子之論人多從寬孟子之論人多尚嚴豈故為是異嚴
之相反蓋古人之行之事論其在己成之效則可以視
寬論其為法於把人則不得不尚嚴也嘗觀夫子賢伯夷
之節而孟子言其隘夫子於管仲之功而孟子以為嘗西
門無舉其事而於道之再且如夫子所謂桓文正論之
辨一寬一嚴誠若相悖殊嘗思之嘗
論稱而於管仲之功皆就己事本身上言之究其
成效始終身之隱節可以正萬世君臣之義管仲終身
而無道哉況此二語不過發其心跡之微未嘗指其行事
之實孟子謂無道其事者豈不信耶當時處置之分夫子固不深與之言
又之事為問正欲各求其事如孟子乃直謂仲尼之徒無
道其事者正所以破其牽而塞其源孟子教時憂世之心
亦豁矣合此兩章而論之孟子謂無道其事者蓋美
其行事而於道之也夫子有正論之辭者未嘗明指其行
事且和非與爭於道之辭二書本自異旨蓋孟子亦謂
管二子亦謂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桓文
子所謂志道其事者蓋於亂世極
聖賢論人之法有緊論其終身之大節者有專論其一事
之小節者故不同耳鄭之子產夫子稱其為惠人且嘗於

其養民也惠此駁論其終身之大
知為政蓋指秉輿濟人於溱洧專論其一事之小即也嘗
致乎庶之為政國人誉有誰其嗣之丶誦文有民將安歸
之嘆其得民心可謂至矣其相鄭也能使鄙有章上下
有服田有封洫之額蓋步整然而有條然則為政之大綱
已舉梁橋特事之小者耳此愚謂孔子之許其惠者舉論
其終身之大節盖孟子之不許其惠者專論其一事之小節
豈不信歟況夫子稱其為惠人者亦正稱其惠之可取耳
於惠之外蓋猶有所求至也孟子論其為惠而不知政者
蓋亦未始不稱其惠特識其不知為政耳語蓋兩章之旨
正不失為互相發而初不見其文利反特孔子之言多優
柔孟子之言多峭直此其論人之項与雖同而辭異則也

夫子以思為無益蓋孟子乃極稱周公之思何歟

其矣人心不可以不思特不可徒思而已也夫人心之所
以思者有二有窮理之思有應事之思窮理之思主於學
思而不學則徒思而已矣應事之思主於行思而不行則
徒思而已矣夫子嘗謂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
如學也孟子乃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
仰而思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以周孔皆聖人
也而所思何如是之不同邪要之夫子所謂思不如學者
非謂人心可無事乎思正謂夫人心不可徒思而已也學
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他日夫子固嘗以思學互言
致乎庶之為政國人誉有誰其嗣之丶誦文有民將安歸
之嘆其得民心可謂至矣其相鄭也能使鄙有章上下
有服田有封洫之額蓋步整然而有條然則為政之大綱
已舉梁橋特事之小者耳此愚謂孔子之許其惠者舉論
其終身之大節盖孟子之不許其惠者專論其一事之小節
豈不信歟況夫子稱其為惠人者亦正稱其惠之可取耳
於惠之外蓋猶有所求至也孟子論其為惠而不知政者
蓋亦未始不稱其惠特識其不知為政耳語蓋兩章之旨
正不失為互相發而初不見其文利反特孔子之言多優
柔孟子之言多峭直此其論人之項与雖同而辭異則也

夫子以思為無益蓋孟子乃極稱周公之思何歟

其矣人心不可以不思特不可徒思而已也夫人心之所
以思者有二有窮理之思有應事之思窮理之思主於學
思而不學則徒思而已矣應事之思主於行思而不行則
徒思而已矣夫子嘗謂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
如學也孟子乃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
仰而思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以周孔皆聖人
也而所思何如是之不同邪要之夫子所謂思不如學者
非謂人心可無事乎思正謂夫人心不可徒思而已也學
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他日夫子固嘗以思學互言
之正以見二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思者求諸心學者習
其事要當兩輪並進可也至若蓋孟子論周公之所以思者
亦豈徒事乎思哉思者求所以施諸事也其有不合者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正所謂有帶思思之勿得弗措也幸而
得之坐以待旦正欲舉其所思以見於行耳夫子有其德
無其位所思者惟以窮其理窮理之思務在於學周公將
其時行其道所思者特以應乎事應事之思務在於行思
意周公待旦之心是即夫子不如學也之意豈非可徒思

和為之憂斯道之不明立言雖異而其憂道之心則一耳
先儒嘗論學記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正與嘗論互
相發信斯言矣然學記所謂不足為者不過所學淺而已
至於孟子所謂好為人師始恐所學之非正其弊可勝言
哉是以不足為而為之猶未害也不當為而為之此為患
之大者孟子惠之一語尤為學者之深戒

晏大人藐大人同異

孔子所謂畏大人就人心操守上說孟子所謂說大人則
藐之者就人事應接上說惟夫孔子就人心操存上說故
畏之為言警人不可不操存上說孟子就人事應接上說故
藐之為言警人不可為所惑後之學者守之在我則
當以孔子所謂畏者為法已與人接則當以孟子所謂藐
者為心或畏或藐二者各有所施也雖然進修之道不可
通於畏有所懈后之學者守之在我則
為學者又當以此為勉

押大人藐大人同異

聖經瞥傳之論大人者有二有以德言者有以位言者惠論
所論大人以德言可也以位言有可也有不可也孟子所謂大人專
以位言明矣或謂夫子以押大人為小人之事而孟子乃
曰說大人則藐之何歟吁二大人之同即君耶姑勿辨止
以押與藐而辨之則知君子小人之所異矣何則押者
之心於陵之也藐之輕之謂其心於權之而已是豈可以概論哉彼小人者以天命為不足畏以王法
為不足懼以人言為不足恤志悍氣驕陵義公王其押玩
也如此卿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為之乎此誠小人無
忌憚者之所為也至於藐之云者不過樂其道而忘人之
勢彼富吾仁彼爵吾義吾何慊乎哉當進言之頃目視其
藐；然則庶乎志意舒展而言語得盡和豈誠若小人之
押哉曰押與藐吾自不同正不必合二書而為之疑也抑
嘗論之藐之為義於小人之押固不俟然於君子之異得
無異乎吁君子之畏大人者本日守身之常法說大人則
藐之者一時進言之達權不說則不藐也

大學中庸

二書三在三謂篇首綱領同異

大學之書以學言中庸之書以理言觀其名書之意可見已是以大學首舉三在之目在之云者即指為學之二大中庸首舉三謂之目謂之云者即釋天理之名義此二書之立言有不同也合而言之明德者天命之性也明德即修道之教也至善者即率性之謂也親民者即中庸擇善明善之功也自大學而論明德在己新民在人止於至善一語結其末所以言性為哉要之中庸即大學之本原以示夫人若非曾子子思易地

而論則序然

上至善擇善明善同異

見上二論皆止於善也自中庸而言率性之道在已修道之教在人天命謂性一語開其端所以見下二者莫不出於性也然則大學三在之目自二而一者也中庸三謂之目自一而二者也其為綱領則一而已且二書大旨不異目自一而二者也其為綱領則一而已且二書大旨不異於誠在大學曰誠意在中庸曰誠身此一誠字尤為二書之樞紐也

中庸言性大學不言性而言心

子思作中庸以性言而曾子之大學乃不言性而言心此蓋曾子時未至於子思之見曾子而可暴言之也大自舜而後受執中之要惟主乎心至商書始有恒性習性之說異

商之時治已不及舜而矣迨夫子曾子作大學僕以心言猶有舜禹授受之遺意降而子思之時天理日晦徒言思不足以通人欲於橫流故於中庸一書首先言性為最詳夫豈子思喜談而樂道哉蓋時之變為之也何也在子思時正當戰國之初天下言性之弊已前而不待告子公都子而後發此子思不得不極言性學之本原以示夫人若言性為非詳大學言心而不言性者非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上至善擇善明善同異

止於至善乃大學中一大綱領擇善明善亦中庸中兩大節目夫善者天理純粹之稱其理一而已矣特所以曰擇曰明曰止則不一焉析之為二則擇善明善者入德之知止於至善者造道之極具條理自有始終然始為擇善明善者此善終為止善者此善然為止於至善者亦此善正所謂二而一者也析之為三則擇善者學之知明善者學之中止善者學之終其工夫自有淺深然始於擇善中於明善亦此善終於止善者亦此善正所謂三而一者也善之為善其見於人事者繼萬不齊而其本於天理者未始不合於一也況中庸所謂明善則以為誠身之道所謂擇善則以為誠身之

事至於人學之止於至善蓋亦以誠意為先然則中庸之
擇善明善主於誠大學止于至善亦主於誠君子要當以
誠為貴

慎獨二字何不發於夫子而發於曾思
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曾子蓋同一道
也學庸之於論語同出孔氏一家之書載論語者庸學不
重述載庸學者論語不復出三書互見交相備也且大學
所謂慎獨出傳第六章章末以曾子曰斷之是蓋曾子之
意而門人記之也中庸所謂慎獨出第一章一首初不指
為何人之是蓋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然則慎獨二字
雖出於學庸之書而亦初非出於曾思之所言蓋咸曾思
之後述先聖所傳之意而記之要知其非發於先聖平日
授受之辭議者但當一以孔門傳授心法視之曾子之大
學子思之中庸吻合夫子所傳之緻高而不必強為之辨

中庸戒懼慎獨
大抵善觀聖賢之書者惟當求其大體之同而不必較其
小節之異則辭雖異而旨實同也
二書詳畧有異者是特其小節耳求其大體則二書固未
始不同也何也中庸以誠為一書綱領而大學亦以誠為

為一書樞要是以慎獨誠懼亦誠也君子將慎其末
誠耳苟致其慎而誠若於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既能
加慎則於已所不睹不聞之地又安有不知所戒懼恐懼
哉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果能此道矣戒懼雖不
及言而戒懼在其中矣況中庸首章雖先言戒懼而後言
慎獨然以二義字觀之則慎獨之工夫為最要故末子章
句曰君子既當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或問亦曰既言戒
懼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慎矣又言慎獨則是其
所慎者尤在於獨也至於篇末引詩先慎獨而後戒懼
者蓋欲從事要者言之耳即此和論則大學專舉慎獨而
不及戒懼者蓋亦始舉其要而言之也

誠意誠身問答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凡經傳之所謂誠同此道也大
學以意言中庸以身言特其工夫不免有淺深之間耳何
則意者心之所發也自其心之所發而言之也中庸修身然后可及於齊家則誠意之工夫其用力
尚淺也至於誠身云者直指其身之所履而言由道而順
乎親即所以齊其家是則誠身之工夫其用力較之誠意
其用力逾深難有逾深之間而其成效則二者實相為之
後先世固未有意不誠而能誠其身者亦未有身既誠而

不誠其意者要之誠身不自誠意入誠意者始條理也誠身者終條理也誠身不明善不誠其身明善誠身互為學者之極功誠意乃學者之先務且大學誠意自致知始中庸誠身自明善始明善蓋出於致知致知即所以明善其本一而已矣之二書所以言誠者不可不察

中庸道道五而大學止言其二其條目又學者不可不察

中庸道道五而大學止言孝弟之道何歟

中庸之言為人之道故所舉者詳而盡大學專言治人之道故所舉者簡而要中庸之詳盡者固難可也姑舉大學之簡要者先言之大抵人有此生均有此道然未有如愛親敬兄二者乃夫人之所良知良能化民之道莫先於此孝弟者知之所以教長慈者長之所以極知孝弟與慈相因而生先王即孝弟也極孤即所以為慈也治國齊家同此一道自孝慈而推之事君事長使眾之方守自此而出自老長與孝與弟不倍之致守自此而為正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究至此極則天下之道五所以致行而不悖未有不自孝弟慈以為之本也曾謂大學所謂孝弟慈及夫老老長長極孤者異止於父子兄弟之道歟況大學所謂止仁止敬止信與止孝止慈頗言之則君臣朋友之道無不有所止也所引詩頌其實大與中庸之誠身互為表裏誠身不誠其身者始條理也誠其意者終條理也誠身者誠其意之本也誠意者誠身之功也誠身不明善不誠其身明善誠身互為學者之極功誠意乃學者之先務且大學誠意自致知始中庸誠身自明善始明善蓋出於致知致知即所以明善其本一而已矣之二書所以言誠者不可不察

大學孟子

大學八條目孟子止言其半何歟

大學八條目孟子止言其半何歟

大學之修身即孟子正心也大學之正心即孟子養氣也大學之誠意即孟子集義也大學之致知即孟子知言也大學之格物即孟子知言集義也大學之修身即孟子養氣也大學之正心即孟子知言

而曉之曰天下
及而求脩修身
言而為美聖賢
者非謂孟子之
國家之事在身
也皆以修身為
知本故明擇
大學性衆其事
而獨異於致知
論者宗焉孟子
舉其事略其詳
大學修身以上數節工夫雖
同其知性者物之謂盡心者致知之謂故孟子曰盡其
心者知其性也存心養性蓋即正心誠意之學非誠能正
則果能致其存養之功乎惟其盡心知性而有物格知至
之功存心養性而有心正意誠之效由是而修身俟命不
雜乎大學正文之次第故其言較異孟子推原
言心不言性學者疑之孟子於心之外復加之以曰性之

大學修身

大學修身以上數節工夫雖
同其知性者物之謂盡心者致知之謂故孟子曰盡其
心者知其性也存心養性蓋即正心誠意之學非誠能正
則果能致其存養之功乎惟其盡心知性而有物格知至
之功存心養性而有心正意誠之效由是而修身俟命不
雜乎大學正文之次第故其言較異孟子推原
言心不言性學者疑之孟子於心之外復加之以曰性之

清心所具之理也由吳而推正心誠意之學且所致知
格物皆即此而益明之工夫自可不
失其為至精最而遺粗雖也故謂
物之事孟子此章止及誠已而不及
論天下國家之事一章自源流
為本之旨於盡倫盡
心一也而其所以正之者未一也
偏私之謂孟子所謂正者有所
大學曰正心而孟子曰格正心者無所
調章而觀之則知孟子之學其源
信有淵乎曾子矣

甚明故朱子於孟子集註既舉
戴氏之說以為之證且明謂大學之所
同也要之大學之所謂正心者本無
有故大學以正心為先務孟子以正心為落我語
意各有在耳

中庸孟子

天命謂性率性謂性命之說固
莊子書田中庸所言尚性命之學故先言天命孟子所
言尚性命之學故先言人事慕而知天命之說故其言較詳大學
謂性一語指言理之所同稟性之所以異原性之

命字本心盡心知性
知天惟性也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生色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命也是皆自性命之學而剖析之精言堂奥惟孟子能之後之言性命者莫能出其
範圍直從天命上說來而未嘗以人為夫命也命令之命
蓋所以推明性命之事也至孟子所論皆就人事上
推明性命之原子思中庸和論盡性為上率性次之盡性
順天理而無容自中庸和論盡性為上率性次之盡性
循

一書指天雅以實云朱雅以實云朱雅以實云朱

於此深得觀書異同之要其按中庸孟子二書之言知仁仁知誠名事相類而實相反考然自異文勢觀之孟子上文謂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中庸上文謂誠為非自誠而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味其辭旨蓋皆先己而後人學不厭知也是體教不倦仁也是用成己仁也是體成物知也是用二書實相表裏互明知仁、知之體用也故即其文義求之蓋孟子上文取聖則吾不能而言蓋、出聖人之謙詞中庸承誠者物之終始而言蓋指天理之極功故子貢之謂知仁者各指學與教言是乃修己治人之始條理也子思之謂仁知者已與物皆以成言是乃修己治人之終條理也然則二書之言知仁一原其始一要其終、始條

理也然則二書之言知仁一原其始一要其終、始條理又各有體用者存此二書互相發而非可以相反疑也

道道先君臣人倫先父子何數

中庸所謂達道蓋因君臣政而言既謂之政則必自天下名分之大者始故以君臣為之先孟子所謂人倫蓋因舉司徒設教而言既謂之教則始自人心愛之切者始故以父子為之先也何先教所以導夫人也始自人心愛之切者之[由]為始良知良能固有之天為感發則由[恩]愛之切者之[由]為始良知良能固有之天為感發則由[恩]愛之切為之倫既敘推而達之五為之倫無不敘政者所以臨夫民也必自天下為分之大者為之始

孟尊至嚴一定之分不可踰越則由近而立政夫豈難若臣之道既明推而致之五者之道無不行矣

周易序卦乃天地之以男女夫婦而后次之以君臣父子何數蓋自天地萬物言之原人道之所從始故與庸孟二書以政教言者有不同也

孟子稱舜盡事親之道則有烝烝乂不格姦之化中庸載孔子稱武王周公為達孝大與達

其義同歟

孟子稱舜盡事親之道則有烝烝乂不格姦之化中庸載孔子稱武王周公則謂之達孝天孝行一也曰大曰達即有則即如孝孟子所謂大孝者天下之人皆稱之以為孝也蓋致孟子稱舜之大孝中庸所謂達孝天下之人皆化之而為孝也中庸所謂達孝

其義同歟

孟子稱舜盡事親之道則有烝烝乂不格姦之化中庸載孔子稱武王周公為達孝大與達孝天下之人皆稱之以為孝也蓋致孟子稱舜之大孝中庸所謂達孝天下之人皆化之而為孝也中庸所謂達孝者曰天孝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章句謂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孟子]即此而論則知達孝云者天下之人皆稱之以為孝也[孟子]極其本文參之集註章句大孝達孝之旨[昭]然[著]明究而言之人皆極之以為孝者蓋能盡其在我之道而已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卽卷之十二終

人皆化之而為孝者蓋有推以及人之功焉然此亦不過因其曰大曰達之稱推譯其義意若是於其事行則初亦無優劣也雖然舉此以釋孔孟之異稱者則無乃主於中庸之書孔子亦嘗以大孝稱舜則曰舜其大孝也與稱武王周公則曰其達孝矣乎句意正自相類乎思乎作中庸引孔子之言載諸書正取此而章相先後一曰大孝一曰達孝何歟吁愚未暇究其辭旨之何如文即上下章之事迹曰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而以此為孝蓋舜武之所同特有德為聖人以舜之德性之也武王之德及反之數至此則舜之大孝殆有優於武王之達孝矣故中庸稱舜大孝之前章又嘗以大知稱之一則曰大二則曰大大之為義大矣哉

大學章句纂箋一卷大學或問纂箋一卷
中庸章句纂箋一卷中庸或問纂箋一卷
論語集註纂箋十卷孟子集註纂箋十四卷

（元）詹道傳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元詹道傳撰。道傳、臨川人。其始末未詳。是書略仿古經箋疏之體、取朱子四書章句集註或問正其音讀、考其名物度數、各註於本句之下。亦間釋朱子所引之成語。如眞積力久出荀子勸學篇、孝子愛日出楊子孝至篇、皆爲證其出處。其所援引、亦閎有祗悟。如論語眞璐商璉、朱子本引包咸舊註。案咸註久佚、此據何晏集解所引。道傳既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辨其異同、而復謂夏曰瑚商曰璉本於爾雅釋器。今檢校爾雅實無此文、則道傳杜撰附會也。又此書於朱子所引諸儒、皆詳其名字里居。而孟子盡心章引陳氏厥於嫡母之說、實陳耆卿字壽老、臨海人。見葉適水心集。此獨失載、亦未免有所疎漏。然大致皆有根柢、猶元儒之務實學者。與張存中四書通證相較、固猶在其上矣。

四書纂箋凡例

四書之盲自漢以來晦蝕於訓詁迨朱子而大明朗如日星然其廣大精微殆猶象緯之有躔次氣候之有步推讀者茫乎未易窺測也夫苟差於句讀則章之旨杭之說而亦先涉其流之意也

亦何以用力於此是編推用此例庶幾求四書本未或昧焉則鹵莽而滅裂矣理何自而明哉朱子嘗一句讀用王文憲所定及溫公點本參訂爲之讀多工夫則無以見聖賢之意然則學者可不用朱子之功而求朱子之意乎臨川詹君道傳用魯齋先生所定之句讀會近代諸儒之箋釋而參訂之名曰四書纂箋藏于家塾以授其徒建昜陳君子善鋟而行之乃求爲之序焉是書也亦既羽翼朱子而有功于聖門矣其於讀者之用力又豈不易易然也哉

至正癸未秋九月甲子後學會稽胡一中謹拜手書

通志堂藏書

四書纂箋凡例

一朱子論語集義序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是編推用此例庶幾求四書本未或昧焉則鹵莽而滅裂矣理何自而明哉朱子嘗之說而亦先涉其流之意也

一句讀用王文憲所定及溫公點本參訂爲之讀多者欲其文理明白長者徐其血脉貫凡文意俱斷爲句文斷意不斷者也相因者讀上有呼喚字下有承上字并讀

一字音參用諸儒所定及元有關者補入圈以別之

一朱子四書之說務從簡明於制度器數之本未經史子集之事實鉤玄提要不復致詳今用名箋證據于下方

一所箋如杜緱山旁通諱秋潭引證金仁山攷證許益之叢說趙鐵峰箋義等書頗加裁擇隨類纂入或他論有所補益者間亦一二附焉

一箋事及音讀欲便初學者耳義理之訓則集成其疏諸書詳矣是編奚庸贅辭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平聲下同)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書辭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去聲下同)掃應(去聲下同)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應氏曰六藝之目出周禮保氏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五禮吉凶賓軍嘉此古禮事鬼神示其目十有二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其目有五以嘉禮教萬民其目有八軍禮同邦國其目有五以賓禮親邦國其目有九以馭其官其目有六樂者周備六代之舞宗廟之祭則用之以祀四望大夏禹樂以祭山川大濩湯樂以享先妣大武武王樂以享先祖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指事諧聲轉注會意諧聲假借九數方田粟布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旁要)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的)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藏小節焉(馬氏貴與曰保傅篇古者人生八歲而就小學束髮而就大學大學小學皆在王宮之東學小節焉謂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大學大節焉謂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音扶)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

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焉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去聲下同)之所當盡而各極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聖人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徒回反)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餘制反○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皆見禮記第子職其篇名)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

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去聲)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眉殞反)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上聲)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音扶)世俗口耳(如字或如字下同)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呼對反否(音鄙)塞(悉則反下同)反覆沈(持林反)痼(古慕反)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

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音要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扶又反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音集之間如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先生

大學章句

大學舊本音奉今讀如字章句纂箋

子程子曰大程子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先生小程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然子程子嘗以大學孟子中庸論語初以大學入德之門次及中庸孟子次及論語孟子末及六經蓋其爲學之序如此學者須是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其次則論語可以觀其要其次則孟子可以盡其發用其次則中庸可以極其微妙然後六經可得而治也今此章句之作蓋一以程子之言爲據而參以己意竊以古人之書莫備於禮記而大學中庸實其中之二篇也大學一篇乃孔氏之遺書大關略故以其書始終之序考之則其綱領條目次第分明又經子程子之所定其可疑者闕之其餘則不敢以臆說加焉庶幾讀者玩心高明涵泳從容自得之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音新止於至善

大學之道三綱領也明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

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上聲其舊染之汙音烏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音扶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

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上聲下同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後即上文兩節之意

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去聲後倣此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也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倣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承上章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四字出於義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下同

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

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康誥本文克明德偏舉此以見全篇大旨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太甲商書顧諟右視也天之明命即上文明德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

日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新定邵氏曰日日盥頮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而別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一沐湯清浴三日具沐而已謂銘此其訪刻之謂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盤銘惟見於此名者書之名即此九字之通志堂王侾）

大學章句集注

苟誠也（論語苟至於仁而已訓誠）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上聲下同）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去聲斷徒玩反）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易繫辭鼓之舞之以盡神猶此四字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岐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畿方千里王制云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而畿居其一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綿）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鉏林反）蔚（紆勿反）之處

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大學章句集注

於緝熙敬止

於緝之於音烏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緝熙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憂物於閒二反）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菉詩作綠荷叶讀音同僴下版反咺音宣斐音匪諠音喧）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水曲也（去聲）斐文貌切以刀鋸（居御反）琢以椎（直追反）鑿皆裁物使（以）

成形質也磋以鑢（音慮本或作錄非）磨以沙石（虘加反）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磨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一作已）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僴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悉井反）察克治之功恂慄（悉遵反）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疑非傳所釋蓋非訓釋篇）

（此章載此文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烏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後之人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詠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一作簡下）今正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一作解）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與羨同延面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閒（如字）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

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
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
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
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
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毋音戊下同惡烏路反 惡如好好呼報反 謙音慊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一本無此十字皆去聲 爲惡而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
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爲惡去聲

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
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
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
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
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爲去聲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
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 厭於豔反揜於檢反著陟略反

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閒音閑厭於豔反 獨爲獨處去聲處

閒居獨處去聲小人閒藏之貌此言小人陰
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

當去聲上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
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
哉此君子所以重去聲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
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步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
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
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
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
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
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
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

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 忿弗粉反懥敕智反好呼報反樂音洛患胡慣反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懥廣韻平聲遍滿利反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眞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所賤惡而辟焉之所畏敬而辟焉之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爲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彦碩音頡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會得者無厭聲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南人去聲長上聲

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上聲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左隱三年鄭伯之車僨於濟此

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

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

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夭平聲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去聲）好貌蓁蓁美盛貌興（去聲）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音六）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鳲（音尸）鳩篇忒差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音結下同）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疾葉反）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鋪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下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上聲）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平聲）者

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姐惡並去聲下述倣此）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節讀爲截辟讀爲僻僇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按詩傳尹氏姜姓吉甫之後周大夫家父作此詩以譏王之用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國語楚語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罪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敎百物以制九丘其爲寶也不可量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禮記檀弓篇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以慕人開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晉子儼然在喪服之中衰非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以吾舅犯曰孫子其亦聽焉長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孫子其聽焉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秦穆公帥師伐鄭晉襄公率師敗諸殽而還歸而作秦誓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乎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媢音冒通志堂本作忌古賀氏書作介與下文介字通用

進猶遂也言有此媢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遠去聲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好去聲下同惡入聲下同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乎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音潮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承職反）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畜許六反乘繩去聲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仲孫慶父之曾孫事成公襄公）畜馬乘士

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上聲）喪祭用冰之家非斬冰也豈卿大夫之家喪祭則取冰於公故謂之伐與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鑿凡內外饔之膳羞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凡酒漿亦宝也鑑見銮之屬以藏冰置食物酒醴于中防鯑敗也夷槃尸牀之下以寒尸也

菜羹見論語千乘注

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

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

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平聲）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首趣（音聚）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

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大學章句纂箋

後學 成德 校訂

大學或問纂箋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爲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爲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略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爲書矣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卽武李氏曰孝宗淳熙十四年丁未先生年五十八編次小學書成內篇三立教明倫敬身外篇二取古人之嘉言以廣之善行以實之凡三百八十五章云）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者今子方將語（音御）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窮夫（音扶）義理措諸事業而致夫

通志堂印

長（上聲下同）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窮夫（音扶）義理措諸事業而致夫少（去聲）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音猶）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灑（去聲）掃（去聲）應（去聲）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爲而不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四字出學記）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胡干反）格（音胳下同）不勝（平聲）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扶又反下同）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音扶下同）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或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權頹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音斤）骸之束（見橫運）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瞀迷惑終無以爲致知力行之地矣況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

通志堂印

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曰敬之所以爲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爲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去聲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先則反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爲物者既梏古毒反於形氣之偏縱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平聲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

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汚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汚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付畀之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實也夫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汚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汚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付畀之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修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為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為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而亦非有付畀之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

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已成物而不謬者鮮上聲矣○曰程子之改親爲新也何所據乎之從之又何所考而必其然耶且以己意輕改經文恐非傳如字疑之義奈何春秋傳云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二字本此曰若無所考而輒改之則誠若吾子之譏矣今親民云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新民云者以傳去聲文考之則有據程子於此其所以處上聲之者亦已審矣初未嘗去上聲其本文而但曰某當作某是乃漢儒釋經不得已之變例而亦何害於傳疑耶若必以不改爲是則世蓋有承誤踵訛心知非是而故爲穿鑿附會以求其說之必通者矣

其倳聖言而誤後學也益甚亦何足取以爲法耶○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夫音扶至善之所在則天下之理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縣爲終身經歷之次序也○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究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爲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去聲下同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平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上聲其長

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
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
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修其
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
無所主雖欲勉強（上聲下同）以修之亦不可得而修矣故欲
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
欲雜乎其中而爲善去（上聲）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
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
先有以誠其意若夫（音扶）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
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
不盡則隱微之間眞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
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
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
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
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
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
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音扶）
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
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爲學之次
第至爲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
至唐韓子（名愈字退之）乃能援（音袁）以爲說而見（音現反）於原道之
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
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音貪）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
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
揚哉（韓文集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荀子名況字卿戰國時趙人也揚子名雄字子雲西漢成都人也各有所著書今傳於世）

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上聲）不至陷
於所偏而無不修矣身無不修則推之天下國家亦
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
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爲對則固專以自明爲言矣
後段於平天下者復（扶又反）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
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耶曰篇首
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實主對待先後次第
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
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形甸反）夫（音扶）天下雖
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

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云云未之有也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天下國家爲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去聲亦不容無等差楚加反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修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上聲下同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士庶人亦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己馬亦爲去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爲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己馬亦爲去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爲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己馬亦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

大夫以下蓋無與音預焉今大學之教乃倒以明明德於天下爲言豈不爲思出其位犯非其分去聲而何以得爲爲下去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去聲內也又況大學之教乃爲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音的子與國之俊選去聲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爲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爲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己馬亦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爲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己馬亦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

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爲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己馬亦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

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爲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己馬亦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

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爲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己馬亦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

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爲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己馬亦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

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爲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己馬亦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

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爲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己馬亦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

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爲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己馬亦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

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爲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己馬亦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

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爲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己馬亦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

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爲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己馬亦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

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爲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己馬亦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

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爲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己馬亦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

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爲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己馬亦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

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爲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己馬亦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

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爲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己馬亦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

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爲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己馬亦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

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者無所爲而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爲己之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爲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己馬亦爲去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漢人多以字行今從之方也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

誠意正心修身也其他如謹獨之云不慊口嗛切二反之說義利之分恒言之序亦無不脗武粉反又音泯合焉者故程子以爲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孟猶處上聲其次焉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爲去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爲去聲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而後論孟蓋以其難易去聲下同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爲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

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或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而程子乃以次於此謂知之至也之文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遂以爲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而二說之不然審矣○曰然則其曰克明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者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音扶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也之功也○曰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形甸反於日用之間人雖不察於此是以汨音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目在之而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曰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曰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爲人而人之未始不爲

天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深亦略有序矣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圖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苟日新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其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音苟汚去聲音烏之也一旦存養省悉并反察之功眞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狀又去下同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間去聲下同斷音短徒玩反功無少間斷則德常明而不復爲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蹊淪澡雪之功不繼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爲舊染之汚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

去上聲下同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蹊乎音淪
音藥音灤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
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狀又去下同有如前
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
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
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間去聲下同斷徒玩反
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爲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
浴而日日沐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蹊淪澡雪之
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爲舊染之汚也昔
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

其後周之武王踐阼才各反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劒戶牖莫不銘焉蓋聞湯之
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形甸反於禮書顧治去聲之
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大戴禮武王踐祚篇武王踐
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
黃帝顓帝之道可得而見與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師尚父齋
書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事
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不閒書之言曰若恐懼而焉戒書
於席四端爲銘焉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眐盛不遠
視爲所代凡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斧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不可不慎其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慍銘曰
丹曰胡殘其禍well哉哲曰所告其禍將長欽銘曰於乎弗忘
於乎盡於乎失道於嗜欲於利慎爾忠恭共則
嘉德銘曰慎之勞勞則富募慕反德銘曰夫
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及而曰我其之乎欹器以

之若風雨至先振振鼓舞作聖人不能爲謀臟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配皇天敬以先時創銘曰嘗之以爲振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銘曰茂哉之行之無怠怠則忘銘曰慎厥終惟其始之若余一人所聞以戒萬世子孫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爲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樂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上聲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爲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峰胡氏之說也胡氏名宏字仁仲建寧人文定公安國之子也其說通志堂

蓋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云者皆爲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義所關故不暇於致詳當別爲去聲讀書者言之耳○曰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于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曰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曰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

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或問此引玄鳥之詩何也曰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曰引緜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爲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曰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爲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爲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爲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爲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爲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

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爲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爲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耶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論其所以爲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爲信亦未必不爲尾生白公之爲也

十六年鄭人殺子木其子勝在吳子西召之使刺吳王子西不肯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左敎反

傳稱公請伐鄭子西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歸不逮矣勝自屬鄭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屬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曰欲庸安直乎將以殺爾父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又況傳之

所陳姑以見彫音反物各有止之凡倒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關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曰復扶又反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烈

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曰淇澳烈文二節鄭本元在誠意章後而程子置之卒章之中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屬音燭之此也曰二家所繫文意不屬故有不得而從者且以所謂道盛德至善沒世不忘者推之則知其當屬乎此也

或問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信之後正心修身之前程子則去聲其上句之複而附此句於誠意之前程子又進而實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上子是必皆有說矣子獨何據以知其皆不盡然而有所取舍於其間邪曰此無以他求為也考之經文初無再論知本知至之云者則知屬之經後者之不然矣觀於聽訟之章既以知本結之而其中間又無知至之說則知再結之文安得以此而先之乎故愚於此皆有所屬明德之章自當為不能無疑者獨程子上句之所刪鄭氏下文之所屬則以經傳之大求之而有合焉是以不得而異也曰然則子何以知其為釋知至之結語而又知其上之當有闕文也曰以文義與下文推之而知其釋知至也以句法推之而知其為結語也以傳之例推之而知其有闕文也○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且此章之下有闕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并失之也耶

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耶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爲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出漢武建元元年賢良策）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爲也哉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爲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去聲）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去聲）禮也哉惟其屬（音浴下同）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本無不善循理（音扶下同）人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爾夫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哉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聞一人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眞有不眞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若曰

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眞知而已矣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進修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致知又在格物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也格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彼列反）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上聲）其當否皆窮理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簡覺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魯水反）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去聲）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

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去聲之宜如何而爲溫清去聲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音扶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物察已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已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而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音偉之罪爲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

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

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詩蒸民篇）所謂天地之中（元統十三年劉康公成肅公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後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夫子所謂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是以有動）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張子）性與天道子思所謂（中庸）率之彝（詩蒸民篇）劉子所謂（劉子名蕺字子厚家於鳳翔府郿縣橫渠先生因以為號非有我之得私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正蒙書誠明篇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見皇極經世書觀物內篇）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程子名頤字正叔家於洛陽學者稱伊川先生）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張子）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異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固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音扶）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徧

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固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音扶）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徧

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山客反）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焉（此非有我之得私也）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當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鮮上聲）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之則偏（一作褊）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

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上聲幽深恍惚難阻絶之論務使學者茶徒反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以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曰近世大儒有爲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音汗也禦也

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此司馬公之說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爲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聲外物之謂而本然之善自明耳此程子說是其爲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去聲也今曰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絶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如字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音扶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

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分之反正作氂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去聲物之誘乎己乃欲一切扞而去聲之則是必閉口椓虛驕反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絶滅種上聲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筆列反也是雖齋以劑反戈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況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曰自程子以格物爲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形甸反於文字多矣是

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後學者耶曰程子之說切於己而不遺於物本於行去聲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上聲其積累之漸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爲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

人物我爲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爲一達哀樂
音洛好惡並去聲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爲一求屈伸消長
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爲一者似矣呂與叔說然其欲必窮
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
但求衆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
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
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
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爲
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爲本而又先其大者
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謝顯道說其曰尋箇是處者
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
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
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又有
以爲天下之物不可勝平聲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
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
我者是亦似矣胡氏說然反身而誠乃爲物格知至以後
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
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
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圖非以是方爲格物之事亦
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
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
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
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爲格物之說又安得遽
以是而爲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爲
非程子之言者尹彥明說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
容皆誤且其爲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
無所佛音拂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
持敬之約而厭夫音扶下同觀理之煩耶抑直以己所未
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
子固已言之若以己偶未聞而遽不之信則以有子
之似聖人而速貧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
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
所共聞者哉禮記檀弓上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吾
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語言於子游子游
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
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
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
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又有以爲物物致察而
轉歸已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胡氏說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
天下之物也又曰窕轉歸已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

我一理讀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窮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爲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爲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胡仁仲說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支離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嗚呼程子之言其蓄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爲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有助於後學哉間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高弟也史籍傳焉雖仲素即龜山楊文靖之一人而已雖公餘道於集事以爲爲學之初且嘗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胷中自當有洒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功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爲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已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矣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與至同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陟力反此正爲去聲下同己爲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或問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耶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乖穢也是以人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嘗莫中反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眞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惡惡去聲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爲氣稟之拘是以音扶下同不知善之眞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眞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揜音晻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

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爲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去上聲惡而適所以長上聲乎其惡是則其爲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于此蓋有憂之故爲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旣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奥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善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眞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爲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眞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爲人而惡之也所發旣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爲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眞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爲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眞則不能有以致其好

通志堂 天藜

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爲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爲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云

之爲義或以爲少又以爲恨與快爲字有作嚮者音向下同嚮者向之反重平聲出也○曰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而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筆列反下同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史記列傳樂毅通志堂天藜

遺燕惠王書曰自先王以來功未有及毅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

嚮粟姬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西漢外戚傳景帝立薄皇后后大行葬事文曰子小未能言母宜號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耶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王粟姬以憂死葬王夫人爲皇后男爲太子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旣並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而音又異

尤不患於無別也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爲有所喜怒憂懼便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

復扶又反下同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大減反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眞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之反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思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去聲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爲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爲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

或問八章之辭舊讀爲辟譬而今讀爲僻何也曰舊音譬之之反下文並之而不通也是以下文並之而不通也是以閒者竊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惡去聲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修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上聲之間將無一當去聲於理者而況於闔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哉之哉曰凡是五者皆有所向便爲偏倚而身不修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別筆列反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修今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爲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爲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修亦曰心得其正乃能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修也○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音扶教惰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教之爲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待洛反所施而

無所不敎爾若因人之可敎而敎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聲其行去聲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去聲凡而卧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敎之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況此章之旨乃爲去聲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敎惰而其意則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審雖曰所當敎惰而猶不敢肆其敎惰之心也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爲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去聲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平聲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式約反而有待於強上聲爲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細則大者可知矣○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爾○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曰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音篤爲而后化且內適自修而遽欲望人之皆有已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爲去聲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敎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己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修己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務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脅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文公父名松字喬年號東齋先生有諸己不必求諸人以爲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爲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正此意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上聲惡而遂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爲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爲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則大者可知矣○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

爲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上聲下同）於自治爲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之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省之身爲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詰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己則昏昏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今曰恕己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誤哉藉令其意但爲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

至於此可不謹哉○曰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嘆咏歌優游厭飫（依據反）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音扶）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音預）爲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爲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爲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爲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之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眞知實踐有以倡焉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曰何以言絜之爲度也曰此莊子所謂度量分之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爲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爲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爲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爲守則易尉而爲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己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所爲亦將何所不至哉

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音煩）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上聲）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音鐸）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去聲）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爲施於人之準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矣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爲本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去（上聲）其一而不可得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哉○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爲推己及人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爲一說若有不能相通焉者何也曰此數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有不同耳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去聲）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己度（音鐸）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上聲）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國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遍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首尾實一身矣

何名爲異說哉○曰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也夫（音扶）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猶子之愛其父母哉○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己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爲天下僇（音戮）如彼影欲去（上聲）其一而不得蓋惟忠恕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之意也○曰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僇而失衆失國矣○曰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曰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

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爲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言矣○曰前既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爲耳可不謹哉○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曰媢疾之人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邪曰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媢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干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反又何罪焉故不敢以已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音螭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爲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違之爲辟必亦反何也曰古字之通用者多矣漢石刻詞有引尊五美屏四惡者而以尊爲遵則其證也漢宣帝時校書東觀以經籍古字多繆疑誤後學於是石渠論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遂乃自書丹於碑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曉學咸取正焉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命之爲慢與其爲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證決之則無考蓋不可以深求矣若使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有所鄉許亮反背音佩而不可以不究猶當視其緩急以爲先後況於此等字既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徒費日而無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見矣曰好善惡惡如字人之性然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媢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

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欲循理則絜矩之道不待勉強而自行矣

之所以為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曰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言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扶又反音扶洪範八政食貨為先見尚書洪範八政疏財貨為三大政疏疏通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古外反箕斂力驗反厲民自養之云哉漢陳餘傳秦為亂政外内驗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音古以崇貨也然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意也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去聲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為天下僇之不暇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趙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鎬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史記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而盈鉅橋之粟大聚奇戲狗馬充仞之於宮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為酒池縣肉為林令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武王之師甲子朝紂兵敗紂走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自蔽而燔死矣書武成篇乃反商政政由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悅悅以吾書隆寶別藏貨物寶諫以鉅橋粟賜貧民以振之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以分賜諸侯於是諸侯咸說大悅乃於行在所發巨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天目梵而死矣書武成篇乃反商政政由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悅悅以吾書隆寶別藏貨物寶諫以鉅橋粟賜貧民以振之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下有所觀望不滿所望請悉出以賜有功給軍實帝語即撤其著○曰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

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為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聲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史記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織婦而棄出其家織布好而棄出其家婦婚其機云欲令農夫工女安所賣其貨乎○西漢書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曰天亦有所分予上聖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按顏音祿為菜名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益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宵葛反蟲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

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何也曰以利爲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以義爲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爲利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義利拔乎其萃蓋亦出於此云○曰此其言蕩若

於未然而不爲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爲防人猶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炎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桑弘羊楊愼於朱子以有宋諱諱故各去一字（下文名曰字倣此）漢武帝朝爲治粟都尉領大司農管天下鹽鐵後爲御史大夫昭帝時與丞相霍光等輔政孔僅漢武帝朝爲大農丞領鹽鐵事後爲大農令（下文融雖治多訪虛妄不實作成稱職乎榮辱司農貶驩州刺史中永有司動輒文不盡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
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
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人心惟危
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
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
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
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
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

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
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
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
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
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
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
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
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
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
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去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
按史記周威烈王之十七年子思周於末作中庸又孔叢子云子思絕糧於陳蔡作春秋吾何能作乎於是擬之子思絕糧於陳蔡作春秋吾何能作乎於是擬之子思絕糧於陳蔡作春秋吾何能作乎於是擬之

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音集）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石氏即記曾參石）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本義無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音佩）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與早通）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於代非潛反）潛反復（芳服反又如字）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去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上聲）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舉措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去聲）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纂箋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色客反）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通志堂聖學本）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
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爲
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
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
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
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聲平則已
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
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
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上聲於
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
之中去聲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
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
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
之處無少差謬廢幼反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
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
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
如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
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
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
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
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
言存養省悉井反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
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聲夫音扶外誘
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
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

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與惟通）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
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放此疏引倣此）程子亦以爲然
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
而又能隨時以處（上聲）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
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去聲下反）也蓋中無定體隨
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
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
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
文雖不屬（音燭）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
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去聲）言之則曰
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上聲下同）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
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去聲）故鮮能之
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
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
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
行也賢者不及知不肖者不及行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去聲）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
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子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
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
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揚而不匿其廣大光
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音洛）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
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

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度音奪）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音預）此此知（如字）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音避）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戶化反陷戶臘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捕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彼列反）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去聲）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作答反）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上聲）服膺（持之貌服猶著（陟略反）也）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心曾（子登反）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平聲）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徒到反）也中庸不可能（平聲）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去聲下同）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上聲）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去聲）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平聲）北方之強與抑（語辭）而汝（音女）之強與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去聲）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

衽（而審反）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記內則衽席之上敷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直又反）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

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

詩淇水篇倚偏著直呂反也寒悲到反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

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山客反蓋字之誤也前漢藝文志引此全文素作索顏師古註索隱求索隱僻之理

則無以造七到反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以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一以貫之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末章引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扶味反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大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莊子終篇云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並生萬物與我爲一至小無間謂之小一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旱麓篇道可安而不可傳其大無外其小無垠可謂費矣然其理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

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之矣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老聃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此吾所以告子而已老子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去聲）之類（愚謂人所憾（胡暗反）於天地如覆（敷救反）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音察）

詩大雅旱麓（音鹿）之篇（鳶鴟（與脂反）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

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居忍反）為（去聲）人處活潑潑（普活反）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為柯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改止計反）

詩豳（悲巾反）風伐柯（音哥）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彼列反下同）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去聲）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此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之謂也（左哀二十七年晉伐鄭齊師救鄭及留舒御之穀人不知杜註留舒齊地違去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徒洛反）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

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如字）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並去聲）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道之所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胡甸反）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

居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堅堯反）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一音古毒反）

畫（胡卦反）布曰正棲皮曰鵠二語射義注皆侯之中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賓射之侯也正之方外如射禮三侍傳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於侯中而射之有成侯采侯獸侯則設鵠乃大射之侯參見論語第三篇采蘋則設正分其侯而居一中二尺畫采其外去白次蒼次黃次黑充其正寸使大如鵠其實射則張布侯而設正○按采蘋曰所以射諸侯則三正去玄黃孤大夫二正去青白直以朱綠也若獸侯則燕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

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諸侯則以白上赤下畫其布爲賀子朝天子之差等又按裘說云射有三天子大夫也又按三禮辨云天子九十步侯諸侯七十步侯大夫五十步侯步近者鵠差大取其力也

右第十四章　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與譬同）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時南反帑與孥通）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孔疏古者謂子孫爲帑甘誓言予則孥戮汝）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音洛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乾卦文言貞者事之幹也朱子本義云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物依此而立幹如木之幹事如木之葉）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

齊（音齋下其倣同）之爲言齋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二句出禮記祭統篇）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形甸反下同）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

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音熏）蒿悽愴（初救反）此百

舜年百有十歲書舜典舜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
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
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假音洛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
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去聲之常推之以極其至
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
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
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
功累仁反仁之事也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
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
保之大音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纘作會反繼也大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祭於其墓也壹戎衣一用兵也
著陟略反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
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
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
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追于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
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祖甘反以上至后稷也史記
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
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居之以下
諸侯絶大夫降吕氏曰期之喪有二正統之義爲祖父母出入國於諸侯絶之義爲祖父母出入國於諸侯降之義爲父母出入國於諸侯不降不絶之義爲父母出入國於諸侯不降不絶之義爲父母出入國於諸侯不降不絶之義
此言喪祭之禮所以通貴賤而一之也期之喪大夫
降服大功所謂尊者不厭卑也絶疏也
雖絶服猶爲親之期亦爲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
尊也如爲親之期亦爲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
君不貳尊父兄敬師之義也如斬之
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而父母之喪上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音的士二官師見禮記祭法篇通志堂張達

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音求河圖之屬也重平聲赤刀大訓天球河圖皆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

裳衣先祖之遺衣服

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按周禮天官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用鴈羽夏行腒鱐膳用鮮魚秋行犊麋膳用麋腥冬行鮮羽膳用鴈羽膳羊暗也牛驚也馬火也水克火也此本克上春用之腒音拘乾雉也夏則之横牛鷹也鱐音昔乾魚也夏則之橫牛鷹也鱐音昔乾魚也秋行犊麋膳用之

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按胡五峯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太牢于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又曰祀天以特祭社以太牢祀地以少牢祭社稷而別無祭地之文但有郊舞成池以祀見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明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朱子謂此說有據

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大祖之所自出

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禮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嘗秋祭也

四時皆祭舉其一耳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祠禴嘗烝祭先王之禮如王制祭統所記春礿夏禘郊冬秋嘗烝而禮器曰此蓋漢儒見春秋惟兩書禘一春一夏而誤也以礿為春祭亦誤

禮必有義對舉之

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去聲見也此與論語文

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叢說春秋傳序大事書於策小事簡牘而已王肅云簡一行字數行者書於方方所不容書於策蓋古者有削竹為簡長二尺短者半之字少者書於簡則一簡書於策而書之不盡則以韋編聯諸簡謂之策而策亦謂之冊

息猶滅也

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
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
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
理也故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
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
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
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別彼列反 長去聲幼有序
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 如字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
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
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之理也
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
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
也 強上聲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 扶問反而言則所以知者仁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
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
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
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 蚤與早同
行道有難易 去聲然能宅 強如字之塗雖異至於成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
曰所入之塗雖異至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
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 幾平聲及輕困知勉行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好呼到反 近其謹去聲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來學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
通上文三知爲知 去聲下非知同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
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
返懦 奴卧反 弱也 久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後以
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後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
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蓋
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
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
也

經常上體謂設以身處上聲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音潮廷故敬大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彼列反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既讀曰餼稍禀食也既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多少之事考其工致其事以上下其食多少之事考其器以上下其食多少之事考其用以上下其食多少之事考其物以上下其食多少之事考其牢以上下其食多少之事考其匪以上下其食多少之事考其有以上下其食多少之事考其悍以上下其食多少之事考其驕以上下其食多少之事考其老以上下其食多少之事考其幼以上下其食多少之事考其疾以上下其食多少之事考其喪以上下其食多少之事考其有以上下其食多少之事考其舍以上下其食多少之事考其有以上下其食多少之事考其有以上下其食多少之事考其有

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
大聘五年一朝王制疏比年每年也小聘曰問大夫三介大聘加五介
侯歲朝則一朝者朝則君自行然此據實文有時所制也若遠夷之制諸
年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一朝則此明諸侯之事大者
二適記以義諸侯之事大者也令諸侯三歲聘五歲朝則此明諸侯以事
之事大者也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
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
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劫反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音致也疚
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
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
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
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
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
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
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去聲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
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
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
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
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
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
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
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以下之事也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去聲學而
知如字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
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
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
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平聲其成故常百倍其
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去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物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音扶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改之今以鹵音魯莽其古莫後二反滅裂蘇結反之學莊子則陽篇君爲物出令反君爲物之所制令出而反害於物滅裂者子爲未耕而種之也滅裂輕薄也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紐女九反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上聲之無不當去聲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

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

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妖亦作祆祥子兮反）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左定十四年衛隱公來朝郵子執玉高其容俯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俟郵以郵子益來）凡此皆理之先見（形甸反）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平聲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自然之道）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形甸反）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去聲斷徒玩反）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知興反）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悠久無疆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申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

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私列反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元魚蜥蜴生焉貨財殖焉大音泰華戴並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

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經禮也威儀曲禮也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去聲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指上兩節而言凝聚也成也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凝聚也成也

通志堂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上聲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也似廉似林二反溫之溫左哀十二年公會吳于黃對曰若可尋也亦可燖也賈逵注云謂故學之矣復扶又反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去聲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上聲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災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如字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文者六書此則指秦篆而言名書之字也又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故此亦可兼名言之名謂字爲名儀禮百名以上書之事是也名謂字爲名儀禮百名以上書之事是也古者謂字爲名儀禮百名以上書之事是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軌車轍廣六尺六寸倫序也車同軌制同度也書同文字形及讀之音聲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車轍廣六尺六寸兩輪之間爲軌車輪所轢爲轍

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微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易言者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亦詩作斁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音習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悖猶背（音佩）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大德之別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上聲音智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如字）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形甸反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未詳杖焉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毗至反）次之也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

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音扶豈有所倚著直略反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盡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

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

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烏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扶又反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之什鄭之丰皆作衣錦褧古迥反同禪衣也語錄禪字與單字同沈括筆談絅褧錦異

用錦則絅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誌布禹之尚加也

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温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形甸反

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悉井反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見賢遍反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

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爾雅釋宮文云屋漏西南陽西南隅謂之奧東北隅謂之屋西北隅謂之宧室西北隅謂之屋漏郭璞注云東北陽氣始起有養萬物之功故名室之所受者深也

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去聲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鈇音扶方無反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

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音挫）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

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通志堂 陳松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古以與字通用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至也

中庸章句纂箋

後學 成德 校訂

頭都 陳君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扶又反）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平聲復扶又反）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或問纂箋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爲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爲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形而上者諸行去聲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去聲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

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爲無偏倚者之所爲而於一事之中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曰張子之言如何曰其曰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者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曰呂氏爲已爲人之說如何曰爲人者程子以爲欲

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爲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爲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形而上者諸行去聲事夫音扶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爲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爲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爲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言之謂哉既曰當然則

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未嘗有所偏倚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不中其義雖精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曰張子之言如何曰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者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曰呂氏爲已爲人之說如何曰爲人者程子以爲欲

見知於人者是也呂氏以志於功名言之而謂今之學者未及乎此則是以爲人爲及物之事而涉獵徼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等也殊不知夫子所謂爲人者正指此下等人爾其末流所至固將無所不爲而所謂物此特可坐以不能知新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一己之私而後學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務先存養以爲窮理之地耳而語之未瑩乃似聖人強立此中以爲大本使人以是爲準而取中焉則中者豈聖人之所強立而未發之際亦豈容學者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指則有以切中今時學者之病覽者誠能三復而致思焉亦可以感悟而興起矣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形向及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蓋天之所以賦予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之具焉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

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偏又反有以見夫天命之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之具焉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

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去聲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
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爲而亦豈人之所得爲哉修
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
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
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
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
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
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尺兖反違而無以

通志堂 張逵

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
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立
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
其親疎之殺所戒反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立矣
有以別彼列反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扶問反則義
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
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道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
則知去聲之爲教明矣夫如是以人無知愚事無大
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上聲其人欲之私而復乎
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

所惡去聲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
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
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
受乎天者而強上聲爲之也子思以是三言者著於篇首
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
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
得乎天命之說則知我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
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
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
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

通志堂 張逵

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上聲其所本無背其所
至難而從其所甚易去聲而凡世儒之訓詁章句管商
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
離偏曲皆非所以爲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
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
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
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修道之教又將由
我而後立矣○曰率性修道之說不同孰爲是耶曰
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
發見形甸反下同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

指修爲而言也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形體又爲私意小知所梏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中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爲道則所謂道者又在修爲之後而反由教以得之非復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矣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我楊氏所謂率之而已者似亦皆有呂氏之病也至於脩道則教子養之以福修而求復之云却似未合子思本文之意獨其一條所謂循此修之各得其分而引舜事以通結之者爲得其之意耳呂氏所謂先王制禮達之天下傳之世者得之但其本說率性之道處已失其指而於此又推本之以爲率性而行雖已中節而所稟不能無過不及若能心誠求之自然不中不遠但欲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以又當修道而立教焉則爲太繁複而安本文之意耳改本又以時位不同爲言似亦不親切也○曰楊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曰王氏之言固爲多病然此所云天使我有是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豈眞以爲有或使之者哉其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

言故其門人亦多和之但所引舜事或非論語本文之意且呂氏所謂先王制禮達之天下傳之世者得之但其本說率性之道處已失其指而於此又推本之以爲率性而行雖已中節而所稟不能無過不及若能心誠求之自然不中不遠但欲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以又當修道而立教焉則爲太繁複而安本文之意耳改本又以時位不同爲言似亦不親切也○曰楊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曰王氏之言固爲多病然此所云天使我有是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豈眞以爲有或使之者哉其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則程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蓋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爲王氏之失不惟似同浴而譏裸之譏裸音果又程音呈亦近於意有不平而反爲至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爲順性命之理文意亦不相似若游氏以遁天倍情爲非性則又不若楊氏人欲非性之云也○曰然則呂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縝密於游稱其穎悟溫厚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生且熟復其言究竟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過此以往則非

後學所敢言也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豪忽之不謹而常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己獨知也則其事之纖悉無

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平聲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先則反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為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為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去聲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五子之歌云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中庸曲禮云凡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云云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音扶既

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善惡之幾平聲也蓋所謂道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形音現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豪

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去聲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為去聲已過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為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為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耶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

異矣若其同爲一事則其爲言又何必若是之重複(音福)耶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爲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是兩條者皆爲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去聲)亦甚矣○曰程子所謂隱微之際若與呂氏改本及游楊氏不同而子一之何邪曰以理言之則三家不若程子之盡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三家之密是固若有不同者矣然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而後有是事則亦初無異指也合而言之亦何不可之有哉○曰他說如何曰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離者得之但專以過不及爲

離道則似未盡耳其論天地之中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深處然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音扶)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爲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指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不誤之甚哉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爲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必列反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猶(音昌)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則其爲害將有不可勝(平聲)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矣○曰呂氏之書今

有二本子之所謂舊本則無疑矣而謂改本則陳忠肅公所謂程氏明道夫子之言而爲之序者子於石氏集解雖嘗辨之而論者猶或以爲非程夫子不能及也奈何曰是則愚嘗聞之劉李二先生矣舊本者呂氏太學講堂之初本也改本者其後所修之別本也陳公之序蓋爲傳者所誤而失之及其兄孫幾平聲叟具以所聞告之然後自覺其非則其書已行而不及改矣近見胡仁仲所記侯師聖語亦與此合蓋幾叟之師楊氏實與呂氏同出程門師聖則程子之內弟而劉李之於幾叟仁仲之於師聖又皆親見而親聞之是豈胥臆私見口舌浮辨所得而奪哉若更以其言考之則二書詳略雖或不同然其語意實相表裏如人之形貌音邈昔腜音兆今音妙而其部位神采初不異也豈可不察而遽謂之兩人哉又況改本厭前之詳而有意於略故其詞雖約而未免反有刻露峭急之病至於詞義之間失其本指則未能改於其舊者尚多有之校音教之明道平日之言平易從容而自然精切者又不翅通作啻試音式碱音鹹夫之與美玉也於此而猶不辨焉則其於道之淺深固不問而可知矣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至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指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去聲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中節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豪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爲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又益精愈密以至於無一豪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

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去聲礙與礙通欣交通而萬
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
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
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
爲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
其指深矣○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
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爲彼
體彼爲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
有二物也○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
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
矣

二光三大辰也山崩川竭國語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竭岐山崩伯陽父曰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則不必
天翻地覆然後爲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殰卵殈則不
必人消物盡然後爲不育矣樂記曰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凡若此者
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
固以爲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爲
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
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爲盡耳曰然則
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

致夫狀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邪曰善惡
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
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
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
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去聲而
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
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曰二者之爲實事可也而分
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爲破碎之甚耶曰世固未有能
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
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

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
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
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之節也中去聲節也天下之達道也
周子通書中語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爲天下之
大本也耶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
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異端於篇首已辨之矣學者涵
泳而別筆劍反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可也○曰程
呂問答如何曰考之文集則是其書蓋不完矣然程
子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書乃自以爲
未當去聲向非呂氏問之審而不完之中又失此書

則此言之未當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虛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爲定也其說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似併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義少異蓋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謂之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不偏不倚爲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爲定論也呂氏又引允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非未發之中也呂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程子所以答蘇季明之問又已有既思即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爲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詳之未可見其不辨而遽以爲是也曰然則程子卒以赤子之心爲已發何也曰衆人之心未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也但孟子所指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僞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僞又不足以名之而亦非獨赤子之心爲然矣是以程子雖改夫畜狀心皆已發之一言而赤子之心爲已發則不可得而改也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爲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爲未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爲水鏡之體既發則爲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記錄多失本真答問不相對值如耳無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爲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其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見天地之心爲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爲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纔思即是已發爲比則未可以爲坤卦純陰而不爲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爲比則未可也所謂無時不中者所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則語雖要切而其文意亦不能無斷續至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而之他矣其答動字靜字之問以至若無事時須何以用功之問蓋思慮不定之間以至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但其曰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人之制祭服而設旒纊（杜佑通典云黃帝作冕垂旒目不邪視也充纊示不聽讒言也）

雖曰欲其不得廣視雜聽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爲眞足以全蔽其聰明使之一無見聞也若曰履之有約以爲行戒（周禮大宰職大祭祀戒百官百執事之屬各以其職之事至其日又戒之使不散亂也）尊之有禁以爲酒戒（周禮春官司尊彝大祭祀陳其鬱鬯鄭司農云鬱鬯謂秬釀也和以鬱草煮之以灌地降神謂之鬱鬯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謂之祼尸祼訖酌以酒奠之謂之奠酒奠酒不舉舉奠者不舉身滿爵所以戒慎也）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若使當祭之時（沈酒也）遂如龔黃則是神容樂節皆不能眞爲旒纊所塞（毛則反）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如是之過也至其荅過而不留之問則又有若不相值而可疑者大抵此條最多謬誤蓋聽他人一問而從旁竊記非惟未了荅者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

是以致此亂道而誤人耳然而猶幸其間紕（音毗）漏顯然尚可尋繹（音亦）以別（筆列反）其僞獨微言之湮（音因）沒者遂不復傳爲可惜耳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引屢空貨殖及心爲甚者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由空而後見夫（音扶）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說也其不陷而入浮屠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他得反）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意推求而瞭（音了）然心目之間參前倚衡（陳略反）爲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苦怪反）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爲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紊（音問）亂援引乖剌而不勝其可疑也程

子識之以爲不識大本豈不信哉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慟（音洞）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已發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莊子庚桑楚篇云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地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則

是以爲聖人方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爲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

其曰當論其中去聲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上聲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諡而諱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音甫乃直以字而面命之況孔子爵不應平聲諡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筆列反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衆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之正也惟君子爲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爲非乃敢自以爲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爲無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胡廣字伯始位至太傅性溫厚謹慎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事歷事六帝無所迕意時稱其善處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呂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贄治春秋自元和播遷士多依違戶部員外郎兼翰林學士贄相李吉甫陰事憲宗駁均州貢獻通州後徙衡州○柳宗元字子厚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推仰貞元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後遭貶柳州刺史

曰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略舉大端以分別筆列反君子小人之趨向未當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脉則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

其下且當平解兩句之義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說也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爲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爲無所據而臆決也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蔽矣今存呂氏以備觀考他不能盡錄也

或問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暮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音扶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

各是發明一義不當遽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之辭故程子釋之以爲民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兼用守者不同文意益明白矣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音杭)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陳之也故其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音燭下同)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音扶)全篇之旨矣然程子亦有久行之說則疑出於其門人之所記蓋不能無差繆(與謬同音)而自世教衰之一條乃論語解而程子之手筆也諸家之說固皆不察乎此然呂氏所謂厭常喜新貿薄氣弱者則有以切中(去聲)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徒諸其月之章而自省(悉井反)焉則亦足以有鑒矣侯氏所謂民不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則其疎闊又益甚矣如曰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皆有自然之中而不可離則庶幾

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曰測度(待洛反)深微揣(楚委反)摩事變能知其理而不能盡其情則其與不能兼用守者不同文意益明白矣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去聲)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陳之也故其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音燭下同)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音扶)全篇之旨矣然程子亦有久行之說則疑出於其門人之所記蓋

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曰測度(待洛反)深微揣(楚委反)摩事變能知其理而不能盡其情則其與不能兼用守者不同文意益明白矣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去聲)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陳之也故其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音燭下同)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音扶)全篇之旨矣然程子亦有久行之說則疑出於其門人之所記蓋

不能無差繆(與謬同音)而自世教衰之一條乃論語解而程子之手筆也諸家之說固皆不察乎此然呂氏所謂厭常喜新貿薄氣弱者則有以切中(去聲)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徒諸其月之章而自省(悉井反)焉則亦足以有鑒矣侯氏所謂民不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則其疎闊又益甚矣如曰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皆有自然之中而不可離則庶幾

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時利反)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去聲)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音洛)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爲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曰知(去聲)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

以爲執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意矣蓋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爲過孰爲不及而執爲中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之至當然後有以知夫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爲過不及而不可行哉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耳或以二句各爲一事言之則失之也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暮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不失則非不省者之不及矣然則玆賢也乃其所以爲知也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本意惟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爲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爲親切確實而足以見其深潛縝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義亦未安耳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其務爲過高而不顧經文義理之實也亦甚矣哉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所無事焉夫子何能之有則皆老佛之餘緒而楊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爲道遠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也二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高弟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曉也已

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

處上聲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上聲其短而啟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不論爲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又倚爲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惟強者爲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倒側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爲強也曰諸說如何曰大意則皆得之惟以矯爲矯揉之矯以南方之強爲矯揉之矯以南方之強爲矯哉之強與北方之強者爲矯揉之矯以抑而強者爲子路之強或問十一章素隱之說曰呂氏從鄭注以素爲愫音朱然耳有未安惟其權說有謂無德而隱爲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遯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似亦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耳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廣之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爲索顏氏又釋之以爲求索隱暗之事章句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

離人而立於獨與夫未免有念之云皆非儒者之語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地能生覆音救反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音扶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

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聖人天地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爲費而隱也去聲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爲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之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

隱微之間尤見道之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胡登反）詩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釐降（釐音僖降戶江反）禮謹大昏（昏音婚）皆此意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篇注大昏國君娶妻禮也）以聖人爲喪惠之徒既已失之又曰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而兩之皆不可曉也所不與去聲則又析其言不知夫婦之智淆（音肴）諸物故聖人有已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爲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爲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之爲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爲隱矣程子之云又何疑邪○曰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爲人處（緊居忍反爲去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於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

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爲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爲子思喫緊爲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爲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故此心之存而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礙牛代反）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爲精密然但爲（爲去聲）學者集義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爲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耶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爲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爲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爲正心之防也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

之遺意耶曰此但俚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況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為而必戾於天魚而必躍於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為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絶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曰呂氏以下如何曰呂氏分此以上論中以下論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皆未安謝氏盖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為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為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為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游氏之說其不可曉者猶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出為道之費則良知良能者不得為道而在道之外矣又以

不可知不可能者為道之隱則所謂道者乃無用之長物而人亦無所賴於道矣所引天地明察似於彼此文意兩皆失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莊生罪遁荒唐之語尤非所以論中庸也莊子徐無鬼篇黃帝時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昆閽遇牧馬童而問塗焉曰知塗乎曰知之又問知大隗之所在乎曰知之又問此七聖者何知塗乎而皆曰知之然則何為而後不知塗乎何為而後知塗乎何為而後知大隗之所在乎何為而後不知大隗之所在乎黃帝曰小童非直知塗也又知大隗之所在乎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又惡有其數云云楊氏以大而化之非智力所及為聖人不知不能為隱則其為說之弊必不出此也必矣惟侯氏不知不能之說最為明白但所引聖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人所不能測耳非此文之意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亦不足深論也或問十三章之說子以為以人治人為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為道之全也耶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

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云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大而離者後其自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次第而盡矣所以爲始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

通志堂 張逵

○曰子臣弟友之絶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臣之事己者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友之施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此多所未合則不察文義而強爲之說之過也夫齊師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

通志堂 張逵

哉○曰諸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莫侯反一盾食尹反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爲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爲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己推己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爲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己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己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

通志堂 張逵

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爲同也餘說雖多大槩放此此惟此意以觀之則其爲得失自可見矣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非背僖佩而去之謂愚固已言之矣諸說於此多所未合則不察文義而強爲之說之過也夫齊師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賢遍反

諸行去聲事不待勉而能也然惟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去聲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爲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者若姑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爲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去聲程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以爲猶形影者意可見矣今析爲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強上聲爲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

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爲去聲言之而非正爲忠恕發也張子二說皆深得之但虛者仁之原忠恕與仁俱生之語若未瑩定反耳呂氏改本太略不盡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詳實有味但柯猶在外以下爲未盡善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勢而猶以爲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勢而所以治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瞍底豫者蓋爲去聲此也如此然後屬獨音燭乎庸者常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盡之則

道難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聊弗不遠爲得其文意也謝氏僎氏所論去聲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但程子所謂天地之不恕亦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戶昌合反闢開夜音亦反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音煩則有似於恕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恕耳其曰不恕非若人之閉於私欲而實有忮支義反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恕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以爲人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之不恕而有似於

不恕則可若曰天地因人之不恕而實有不恕之心則是彼爲人者既以忮心失恕而自絶於天矣爲天地者反效其所爲以自已其於(音烏)穆之命也豈不誤哉游氏之說其病尤多至謂道無物我之間(去聲)而忠恕將以至於忘己忘物則爲已違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豈中庸之旨哉楊氏又謂以人爲道則與道二而遠於道故戒人不可以爲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猶以爲遠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而爲道則遠人故君子不可以爲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而其說乃如彼既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使道爲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教人以爲道者反爲誤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此理哉既又曰自道言之則不可爲自求仁言之則忠恕者莫近焉則已自知其有所不通而復爲是說以救之然終亦矛盾而無所合是皆流於異端之說不但豪釐(陵之反)之差而已也侯氏固多疎闊其引顏子樂(音洛)道之說愚於論語已辨之矣至於四者未能之說猶以爲若止謂恕已以及人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則諸家皆所不及蓋近世果有不得其讀(音豆)而

輒爲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者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所謂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爲切至呂氏說雖不免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愨(音角反)實而有餘味也游氏說亦條暢而存亡得喪(去聲)窮通好醜之說尤善但楊氏以反身而誠爲不願乎外則本文之意初未及此而詭遇得禽亦非行險徼幸之謂也侯氏所辨常總默識自得之說甚當(去聲)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傳(音附同)著其說而指意乖剌(郎葛反)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但侯氏所以自爲說者却有未善若曰識者知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而已則豈不明白眞實而足以服其心乎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爲止於此也諸說惟呂氏爲詳實然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引詩之意則失之矣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

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噓吸者爲魂耳目之精明者爲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爲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爲神陰魄爲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爲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爲神往者既屈而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

屈而錯綜其間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曰諸說如何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爲詳備但改本有所屈者不占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而程子數音朔辨其非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爲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游楊之說皆有不可曉者惟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以其他語考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何如也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接經文

貞之幹事亦猶是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楊氏所謂非常理者盡之辭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尤而侯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尤明白也至於顏跖壽夭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史記伯夷傳七十子之徒伸屈獨篤顏淵爲好學然回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虐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楊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聃他談反之言以爲顏子雖夭而不亡者存則反爲衍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

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蓋矣然又以爲天於孔子固已培之則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德爲聖人者固孔子之所以爲哉者也至於祿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不能及爾是亦所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爲異說以汨音骨之哉

或問十八章十九章之說曰呂氏楊氏之說於禮之節文度數詳矣其間有不同者讀者詳之可也游氏引

泰誓武成以爲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深有補於名教然歐陽蘇氏之書亦已有是說矣郊禘呂游不同然合而觀之亦表裏之說也○曰昭穆之昭世讀爲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爲韶先儒以爲晉避諱而改之（晉避司馬昭諱）然禮書亦有作佋（與韶同音）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爲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毓音以）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

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音挑）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祫音洽）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昭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音附）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禮記喪統篇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又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若武王謂文王爲穆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昭考則自其始祔

而已然而春秋傳（音掣）以管蔡郕（音成）霍爲文之昭邗（音干）晉應（音韓）韓爲武之穆（見左僖二十四年）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爲尊而右爲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爲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惟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乃禮反）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羊諸反）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音怪）廟之道易檐（余廉反）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悉去（上聲）之也（所引春秋傳見穀梁文二年）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書舜典云受終于文祖大禹謨云受命于神宗商書湯誥有一德不可以世數拘之廟何以觀德二宗謂太甲廟號太宗太戊號中宗武丁號高宗是也）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

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惟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乃禮反）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羊諸反）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音怪）廟之道易檐（余廉反）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悉去（上聲）之也（所引春秋傳見穀梁文二年）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書舜典云受終于文祖大禹謨云受命于神宗商書湯誥有一德不可以世數拘之廟何以觀德二宗謂太甲廟號太宗太戊號中宗武丁號高宗是也）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

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去聲）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虛金反）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紐（音忸）祖紺（音暗）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紐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上聲）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音恭）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文世室武世室見禮明堂位）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圍（音語）亞圍如前遷遷王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

然也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賢遍反）於經與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惡（去聲）夫（音扶）子議父臣議君而法者不爲過矣（史記始皇紀二十六年制曰滅關太古有號之私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蹈弗敢爲之風誠法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音潮）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爲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言（言字疑衍）則大夫士之制亦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明帝書詔公卿議定宗廟之制未爲禮官武泰始二年春正月丁亥即用張純將軍司馬鈞等奏帝七廟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於經固所謂隆上殺云今關五方澤而立社稷

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音的）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複（音福）廟重（平聲）檐（與簷同）諸侯固有所不得爲者矣諸侯之黝（於九反）堊（音惡）斲（竹角反）礱（音聾）大夫有不得爲者矣大夫之倉楹（音盈）斲（音角）桷（音士又不得爲者矣曷爲而不降哉（記明堂位山節藻梲複廟重檐達卿大夫之廟綴也又叙梁莊二十四年云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楣斲之也士丹桷刮楹刻桷非禮正也）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異廟而死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上聲）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爲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音扶）漢之爲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爲一處雖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倚（奇一反）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爲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平聲）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了）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明帝書詔公卿議定宗廟之制未爲禮官武泰始二年春正月丁亥即用張純將軍司馬鈞等奏帝七廟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

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事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梏（古沃反）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爲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爲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於甲反）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於我朝（音廟下同）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

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
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
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歎之然於前世則徒知
譏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制禮而於孝明之亂命
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前漢叔孫通傳孝惠即
寢廟羣臣莫習從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又稍定漢儀法皆通所論皆也惠
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閒往數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帝初通泰事因請閒曰陛
下何自業複道高寢衣冠月出遊高廟于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高惠帝懼曰
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
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後漢明帝紀十六年秋八
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
室椅地而祭灯水脯糒而已過自制儀法務從簡約勿開修道飲有所興作者以損其德）於
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感異端狥流俗之為陋而不
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
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議而知神祖之
嘗有意於此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
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
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言特書總序以昭示來
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二
帝三王制作之盛故尼（女一反）其事而（音色止反）畫作（音嘶）其傳耶嗚
呼惜哉然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而張
琥（音虎）之議庶幾近之讀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擇矣
或問二十章蒲廬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曰蒲

廬之為果蠃（音裸細腰蜂也）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
不甚通惟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故
不得而不從耳曰沈說固為善矣然夏小正十月玄
雉入于淮為蜃（時氏反大蛤也）而其傳（去聲）曰蜃者蒲盧也則似
亦以蒲盧為變化之意而舊說未為無所據也曰此
亦彼書之傳文耳其他義蓋多穿鑿不足據信疑亦出
於後世迂儒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合之決非孔子
所見夏時之本文也且又以蜃為蒲盧則不應二物
而一名若以蒲盧為變化則又不必解為果蠃矣況
此等瑣碎既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則姑闕之

其亦可也何必詳考而深辨之耶○曰達道達德有
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至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
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
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弗
（音佛）也此人之氣稟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
喪（去聲）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難非生
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
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
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
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與橫同）慮而後知之者

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矯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音剝雜天理幾平聲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爲知勉行爲知去聲困知勉行爲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爲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爲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不卑矣夫音扶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爲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去聲而言則三知爲智三行爲仁所以勉而不息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爲勇以行爲仁所以勉而不已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爲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爲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爲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爲智三行爲仁而三近爲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曰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

所以爲修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去聲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見前漢賈捐之傳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爲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爲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所以爲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音洛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爲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

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爲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爲去聲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去聲積子賜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上聲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蕃方袁反本作藩衛王室而無倍叛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

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其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他謀反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音翼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

掌之於經有明文耶○曰楊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二而其指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前段主於誠意故以爲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爲虛器正言以發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爲若但知誠意而不知治天下國家之道則是直以先王之典章文物爲虛器而不之講反語以詰(吉反)之也此其不同審矣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之言則又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文之意則雖亦可以宛轉而說合之然終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記者之誤耶然楊氏他書首尾相衡(與橫同)決亦多有類此者殊不可曉也○曰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音致)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爲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曰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夫(音扶)在下位而不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在下獲上則無以治民將無所施而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可以諛(音庾)說(音悅)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去聲)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平聲)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信然欲順乎親又不以

心正身修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豪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修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曰諸說如何曰此章之說雖多然亦無大得失惟楊氏反身之說爲未安耳蓋反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顯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謂但能反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哉況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

今乃反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曰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始以其名義言之則眞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眞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去聲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去聲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盲扶天之所以爲天也沖漠無朕直忍反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闇幼反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豪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去聲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

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盲扶天之所以爲天也沖漠無朕直忍反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闇幼反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豪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而不敢懈居隘反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泯眉殄反滅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

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爲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扶問反觀之則其爲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眞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爲不誠耳曰諸說如何曰周子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愚於通書之說亦既略言之矣程子無妄之云至矣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讀者深玩而默識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芳服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都寒反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記曰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乎曰呂氏此章最爲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鑽水反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七到反乎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姑從事於博以爲之地也

通志堂印士

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若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以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山客反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爲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非獨爲反之於身知其爲何事何物而已也其餘則皆得之而

通志堂印士

所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曰何以言誠爲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爲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音扶豈無實而有

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固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僞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眞實無妄之極功也尚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雖有爭奪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本然之妙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切惟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道行爲誠明似不親切惟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或問誠明之說曰程子諸說皆學者所傳錄其以內外之手筆也亦可以見彼記錄者之不能無失矣張子以衍語誠爲得其訓乃顏子好學論中語而程子以爲去聲學之兩塗而不以論聖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之語程子之辨雖已得之然未究其立

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恐亦不能無誤呂氏性教二字得之而於誠字以至簡至易去聲行其所無事爲說則似未得其本旨也且於性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爲言則至於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所以申實然之說也然其過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己之忠盡物之信爲盡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文之意今不得而錄也其論替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贊助言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則亦若有可疑者蓋嘗竊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狀問反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爲而其所以爲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爲也又況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去聲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爲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爲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之一致多或

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楊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惟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乃爲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恐并反）也至於窮理至命盡人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之則人自後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惟聖人爲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程子之言大意如此但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爲說故有疑於

則反求於身又有所不足言也胥失之矣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後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惟聖人爲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程子之言大意如此但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爲說故有疑於

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則似以明爲通明之明既以鶴鳴子和（去聲）爲動矣而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則似以化爲大而化之之化此其文意不相承續且於明動之間本文之外別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盡性是也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爲威儀之則者尤爲確實游氏心合於氣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爲妙哉程子用便近二字之論蓋因異端之說如

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故就之而論其
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爲眞可貴而賢於至誠
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聯(自思反)兆之已形而
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
數揣驗之煩意想測度(待洛反)之私也亦何害其爲一誠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
相應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爲
無所當(去聲且)又老莊之遺意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
無物之義亦惟程子之言爲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
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爲言實而已矣

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
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
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
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
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
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
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
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
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
而其本心之實猶未免於間斷(閑去聰反)則自其實

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爲無不實者及
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
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
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
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
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
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
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
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
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

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
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
徹尾者蓋如此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爲實
理而不知其在人爲實心是以爲說太高而往往至
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
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其亦誤矣呂
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蓋
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
而有實主之分亦不但爲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楊
氏說物之終始直以天行二字爲解蓋本於易終則

有始天行也之說假借依託無所發明楊氏之言蓋多類此最說經之大病也又謂誠則有形而有物不誠則輟（陟劣反）而無物亦未安誠之有物蓋不待形而有不誠之無物亦不待其輟而後無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慶蓋亦輟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天無不實之理喻夫（音扶）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也亦不親切矣彼四時之運夫豈有時而已者哉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爲繁雜如游楊無息不息之辨恐未然若如其言則不息則久以下至何地位然後爲無息耶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二之意雖密而意則踈矣呂氏所謂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又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擬皇（音扶）人之亮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已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旨矣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其曰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焉顧方論聖人之事而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蓋未覺其語之更（平聲）端耳至謂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皆原於不已則亦猶呂氏之失也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當（去聲）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欲推而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不勝（平聲）其煩碎穿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程張備矣張子所論逐句爲義一條甚爲切於文義故呂氏因之然須更以游楊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耳游氏分別（筆列反）至道至德爲得之惟優優大哉之說爲未善而以無方無體離（去聲）形去智爲極高明之意又以人德地德天德爲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楊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爲德而

欲以凝夫音扶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梏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道者乃爲虛無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益甚矣温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細分之則温故然後有以知新敦厚崇禮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内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

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温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修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去聲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爲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末亡猶未有能更平聲姓改物而定天下千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

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去聲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周禮冬官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百工聚焉者車獨多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爲車者必合乎此而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不便而無所容於世矣書名書同文者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

四海之内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於鄰國諸侯者或偏存三處偏規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育論言語協辭命九歲屬書名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爲度史記始皇紀始皇因齊人奏上頒行著五德之運以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水云數服色皆上黑數以六爲紀輿六尺乘六馬書以小篆隸書爲法按書斷云周宣王時太史後人名籀文秦丞相李斯增損大篆與同而爲小篆隸書者下邽人程邈所作也獄得罪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卷奏之始皇用之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注然於文義皆不通惟呂氏一說爲得之耳至於上下焉者則呂氏亦失之惜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爲是矛盾也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言宜不得爲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爲霸者事邪曰以王天下者而言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之事而言則其善又不足稱也亦何疑哉曰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有雜乎曰有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烏音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去聲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得夏時出禮運見論語八佾篇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商之遺名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

綸之爲致和立本之爲致中知化之爲窮理以至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有所倚者無所屬則爲不得其綱領耳游氏以上章爲言至聖之德下章爲言至誠之道者得之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皆善

或問率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爲非程夫子不能言者蓋習於佛氏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言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條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去聲如此章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而以爲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維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維德通前三義而并言之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爲進德工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至以知風之自爲知見聞動作皆由心出以知微之顯爲知心之精微明達暴著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爲入敬信之以貨色親長達諸天下爲篤恭而天下平以德爲誠之事而猶有聲色至於無聲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文義之未當者然也然近世說者乃有深取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爲非程夫子不能言者蓋習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談而不察乎下篇序文之誤耳學之不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游氏所謂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者皆非儒者之言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其論三知未免

牽合之病其論德輶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同楊氏知風之自與呂氏舊本之說略同而其取證又皆太遠要去聲當參取呂氏改本去上聲其所謂見聞者而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從來而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以德輶如毛爲有德而未化則又呂游之失也侯氏說多疎爾惟以此章爲再敘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爲得之也

中庸或問纂箋

後學 成德 校訂

史記世家曰史記之書漢太史公司馬遷所著子長紀者爲世家以其盛德且子孫世有傳述於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也朱子始學者知之故節其事文大略入序說疑者不入孔子名丘字仲尼史記作丘本姓解曰頗氏讀於尼山北孔子故以爲名若字尼山北孔父嘉別爲公族以孔爲氏孔父嘉督所殺子孫避難魯焉自魯叔梁紇及下文叔梁紇同母顏氏名徵在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陬將侯反魯邑名今兗州仙源縣東南有陬鄉故城焉大故生於陬以爲名若字焉其先宋人宋微子後十六世故曰生而叔梁紇及顏氏禱於尼丘史記作頃丘而生孔子反生父叔梁紇爲魯大夫名紇字叔梁紇父防大夫防孫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也朱子始學者知之故節其事文大略入序說疑者不入孔子名丘字仲尼史記作丘本姓解曰頗氏讀於尼山北孔子故以爲名若字尼山北孔父嘉別爲公族以孔爲氏孔父嘉督所殺子孫避難魯焉自魯叔梁紇及下文叔梁紇同母顏氏名徵在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陬將侯反魯邑名今兗州仙源縣東南有陬鄉故城焉大故生於陬以爲名若字焉其先宋人宋微子後十六世故曰生而叔梁紇及顏氏禱於尼丘史記作頃丘而生孔子反生父叔梁紇爲魯大夫名紇字叔梁紇父防大夫防孫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也朱子始學者知之故節其事文大略入序說疑者不入孔子名丘字仲尼史記作丘本姓解曰頗氏讀於尼山北孔子故以爲名若字尼山北孔父嘉別爲公族以孔爲氏孔父嘉督所殺子孫避難魯焉自魯叔梁紇及下文叔梁紇同母顏氏名徵在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陬將侯反魯邑名今兗州仙源縣東南有陬鄉故城焉大故生於陬以爲名若字焉其先宋人宋微子後十六世故曰生而叔梁紇及顏氏禱於尼丘史記作頃丘而生孔子反生父叔梁紇爲魯大夫名紇字叔梁紇父防大夫防孫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也朱子始學者知之故節其事文大略入序說疑者不入

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委吏主委積之物以稍斂待賓客以給賓客之費凡賓客之禮飧饔餼廩牢之事皆掌之會計其出入之多少如此所以貴於會計當要也要一遙反又讀入三十里有委吏之處也爲司職吏畜許又反蕃息職吏主牛人之職牛人掌養牛以供祭祀之牲及賓客之牛牢凡國之大事共其牛牲之事牛來牛往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謂牲已殺而來入鑊謂之牛也往牛謂牲已熟而往出鑊謂之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謂牲已殺而來入鑊謂之牛也往牛謂牲已熟而往出鑊謂之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謂牲已殺而來入鑊謂之牛也往牛謂牲已熟而往出鑊謂之牛也

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委吏主委積之物以稍斂待賓客以給賓客之費凡賓客之禮飧饔餼廩牢之事皆掌之會計其出入之多少如此所以貴於會計當要也要一遙反又讀入三十里有委吏之處也爲司職吏畜許又反蕃息職吏主牛人之職牛人掌養牛以供祭祀之牲及賓客之牛牢凡國之大事共其牛牲之事牛來牛往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

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委吏主委積之物以稍斂待賓客以給賓客之費凡賓客之禮飧饔餼廩牢之事皆掌之會計其出入之多少如此所以貴於會計當要也要一遙反又讀入三十里有委吏之處也爲司職吏畜許又反蕃息職吏主牛人之職牛人掌養牛以供祭祀之牲及賓客之牛牢凡國之大事共其牛牲之事牛來牛往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

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委吏主委積之物以稍斂待賓客以給賓客之費凡賓客之禮飧饔餼廩牢之事皆掌之會計其出入之多少如此所以貴於會計當要也要一遙反又讀入三十里有委吏之處也爲司職吏畜許又反蕃息職吏主牛人之職牛人掌養牛以供祭祀之牲及賓客之牛牢凡國之大事共其牛牲之事牛來牛往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

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委吏主委積之物以稍斂待賓客以給賓客之費凡賓客之禮飧饔餼廩牢之事皆掌之會計其出入之多少如此所以貴於會計當要也要一遙反又讀入三十里有委吏之處也爲司職吏畜許又反蕃息職吏主牛人之職牛人掌養牛以供祭祀之牲及賓客之牛牢凡國之大事共其牛牲之事牛來牛往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

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委吏主委積之物以稍斂待賓客以給賓客之費凡賓客之禮飧饔餼廩牢之事皆掌之會計其出入之多少如此所以貴於會計當要也要一遙反又讀入三十里有委吏之處也爲司職吏畜許又反蕃息職吏主牛人之職牛人掌養牛以供祭祀之牲及賓客之牛牢凡國之大事共其牛牲之事牛來牛往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

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委吏主委積之物以稍斂待賓客以給賓客之費凡賓客之禮飧饔餼廩牢之事皆掌之會計其出入之多少如此所以貴於會計當要也要一遙反又讀入三十里有委吏之處也爲司職吏畜許又反蕃息職吏主牛人之職牛人掌養牛以供祭祀之牲及賓客之牛牢凡國之大事共其牛牲之事牛來牛往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

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委吏主委積之物以稍斂待賓客以給賓客之費凡賓客之禮飧饔餼廩牢之事皆掌之會計其出入之多少如此所以貴於會計當要也要一遙反又讀入三十里有委吏之處也爲司職吏畜許又反蕃息職吏主牛人之職牛人掌養牛以供祭祀之牲及賓客之牛牢凡國之大事共其牛牲之事牛來牛往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

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委吏主委積之物以稍斂待賓客以給賓客之費凡賓客之禮飧饔餼廩牢之事皆掌之會計其出入之多少如此所以貴於會計當要也要一遙反又讀入三十里有委吏之處也爲司職吏畜許又反蕃息職吏主牛人之職牛人掌養牛以供祭祀之牲及賓客之牛牢凡國之大事共其牛牲之事牛來牛往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

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委吏主委積之物以稍斂待賓客以給賓客之費凡賓客之禮飧饔餼廩牢之事皆掌之會計其出入之多少如此所以貴於會計當要也要一遙反又讀入三十里有委吏之處也爲司職吏畜許又反蕃息職吏主牛人之職牛人掌養牛以供祭祀之牲及賓客之牛牢凡國之大事共其牛牲之事牛來牛往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

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委吏主委積之物以稍斂待賓客以給賓客之費凡賓客之禮飧饔餼廩牢之事皆掌之會計其出入之多少如此所以貴於會計當要也要一遙反又讀入三十里有委吏之處也爲司職吏畜許又反蕃息職吏主牛人之職牛人掌養牛以供祭祀之牲及賓客之牛牢凡國之大事共其牛牲之事牛來牛往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

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委吏主委積之物以稍斂待賓客以給賓客之費凡賓客之禮飧饔餼廩牢之事皆掌之會計其出入之多少如此所以貴於會計當要也要一遙反又讀入三十里有委吏之處也爲司職吏畜許又反蕃息職吏主牛人之職牛人掌養牛以供祭祀之牲及賓客之牛牢凡國之大事共其牛牲之事牛來牛往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

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委吏主委積之物以稍斂待賓客以給賓客之費凡賓客之禮飧饔餼廩牢之事皆掌之會計其出入之多少如此所以貴於會計當要也要一遙反又讀入三十里有委吏之處也爲司職吏畜許又反蕃息職吏主牛人之職牛人掌養牛以供祭祀之牲及賓客之牛牢凡國之大事共其牛牲之事牛來牛往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

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委吏主委積之物以稍斂待賓客以給賓客之費凡賓客之禮飧饔餼廩牢之事皆掌之會計其出入之多少如此所以貴於會計當要也要一遙反又讀入三十里有委吏之處也爲司職吏畜許又反蕃息職吏主牛人之職牛人掌養牛以供祭祀之牲及賓客之牛牢凡國之大事共其牛牲之事牛來牛往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

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委吏主委積之物以稍斂待賓客以給賓客之費凡賓客之禮飧饔餼廩牢之事皆掌之會計其出入之多少如此所以貴於會計當要也要一遙反又讀入三十里有委吏之處也爲司職吏畜許又反蕃息職吏主牛人之職牛人掌養牛以供祭祀之牲及賓客之牛牢凡國之大事共其牛牲之事牛來牛往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

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委吏主委積之物以稍斂待賓客以給賓客之費凡賓客之禮飧饔餼廩牢之事皆掌之會計其出入之多少如此所以貴於會計當要也要一遙反又讀入三十里有委吏之處也爲司職吏畜許又反蕃息職吏主牛人之職牛人掌養牛以供祭祀之牲及賓客之牛牢凡國之大事共其牛牲之事牛來牛往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來牛往牛以授職人而頒之注牽牛入牲謂之牛牢牛也

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間諜間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若之屬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彊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孔子欲往而卒不行蓋子路東門語

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二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公

四分公實魯之公室三都叛人民耳成卓然爲魯之西北障蔽若墮成則齊人必自其北門入魯都矣

論語集注大全卷之十 二

以叛爲亂爲患故墮之使成墮則成人不服而齊人必至魯都不守魯必隨以亡墮所以強公室弱私家使之有所禀命而已非利其土地以自益也

易墮有所忌憚故使墮則別有意思

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一周也

論語集注大全卷之十 三

有矣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勸速去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論語集注大全卷之十 四

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荅子路章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遽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扶又反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數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

論語集注大全卷之十 五

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去聲下同）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葉公楚大夫沈諸梁字子高）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蕢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正來聘孔子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有曾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再求爲

李氏將（去聲）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去聲）禮記有杞宋無徵之歎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彖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石室圖上十二人之數大顏回閔損冉伯牛仲弓宰予子貢有若曾參子游子夏子張孫師曾點冉有季路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曾點冉有季路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曾點冉有季路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

一兩句盡者有讀了後知好（上聲）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學之不亦說乎（悅）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毛文習字從白於六書屬指說非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平聲）習也時復（扶又反）思

論語集註纂箋卷之一

學而第一

此篇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務本之謂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悅）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毛文習字從白於六書屬指說非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平聲）習也時復（扶又反）思

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側皆反）立時習也（如尸之尸恭敬也如齊之齊嚴肅也）

則使人坐立之間如此者皆謂成人有子若此（此指學而時習之）則庶乎其可矣（庶幾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如字或問反）

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名焞字彥明河南人程門高弟學在

已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不見是而無悶出易乾文言）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易去聲）不知而不慍者違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去聲）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好並如字下同）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與平聲）

（尹氏曰若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此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令善也好其言語善其容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絶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與平聲）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傳平聲爲去聲習重也）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輿人諸反）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見賢遍反）

也其幸存而未潛 潛盡反 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 古者冬無事之時名曰農隙 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去聲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楊氏名時字中立建寧人程門高弟 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卦彖辭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復 芳福反 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 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去聲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去聲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洪氏名興祖程子門人 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 魏人 賢人之賢而易其好去聲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游氏名酢字定夫建安人程門高弟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乎

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程氏程子門人建安人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去聲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

復扶又反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上聲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之美德亦歸於厚蓋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則其德亦厚於此自爲別己之德厚一民化之則其德亦厚於彼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字子禽陳人子貢姓端木名賜字子貢衛人皆孔子弟子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也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

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家語亦作弟子中史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

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朱子曰去聖人千五百年下面說孔子幸而有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南軒張氏名栻）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委國猶言以國政付之）之儀刑而樂告之者乘藩好（去聲）之德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

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大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通志堂 都生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去聲）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去聲）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平聲）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愼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尹氏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

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辭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於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

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謂之樞也 兩箇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此北極星
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
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
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
至簡而能御煩所處上聲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
寡而能服衆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之一自非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
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
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
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
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
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
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
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
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見中庸子貢問禮答毋不敬見曲禮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
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
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
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儀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
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
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
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
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
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去聲罪
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

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去聲）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

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去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旦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瑩定反）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也

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此六字出史記夏紀）

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

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累力追反）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謙遜也後凡言謙辭之屬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仲孫謂之孟者禮疏古者適長謂之伯庶長謂之孟懿公爲君卿大夫不敢祖諸侯仲然三家爲魯長久所宗謂之孟）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魯人）

御爲（去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音御）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按檀弓三家視桓楹三臣猶以樊遲爲疑非僭禮也三家以雍徹是僭）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去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

去聲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音滯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吳人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許六反及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抑思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通志堂經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雖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此之謂繼志述事之孝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對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魯人不違者意不相背音佩有發明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子子之師姓李氏名侗字愿中號延平先生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音洛下同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所留反

廋何也廋匿也重聲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音扶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學記譏其不足以爲器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不爲一才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周氏名穜字伯虎吳人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行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特爲一才一藝而已言之難而行之易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好去聲勇蓋有強上聲

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敎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未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去聲之行去聲

呂氏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

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愼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子兩反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之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去聲直而惡去聲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敎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敎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

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爲政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

矣何必居位乃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
音御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耳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
何以行之哉 輗五兮反 軏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 音士之車 毛詩小戎傳平地任載曰大車則駕
牛車八尺兵車則轉車四尺四寸倚曰小車
載周禮考工記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三寸乘車之輪六尺六寸
人則大小之法可知此以馬之大小爲節田車田獵之車乘車出路之車輗
轅端橫木縛軛 音厄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
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
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陸氏曰陸氏名元朗字德明唐蘇州人 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
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馬氏曰馬氏名融東扶風人 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五常 袁氏曰三綱五常之名始見於白虎通
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
周尚文 此三句出董仲舒策 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
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 程子曰天統正爲正者物已吐芽唯在地中
謂三統建子爲正者天之陽氣始生爲
物所得陽氣漸動故爲天統建丑爲地統萬物出地當見人功漸成爲人統三綱五常禮
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
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
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
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
蓋以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 音志緯于貴反
○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
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自修身以至於
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

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
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抑或不足則當益
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若不大相遠者不待智而
可知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

孰是（左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羊穀梁說引服虔曰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從之杜注人加佾數然跡引服虔曰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季孫僭公其樂二八晉侯賞魏絳以一八之樂此其證也）

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辭

○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色界反）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上聲）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

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去聲）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禮記明堂位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舞羽籥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馮氏曰魯不稟春秋正周自平王從晉惠之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燔柴於泰山郊祭后稷以配天子天下祭於明堂以配上帝皆天子之禮樂康王追念周公之德又賜魯以重祭外祭則郊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升歌清廟下管象舞羽籥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馮氏曰魯不稟春秋正周自平王從晉惠之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燔柴於泰山郊祭后稷以配天子天下祭於明堂以配上帝皆天子之禮樂康王追念周公之德又賜魯以重祭外祭則郊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升歌清廟下管象舞羽籥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馮氏曰魯不稟春秋正周自平王從晉惠之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燔柴於泰山郊祭后稷以配天子天下祭於明堂以配上帝皆天子之禮樂康王追念周公之德又賜魯以重祭外祭則郊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升歌清廟下管象舞羽籥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馮氏曰魯不稟春秋正周自平王從晉惠之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燔柴於泰山郊祭后稷以配天子天下祭於明堂以配上帝皆天子之禮樂）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李氏名郁字光祖昭武人）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丘耕反）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去聲）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史記弟子傳不載禮服圖有之）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
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
哀痛慘怛普達反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
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
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
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喪
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禮不足而禮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
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語出禮記禮器○禮失之奢喪失之
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
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
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
食故汗烏瓜反尊而抔蒲侯反飲爲之盛簠音甫簋音軌邊豆音登爵
飲食之器也抔飲也汗尊抔飲皆於坎其牆也故謂之坎而瘞之坎中汗尊抔飲皆於坎其牆也故謂之坎而瘞之坎中
瘞於坎神祇云古未有釜鬲釋米捭肉加於俎而已
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記禮運篇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
故興物而祭之也抔飲手掬之也質謂生而用之者
道也
戎狄之道也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
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
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
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
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
祭之僭也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地及四方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侯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境內者
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
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
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
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
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
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
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
也君子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
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

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
取觶（音置）立飲也（按射之名有三大射賓射燕射侯之名亦有三大射者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羣臣與
諸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德大小大夫擇其能否與於祭祀者不與於祭祀者子男則於虎豹熊羆而多中者
侯各以其皮飾於侯之側而畫以正采而又各以其皮為鵠鵠之中央以采畫為小鳥之形故謂之鵠鵠虎侯上所自射凡六耦除二侯諸侯與大夫士所射王
射熊虎侯次諸侯大夫卿大夫射豹侯次大夫卿大夫侯即四有熊侯豹侯大侯以別之其侯道皆九十弓弓六尺侯道四丈以下所計卿大夫士射參侯道四丈以下所計卿大夫士射糜侯道三丈以下所計其侯道皆以四尺為一弓侯道各視其侯之數而制之其侯中之廣與侯等而其下廣倍之其侯中之高去地亦與侯等而其下高倍之其侯中之廣與侯等而其下高倍之其侯中之高去地亦與侯等而其下高倍之其侯中之廣與侯等而其下高倍之其侯中之高去地亦與侯等而其下高倍之）
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起發也引此以解此事方可通不然德後乎一句何由發乎）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記禮器曰君子之接人也忠信之人則禮不虛行繪事後素而忠信可學禮可翫禮後乎忠信之人則禮不虛行）
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已矣（楊氏曰甘受和（去）皆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

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學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音扶）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上聲）之義也（學記曰教學相長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夏之後武王封之以奉夏祀今不可考宋殷之後周公封之以奉殷祀今亦不可考以上皆周公之事而孔子嘗學禮焉故能言之然文獻不足以證之則雖欲言之而不敢以己意損益也）

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變壞非考文爲孔子之世祀尚存左傳二十七年杞伯來朝魯公問杞之所以不共夏時書于策以堅之又可見其時典籍不足徵矣經）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伯循名善譽河東人）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禮記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重直龍反）故下文稱魯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漫以懈（居隘反）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上聲）魯何適矣嘗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衰去聲）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誠有以感格乎其間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非皆反）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禮記祭統記七日戒三日齊一節之內之所存所思者無非祭之事也○大學或問致齊於內思其所樂思其居所志其所嗜思其嘗所爲之事致齊於外專一其心思其所居之室思其所樂之事思其親之所嗜之物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

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奥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冬祀行○上謝大夫以上皆祭五祀又諸侯門閭行公厲大夫二祀曰泰厲門行適七祀曰門行士庶人一祀或戶或竈中霤門閭行公厲七諸侯加國厲後者祭法所云蓋周制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奥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音刑祭畢而更設饌於奥以迎尸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物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事乃所以爲禮而非祭之主竈雖卑乃所以爲禮而非祭之主皮爲射之的故以皮飾之又用其皮嗚之中央一焉著方制其皮以爲鵠鵠小鳥如雉中以木之爲鵠故謂的爲鵠科等也古者所以觀盛德也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中以爲的所謂鵠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此也古者射以觀德禮記射義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樂記註散軍謂不廢農事郊射謂貫革者射貫甲革所以示武備射宮在郊故曰郊射貫革所以示武也又古禮卿大夫有事宗廟則射祭牲以擇士張設皮侯而射謂之賓射天子將祭擇諸侯及卿大夫於射宮而射謂之大射燕則有燕射鄉射州長黨正屬吏考其德行道藝而射謂之鄉射此皆禮射之不主於貫革者是武射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

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上聲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上起呂反告古沃反餼許氣反羊去聲

爲反諫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本周禮春官太史下鄭注又玉藻天子聽朔以特牛禮侯以特羊）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廟非禮也十六年夏五月公不視朔公羊曰公有疾故自是公無疾亦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音志）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亡

猶可以識其禮之所在也子貢不知此而欲去其羊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名祖舜字繼道三山人）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鍾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魯人）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庶孔氏曰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合氏田自唐以來社始用石為主見唐書張昌齡傳）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音余○廿舉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蓋古者遷國方祖右社左陽右陰主殺乎行以帛書社主以行弗用命戮之於社）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

可復扶又反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其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去聲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去聲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去聲

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或問說苑言管仲築

三歸之臺藏財曰歸娶妻曰歸一妙而備九女如諸侯之制也○劉向說苑善說篇齊桓公分仲父奴大夫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 十三 通志堂經解

曰善善者入門而右不善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君持其信乎山故妻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非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注仲一娶三姓而備九女故築三歸之臺觀以顯之是自傷於民也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修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去聲孰誰也

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音丙謂之樹此句出說苑雜言

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蹇土以帷好謂好會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秦促音樂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

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會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木左昭二十年晏子語 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也以成

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公羊記問二語 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請見見之反從喪皆去聲 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明堂位言殷木鐸于路通人以木鐸徇于路 言天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通志堂藏圓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舞樂武武王樂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事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

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去聲 而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慚德見書傳中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禮器曾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故孔子稱其如此便是作韶樂之事所謂南者以其時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去聲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

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而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聲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上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去聲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如字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惡如字下同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下同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去如字下同

不以其道得之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不富貴則不處

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苟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去聲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去聲上聲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益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

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如至之亦易去聲下同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范滂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

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

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
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音洛善惡為去聲下同不善所
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
孔氏曰孔氏名安國西漢人放依也
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
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

通志堂望之

而況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
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去聲用各
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
知其貫耳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
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
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
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

通志堂望之

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
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
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金氏曰此問禮疑文當
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
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
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
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見中庸末章忠也敦化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見易
文言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
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
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去聲）楊氏曰君子有舍（上聲）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去聲）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識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省悉井反）也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徙美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表上聲裏去聲）朱子全引內則此章之大意以解此章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扶又反）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與熟同古無去聲今從朱子後來方加）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他達反）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悉井反）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上聲）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楊子孝章篇曰事父母自知不足猶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惟日不足）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遽及也行（去聲）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去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如其所行行（去聲）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去聲）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去聲）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奴骨反）於言而敏於行（胡孟反）

謝氏曰不侈（昌者反）然以自放之謂約也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朋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三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遂反紲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弟子博學於文長於人事）妻爲之妻（如字）也縲黑索（索拘攣罪人長之爲索也）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索也

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音扶）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音滔）又名适字子容諡（神至反）敬叔孟懿子之兄也（魯人子言行去聲故能見用於治朝（音潮）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案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又孔聖世紀云官氏一娶而生伯

魯公治長所娶必伯魚之弟也又家語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孟皮有足病即孔子之兄也故叔梁紇又娶顏氏女名徵在生孔子也

孟皮之女妻之兄子南宮縚之母南宮縚名括諡敬叔魯之姑之長夫子師之

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魯人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說苑云子賤宰單父所交事皆三人凡事者五人友十一人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語出管子管仲之論鮑叔之辭也猶言何用佞乎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辦也憎惡也言何用佞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家語字子開此記作字子若蓋名開字子若或名啓字子開也

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

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筏也（筏房越反馬融曰編竹木大者曰筏小曰桴）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抑之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千乘大邑（古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三十二乘之家有采地別有里之遂地方十里為成成方十里出車一乘甸方八里出車四乘甸即十里為成成則兼方加二十六井甸止言正賦六十四井也方加之大出治溝洫通率不與車兵之數）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宰邑長也）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束帶朝覲聘問之事大曰賓小曰客為君臣之別小行人之職掌賓客之禮使與賓客言則使與賓客言則使與賓客言則

知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歎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杇汙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寢杇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謹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於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居懶反惰荒寧爲懼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焉於虔反

剛堅彊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魯人金氏仁山史記家語棖作黨子之祖與慾多嗜時利反也

慾則不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所屈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
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
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
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
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
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
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
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
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
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
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孔文子之疾通於初妻之婢文子
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
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焉疾以衛侯之嫡女而為孔
氏婦其初妻之婢實於孔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
攻之仲尼止之遂奔其妻而出之衛人奪之軒以獻取是二者故出衛

人立其弟遺妻室孔姞焉太叔疾出妻而妻之孔文子之疾疾太叔也文子怒
曰胡簉之事則必告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遂攻而殺之其為人如
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
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史記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
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字子產鄭穆公之孫子國之子以其出於公孫故氏
公孫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恪各
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
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之類左傳襄公三十
年鄭子駟換子
通志堂
天柔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史記索隱按晏諡平字仲事齊靈莊景之世）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魯孝公生僖伯驅字子臧辰其曾孫論文仲聞爲大夫）居蔡（龜出蔡地因名）節柱頭斗栱（栱音拱梲音拙）也藻水草名（說文作藻）梲上短柱也（梲雅釋宮上樞謂之梲）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器謂龜也）即此事也（實見上章）○張子曰（名載字子厚號橫渠先生長安人）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

（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奴口反）於菟（音烏土反楚人謂虎乳之女生子文焉棄諸夢中虎乳之卽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命之曰鬬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去聲）楚所謀者無非僭（去聲）王猾（戶八反）夏之事（左莊三十年楚殺令尹伐鄭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伐陳公二十八年子玉爲令尹子文爲令尹凡二十年○杜氏曰楊其子文以爲功使子玉爲令尹子玉剛愎終喪其衆公三十年楚成王卒九年閒無事故子文盡心於治民三十三年即成王之三十六年也楚自

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未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音除）齊君莊公名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周制四十乘乃十匹之地其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通帥牛馬四匹）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

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去聲下同）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去聲）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徒以潔己自高遽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去聲）王猾夏之事

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諡文子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

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二則私意起而

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

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宜公薨立文子乃不能討

反爲之使斬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

惑之驗歟左傳文公二年紀叔姬歸生宣公歌鼎而私事

朝立而欲觀鼎許之冬十月仲裂伯與諸侯盟于扈仲裂公子遂也

襄仲殺惡及視宣公元年夏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是以君子務窮理

而貴果斷斷丁亂反不徒多思之爲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金氏曰史記載夷齊名若字出春秋少陽篇古無以名字之例乃緯書附會耳

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惡人之惡(烏路反)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去聲)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史記列傳叙孤竹君長子伯夷次子叔齊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之叔齊亦不肯立於是國人立其中子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古人即微生高也又非子注亦然

或人以醯(呼西反)告孔子孔子以爲微生高雖不受人之乞醯而不能直己之行顧使鄰人轉乞以與之耳蓋委曲徇物以市(去聲)人之譽(去聲)者也

史記高帝紀展生孝己之行顧師古注亦然

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去聲)美(去聲)市恩不得爲直也

掠奪也美市恩謂取美名以市恩也

○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與通作與)而予(四)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

姓名世考氏姓書謂此人若左丘姓而明名傳

匿怨者內藏其怨(去聲)而外與其人相親也左氏傳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則匿怨而友其人者左氏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施(去聲)謂以勞事人不以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去聲)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楚宜反)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

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
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
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
爲也今夫羈馬反宜羈音的以御馬而不制牛人皆知羈羈
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羈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
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
象凡看論語非但於理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
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去聲下同矣知過而
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易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
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劉向說此修文篇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室
質美而無文章欲說而文之孔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
質美而文繁音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
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按家語無其文集註誤也而欲同人道於牛馬一句亦非夫子所譏然則伯子
不衣冠而處室許與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
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
是也見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仲弓人名友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
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
無乃大簡乎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
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
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
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
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劉向說此修文篇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室
質美而無文章欲說而文之孔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
質美而文繁音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
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按家語無其文集註誤也而欲同人道於牛馬一句亦非夫子所譏然則伯子
不衣冠而處室許與

蓋未喻夫子可字之義而以其所言之理有默契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義而以其所言之理有默契

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略可謂得其言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

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遷移也貳復（扶又切下同）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

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語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卒）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

伊川先生語大略（門人記錄所聞凡七十七人唯文集孔氏圖作七十二人）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三 十八

（通志堂校刊）

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史記儒林傳）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多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音浴）情既熾（昌志切）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三 十九

（通志堂校刊）

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音丙）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四百斛泉或云量器之名猶今人言萬石泉也）

（荊十六斗曰籔十六籔曰木則五乘今八十石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

不繼富本作
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
者續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人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
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去聲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
爲鄉五百家爲黨周禮地官遂人則人
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五鄉爲遂而大司徒之職則五
鄰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遂人掌郊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
野而造其夫家人民之數凡起徒役以作甿之事大司徒掌建
邦之土地之圖以佐王安擾邦國而經土地之圖經田
野而造其夫家人民之數以頒職事而作牧之凡起徒役以作甿之事
論語集註大全卷三
通志堂
二十
二十五
野謂郊外之地四郊之法止鄰里而已
野之居民比閭族黨之名鄉則兼其人民之數而言
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
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子之爲夫子使之義已
而冉有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
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
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
詩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
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
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音反舍上聲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見記檀弓角角周正中
犧牲也用全體完曰全視其鼻與角之大小而知其
全不全角尺周正者即長短圍圍之制不繆於天地之牛角圍一尺長短圍圍之制不繆於天地之牛角圍一尺長短圍圍之制不繆於天地之牛角圍一尺

此幾乎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音鰥）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爲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人）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

魯北竟（與境同）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平聲使去聲）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通志堂經解本無能字）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音洛）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音翅）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音扶）豈其本心哉蓋也然則閔子其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再今（平聲）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既無先見之知（去聲）又無克亂之才故也

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魯人）有德行先儒以爲顓（音專）臾（音俞）也南牖（音酉）北牖下君視之則伯牛有疾而孔子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平聲）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通志堂經解本而作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聖門（名仲良字師聖河東人）伯牛以德行（去聲）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音戶）瓢也陋巷（鄙貢反）猶陋巷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上聲）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音縷）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再令（平聲）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 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夢（音悅）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去聲下同）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音御）之以此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 澹音談 徑音經）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行鄉飲酒禮射記鄉射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萬民一曰和容二曰興舞三曰興武四曰興文五曰興廉能興賢興能以禮會民讀法書則以考其德行糾其過刑以糾邦國之中而協其衆庶以興其賢能以禮禮射讀法胡氏銓曰鄉飲酒禮之廢久矣惟鄉射禮存而鄉大夫以正月之吉日簪屬於庠以三物詢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興賢能以禮禮射讀法胡氏銓曰

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河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夫聲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入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上聲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聖之五穀周禮夏官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麥稻河北曰冀州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麥稻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彊而不息者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

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

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下一字並同樂音洛

樂喜好去聲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大抵視聞動作之善備見於論語故一變乃能至魯魯一變至於道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彊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乃太公之遺法變易周公之典籍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制也國語晉侯爲政以齊桓爲二十一卿以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訓農通商惠工便利以霸天下注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合諸侯而天下一匡此所謂尚功者也

盛矣閻元苹齋仲孫秋謂桓公內寧禘而後東周禮衰十一年季孫欲行田賦使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制周公之典足則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制也國語晉侯爲政以齊桓爲二十一卿以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訓農通商惠工便利以霸天下注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合諸侯而天下一匡此所謂尚功者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逝之字或作遊宰我安人之次公婦翁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則非人國而不治去聲則不國矣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蹈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古況反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

不私其身然不應（平聲）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音扶）

約要（去聲）也畔背（叛）也言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音慢）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音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於）之天厭之

南子宋女子（去聲）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去聲）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見之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悅以下云云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或問）衛靈無所見親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夫人而何休謂以為夫人至大夫皆往見夫人不知何所考也然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宋仁（通志堂）夫人驕淫無禮動有淫亂之事子路疑夫子亦往見之以為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齊崔杼弒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從若利君殺身亡君滅社稷而從之是吾私昵也吾誰敢）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左襄二十五年）

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平聲）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上聲）久矣（去聲）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中庸之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去聲）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七到反）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通志堂）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去聲）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去聲）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

痛癢相關 音義 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如字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今音如字下同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音扶歎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時豔反爾助語也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心非不欲少去聲者亦衣帛食肉下同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之

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去聲

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少去聲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意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自用之間無少間斷陳去聲之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脡也束猶束髮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也○脡徒鼎反贄音至○束脩者謂束帶脩飾之人○脩音羞○束音速○脡音挺○脯音甫○飾音式○帶音大

薄者禮雖薄而人可以自行束脩以上則無不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復也

憤房吻反悱芳尾反○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則其受教之地也○謝氏曰聖人之教人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音扶）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愼齊戰疾（齊側皆反）

齊之爲言齊（如字下同）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潛室陳氏曰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其不齊以致齊於己）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

馬疾又吾身之疾所不謹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史公之意蓋以孔子適齊爲高氏子通齊爲高氏子家臣以通乎景公與大師語樂間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

其失而救之夫（音扶）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愼齊戰疾（齊側皆反）

齊之爲言齊（如字下同）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潛室陳氏曰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其不齊以致齊於己）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

馬疾又吾身之疾所不謹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子通齊爲高氏子家臣以通乎景公與大師語樂間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爲去聲）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蒯聵音聵輒音貶）

○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至感之深也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故學之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爲去聲）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蒯聵音聵輒音貶）

拒之（衛輒見十二卷衛君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發兵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人臣之義不食其祿而死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子通齊爲高氏子家臣以通乎景公與大師語樂間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發兵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人臣之義不食其祿而死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居去聲大夫音扶）

邢氏曰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大名冠氏人）自言嘗讀他論語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誤無疑也（史記世家孔子自衛反魯哀公十一年孔子年已六十八矣計其年已幾七十當此也又案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上下象繫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之屬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道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

倪焉曰有孳孳學之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倪氏小注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如此卿道學既而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古敏求）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者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去聲）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加害於己也）

弟子曰何以速夫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弟子以此知聖人之不可加害而不敢去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力涉反）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胡登反）
子曰宇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二其
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爲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
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
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絶矣然未有不自有恒
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
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音燭）綱絶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
射也（孔曰繳繫矢繒謂以繒繫矢而射之繒音曾）宿宿鳥（洪氏
曰孔子少貧賤爲養（去聲）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
獵較（音角）是也（見孟子）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
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
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識音志）知之次也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

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
可不擇記則善惡皆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
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或者疑夫子不
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與平聲）
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己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
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所爲也言人潔己而來但
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
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
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
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
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音扶）豈遠哉○程子曰爲仁
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左傳註陳楚名司寇爲司敗○程氏
魯昭公十年 昭公魯君名稠 音疇 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
知禮左傳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錄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
不亦宜乎 知禮其將有他乎對曰不云是儀也不可謂知儀屈伸之謂儀 言晉侯以魯
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
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取 音娶 下同 知禮取之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 音 司敗揖而進之也相
助匿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
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禮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
此防民僭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孟子聲歸者若婦人皆以其姓
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
周公爲太王之昭伯禽與魯卻論昭穆之次如此春秋所書仲子始薨之時同
在下而以孟仲之次加之如春秋之例是也 通志堂 劉聘
論語集註卷之四 十四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爲知禮
故受以爲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
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
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
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
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
以爲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
反復 扶又 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
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
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
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
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 去聲 之難易
緩急欲人之勉其難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
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
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
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
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
能學也○晁氏曰 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 通志堂 劉聘
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
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
矣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
自處 上聲 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

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素行謂之誄也 上下謂天地天地曰神地曰祇禱猶告也 言人未嘗以明於病有所禱之事以誄爲禱也 上下謂天地天地曰神地曰祇禱猶告也 言其理則不必禱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

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喪禮疾病行禱五祀 出後禮第十三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去聲

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心廣體胖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

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 或問古人辭讓以爲德而孔子稱泰伯之事或謂爲周滅商之謀如何曰泰伯之事固非聖人之中正然其心則出於至公而無一毫爭天下之意故孔子稱之曰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蓋臣子追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通志堂經解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篤厚也興起也偷薄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以全體受於父母故愛身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

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

當商周之際國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
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矣如何哉蓋其心即夷
齊扣馬之心而事之精微處又加一層夫子之歎
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之德大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彰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
直而無禮則絞愚緑甲反絞古卯反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
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
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
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
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全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
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
兢兢戒謹臨淵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

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
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
以致反覆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
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善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尹氏曰父母全
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
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乎

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
之誡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
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邊豆之事則有司存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
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
鄙凡陋也倍與背同倍音佩謂背理也邊竹豆木豆
三物皆祭祀之禮器所以盛菹醢之屬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

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
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顚沛之違者也若夫
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
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以致其遠
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威儀棣棣斯遠鄙倍三者正
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
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
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
用事物之細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
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
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
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
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其才可以輔幼君周禮卿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
以及六十有五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野六尺爲二十野之六尺對六十五相校差一人而知也又脩氏外傳曰十寸爲尺者十尺也攝國政其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
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
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

論樂

一律皆可爲宮所謂旋相爲宮也如黃鍾爲宮則大呂爲商太蔟爲角夾鍾爲變徵姑洗爲徵仲呂爲羽蕤賓爲變宮林鍾爲商夷則爲角南呂爲變徵無射爲宮應鍾爲羽此十二宮各有五聲共六十律也又間雜有七聲者乃益以變宮變徵而聲相連旋轉兼備共八十四調歌者樂章之節所作樂者以樂音之輕重徐疾以象其形容也八音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金大鍾編石上柝敔也絲琴瑟也竹簫管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鼗也木柷敔也凡八音之器皆以八音名之

黃鍾宮
大呂商
太蔟角
夾鍾變徵
姑洗徵
仲呂羽
蕤賓變宮
夷則角
南呂變徵
無射宮
應鍾羽
林鍾爲羽
此十二律旋相爲宮之次第生去也第二無射爲宮至林鍾爲羽亦然所謂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也

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去聲）應對以至冠（去聲）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難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列子云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群能解其意其意亦得狙之心故謂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辭相籠猶狙公之以芧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去聲）

好勇而不安分（去聲）則必作亂惡（去聲）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奢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苦恭反）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才吝者吝焉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系辭之文也不易得猶言不可多得也

○楊氏曰歸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況不賢而學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通志堂本作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剛紊（音問）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賢遍反）也

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去聲）而無可行之道出處一耳然又曰驕氣吝嗇雖有之不足觀也又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之人未有驕而才吝者吝焉不驕者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至雎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樂音洛）

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跼蹐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惴惴然惟恐其或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

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止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周公旦召公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太姒也昭元年左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同心一德以佐文王論語劉作謂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姜姓之貴女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閎夭作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誰之才難益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之際乃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堯舜有天下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

而服事焉（武）至德也孔
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
稱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音短）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
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黻冕（音弗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音恤）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隙也謂指其創（初良反）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者
盡其誠意也黻冕祭服謂之黻（音弗）冕（音免）蔽膝也以韋為之
晁（音朝）氏曰古者祭服皆異天子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
而祭社稷五祀皆異天子純朱而諸侯黃朱大夫
以下得名冕同祭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其先王則衮冕祭山川則鷩冕祭
日月則毳冕祭四望山川則希冕祭社稷五祀則玄冕（通考）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通考）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
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鬱（平聲）（通考）

以禮得名則禮固執之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其先王則衮冕祭山川則鷩冕祭日月則毳冕祭四望山川則希冕祭社稷五祀則玄冕（通考）

晁氏曰古者祭服皆異天子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而祭社稷五祀皆異天子純朱而諸侯黃朱大夫以下（通考）

晁氏曰古者祭服皆異天子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而祭社稷五祀皆異天子純朱而諸侯黃朱大夫以下（通考）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五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
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通考）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
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鬱（平聲）（通考）

晁氏曰古者祭服皆異天子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而祭社稷五祀皆異天子純朱而諸侯黃朱大夫以下（通考）

貨志漢興以黃金一斤直錢萬一千斤銅錢一千斤直錢一千是今一尺二寸銅即用二百餘也其細者難成可知又木錢徒六一眼錢用二百餘也其細者難成也庶人之常服也漢始定綵衣之制天子下達有差然後衣用綵矣自天子下達有差然後衣用綵矣自天子下達有差然後衣用綵矣自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固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叩音口

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吾我二字洪已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如此章乃大聖人知我乎吾道之所以艱難皆不可不知我者吾其爲東周憂歟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卽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叩鐘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矣

若夫扶音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扶音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國語周太史云昔伊洛竭而夏興黃河竭而商興周德若之則其出圖書以興也伏羲氏之王天下也龍馬出河遂則其文八卦謂之河圖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

○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肖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

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絶又大段着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如字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爲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

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間如字

病間少差楚俗以下同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音責曰吾得正而斃音婢爲斯已矣見檀弓篇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

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韜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叢說沽去聲訓賣若平聲則訓買於此義不相當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去聲不由其道士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豈無意於人主哉道不行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衛音訪玉而求售亦非也○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大聲倦夷白夷赤夷黃夷玄夷風夷陽夷嬰夷天鄙夷九德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刊定以合先王之舊

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其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葉韓愈說騷經及左氏諸書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謝說晚矣不息也歷舍去聲訓皆若平聲則訓置於此義不相當

集注舍上聲者其舊音

讀如故者定說也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去聲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悉井反察而無毫髮之間去聲斷徒玩反及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往者過來者續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下同謝氏曰好去聲好色惡去聲惡臭尺救反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上聲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去聲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歸而正之

有是言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

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籠平聲韻譜作筐

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見泰誓篇夫子

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惰懈怠也

造次倉卒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往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告齊宣王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而庶幾改繹焉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也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敝壞也縕枲著呂反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
者縕紵也著衣之謂也程子曰此章通作兩節看
云縕袍者須與狐貉者立在一處說謂與衣狐貉
者立而不恥也下文方說到不忮不求處此節只
是說貧富之間人多如此耳 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
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
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
貧與富交謂者必忮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謝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十三 通志堂 君正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扶又反下同求進於道矣故
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
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
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
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宇當作凋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去聲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
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
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用于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
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
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
執而不變也權稱去聲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
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去聲
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

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
之卦終於巽以行權巽順也權以行巽順之事而不
以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什矣程子曰漢儒以反
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
識權字○胡氏曰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
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
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

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之

馬氏曰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謹爾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下大夫五人今合此二節以爲七大夫也則上大夫亦同列也下大夫在己下者

侃剛直也閒閒和悅而諍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躩盤辟貌第一節皆敘君命故也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擯者出門以公命告賓賓入門左北面聽命擯者入告主人主人出門右北面聽命賓入門右北面聽命擯者出門以主人之命告賓賓入門左北面聽命擯者出門以賓命

如不克（去聲下同）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
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
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此疏足之
踵蹜蹜如也）言行不離（去聲）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四庫提要曰陳旅以庭實
下有實字記曰享禮有容色之文證之則有字當在容字下）
以私覿之用圭璧與上文執圭不相妨（疏）故乃分言也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覿愉愉如也
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
為去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通志堂
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潮）
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饒氏曰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
子因齊饋女樂而去魯遍觀魯十三年通齊事不知晁氏何據而云以上數節必夫子朝見增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反緅側由反）
紺深青揚赤色（齊側皆反）齊服也緅絳色三年
之喪以飾練服也（考工記五入為緅鄭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
黑則為緅如爵頭色也再染以黑則為緇矣緅非絳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間色（間去聲）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
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音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絺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袗之忍反絺敕知反綌
戶歷反）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
蒙彼縐（側救反）絺是也（清漳蒙彼縐絺之上所謂表而出之）
絺之上所謂表而出之）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五稽反）裘用白鹿皮黃衣狐裘
（步卯反）裘欲其相稱（去聲玉藻曰緇衣以裼之）
裼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上聲）
齊（側皆反）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

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
朝潮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無同褶裳前
殺所戒反縫房用反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裳倍要積而旁無
積而有殺縫矣說見深衣篇
載爲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作褶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
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
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
爲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辛見遷坐易常處也○此一
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
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膾通作鱠音古外反橘皮曰鱠春米九斗
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

之爲膾出禮記少儀鄭注云聶之爲言牒也細作牒牒薄切謂薄切肉令薄而大聶切之而後細也聶女輒反又女涉反註聶不牛攝又作膾古外反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
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
不食不時不食食生之食者則腥熟之食者則爛皆失飪也餲於介反又烏邁反餲味變也
饐於賣反
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敗曰餒餒奴罪反
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如甚反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禮記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食
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謂大小不中法也
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丁亂切
宜不得則不食惡烏路反其不備也醬所以和食物
此二者無害於人但天以嗜

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唯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泱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賈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本草云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陸氏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室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陸氏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命有司常加賜之禮之制也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時行疫癘以索室驅疫鬼亦作儺阼階東階也

而臨之者恐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使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去聲）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音畜）詩人（去聲）之（去聲）理當如此（讀誤處說廐舍馬之間也周禮凡牧馬之數四馬爲乘三馬爲一駒二駒爲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駟夫夫下十二閑而六種各良一閑一良馬則一人駕馬則趣一人良馬則乘有副師掌其政令馬駾有駟夫殷有一百二十七十三人校廢殺夫子問人而不問馬又按大夫四馬二百八十八人加巳凡祭祀服卿家當如此不如何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十四　通志堂

以給之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齊以有司多馬豈此中亦未必有許多馬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去聲）必畜之（去聲）

食恐或餕（音俊）餘（餘不祭）故不以薦（曲禮曰餕）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考成也）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見天官膳夫鄭註曰舉授祭授王以祭禮飯食也嘗食者毋以毒王也王乃食者王始食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去聲）君嘗食然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家容容儀舒也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

見賓客而已申夭夭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容儀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

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

王者之所天也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故周禮獻民數於王

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如王拜受萬民之數謝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然後王拜謝之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

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

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

見形甸反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

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

論語集註纂箋卷五　二十六　通志堂藏版

論語集註纂箋卷之五　二十七

論語集註纂箋卷之五

三十九十三

論語集註纂箋卷之五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邢氏曰名曰而屢嘆人論語語

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

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

而起鼻氏曰石經嗅作戛

大學衍義補引石經嗅作戛

孔子不食三嗅其氣

謂雉鳴也劉聘君

曰嗅當作戛古闐反

張兩翅也見爾雅

曰橋魚曰嗅曰鼻

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

必有闕文不可強解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第子之賢否記閔子騫言行最詳

氏門人所記之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

遠郊近郊之分周禮遠郊在百里之外近郊在百里之內四郊皆去國百里司馬法王國百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五十里侯伯四十里子男二十里

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

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

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

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嘗曰我欲行禮而夏殷不足徵也

蓋欲捄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史記哀四年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於是諸侯用事者久留陳蔡用事於楚則陳蔡危矣於是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乃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之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

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

之然知此其事實也夫子於

此及子夏門人集語者之誤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去聲下同妻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丁念二反尚可磨也斯言之

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家語弟子行篇次獨居思仁公冶長其弟子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事或當然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乎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也容容從容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孟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受學焉見家語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家語孔子三歲而父叔梁紇卒於防是十九娶于宋并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鯉字伯魚言鯉之才雖不及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神經孔子二句見檀弓上篇孔子嘗脫驂以賻人而喪亦嘗脫驂以賻之

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扶又反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余共諸市也記禮器曰大夫祭器不假不貸不鬻於市且爲所識窮之者得我而勉強上聲以副其意豈誠心歡樂之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豈獨視有無而已哉金氏曰道當也義當也隨其時則顏淵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正夫子之窮也夫喪事稱家之有無夫子既以無椁許顏淵之後自歎行不以道與貧富不同也胡氏之說非是然不專於事而其論少恩矣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夫音扶爲于僞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去聲家之有無見禮記檀弓篇貧而厚葬不循禮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去聲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故知死生之說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閒閒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閒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去聲

伯姬氏既食孔伯姬吠戎而充太子與五人介與殺從之逆孔悝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非會閒亂使告季子季子召樂大臨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遇出子路入及門有使者出子入曰太子爾勇若婦需事必舍孔叔子路曰君子死死孔悝乃文子子伯姬所生子路時為孔斷纓子路曰君子死死不免結纓而援之悝音恢

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之誤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去聲名藏如字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改作勞民傷財在於仍因也貫事也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去聲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家語雜樂解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其聲有北鄙之氣夫南方生長之音也主生北方殺伐之音也主殺是以知其有北鄙之聲也冉有以告子路子路不悅而歌南風之詩孔子聞之曰其不勝匹夫之忿而有大國之憂乎夫南風之興生民之財也順時而養長之其德和平其聲溫雅其樂心樂而不淫其政平而不頗其民富而不驕其士勤而不困其財阜而不匱其俗儉而不爭其刑清而不濫其教一而不變其化易而不難其事簡而不煩其功大而不矜其德厚而不爽其樂和而不流其舞行綴兆而不亂其節奏合於天地之和故其聲感人深而移風易俗也及其亡也忽然入見說施

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尹氏曰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

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奥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去聲為荀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去聲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二句出禮記

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剥其民何以得之又曰為去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左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若不度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徇欲而行之又何訪焉弗聽明年終用田賦冉有聚斂蓋即田賦之事也

此冉求為季氏宰又為去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左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若不度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徇欲而行之又何訪焉弗聽明年終用田賦冉有聚斂蓋即田賦之事也

子曰非吾徒絶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責之也聖人之惡去聲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甚絶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卑人愚者知去聲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兄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上聲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賢遍反齒遲避難去聲而行不徑不竇通志堂王倫注孟子卷六

可以見其為人矣家語弟子行篇高柴作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遲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君子不踰又曰於此有可以見其為人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實而已故其學也確克角反所以能深造七到乎道也

師也辟辟婢亦反便平聲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喭 魚列反 粗俗也傅 音附之偏語 音御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一言近道也屢空數 音朔至空匱也不以貧屢 去聲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度 音臆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 音洛下同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

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聚斂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 去聲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塗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而未志於學故無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踰焉踰越也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

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去聲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柔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

言也如是

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無過不及之
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
敢死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胡氏曰
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衣食之非父
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於也故堂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淵顏
國語晉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衣食之非父
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於也故堂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淵顏
子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
已耶一本耶作邪即屬下句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
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
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已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苟正救不至
矣弒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者不可
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
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
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
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弒父與君亦不
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
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
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

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鄧子皮欲使尹何為邑何曰未學也子皮曰愛之何害何曰學而後使之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見於方暇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學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侍坐立者曰侍

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如字又才臥反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毋音無吾以之也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同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率爾輕遽之貌攝迫也東去聲饑音機饉音謹比毗至反下同哂式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出爾雅方向也謂

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

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

同上

足民謂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

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

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見曰同

侯時見形甸反下同會古外反見賢遍反

侯時見曰會衆見曰同

會殷見曰同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大小殷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觀秋或遇冬更遞而徧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統朝覲王禮增於國外合諸侯而謀是也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以徧○時聘曰問殷相以道時聘令無常則天子省其禮物而觀其志意焉小聘使卿以結恩好大聘使上卿以修舊禮問以諮謀協以禮樂結以信誓重以贈賄灼然著明之貌

端玄端冠名也諸侯朝日之服衣裳皆玄端而冠亦玄端也

端玄端服章甫禮

章甫冠名也諸侯之祭玄端朝日諸侯之祭玄端夕深衣祭月皆玄端而冠委貌若冕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已有玄端而冠委貌若章甫如此章甫亦玄端也

二尺二寸而前後方長尺二寸也鄭玄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緁皆

也鄭注士冠禮曰委貌者冠名也以其可以委曲順人情故曰委貌

其制相比皆以素布為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相贊君之禮者

司儀出擯賓曰相擯人贊禮曰相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瑟所栗反作則各反撰士免反與平聲下同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少孔子九歲曾點魯人少孔子六歲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華名赤字子華曾點名皙字子哲冉有名求字子有仲由名路字子路之族也少詩照反

起也撰具也春服單袷音夾之衣單袷二義單是單衣袷是袷衣此時則衣此無絮浴盥光喚反音灌也今上巳祓音佛除是也文關浴之爲盥祓除已禊祭也此爲證是也魏晉以後禊事始廢唐宋以來上巳惟曲江賜宴而已祓除官民禊於東流水上而禊邑引浴之非禮而改浴爲浴不容此訓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樹木疏封土爲壇除地爲壝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彩甸反於言外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損之損悲檢反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

孰能爲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而已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使各言爾志子路率爾而對曾皙後言夫子哂之故問之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去聲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去聲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去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

夫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
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洛音而
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之使萬物莫不遂其生焉此孔子所以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管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顔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楊子曰物我之私謂克已謂身之私欲
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
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須於人
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事皆天理
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
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
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
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
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理處便是
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
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

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顔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
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
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
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
行矣事如事事之事事謂應接也請事斯語顔
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

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顔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
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顔淵
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
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
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
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
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
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
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矣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

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去聲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反成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去聲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如字欲惟危造反刻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察其幾非亟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八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去聲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胡甸反於外時如之何曰此不可不謹也又問觀其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坤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

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去聲發蓋其德之一端也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去聲者非強制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去聲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正此便是愚謂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便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牛倨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聲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

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雖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衛十四年宋桓公惡向魋而逐之牛與向魋同母兄弟牛常憂其兄之將為亂也）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意也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耳（省悉井反）

憂懼未可遽以為易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強上聲）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其兄桓魋將為亂而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間古莧反）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知此而以勉子喪去聲）

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明氏（明氏名儒）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寬司馬牛之憂（牛兄桓魋將為亂）也唯聖人則無此（此字衍）

明（明氏名儒）則以為方憂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側蔭反愬蘇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已（漬疾智反）之行（去聲）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人之以利害剝（剝音駁）床以膚切近災者也（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

愬愬已二之也（愬愬已二之也）

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愬（愬愬）

寬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疑之緊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之近矣

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殺所以反）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聽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

之懇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
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
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
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
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
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
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
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
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
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
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
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皮去上聲下同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
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音扶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
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若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
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
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
謂之徹見孟子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
而取二矣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非禮也穀梁傳曰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者非古也
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故有若請但專行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
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真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斂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二見孟子告子下）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周禮匠人九夫為井鄭注謂一井之田稅入為貢民無異貢公無異助實為通法）貢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乎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六　二十二　通志堂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既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

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僭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定公世家昭公卒于乾侯魯定公與孫氏攻昭公昭公師敗奔齊齊景公欲納昭公于魯亂孔子遂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于景公）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去聲）於國（左昭二年晏子言陳氏如豆區釜鍾四升為貸而收公家之利以成其私）

如晏子曰此寧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厚其民而歸於陳氏矣公聚朽貫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霣踊（貫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乎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六　二十三　通志堂

貴民人疾痛如或拯救於己（左傳晏子言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從民得乎）

立太子（左哀五年趙鞅言于帝晉太子不成而殺之）

（晉國於是乎刑有侯疾亦姑謀樂何慕於無君公疾太子高照子立茶實厚公子於茶秋景公卒茶公子嘉公子鉏公子陽生六年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而立之（是為悼公公使朱毛遷諸于茶於騶魯人之）

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弒君篡國之禍（史記田敬仲世家五世孫田常子乞事齊景公以大斗行貸施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常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荼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荼為太子公卒荼

相立蓋是爲晏揚子而田乞不得以兵入公室攻鮑子殺之惠子奔魯揚子
奔魯山乞使人迎陽生冬陽生至魯而乞爲相專政
改四年卒悼立是爲簡公簡子其爲陳逆大弒君其行之刑罰之也所愛良佐行之
戮田氏之祖弒簡公於徐州弟平公驁立相之五年卒悼公之所愛良佐行之
欲君其行之刑罰之也所愛良佐行之
盡誅鮑晏及公族之自此而則齊政
公之所食邑卒于襄子盤立卒子莊子白立卒子莊子
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盡矣之子孫
楊氏曰君之所以吾吾之所以父子之
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
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丁亂反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
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
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
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下人句繹音奔
魯曰使季路要平聲我吾無盟矣千里一諾不信其
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
知如此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
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
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
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
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
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
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
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
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音佩叛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以及哀公四世為家
所執陽虎
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
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邪孔子以不欲啓之其言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左哀二年季孫有疾命正常曰我死汝必立之及卒康子在朝而立之也則非而立之女也則非也可季孫卒康子在朝而立之非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國臣曰而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馬云反

論語集註大全卷六 二九 通志堂經解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音赴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言書第五倫傳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試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

達在家必達好音呼下同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音質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音佩之人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雖暫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下同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慝吐得反○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攻書屬會意修

者治（平聲）而去（上聲）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己（去聲）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皆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則其爲惑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麤（惡也）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通志堂本天集）

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去聲下文省察同）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修感物而易動（去聲）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感之甚者也感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蚤（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

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去聲下文知也知者知仁知通同）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名幾字子（南河南人）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音佩）耳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倉故反）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一者不唯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上聲其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舉皋陶遠去聲下同）

伊尹湯之相（去聲）也不仁者遠言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

使其未喻則必將復（扶又反）問矣既問於師又稟於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亦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名工号反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去聲）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音朔）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七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又去聲）

葉氏曰凡民之行（去聲）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扶又反）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為於偽反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

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去聲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況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乃禮反其祖父莧曰禰名實紊音問矣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去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去聲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得罪靈公逐之不父其父而拒之不子其子輒受而立之以拒蒯聵聵五怪反輒丁協反耶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矣及靈公卒夫人召而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卒不去卒死其難去聲下同徒知食焉爲不避其難之爲義

而不知食穭之食爲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負芳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故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博物志織縷爲之廣八寸長大二以約小兒於背○楊氏曰樊須遲鄙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扶又反下同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使去聲下

專猶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去聲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去聲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古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所學皆施之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封於魯衛始祖康叔封文王少子而是時兄弟相似故孔子歎之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荊衛大夫苟聊且粗坐五反略之意合苟且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也楊氏曰公子荊皆曰苟而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奢之心生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雖多亦奚以爲使去聲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去聲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降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庶乎三代之治矣而不知學

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凡數百人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雖

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東漢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乎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世而後仁仁謂教化洽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遷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

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唐書魏徵傳文德元年助葬中作層觀以望昭陵昭陵前臣以爲陛下望獻陵未見之矣帝泣爲毀觀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音機如式見小雅楚茨篇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如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

曾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利則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違去聲下同樂音洛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證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
其中矣爲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
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
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
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上聲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
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
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
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雖誄反而盎背推而達之則
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
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子貢能言
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
以爲次矣
果必行如字也硜小石之堅確然亦不審其果否之
之淺狹也此其本未大異但規規然小人哉抑亦可
也故聖人猶有取焉此則市井之人不復自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貢曰噫
作去聲恚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僭二家之屬噫心不平聲平意也
名容十升實竹器容斗二升皆竹器容斗二升皆竹器容斗二升皆

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之狂者也可得而進也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猶未絶其欲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南人恒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寿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之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程子曰本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

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忠信一作時講武）即就也戎兵也（程子曰）以不教之民（國語時作反）即戎之法（國語時作反）其時可矣如云暮月三年自斗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憲名思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猶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乘間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去下同）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

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所禁反）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孫音遜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

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樂記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不可以已（不可以已）而言（解）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通志堂經解本卷一 二十 通志堂 欽明）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音括反羿音詣奡五到反盪徒浪反又音蕩下同舟音周俱音居反得其死然言未死之前期詞也若人者指南宮适也不行其死然於未死之前期詞也）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盪舟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奡又殺羿而代之奡蕩舟作澆（五弔反）澆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帝王世紀寒浞殺羿因羿之室生澆及豷（音詣）澆多力能陸地行舟使奡帥師滅斟灌及斟鄩氏（帝王世紀寒浞殺羿因羿之室生澆及豷澆多力能陸地行舟使奡帥師滅斟灌及斟鄩氏）又殺羿而代之奡蕩舟（左傳哀四年靡奔有鬲氏（左傳哀四年靡奔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戈（音古）后緡方娠（音申）逃出自竇（音豆）歸于有鬲（音格）生少康（緡音閔娠音身）少康逃歸有虞（音娛）虞思妻（七計反）以二姚（虞思妻以二姚）而收夏衆（收夏衆）以滅澆于過（音戈）后相（左傳哀元年）減（減）澆有窮（減澆有窮）后羿之室也）禹平水土（堯典）堙（音因）稷播種（堙稷播種）身親稼穡（身親稼穡）之事禹受（受）舜禪（時戰反）而有天下稷（后稷名棄生於）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善姬氏作周室文王凡十六世）適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適之言如此

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亦就其事上言也

脩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則威以制之則多殘爲政寬猛難於兼備而子產之德有大過人者焉故孔子以爲惠人蓋亦就其事上言之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左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曰大子壬嗣王所愛也且有適嗣不可亂也亂必及國國有外援不可啓也楚國有常法亂者有大刑不可以加大援舍新造而廢舊典不可以爲國乃立昭王○定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惕懼亡

通志堂印士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 十八

天集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左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曰大子壬嗣王所愛也且有適嗣不可亂也亂必及國國有外援不可啓也楚國有常法亂者有大刑不可以加大援舍新造而廢舊典不可以爲國乃立昭王○定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惕懼亡

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僚有依

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

子所以惠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下沒反莊子魯卞邑大夫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形甸反乎外則材全德備渾上聲

然不見（如字）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音岳粹然無復（扶又反）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牛倨反下同）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牛倨反）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言不愛其生久要（平聲）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扶又反）加曰字者記其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平聲）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約（去聲）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去聲）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胡賢反）如此方可以稱（去聲）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取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去聲）之辭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平聲）君吾不信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本襄二十三年傳季武子無通于公鉏氏之子季孫欲立之而未顯故臧紇使臧賈如齊告臧孫臧氏又益富而多馬臧賈如齊臧孫爲之請繼室以聲孟姬孟姬爲之言於季孫季孫許之臧賈復命臧孫臧孫將先如防secret之門臧賈曰納大龜與龜守龜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敢不盡心臧孫乃先如防而奔立公鉏）

○范氏曰要君者無上（去聲）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

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
邑以請由其好知呂反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
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
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右譎古穴反
晉文公名重平聲下同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
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雖其以力假仁心皆
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而屈完遂以服罪於
此左傳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曰唯是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文公則伐
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左傳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
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
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
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
之貴重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如字
霸與伯同長上聲也匡正也言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
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死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

文莫字上有人字（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按齊桓公殺兄而立子糾為君而孔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程子曰仲雖有尊攘之功（按管仲相桓公攘夷狄尊周室故曰尊攘）然其本心（按本心謂本來之心）不過以桓公之雄才（按雄才謂英傑之才）度其必成霸業（按霸業謂諸侯之事）故委己而下之（按委己而下之謂委屈己身而下桓公）以圖後功（按圖後功謂圖謀後來之功）亦可也（按亦可也謂亦可以為仲之本心）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按稱其功謂稱其有功）若使仲（按若使仲謂若使管仲）

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按實當謂實合當死）仲與之同謀（按與之同謀謂與糾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按遂與之同死可也謂遂與糾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按為不義謂為糾不義）且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按且免以圖後功謂且免死以圖後來之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按稱其功謂稱其有功）若使桓弟而糾兄（按桓弟而糾兄謂桓為弟而糾為兄）管仲所輔者正（按輔者正謂輔糾為正）桓奪其國而殺之（按桓奪其國而殺之謂桓奪糾之國而殺糾）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按讎音仇）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按害義之甚謂害義之甚矣）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按反覆不忠之亂謂反覆不忠之人作亂）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按建成唐高祖太子）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按唐高祖王珪傳建成敗章太子引為洗馬珪徵傳建成敗章太子引為詹事主簿珪徵皆太子建成之舊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按贖音蜀）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足以相掩可也（按掩可也謂掩可以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士免反）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按為文矣謂為文者矣）

臣家臣公朝（音潮）謂薦之與己同進為公朝之臣也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按順理而成章之謂謂順理而成章之謂也）論決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胡晉切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側皆反戒以告君重其事而
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
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
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大音扶下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
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
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
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耶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
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
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同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
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
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
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
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易艮卦大象傳辭以兼山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反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事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學而不知人無能爲已之患學而不已知人無能爲己之患此一事也曾子蓋嘗稱之則聖人於此一事

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

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遜詐不德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遜不德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一)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一百一)(一百二)(一百三)(一百四)(一百五)(一百六)(一百七)(一百八)(一百九)(一百十)(一百十一)(一百十二)(一百十三)(一百十四)(一百十五)(一百十六)(一百十七)(一百十八)(一百十九)(一百二十)(一百二十一)(一百二十二)(一百二十三)(一百二十四)(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六)(一百二十七)(一百二十八)(一百二十九)(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一)(一百三十二)(一百三十三)(一百三十四)(一百三十五)(一百三十六)(一百三十七)(一百三十八)(一百三十九)(一百四十)(一百四十一)(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三)(一百四十四)(一百四十五)(一百四十六)(一百四十七)(一百四十八)(一百四十九)(一百五十)(一百五十一)(一百五十二)(一百五十三)(一百五十四)(一百五十五)(一百五十六)(一百五十七)(一百五十八)(一百五十九)(一百六十)(一百六十一)(一百六十二)(一百六十三)(一百六十四)(一百六十五)(一百六十六)(一百六十七)(一百六十八)(一百六十九)(一百七十)(一百七十一)(一百七十二)(一百七十三)(一百七十四)(一百七十五)(一百七十六)(一百七十七)(一百七十八)(一百七十九)(一百八十)(一百八十一)(一百八十二)(一百八十三)(一百八十四)(一百八十五)(一百八十六)(一百八十七)(一百八十八)(一百八十九)(一百九十)(一百九十一)(一百九十二)(一百九十三)(一百九十四)(一百九十五)(一百九十六)(一百九十七)(一百九十八)(一百九十九)(二百)(二百一)(二百二)(二百三)(二百四)(二百五)(二百六)(二百七)(二百八)(二百九)(二百十)(二百十一)(二百十二)(二百十三)(二百十四)(二百十五)(二百十六)(二百十七)(二百十八)(二百十九)(二百二十)(二百二十一)(二百二十二)(二百二十三)(二百二十四)(二百二十五)(二百二十六)(二百二十七)(二百二十八)(二百二十九)(二百三十)(二百三十一)(二百三十二)(二百三十三)(二百三十四)(二百三十五)(二百三十六)(二百三十七)(二百三十八)(二百三十九)(二百四十)(二百四十一)(二百四十二)(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四)(二百四十五)(二百四十六)(二百四十七)(二百四十八)(二百四十九)(二百五十)(二百五十一)(二百五十二)(二百五十三)(二百五十四)(二百五十五)(二百五十六)(二百五十七)(二百五十八)(二百五十九)(二百六十)(二百六十一)(二百六十二)(二百六十三)(二百六十四)(二百六十五)(二百六十六)(二百六十七)(二百六十八)(二百六十九)(二百七十)(二百七十一)(二百七十二)(二百七十三)(二百七十四)(二百七十五)(二百七十六)(二百七十七)(二百七十八)(二百七十九)(二百八十)(二百八十一)(二百八十二)(二百八十三)(二百八十四)(二百八十五)(二百八十六)(二百八十七)(二百八十八)(二百八十九)(二百九十)(二百九十一)(二百九十二)(二百九十三)(二百九十四)(二百九十五)(二百九十六)(二百九十七)(二百九十八)(二百九十九)(三百)(三百一)(三百二)(三百三)(三百四)(三百五)(三百六)(三百七)(三百八)(三百九)(三百十)(三百十一)(三百十二)(三百十三)(三百十四)(三百十五)(三百十六)(三百十七)(三百十八)(三百十九)(三百二十)(三百二十一)(三百二十二)(三百二十三)(三百二十四)(三百二十五)(三百二十六)(三百二十七)(三百二十八)(三百二十九)(三百三十)(三百三十一)(三百三十二)(三百三十三)(三百三十四)(三百三十五)(三百三十六)(三百三十七)(三百三十八)(三百三十九)(三百四十)(三百四十一)(三百四十二)(三百四十三)(三百四十四)(三百四十五)(三百四十六)(三百四十七)(三百四十八)(三百四十九)(三百五十)(三百五十一)(三百五十二)(三百五十三)(三百五十四)(三百五十五)(三百五十六)(三百五十七)(三百五十八)(三百五十九)(三百六十)(三百六十一)(三百六十二)(三百六十三)(三百六十四)(三百六十五)(三百六十六)(三百六十七)(三百六十八)(三百六十九)(三百七十)(三百七十一)(三百七十二)(三百七十三)(三百七十四)(三百七十五)(三百七十六)(三百七十七)(三百七十八)(三百七十九)(三百八十)(三百八十一)(三百八十二)(三百八十三)(三百八十四)(三百八十五)(三百八十六)(三百八十七)(三百八十八)(三百八十九)(三百九十)(三百九十一)(三百九十二)(三百九十三)(三百九十四)(三百九十五)(三百九十六)(三百九十七)(三百九十八)(三百九十九)(四百)(四百一)(四百二)(四百三)(四百四)(四百五)(四百六)(四百七)(四百八)(四百九)(四百十)(四百十一)(四百十二)(四百十三)(四百十四)(四百十五)(四百十六)(四百十七)(四百十八)(四百十九)(四百二十)(四百二十一)(四百二十二)(四百二十三)(四百二十四)(四百二十五)(四百二十六)(四百二十七)(四百二十八)(四百二十九)(四百三十)(四百三十一)(四百三十二)(四百三十三)(四百三十四)(四百三十五)(四百三十六)(四百三十七)(四百三十八)(四百三十九)(四百四十)(四百四十一)(四百四十二)(四百四十三)(四百四十四)(四百四十五)(四百四十六)(四百四十七)(四百四十八)(四百四十九)(四百五十)(四百五十一)(四百五十二)(四百五十三)(四百五十四)(四百五十五)(四百五十六)(四百五十七)(四百五十八)(四百五十九)(四百六十)(四百六十一)(四百六十二)(四百六十三)(四百六十四)(四百六十五)(四百六十六)(四百六十七)(四百六十八)(四百六十九)(四百七十)(四百七十一)(四百七十二)(四百七十三)(四百七十四)(四百七十五)(四百七十六)(四百七十七)(四百七十八)(四百七十九)(四百八十)(四百八十一)(四百八十二)(四百八十三)(四百八十四)(四百八十五)(四百八十六)(四百八十七)(四百八十八)(四百八十九)(四百九十)(四百九十一)(四百九十二)(四百九十三)(四百九十四)(四百九十五)(四百九十六)(四百九十七)(四百九十八)(四百九十九)(五百)(五百一)(五百二)(五百三)(五百四)(五百五)(五百六)(五百七)(五百八)(五百九)(五百十)(五百十一)(五百十二)(五百十三)(五百十四)(五百十五)(五百十六)(五百十七)(五百十八)(五百十九)(五百二十)(五百二十一)(五百二十二)(五百二十三)(五百二十四)(五百二十五)(五百二十六)(五百二十七)(五百二十八)(五百二十九)(五百三十)(五百三十一)(五百三十二)(五百三十三)(五百三十四)(五百三十五)(五百三十六)(五百三十七)(五百三十八)(五百三十九)(五百四十)(五百四十一)(五百四十二)(五百四十三)(五百四十四)(五百四十五)(五百四十六)(五百四十七)(五百四十八)(五百四十九)(五百五十)(五百五十一)(五百五十二)(五百五十三)(五百五十四)(五百五十五)(五百五十六)(五百五十七)(五百五十八)(五百五十九)(五百六十)(五百六十一)(五百六十二)(五百六十三)(五百六十四)(五百六十五)(五百六十六)(五百六十七)(五百六十八)(五百六十九)(五百七十)(五百七十一)(五百七十二)(五百七十三)(五百七十四)(五百七十五)(五百七十六)(五百七十七)(五百七十八)(五百七十九)(五百八十)(五百八十一)(五百八十二)(五百八十三)(五百八十四)(五百八十五)(五百八十六)(五百八十七)(五百八十八)(五百八十九)(五百九十)(五百九十一)(五百九十二)(五百九十三)(五百九十四)(五百九十五)(五百九十六)(五百九十七)(五百九十八)(五百九十九)(六百)(六百一)(六百二)(六百三)(六百四)(六百五)(六百六)(六百七)(六百八)(六百九)(六百十)(六百十一)(六百十二)(六百十三)(六百十四)(六百十五)(六百十六)(六百十七)(六百十八)(六百十九)(六百二十)(六百二十一)(六百二十二)(六百二十三)(六百二十四)(六百二十五)(六百二十六)(六百二十七)(六百二十八)(六百二十九)(六百三十)(六百三十一)(六百三十二)(六百三十三)(六百三十四)(六百三十五)(六百三十六)(六百三十七)(六百三十八)(六百三十九)(六百四十)(六百四十一)(六百四十二)(六百四十三)(六百四十四)(六百四十五)(六百四十六)(六百四十七)(六百四十八)(六百四十九)(六百五十)(六百五十一)(六百五十二)(六百五十三)(六百五十四)(六百五十五)(六百五十六)(六百五十七)(六百五十八)(六百五十九)(六百六十)(六百六十一)(六百六十二)(六百六十三)(六百六十四)(六百六十五)(六百六十六)(六百六十七)(六百六十八)(六百六十九)(六百七十)(六百七十一)(六百七十二)(六百七十三)(六百七十四)(六百七十五)(六百七十六)(六百七十七)(六百七十八)(六百七十九)(六百八十)(六百八十一)(六百八十二)(六百八十三)(六百八十四)(六百八十五)(六百八十六)(六百八十七)(六百八十八)(六百八十九)(六百九十)(六百九十一)(六百九十二)(六百九十三)(六百九十四)(六百九十五)(六百九十六)(六百九十七)(六百九十八)(六百九十九)(七百)(七百一)(七百二)(七百三)(七百四)(七百五)(七百六)(七百七)(七百八)(七百九)(七百十)(七百十一)(七百十二)(七百十三)(七百十四)(七百十五)(七百十六)(七百十七)(七百十八)(七百十九)(七百二十)(七百二十一)(七百二十二)(七百二十三)(七百二十四)(七百二十五)(七百二十六)(七百二十七)(七百二十八)(七百二十九)(七百三十)(七百三十一)(七百三十二)(七百三十三)(七百三十四)(七百三十五)(七百三十六)(七百三十七)(七百三十八)(七百三十九)(七百四十)(七百四十一)(七百四十二)(七百四十三)(七百四十四)(七百四十五)(七百四十六)(七百四十七)(七百四十八)(七百四十九)(七百五十)(七百五十一)(七百五十二)(七百五十三)(七百五十四)(七百五十五)(七百五十六)(七百五十七)(七百五十八)(七百五十九)(七百六十)(七百六十一)(七百六十二)(七百六十三)(七百六十四)(七百六十五)(七百六十六)(七百六十七)(七百六十八)(七百六十九)(七百七十)(七百七十一)(七百七十二)(七百七十三)(七百七十四)(七百七十五)(七百七十六)(七百七十七)(七百七十八)(七百七十九)(七百八十)(七百八十一)(七百八十二)(七百八十三)(七百八十四)(七百八十五)(七百八十六)(七百八十七)(七百八十八)(七百八十九)(七百九十)(七百九十一)(七百九十二)(七百九十三)(七百九十四)(七百九十五)(七百九十六)(七百九十七)(七百九十八)(七百九十九)(八百)(八百一)(八百二)(八百三)(八百四)(八百五)(八百六)(八百七)(八百八)(八百九)(八百十)(八百十一)(八百十二)(八百十三)(八百十四)(八百十五)(八百十六)(八百十七)(八百十八)(八百十九)(八百二十)(八百二十一)(八百二十二)(八百二十三)(八百二十四)(八百二十五)(八百二十六)(八百二十七)(八百二十八)(八百二十九)(八百三十)(八百三十一)(八百三十二)(八百三十三)(八百三十四)(八百三十五)(八百三十六)(八百三十七)(八百三十八)(八百三十九)(八百四十)(八百四十一)(八百四十二)(八百四十三)(八百四十四)(八百四十五)(八百四十六)(八百四十七)(八百四十八)(八百四十九)(八百五十)(八百五十一)(八百五十二)(八百五十三)(八百五十四)(八百五十五)(八百五十六)(八百五十七)(八百五十八)(八百五十九)(八百六十)(八百六十一)(八百六十二)(八百六十三)(八百六十四)(八百六十五)(八百六十六)(八百六十七)(八百六十八)(八百六十九)(八百七十)(八百七十一)(八百七十二)(八百七十三)(八百七十四)(八百七十五)(八百七十六)(八百七十七)(八百七十八)(八百七十九)(八百八十)(八百八十一)(八百八十二)(八百八十三)(八百八十四)(八百八十五)(八百八十六)(八百八十七)(八百八十八)(八百八十九)(八百九十)(八百九十一)(八百九十二)(八百九十三)(八百九十四)(八百九十五)(八百九十六)(八百九十七)(八百九十八)(八百九十九)(九百)(九百一)(九百二)(九百三)(九百四)(九百五)(九百六)(九百七)(九百八)(九百九)(九百十)(九百十一)(九百十二)(九百十三)(九百十四)(九百十五)(九百十六)(九百十七)(九百十八)(九百十九)(九百二十)(九百二十一)(九百二十二)(九百二十三)(九百二十四)(九百二十五)(九百二十六)(九百二十七)(九百二十八)(九百二十九)(九百三十)(九百三十一)(九百三十二)(九百三十三)(九百三十四)(九百三十五)(九百三十六)(九百三十七)(九百三十八)(九百三十九)(九百四十)(九百四十一)(九百四十二)(九百四十三)(九百四十四)(九百四十五)(九百四十六)(九百四十七)(九百四十八)(九百四十九)(九百五十)(九百五十一)(九百五十二)(九百五十三)(九百五十四)(九百五十五)(九百五十六)(九百五十七)(九百五十八)(九百五十九)(九百六十)(九百六十一)(九百六十二)(九百六十三)(九百六十四)(九百六十五)(九百六十六)(九百六十七)(九百六十八)(九百六十九)(九百七十)(九百七十一)(九百七十二)(九百七十三)(九百七十四)(九百七十五)(九百七十六)(九百七十七)(九百七十八)(九百七十九)(九百八十)(九百八十一)(九百八十二)(九百八十三)(九百八十四)(九百八十五)(九百八十六)(九百八十七)(九百八十八)(九百八十九)(九百九十)(九百九十一)(九百九十二)(九百九十三)(九百九十四)(九百九十五)(九百九十六)(九百九十七)(九百九十八)(九百九十九)(一千)(一千一)(一千二)(一千三)(一千四)(一千五)(一千六)(一千七)(一千八)(一千九)(一千十)(一千十一)(一千十二)(一千十三)(一千十四)(一千十五)(一千十六)(一千十七)(一千十八)(一千十九)(一千二十)(一千二十一)(一千二十二)(一千二十三)(一千二十四)(一千二十五)(一千二十六)(一千二十七)(一千二十八)(一千二十九)(一千三十)(一千三十一)(一千三十二)(一千三十三)(一千三十四)(一千三十五)(一千三十六)(一千三十七)(一千三十八)(一千三十九)(一千四十)(一千四十一)(一千四十二)(一千四十三)(一千四十四)(一千四十五)(一千四十六)(一千四十七)(一千四十八)(一千四十九)(一千五十)(一千五十一)(一千五十二)(一千五十三)(一千五十四)(一千五十五)(一千五十六)(一千五十七)(一千五十八)(一千五十九)(一千六十)(一千六十一)(一千六十二)(一千六十三)(一千六十四)(一千六十五)(一千六十六)(一千六十七)(一千六十八)(一千六十九)(一千七十)(一千七十一)(一千七十二)(一千七十三)(一千七十四)(一千七十五)(一千七十六)(一千七十七)(一千七十八)(一千七十九)(一千八十)(一千八十一)(一千八十二)(一千八十三)(一千八十四)(一千八十五)(一千八十六)(一千八十七)(一千八十八)(一千八十九)(一千九十)(一千九十一)(一千九十二)(一千九十三)(一千九十四)(一千九十五)(一千九十六)(一千九十七)(一千九十八)(一千九十九)(一千一百)(一千一百一)(一千一百二)(一千一百三)(一千一百四)(一千一百五)(一千一百六)(一千一百七)(一千一百八)(一千一百九)(一千一百十)(一千一百十一)(一千一百十二)(一千一百十三)(一千一百十四)(一千一百十五)(一千一百十六)(一千一百十七)(一千一百十八)(一千一百十九)(一千一百二十)(一千一百二十一)(一千一百二十二)(一千一百二十三)(一千一百二十四)(一千一百二十五)(一千一百二十六)(一千一百二十七)(一千一百二十八)(一千一百二十九)(一千一百三十)(一千一百三十一)(一千一百三十二)(一千一百三十三)(一千一百三十四)(一千一百三十五)(一千一百三十六)(一千一百三十七)(一千一百三十八)(一千一百三十九)(一千一百四十)(一千一百四十一)(一千一百四十二)(一千一百四十三)(一千一百四十四)(一千一百四十五)(一千一百四十六)(一千一百四十七)(一千一百四十八)(一千一百四十九)(一千一百五十)(一千一百五十一)(一千一百五十二)(一千一百五十三)(一千一百五十四)(一千一百五十五)(一千一百五十六)(一千一百五十七)(一千一百五十八)(一千一百五十九)(一千一百六十)(一千一百六十一)(一千一百六十二)(一千一百六十三)(一千一百六十四)(一千一百六十五)(一千一百六十六)(一千一百六十七)(一千一百六十八)(一千一百六十九)(一千一百七十)(一千一百七十一)(一千一百七十二)(一千一百七十三)(一千一百七十四)(一千一百七十五)(一千一百七十六)(一千一百七十七)(一千一百七十八)(一千一百七十九)(一千一百八十)(一千一百八十一)(一千一百八十二)(一千一百八十三)(一千一百八十四)(一千一百八十五)(一千一百八十六)(一千一百八十七)(一千一百八十八)(一千一百八十九)(一千一百九十)(一千一百九十一)(一千一百九十二)(一千一百九十三)(一千一百九十四)(一千一百九十五)(一千一百九十六)(一千一百九十七)(一千一百九十八)(一千一百九十九)(一千二百)(一千二百一)(一千二百二)(一千二百三)(一千二百四)(一千二百五)(一千二百六)(一千二百七)(一千二百八)(一千二百九)(一千二百十)(一千二百十一)(一千二百十二)(一千二百十三)(一千二百十四)(一千二百十五)(一千二百十六)(一千二百十七)(一千二百十八)(一千二百十九)(一千二百二十)(一千二百二十一)(一千二百二十二)(一千二百二十三)(一千二百二十四)(一千二百二十五)(一千二百二十六)(一千二百二十七)(一千二百二十八)(一千二百二十九)(一千二百三十)(一千二百三十一)(一千二百三十二)(一千二百三十三)(一千二百三十四)(一千二百三十五)(一千二百三十六)(一千二百三十七)(一千二百三十八)(一千二百三十九)(一千二百四十)(一千二百四十一)(一千二百四十二)(一千二百四十三)(一千二百四十四)(一千二百四十五)(一千二百四十六)(一千二百四十七)(一千二百四十八)(一千二百四十九)(一千二百五十)(一千二百五十一)(一千二百五十二)(一千二百五十三)(一千二百五十四)(一千二百五十五)(一千二百五十六)(一千二百五十七)(一千二百五十八)(一千二百五十九)(一千二百六十)(一千二百六十一)(一千二百六十二)(一千二百六十三)(一千二百六十四)(一千二百六十五)(一千二百六十六)(一千二百六十七)(一千二百六十八)(一千二百六十九)(一千二百七十)(一千二百七十一)(一千二百七十二)(一千二百七十三)(一千二百七十四)(一千二百七十五)(一千二百七十六)(一千二百七十七)(一千二百七十八)(一千二百七十九)(一千二百八十)(一千二百八十一)(一千二百八十二)(一千二百八十三)(一千二百八十四)(一千二百八十五)(一千二百八十六)(一千二百八十七)(一千二百八十八)(一千二百八十九)(一千二百九十)(一千二百九十一)(一千二百九十二)(一千二百九十三)(一千二百九十四)(一千二百九十五)(一千二百九十六)(一千二百九十七)(一千二百九十八)(一千二百九十九)(一千三百)(一千三百一)(一千三百二)(一千三百三)(一千三百四)(一千三百五)(一千三百六)(一千三百七)(一千三百八)(一千三百九)(一千三百十)(一千三百十一)(一千三百十二)(一千三百十三)(一千三百十四)(一千三百十五)(一千三百十六)(一千三百十七)(一千三百十八)(一千三百十九)(一千三百二十)(一千三百二十一)(一千三百二十二)(一千三百二十三)(一千三百二十四)(一千三百二十五)(一千三百二十六)(一千三百二十七)(一千三百二十八)(一千三百二十九)(一千三百三十)(一千三百三十一)(一千三百三十二)(一千三百三十三)(一千三百三十四)(一千三百三十五)(一千三百三十六)(一千三百三十七)(一千三百三十八)(一千三百三十九)(一千三百四十)(一千三百四十一)(一千三百四十二)(一千三百四十三)(一千三百四十四)(一千三百四十五)(一千三百四十六)(一千三百四十七)(一千三百四十八)(一千三百四十九)(一千三百五十)(一千三百五十一)(一千三百五十二)(一千三百五十三)(一千三百五十四)(一千三百五十五)(一千三百五十六)(一千三百五十七)(一千三百五十八)(一千三百五十九)(一千三百六十)(一千三百六十一)(一千三百六十二)(一千三百六十三)(一千三百六十四)(一千三百六十五)(一千三百六十六)(一千三百六十七)(一千三百六十八)(一千三百六十九)(一千三百七十)(一千三百七十一)(一千三百七十二)(一千三百七十三)(一千三百七十四)(一千三百七十五)(一千三百七十六)(一千三百七十七)(一千三百七十八)(一千三百七十九)(一千三百八十)(一千三百八十一)(一千三百八十二)(一千三百八十三)(一千三百八十四)(一千三百八十五)(一千三百八十六)(一千三百八十七)(一千三百八十八)(一千三百八十九)(一千三百九十)(一千三百九十一)(一千三百九十二)(一千三百九十三)(一千三百九十四)(一千三百九十五)(一千三百九十六)(一千三百九十七)(一千三百九十八)(一千三百九十九)(一千四百)(一千四百一)(一千四百二)(一千四百三)(一千四百四)(一千四百五)(一千四百六)(一千四百七)(一千四百八)(一千四百九)(一千四百十)(一千四百十一)(一千四百十二)(一千四百十三)(一千四百十四)(一千四百十五)(一千四百十六)(一千四百十七)(一千四百十八)(一千四百十九)(一千四百二十)(一千四百二十一)(一千四百二十二)(一千四百二十三)(一千四百二十四)(一千四百二十五)(一千四百二十六)(一千四百二十七)(一千四百二十八)(一千四百二十九)(一千四百三十)(一千四百三十一)(一千四百三十二)(一千四百三十三)(一千四百三十四)(一千四百三十五)(一千四百三十六)(一千四百三十七)(一千四百三十八)(一千四百三十九)(一千四百四十)(一千四百四十一)(一千四百四十二)(一千四百四十三)(一千四百四十四)(一千四百四十五)(一千四百四十六)(一千四百四十七)(一千四百四十八)(一千四百四十九)(一千四百五十)(一千四百五十一)(一千四百五十二)(一千四百五十三)(一千四百五十四)(一千四百五十五)(一千四百五十六)(一千四百五十七)(一千四百五十八)(一千四百五十九)(一千四百六十)(一千四百六十一)(一千四百六十二)(一千四百六十三)(一千四百六十四)(一千四百六十五)(一千四百六十六)(一千四百六十七)(一千四百六十八)(一千四百六十九)(一千四百七十)(一千四百七十一)(一千四百七十二)(一千四百七十三)(一千四百七十四)(一千四百七十五)(一千四百七十六)(一千四百七十七)(一千四百七十八)(一千四百七十九)(一千四百八十)(一千四百八十一)(一千四百八十二)(一千四百八十三)(一千四百八十四)(一千四百八十五)(一千四百八十六)(一千四百八十七)(一千四百八十八)(一千四百八十九)(一千四百九十)(一千四百九十一)(一千四百九十二)(一千四百九十三)(一千四百九十四)(一千四百九十五)(一千四百九十六)(一千四百九十七)(一千四百九十八)(一千四百九十九)(一千五百)(一千五百一)(一千五百二)(一千五百三)(一千五百四)(一千五百五)(一千五百六)(一千五百七)(一千五百八)(一千五百九)(一千五百十)(一千五百十一)(一千五百十二)(一千五百十三)(一千五百十四)(一千五百十五)(一千五百十六)(一千五百十七)(一千五百十八)(一千五百十九)(一千五百二十)(一千五百二十一)(一千五百二十二)(一千五百二十三)(一千五百二十四)(一千五百二十五)(一千五百二十六)(一千五百二十七)(一千五百二十八)(一千五百二十九)(一千五百三十)(一千五百三十一)(一千五百三十二)(一千五百三十三)(一千五百三十四)(一千五百三十五)(一千五百三十六)(一千五百三十七)(一千五百三十八)(一千五百三十九)(一千五百四十)(一千五百四十一)(一千五百四十二)(一千五百四十三)(一千五百四十四)(一千五百四十五)(一千五百四十六)(一千五百四十七)(一千五百四十八)(一千五百四十九)(一千五百五十)(一千五百五十一)(一千五百五十二)(一千五百五十三)(一千五百五十四)(一千五百五十五)(一千五百五十六)(一千五百五十七)(一千五百五十八)(一千五百五十九)(一千五百六十)(一千五百六十一)(一千五百六十二)(一千五百六十三)(一千五百六十四)(一千五百六十五)(一千五百六十六)(一千五百六十七)(一千五百六十八)(一千五百六十九)(一千五百七十)(一千五百七十一)(一千五百七十二)(一千五百七十三)(一千五百七十四)(一千五百七十五)(一千五百七十六)(一千五百七十七)(一千五百七十八)(一千五百七十九)(一千五百八十)(一千五百八十一)(一千五百八十二)(一千五百八十三)(一千五百八十四)(一千五百八十五)(一千五百八十六)(一千五百八十七)(一千五百八十八)(一千五百八十九)(一千五百九十)(一千五百九十一)(一千五百九十二)(一千五百九十三)(一千五百九十四)(一千五百九十五)(一千五百九十六)(一千五百九十七)(一千五百九十八)(一千五百九十九)(一千六百)(一千六百一)(一千六百二)(一千六百三)(一千六百四)(一千六百五)(一千六百六)(一千六百七)(一千六百八)(一千六百九)(一千六百十)(一千六百十一)(一千六百十二)(一千六百十三)(一千六百十四)(一千六百十五)(一千六百十六)(一千六百十七)(一千六百十八)(一千六百十九)(一千六百二十)(一千六百二十一)(一千六百二十二)(一千六百二十三)(一千六百二十四)(一千六百二十五)(一千六百二十六)(一千六百二十七)(一千六百二十八)(一千六百二十九)(一千六百三十)(一千六百三十一)(一千六百三十二)(一千六百三十三)(一千六百三十四)(一千六百三十五)(一千六百三十六)(一千六百三十七)(一千六百三十八)(一千六百三十九)(一千六百四十)(一千六百四十一)(一千六百四十二)(一千六百四十三)(一千六百四十四)(一千六百四十五)(一千六百四十六)(一千六百四十七)(一千六百四十八)(一千六百四十九)(一千六百五十)(一千六百五十一)(一千六百五十二)(一千六百五十三)(一千六百五十四)(一千六百五十五)(一千六百五十六)(一千六百五十七)(一千六百五十八)(一千六百五十九)(一千六百六十)(一千六百六十一)(一千六百六十二)(一千六百六十三)(一千六百六十四)(一千六百六十五)(一千六百六十六)(一千六百六十七)(一千六百六十八)(一千六百六十九)(一千六百七十)(一千六百七十一)(一千六百七十二)(一千六百七十三)(一千六百七十四)(一千六百七十五)(一千六百七十六)(一千六百七十七)(一千六百七十八)(一千六百七十九)(一千六百八十)(一千六百八十一)(一千六百八十二)(一千六百八十三)(一千六百八十四)(一千六百八十五)(一千六百八十六)(一千六百八十七)(一千六百八十八)(一千六百八十九)(一千六百九十)(一千六百九十一)(一千六百九十二)(一千六百九十三)(一千六百九十四)(一千六百九十五)(一千六百九十六)(一千六百九十七)(一千六百九十八)(一千六百九十九)(一千七百)(一千七百一)(一千七百二)(一千七百三)(一千七百四)(一千七百五)(一千七百六)(一千七百七)(一千七百八)(一千七百九)(一千七百十)(一千七百十一)(一千七百十二)(一千七百十三)(一千七百十四)(一千七百十五)(一千七百十六)(一千七百十七)(一千七百十八)(一千七百十九)(一千七百二十)(一千七百二十一)(一千七百二十二)(一千七百二十三)(一千七百二十四)(一千七百二十五)(一千七百二十六)(一千七百二十七)(一千七百二十八)(一千七百二十九)(一千七百三十)(一千七百三十一)(一千七百三十二)(一千七百三十三)(一千七百三十四)(一千七百三十五)(一千七百三十六)(一千七百三十七)(一千七百三十八)(一千七百三十九)(一千七百四十)(一千七百四十一)(一千七百四十二)(一千七百四十三)(一千七百四十四)(一千七百四十五)(一千七百四十六)(一千七百四十七)(一千七百四十八)(一千七百四十九)(一千七百五十)(一千七百五十一)(一千七百五十二)(一千七百五十三)(一千七百五十四)(一千七百五十五)(一千七百五十六)(一千七百五十七)(一千七百五十八)(一千七百五十九)(一千七百六十)(一千七百六十一)(一千七百六十二)(一千七百六十三)(一千七百六十四)(一千七百六十五)(一千七百六十六)(一千七百六十七)(一千七百六十八)(一千七百六十九)(一千七百七十)(一千七百七十一)(一千七百七十二)(一千七百七十三)(一千七百七十四)(一千七百七十五)(一千七百七十六)(一千七百七十七)(一千七百七十八)(一千七百七十九)(一千七百八十)(一千七百八十一)(一千七百八十二)(一千七百八十三)(一千七百八十四)(一千七百八十五)(一千七百八十六)(一千七百八十七)(一千七百八十八)(一千七百八十九)(一千七百九十)(一千七百九十一)(一千七百九十二)(一千七百九十三)(一千七百九十四)(一千七百九十五)(一千七百九十六)(一千七百九十七)(一千七百九十八)(一千七百九十九)(一千八百)(一千八百一)(一千八百二)(一千八百三)(一千八百四)(一千八百五)(一千八百六)(一千八百七)(一千八百八)(一千八百九)(一千八百十)(一千八百十一)(一千八百十二)(一千八百十三)(一千八百十四)(一千八百十五)(一千八百十六)(一千八百十七)(一千八百十八)(一千八百十九)(一千八百二十)(一千八百二十一)(一千八百二十二)(一千八百二十三)(一千八百二十四)(一千八百二十五)(一千八百二十六)(一千八百二十七)(一千八百二十八)(一千八百二十九)(一千八百三十)(一千八百三十一)(一千八百三十二)(一千八百三十三)(一千八百三十四)(一千八百三十五)(一千八百三十六)(一千八百三十七)(一千八百三十八)(一千八百三十九)(一千八百四十)(一千八百四十一)(一千八百四十二)(一千八百四十三)(一千八百四十四)(一千八百四十五)(一千八百四十六)(一千八百四十七)(一千八百四十八)(一千八百四十九)(一千八百五十)(一千八百五十一)(一千八百五十二)(一千八百五十三)(一千八百五十四)(一千八百五十五)(一千八百五十六)(一千八百五十七)(一千八百五十八)(一千八百五十九)(一千八百六十)(一千八百六十一)(一千八百六十二)(一千八百六十三)(一千八百六十四)(一千八百六十五)(一千八百六十六)(一千八百六十七)(一千八百六十八)(一千八百六十九)(一千八百七十)(一千八百七十一)(一千八百七十二)(一千八百七十三)(一千八百七十四)(一千八百七十五)(一千八百七十六)(一千八百七十七)(一千八百七十八)(一千八百七十九)(一千八百八十)(一千八百八十一)(一千八百八十二)(一千八百八十三)(一千八百八十四)(一千八百八十五)(一千八百八十六)(一千八百八十七)(一千八百八十八)(一千八百八十九)(一千八百九十)(一千八百九十一)(一千八百九十二)(一千八百九十三)(一千八百九十四)(一千八百九十五)(一千八百九十六)(一千八百九十七)(一千八百九十八)(一千八百九十九)(一千九百)(一千九百一)(一千九百二)(一千九百三)(一千九百四)(一千九百五)(一千九百六)(一千九百七)(一千九百八)(一千九百九)(一千九百十)(一千九百十一)(一千九百十二)(一千九百十三)(一千九百十四)(一千九百十五)(一千九百十六)(一千九百十七)(一千九百十八)(一千九百十九)(一千九百二十)(一千九百二十一)(一千九百二十二)(一千九百二十三)(一千九百二十四)(一千九百二十五)(一千九百二十六)(一千九百二十七)(一千九百二十八)(一千九百二十九)(一千九百三十)(一千九百三十一)(一千九百三十二)(一千九百三十三)(一千九百三十四)(一千九百三十五)(一千九百三十六)(一千九百三十七)(一千九百三十八)(一千九百三十九)(一千九百四十)(一千九百四十一)(一千九百四十二)(一千九百四十三)(一千九百四十四)(一千九百四十五)(一千九百四十六)(一千九百四十七)(一千九百四十八)(一千九百四十九)(一千九百五十)(一千九百五十一)(一千九百五十二)(一千九百五十三)(一千九百五十四)(一千九百五十五)(一千九百五十六)(一千九百五十七)(一千九百五十八)(一千九百五十九)(一千九百六十)(一千九百六十一)(一千九百六十二)(一千九百六十三)(一千九百六十四)(一千九百六十五)(一千九百六十六)(一千九百六十七)(一千九百六十八)(一千九百六十九)(一千九百七十)(一千九百七十一)(一千九百七十二)(一千九百七十三)(一千九百七十四)(一千九百七十五)(一千九百七十六)(一千九百七十七)(一千九百七十八)(一千九百七十九)(一千九百八十)(一千九百八十一)(一千九百八十二)(一千九百八十三)(一千九百八十四)(一千九百八十五)(一千九百八十六)(一千九百八十七)(一千九百八十八)(一千九百八十九)(一千九百九十)(一千九百九十一)(一千九百九十二)(一千九百九十三)(一千九百九十四)(一千九百九十五)(一千九百九十六)(一千九百九十七)(一千九百九十八)(一千九百九十九)(二千)(二千一)(二千二)(二千三)(二千四)(二千五)(二千六)(二千七)(二千八)(二千九)(二千十)(二千十一)(二千十二)(二千十三)(二千十四)(二千十五)(二千十六)(二千十七)(二千十八)(二千十九)(二千二十)(二千二十一)(二千二十二)(二千二十三)(二千二十四)(二千二十五)(二千二十六)(二千二十七)(二千二十八)(二千二十九)(二千三十)(二千三十一)(二千三十二)(二千三十三)(二千三十四)(二千三十五)(二千三十六)(二千三十七)(二千三十八)(二千三十九)(二千四十)(二千四十一)(二千四十二)(二千四十三)(二千四十四)(二千四十五)(二千四十六)(二千四十七)(二千四十八)(二千四十九)(二千五十)(二千五十一)(二千五十二)(二千五十三)(二千五十四)(二千五十五)(二千五十六)(二千五十七)(二千五十八)(二千五十九)(二千六十)(二千六十一)(二千六十二)(二千六十三)(二千六十四)(二千六十五)(二千六十六)(二千六十七)(二千六十八)(二千六十九)(二千七十)(二千七十一)(二千七十二)(二千七十三)(二千七十四)(二千七十五)(二千七十六)(二千七十七)(二千七十八)(二千七十九)(二千八十)(二千八十一)(二千八十二)(二千八十三)(二千八十四)(二千八十五)(二千八十六)(二千八十七)(二千八十八)(二千八十九)(二千九十)(二千九十一)(二千九十二)(二千九十三)(二千九十四)(二千九十五)(二千九十六)(二千九十七)(二千九十八)(二千九十九)(二千一百)(二千一百一)(二千一百二)(二千一百三)(二千一百四)(二千一百五)(二千一百六)(二千一百七)(二千一百八)(二千一百九)(二千一百十)(二千一百十一)(二千一百十二)(二千一百十三)(二千一百十四)(二千一百十五)(二千一百十六)(二千一百十七)(二千一百十八)(二千一百十九)(二千一百二十)(二千一百二十一)(二千一百二十二)(二千一百二十三)(二千一百二十四)(二千一百二十五)(二千一百二十六)(二千一百二十七)(二千一百二十八)(二千一百二十九)(二千一百三十)(二千一百三十一)(二千一百三十二)(二千一百三十三)(二千一百三十四)(二千一百三十五)(二千一百三十六)(二千一百三十七)(二千一百三十八)(二千一百三十九)(二千一百四十)(二千一百四十一)(二千一百四十二)(二千一百四十三)(二千一百四十四)(二千一百四十五)(二千一百四十六)(二千一百四十七)(二千一百四十八)(二千一百四十九)(二千一百五十)(二

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周禮注有罪則陳其尸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去亂國適治邦

禮貌衰而去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或曰即尚書所謂梁闇蓋古者天子居喪以木爲廬廬門曰梁闇也或曰諒陰信默也人君於此時不敢發令而聽於冢宰三年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冢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故民易使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智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己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體信達順之道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返踞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

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胫音經文作脛非也足滿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擊其脛若使勿
蹲踞然
○關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關黨黨名童子未冠去聲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窺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記檀弓曾子戒其弟子沈曾子隅坐而抗隨行執燭人下侍父之過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去聲之役觀長上聲少去聲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八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音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扶又反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于孔子云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有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去聲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
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如字宜其以爲多
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
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
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
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扶又深喻之曰唯
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
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
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
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去聲慍見發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
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
無爲而治上聲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
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
邪甲反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
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音秋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
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
家語
○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音拳收也懷藏
也如於孫林父音甫寧殖常職反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
事也左襄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侯使子蟜子展子西子
石逆之孫文子甯惠子相衛侯衛侯使與之言政對曰臣
不與知也退而告人曰君子也公使謝焉且召之對曰君
命以戒臣臣不敢貳公與孫氏出入三年矣孫氏愈逆公
公益親孫氏孫氏愈近則出公出奔齊侯使公孫丁如衛
與甯氏盟甯氏使侯叔夏御衛侯如甯衛侯與甯子言
甯子出告人曰衛侯其入矣不修舊怨不棄親昵其有
以知人矣入必用事以政其舊職位矣○楊氏曰史魚之直未
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
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
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
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
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
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敬反者若
不實見得惡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
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
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
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
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家語孔子曰商也
後可與言詩已往繼也日損益也子貢子曰何謂也子曰
也超與賢已者處與不若已者處子曰商
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今民間此古層
月斗柄初昏天下皆見之也以冬為
歲子世春夏秋冬四時皆以斗柄建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
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亨而三代迭
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

也 記稱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也
統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爲一世十二世爲一運三十運爲一會初開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都子於寅上方值一陽物字蓋初開本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地子後便有一點春陽在其中漸漸發越而成地初開落較後漸即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系多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之始然後有人之始故三代建以爲子丑之月人之始故謂之人統其時數爲甚詳又詳稽世書而成會開物而消地蓋會消地而有人生子人生天 然時以作事 四字出孟氏傳 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 此物理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殷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而不知其所以然故特舉其名今作歲法 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輅音路本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 明堂位曰大輅殷輅也鄭氏曰大輅木路也漆車謂之輅今謂之輅 通志堂經解 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冕也冠上有覆 覆敷救反 前後有旒 音流 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 何晏註曰世本云黃帝作冕周禮天子之冕十二旒諸侯九旒上公之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二旒二玉士以升麻人以冠又按盡說天子之冕前後各十二旒九命則九旒九玉八命則八旒八玉上可兼下下不得僭

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淫去聲 殆音怠 然時以作事 四字出孟氏傳 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 此物理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殷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而不知其所以然故特舉其名今作歲法 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耳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隨之 通志堂經解 上

放鄭聲 放音倣 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隨之 明堂位曰大輅殷輅也漆車謂之輅也漆車大車謂之輅今謂之輅 通志堂經解 壞矣虞夏君臣更 更音庚 相戒飭 飭音勑 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 喪去聲 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去聲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古賢其人氏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南音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論語集註大全卷八　八

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去聲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上聲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僻同侵陵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孫和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易文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

君子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易文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去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稱去聲

論語集註大全卷八　九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上聲衆曰羣然無阿比毗至反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畏人知己之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

也

此爲去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訓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去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當以自外至者爲憂樂洛皆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知足以知之如字此理而私欲間去聲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去聲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去聲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

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以論其類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
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盡己之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倦誨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胡氏曰按漢志論語齊二十二篇今二十一篇蓋兼子張問十六章而言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春秋傳曰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社稷之守臣也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魯頃公以爲東蒙主且以先王之命使主其祭是以爲魯附庸也庸即論古史也不成國謂之附城猶今言支郡爲屬城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遍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從孔子之衛也

楚反乎衛十一年魯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奔以句繹寧武子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則子路魯也必是此年復之衛次年死於孔悝之難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去聲

冉求爲季氏聚斂去聲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去聲

東蒙山名諸氏曰當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是也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王制孟子爲一等之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禮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一百里明堂位云周公致政於成王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當詳之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皆自襄公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其五國民不盡屬公襄四年舍中軍則四分公室季氏獨取其一孟孫叔孫各得其二皆盡征之而貢十公

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

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去聲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去聲下同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音似柙音狹櫝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甚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夫音扶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去聲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反下同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

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大音泰

内治去聲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

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

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

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

屢叛左定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八年季寤公組桓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氏叛輒無罪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

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

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

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和君失其政見

第六篇○僖氏因春秋是字書之一用字之辨也以爲惡公羊以爲赤集註因子赤本公羊傳也

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

而爲家臣陽虎所執見前章家臣陽虎所執去聲

所以深罪之爲其瞽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

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

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

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去聲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

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禮謂丁制等物樂者

作樂制度衣服皆爲明制若時王所謂有功德則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陽欽鉞然後殺

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

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

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和君失其政見

第六篇○僖氏因春秋是字書之一用子之辨也以爲惡公羊以爲赤集註因子赤本公羊傳也

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

而爲家臣陽虎所執見前章家臣陽虎所執去聲

所以深罪之爲其瞽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

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扶問反）定令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便毗連反佞奴定反）損矣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節禮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五教反）佚遊樂宴樂（樂音五教反）損矣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爲惡（惡烏故反）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好呼報反）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

○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會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邵上照反）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和而容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探吐南反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顔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

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顔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

其斯之謂與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

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王文憲曰天地之間男貴女賤女子貴者方得比於男子故夫人自稱小童比於小童男子也大夫之妻曰孺人亦比於小童男子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則比男子矣至爲人子之妻始曰君則在同之上而比於繼體之君矣○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九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定五年事見魯陽虎因季桓子六年九月公及三桓於周社七年春公歸魯陽關虎居之以爲政欲令平聲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伺也孔子之亡而往拜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不仁通志堂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平聲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去聲也失時謂不及事幾平聲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及又與辭若不論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去聲也遇諸塗而不避

者不終絶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去聲和亦無所詘與屈同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去聲詘身以信與伸同道非知孔子者陽貨亦自知其不可與言而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出身以信道也如是而信道雖天下不可爲也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子廉反及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史記帝乙之元子有賢名紂力過人手格猛獸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以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與畔同○案見
曰定五年弗擾爲費宰與陽虎共執桓子虎欲出奔弗擾據邑以叛至十二年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國人
敗諸姑蔑
二子奔齊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說音悅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夫音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

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

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

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

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

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

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

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然

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

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佛肸召子欲往肸音畢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中牟在相州湯陰縣史記佛肸
爲中牟宰據簡子以范中行氏
伐中牟
佛肸叛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

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溷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

子路恐佛肸之溷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

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緇磷力刃反涅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皐物青氏曰涅水中黑土今江東皆泥言人之不善不能浼

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

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

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

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

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

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

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 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平聲端則起而對出記曲禮 故夫子諭子路使還
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一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次音
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

者要須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甚反窬音俞）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愿慤註讀作愿是也（荀子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慤矣）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

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音志）前言往行（去聲以蓄其德此易大畜卦大象傳辭）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徂兗反）癰舐（神紙反以舌取物也）痔（直理反）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莊子列御寇篇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胡氏曰許昌靳（居靳反）裁之有言曰（靳吝裁才代反）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亡與無通）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偷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峭與峭同）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敝亦與古人異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間(去聲)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
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
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
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
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
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
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形現)流行之實不待言
而可見(如字)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
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
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音導)如日星之明猶患門
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如字)其
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
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雖祖官反)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期周年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
君子三年之喪既殯食粥麤衰(音催)既葬疏(平聲)食(音嗣)水飲受
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記雜記恤由之喪魯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於書)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子曰予欲無言

以成布期音基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緣眼絹反去平聲緣去聲要聲
經音迭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
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記聞
傳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酸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注云二十兩為一鎰○通志云稻有糠糯之種古人謂糯為稻米者今之糯米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
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言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
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
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
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
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
反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
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
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
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
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
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
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及之耳跂巨支反
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記
傳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酸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食乾肉注云二十兩為一鎰○通志云稻有糠糯之種古人謂糯為稻米者今之糯米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
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弈圍棊也博說文作簙戲也六著十二棊也古局作簙作博從竹從尃尃布也謂以竹布棊也弈說文作奕從廾從亦亦人之兩腋也兩手而執之圍棊謂之弈
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
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
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
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
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
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
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
訕所諫反窒丁結反下同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
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
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附遠違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許六反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焉於虔反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上去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音狂而受辱史氏家所傳如此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去聲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當割反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去上聲

士師獄官也三黜屢見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音御

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其反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饋朝音潮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史記此事在定公十三年沮在呂反

司寇攝行相事去聲齊人懼歸女樂以沮在呂反之史記此事在定公十四年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四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者不豫男子行乎道女子行乎中者皆異其路人有遺者拾而還之四方之客至於境不求有司而皆予之以故往魯之齊者皆止於魯城南門外寄舍招之皆來客舍三日不聽政鄰之老皆先往見孟子孟子不應老者曰人皆以夫子將行反見孟子孟子亦不應蓋不欲斥言季氏之過而微見其意也

時孔子自楚反乎蔡去聲津

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去聲輟陟劣反

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形甸反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絶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去聲）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去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蓧徒弔反 植音值）

麥爾（爾或作介非是）有見無其人能指故要敬不可忘○傅奉溪先生曰孔子十四年自周反魯是年魯昭公薨定公即位孔子年五十有二定公十年孔子年五十有六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有七定公十五年孔子年五十有八年皆使前輩士然退周子于京師而去之魯十四年自周反魯而去之衛十年自衛反魯而去之陳蔡三年自陳蔡反魯而去之衛又三年自衛反魯而後反魯之日今四年也魯之小臣今五年也麻今油麻也蓧竹器也丈人以杖荷蓧而芸穀者以五行所屬而言也植立也芸去草也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聲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食音嗣見賢遍反）

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止子路宿則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少去聲下同）

意子路必將復（扶又反）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知去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居御反）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

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

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朱子嘗論此篇之同發端蓋公自見此寫不如

○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吐刀反）富貴（莊子曰解此篇不明仁之人決性命之情破棄之貪財利饕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去聲）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註疏引王肅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法不見經傳何與）少連東夷人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平聲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其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居喪見記雜記下篇）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力果反以爲飾（吳世家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從蠻俗蓋由然也）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去聲）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去聲）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方外二字本莊子逍遙遊之下篇者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爲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丁亂反之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上聲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干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侑音宥）

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鼗徒刀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樂師以不用仲尼燕居言之大師之職蓋兼此四者而已若大饗則天子親執鼗以樂尸祭統曰一獻之禮尸酢而舉奠鼗鼓在阼是也周禮大司樂大祭祀以鼗鼓舞樂大夏大濩大武大饗亦如之蓋天子諸侯宗廟之樂皆然也）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磬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

海海島也史記世家孔子曰始吾於人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宰予改是者也有聞曰有所禮然深思焉有所思而長眠如宰予晝寢是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音靈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叶紙反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或曰成王時人鄭玄說或曰宣王時人劉向說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

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去聲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集註集義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蓋以下諸篇惟曾子有若子貢自曾子以下頗悟莫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孔門自顏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二字本易坤文言）（孤義立而德不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爲有亡猶言不足爲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去聲）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金氏曰百家衆技如方脈諸書卜則龜書周禮占夢之類皆今亡史記龜策傳略存一二）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程子曰大下大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編一曲之士也）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已止也謂作無）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已

子夏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

○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焉於虔反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豈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彼列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
上聲
而語
音御
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
音扶
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集註引程子愼獨八字仲弓問仁章不惟振獨便是不其發只在愼獨及此章為三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易下

朱子集義入神以致用也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扶問反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去聲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眞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孟說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去聲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

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公孫朝姓衛大夫於虔反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同焉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曰譬諸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平聲室家之好

牆平聲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推以卑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音鳥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記明堂位土鼓蕢桴而鼗拊搏玉磬祝敔揩擊也書益稷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左傳成公二年石稷曰誰能執玉高下在手周旋進退其容俯仰屈伸以象天地之神則此柝字不音拓若音託者乃桑柝行海之柝柝也）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乎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名見禮檀弓上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來代反富音福）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通作與）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詩周頌賚大封於廟也賚所以錫予善人也）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孔氏名安國西漢曲阜人）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去聲錘直垂反）量斗斛也（去聲）古註引漢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合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樂記武王克殷反商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計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民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音扶）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芳味反）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猛於庚反）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聲）○楊氏曰惠而不知政不可以從政尹氏曰知斯三者則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程子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者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乎於侮聖言（去聲）

治（去聲）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去聲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孫之後漢書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金氏曰趙氏後漢京兆人名岐初名嘉字臺卿後避難四方改名而字邠卿未忘本王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之密問之岐以實告遂以俱歸藏複壁中註孟子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自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乃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

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倚兩反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從子容反衡與橫同蘇秦主合從之說欲合六國爲一以抗秦張儀主連衡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事秦六國謂楚燕齊韓趙魏也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金氏吉甫曰韓子名愈字退之鄧州人望出昌黎唐史部侍郎宋朝封昌黎伯從祀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志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音離

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上聲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先則反路孟子辭而闢之廓拓郭反如也夫音扶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賈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

後漢南蠻傳云衣裳班爛語言侏離注侏離蠻夷語言不分明之聲也○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平聲言仲尼只說一箇志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性善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

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音洛）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此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形甸反）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如字）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名修廬陵人）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於耕反）也都大梁（按史記初都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縣今解州夏縣地有少梁故以大梁別之）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見史記世家按通鑑惠王二十七年乃周顯王二十二年孟子蓋以是年去齊適梁）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上聲）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與倣同）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於豔反去聲）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天子畿（音機）內地方千里出

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音菜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漢制法志殷周之制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司馬掌邦政軍旅前馬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制曰天子六軍也周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賦有賦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地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井八家一甸六十四井計田五百七十六頃五百一十二家出士卒兵七十五人馴駟之數不及七家給一兵也又兵車一乘有牛馬共十六副二十二家又出一馬養牛也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實出車四百乘之內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采官也國有食地猶曰采地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鷽牣音刃 ○鶴音涸在鐸韻鶴鶴之體自鳥物音忽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營度時名也靈臺文王臺名也時傳國之有臺所以望祲祥候災祥其傳說如此謂之靈臺者言其神靈之所爲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通志堂天禄

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耳 裴駰說引尚書大傳曰桀之有天下也猶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有民日有亡乎吾又見韓詩外傳適彼樂土註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徒有臺池鳥獸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 左哀十一年陳音引此行止音謂鼓而已不聞金矣非注疏以進退皆以鼓

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

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不得食人不得食山魚鼈小而孕子繁多尺寸法定制反

滿尺市不得粥余六反粥音育

市之言恃也恃無其末者來交惟王制

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

周禮地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守禁凡林衡川衡澤虞之職皆爲之厲禁而守之若祭祀賓客喪紀共其山林之物以待國用之表服斂財賦亦如之厲謂罰禁也

此皆爲治之初法制也

通志堂經解

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禮記王制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節愛養之事也

節制樵採

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之始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曰王則去聲後此皆倣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爲廬舍五口之家八口之家則別受田百畝今以二百五十步爲畝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三百三十三步有奇

樹謂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

見月令牝毗忍反

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

趙氏曰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三百三十三步有奇

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

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

上聲下同爲

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

夫音扶

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

史記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應劭曰黔亦黎黑也

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

見易泰卦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是王道之成也

金氏曰此皆孟子勸梁惠王行仁義之實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唐韻四紙殍注音把草木枯落也三十小字注餓死曰殍本作莩俗作殍）發發倉廩以賑（章忍反）貸（他代反）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倉刀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

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扶又反）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去聲）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力驗反）於人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禽獸猶能互相殘害又有能馴擾而爲人用者馬牛是也人雖貴於禽獸然其飲食之間不免於率獸而食人）

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之之辭猶言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

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爲去聲）

俑從（去聲下同）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之具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去聲下同）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禮記檀弓下孟獻子之明器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明器者善謂能用此道也鄭氏云周禮爲俑所置中古即周此考之春秋成二年傳宋文公葬始用人以殉史記秦本紀武公死殉者六十六人秦獻公元年夕卜從死則知武公而下殉者不獨獻公也穆公之葬殉者一百七十七人子所謂始作俑者無後又爲其不仁滋甚也不信哉 孟子言此）

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

然徇一已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音扶父母之於子爲去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比毗必反洒所綺反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梃徒鼎反撻他達反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聲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見梁襄王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惡烏

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下七沒反惡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左氏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儀
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
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時利反甘也
孰能與之
王復扶又反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
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
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
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沛音貝當作
猶古字借用後音假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孟子內篇以周月
吾與春秋左傳同油然雲盛貌沛然
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
領頸也蓋好上聲下同生惡去聲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
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名轍字子由眉山人
曰孟子之言非
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
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
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
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
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扶又反分或遂以亡國孟子
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去聲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疆音姜桓公以陳厲公之後故姓田氏始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
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天下之道也
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
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正此意也董子不知仲尼之意而漢書本
人此語見漢書本傳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之而不止也王去聲謂王天下之道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
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
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

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齕音核釁許刃反舍上聲）

胡齕（下沒反集註音核）乃下革反恐誤（釁鍾（釁許靳反）也趙岐註新鑄器設牲以血塗釁郤（乞逆反）也曰釁所以厭勝禦妖釁周禮大祝所掌凡）

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齕音核）

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說文術邑中之道從行從朮朮音秫術亦聲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鍾又非中之道故從行朮聲朮音秫說文通釋云術乃街衢也謂一方之道此為得制字之本意）

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上聲）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

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扶又反）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
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舉平聲爲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
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
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
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
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
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
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
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
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
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音義爲長者折枝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音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
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
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
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
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
兄幼以幼畜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
之子弟運於掌言易知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
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
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
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
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而
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
之度大各反
權稱錘也稱尺證也度之謂稱量也稱尺證反量平聲
也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
必以權度度之而不度以本然之權度
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
又有甚於物者今王興

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平聲與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王自知不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去聲下爲不爲之爲皆去聲

便辟皆平聲辟與闢同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異猶同也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

分扶問反

蓋亦反其本矣

蓋亦猶鄧筠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賈音古與下同

行賈曰商居賈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去聲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强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雖不敏請嘗試之（悕與昏同）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胡登洲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也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

輕猶易（去聲）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倣此贍時豔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頒音班斑通編）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趙氏名岐字邠卿漢末長陵人詳見序說中註）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王制農田百畝之糞其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下農夫食五人）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去聲）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去聲）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

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去聲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今樂猶古樂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通志堂經解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開與之與平聲樂音洛

獨樂音洛下同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爲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全氏曰羽以爲飾旄以觀牛尾爲飾如樂纓之類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

窮困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

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

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民心樂和民聲又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使人聞鐘鼓管弦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故無補於治矣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音又傳直戀反

園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行焉與衆共之雖天子之囿亦與民共之非有禁也

囿音又

園者蕃音煩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行焉與衆共之雖天子之囿亦與民共之非有禁也

間古莧反

間曠之地以爲園囿文王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芻初俱反蕘音饒雉直几反

芻蕘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阱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

記曲禮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獯許重獯音訓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當爲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

詩綿八章

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國語史記越世家句踐既平吳而北觀兵於晉時晉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吳王夫差敗之乃以餘兵五千棲於會稽請盟國爲臣妻爲妾越王乃以餘兵五千棲於會稽請盟國爲臣妻爲妾越王句踐五千人自隨入宦於吳三年而吳歸之越王句踐反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而報吳遂滅吳王夫差殺之於姑蘇山而誅太宰嚭也然不欲馳驟於稼穡之地以講武事

馳音池驟仕救反稼古訝反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大音泰下同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

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音恭之衆也共國在今寧州共池縣東南有故城阮國名在今涇州共池是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書泰誓之篇也按孟子趙岐注引逸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二十五然所引與今書文

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

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伏閒反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
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
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
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益二山名未詳何地）遵循也
放至也琅邪（今屬）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
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

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
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通志堂 張達）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
語也豫樂也（音洛）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
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
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
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
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

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周禮地官小司徒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二師為軍）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四年糧謂糗米（去久反）
糒（音備乾飯也）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惡
（烏路反）也言民不勝（平聲）其勞而起怨謗也方逆也命
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
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上聲）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
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獸平聲樂音洛）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

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
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荒亡之行（行去聲）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也

（通志堂 張達）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
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上去聲畜許救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悉井反）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
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
四曰徵為事（樂記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人見論語成於樂）招舜樂也其詩

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史記封禪書曰太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制者非一窩儀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大廟東之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玄堂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左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皆方而其左个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今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左右個箇而不知此是殷法文王之時猶不如其後制有征故謂禮司關譏而不征譏而不征法制之善者也此則無征周禮則如澤虞之屬禁而不征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爲先也

雅正月之篇可也梵困悴秦醉反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
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
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徐音依蒙音記
戴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
后稷之曾孫也本史記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金氏
居音姬糧音千糧也無底曰囊有底曰囊皆所以盛
餱乾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
家也戚斧也揚鉞也越音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豳悲巾
反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
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
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
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
王政也太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

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父音甫
朝走馬避狄人之難去聲也率循也滸呼五反水厓也疏漆水側也
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
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
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
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
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
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音洛與夫音扶好勇好貨
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本胡子知言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
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已者衆人之所以
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
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音普后析於幾音微
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平聲而實密
其事似易去聲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
曲學阿世之言武帝紀齊人轅固謂公孫弘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而知所以克
已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
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

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注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縣獄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

許規反

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舍上聲

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傳曰大學傳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去聲下放去聲下同曰臣弑其君可乎

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必傷義者必裂故謂之賊謂之殘凶暴淫虐滅絶天理故謂之一夫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見泰誓中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聲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趙岐曰周制以二十兩爲鎰孔注同或曰以二十四兩爲鎰

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去聲

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音快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史記燕世家燕王噲用其相子之蘇代爲齊使於燕以事燕燕王問曰蘇子之於齊也以爲忠乎不忠如以爲忠而去之何也對曰以其不忠於齊王是以忠於王也今王又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人主以國讓於子之而子之必不敢受是子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圍攻宮殺子之蘇代爲齊使於燕還報齊湣王曰可伐矣燕王今者初立君畏天而愛民尊賢而下士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
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
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
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見春秋傳至武
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
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
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
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
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
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
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
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
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覓五稽反徯音兮待也蘇復生也
徯訓待非是）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音悔）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
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
奚爲後我湯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
則雨虹見（形甸反）則止簞壺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
其來使己得蘇息也此言湯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
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
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
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
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畏忌也倍加也）

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
則猶可以及止之（旄倪老弱也重器寶器也）則諸侯將
有謀救我者矣

採救也係累縶（音絏）縛也重器寶器也（周禮玉人職曰大璋
中璋邊璋華璋牙璋瑑以馬飾以鳥飾以龍飾以鬼飾以雲飾以山飾以水飾又樂器縣鼓鼗鼓鍾磬之屬亦謂之重器）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
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
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
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

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閧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閧鬬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

偪同

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夫音扶彊上聲）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平聲）後世可繼續而行耳

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徼幸（叶居候反）於其所難必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上聲）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上聲）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此一段皆同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舍（去聲）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去聲）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公羊傳義大夫曰初大夫出竟（境）以國卒（終）也）

君子於斯二者

指效死勿去

能不失正令（平聲）後世可繼續而行耳

則謹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上聲）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終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通如此舍（上聲）此則必爲儀秦（張儀蘇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後喪踰前喪乎公曰諾（校勘記曰初大夫都鄙云云至如歸市與此一段皆同）

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按儀禮鼎數圖一鼎特豚無配二鼎特豚而以魚腊配之五鼎羊豕而以魚腊配之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又有加禮少牢凡五鼎皆用羊豕而魚腊配之

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乃升羊豕三鼎陳于門外如初以其繹祭故用少牢而容三鼎也又小堂考索禮器門云士鼎大夫鼎以黃金諸侯飾以白金羊鼎以銅飾以黑一鼎各自象其形白魚腥以下並無其制以其物細雜無所象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去聲）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不復（扶又反）知有聖賢之事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知其君之可使王天下也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音忽）

曾西曾子之孫（佛又音勿）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言則也烈猶光也

安敢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

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左莊九年經書小白入于齊魏叔安子桓公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管仲自魯歸齊比爲相之始至僖十七年管仲卒桓公凡在位四十二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

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

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形甸反）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子爲之爲去聲）

曰孟子言之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猶不足爲與（與平聲）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去聲）也（陳祥道云孟子勸齊以王蓋民爲貴仁穫丈之君爲輕粟山無此議論）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與同與之與）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王九十七石經）

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按禮記文王世子篇二文）

周公相（去聲）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閻音閭又音廬輔相此相去聲猶方之猶郵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按史記殷本紀湯太子太丁未立而卒太丁弟外丙即位二年卒弟仲壬即位四年卒伊尹立太甲湯適孫也桐為太宗次沃丁次太庚次小甲次雍己次太戊號中宗次仲丁次外壬次河亶甲次祖乙次祖辛次沃甲次祖丁次南庚次陽甲次盤庚次小辛次小乙次武丁即高宗也自武丁傳之祖庚次祖甲次廩辛次庚丁次武乙次太丁次帝乙至紂也）

故家舊臣之家也

鎡基田器也（釋名大鋤曰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通志堂經解鄭玄）

今時則易然也（如漢五單一置左馮翊會稽都尉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辟與闢同）

倒懸譬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此言其勢之易（去聲）也（按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而王畿居其一是亦井田之制也）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不過千里（按王制不過千里）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于四境言居民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

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文注謂自文武至此者孟子及齊宣王之時而則然王顯王也歷年圖周自武王克商至顯王四十六年乙巳凡八百六十七年今集注云七百餘年舉其成數耳）

集此者武王之前武王在位也（年表武王克商後十四年崩）年穀十五十六年昭王五十一年穆王五十五年共王二十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十五年夷王十六年厲王三十七年宣王四十六年幽王十一年平王五十一年此大略四百年在春秋前也）

自文武至此共七百四十四年矣其後諸王猶有四百年在春秋之後歟王猶有四年元年（自殷十有九生而為春秋十八年而為戰國凡八百九十八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鄭玄）

置驛也郵馹也（如漢五單一置左馮翊會稽都尉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相去聲）

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心有事焉

孟賁勇士（通鑑秦武王好力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說即賁也劉向說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

（許慎注淮南子孟賁論人也）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譬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藏說孟賁以力爲主而不動心北宮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孟舍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孟子以理直爲主而不動心）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褐毛布以毳織布）

（褐伊斗反撻奴達反朝音潮）

北宮黝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

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

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爲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惴之瑞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縮（衡與橫同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曾子曰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蒲報反）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一也趨走也（趨七喻反）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躓陟利反）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焉又言無暴其氣何也（重平聲）

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重平聲）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焉又言無暴其氣何也（重平聲）

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重平聲）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焉又言無暴其氣何也（重平聲）

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重平聲）

公孫丑復（扶又反）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音扶下同）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

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寔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

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歉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義道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

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之體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

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

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歉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仁內義外而不復反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

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公羊傳僖二十六年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不正者不期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勿正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揠拔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害之矣

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彼義反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陂彼義反）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陷俗作沉非）離叛去也窮屈也四者亦相因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說如字）

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林氏名之奇字少穎三山人）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見形甸反）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上聲下同）也公孫丑復（扶又反）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舍上聲）

姑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上聲）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見論語第七篇）伊尹有莘之處（上聲）士（見後篇）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去聲）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音潮）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叶音徒）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去聲）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烏好去聲）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平聲）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
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
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
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
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
能逾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
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泰山土之高河海水之深
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
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
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
宜潛心而玩索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
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
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
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
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時豔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
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名浩字志道號陽人曰
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
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
好去聲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上聲其得之
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
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
閒音閑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上聲仁之事也彊仁見
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
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

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泰誓曰及猶汲汲也）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牖音酉）

詩豳風鴟鴞（鴟脂反鴞呼驕反）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音稠繆音謬）纏綿補葺（七入反）也牖戶（金氏曰今鵂鶹亭午隨太歲所向即所謂戶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按家語孔子讀予路曰誰改侮之一段皆同孟子引之於此詩曰殆天之未陰雨云云）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音換金氏曰古皆口傳故字文或不一然古人方言多以四聲通讀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禮記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地曰廛城內空地以處人實貨賄市肆邸舍之屬謂之廛市宅亦列肆之稅邸舍之屋謂無肆而藏物者皆邸舍之稅即舍之館即語錄云如今人賃舖面者也）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語錄云之爲市者有司者治之此是市官之法如周禮所在何處曰此都邑之中國都如井田畫爲九區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前一區爲外朝朝前一區爲市市四面各門每門中門開則商賈皆入物貨皆則有罰在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略也）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

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
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
征也周禮地官載師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注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也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里布泉郷吉凶二服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紀也民無職事者謂無職事者猶出夫稅粟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之征也屋粟者入穀物謂之稅即粟米之征也家征者今之稅即粟米之征也家征者今繇役即力役之征也即布縷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今（平聲）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音扶）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丑律反惕他歷反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苦江反）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去聲）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音序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形倒反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支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形倒反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去聲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去聲焉所以土四季者也端緒音序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形倒反於外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上聲人祈禱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爲於虔反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上聲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上聲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上去聲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由與猶同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恥之莫如爲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射義射者入之道中者正諸己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舊本此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舍上聲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雷澤在濟陰郡定陶西南歷山即雷首山在河東蒲阪縣南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鄧名山在河東蒲阪縣南一年所居成人皆讓畔漁者分均居者推長正諸己正己而人皆讓畔漁者分均居者推長正諸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舊本此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去聲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已在已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塗泥也補以注所未備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

後學 成德 校訂

貊汚大辟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音但

楊音鍚課反裎音呈焉於虔反浼音

柳下惠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見論語第十五篇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

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上聲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音爰

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側格反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去聲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上聲去聲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此本趙岐注正義云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說記註太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爲孤辰巳爲虛後五甲倣此如今人以甲子倒數戊辰爲空亡是以空亡爲孤也辰巳爲虛也歌訣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王相如東方木長生於亥相於寅王於卯之類○鏡氏曰此大槩以五行衰旺言之立行者孤虛時有旺相時者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火旺而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王之義無輔助之意如今說四廢然水寫得木爲子實到得虛水到此所以虛戊

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上聲守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
得民心而已

孟子集註集義卷四　二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
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
而有疾不能造朝（音潮，皆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記疾以召孟子
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
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齊大夫有東郭氏名偃名書名賈著見於春秋然亦有此郭氏南郭氏皆齊大夫古語云齊國之東郭婦人以便利之東郭經云東郭婦間是也氏者未詳其人以便利之孟子之所弔必賢大夫也）
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
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
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去聲）昆弟學於孟子者也

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
使人要孟子（令聲，平）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

孟子集註集義卷四　三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以水反）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
在外不俟車（並出記注不作為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
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
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
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
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
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簟反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
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
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
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
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
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
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
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
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
也爲去聲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
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
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
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
召而況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上聲
不爲管仲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
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
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
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
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
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前
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
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
百鎰盈也國語二十四兩爲鎰禮記內則四鎰爲朝一鎰未詳何據益康曰二十
鎰已是一斤四兩七十鎰是九十八斤古者以黃金爲上幣白金爲中幣青
金爲下幣古今輕重不同且以漢秤較之漢之一斤當今四兩三錢強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
不受贐徐刃反
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
受爲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辭君以金
餽孟子爲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
而可以貨取乎 焉於虔反
無遽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 取猶致也○尹
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 與唯當上聲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
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 周禮考工記
戟常建於殳四尺八寸有半殳長丈有二尺八寸有半殳枝爲戟之人庶人之在官者去止是殳枝爲戟常建於
士戰士也伍行 胡郎反列也去
然則子之失伍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
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得爲也 數上聲

之殺之也 余氏曰士之謂殺之本古語按特殺止是階前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
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
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
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爲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

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
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見賢遍爲去聲
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 春秋之例凡邑有先君之主曰都
無先君之主曰邑邑曰築都曰城門樓曰臺城下曰池都曰郭郭邑之外城也然字廟所在雖邑曰都
所以風去聲曉王也○陳氏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
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
國者豈非說 音悅而不繹從而不改故耶
○孟子謂蚔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
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與去聲
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 去聲者
蚔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爲蚔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爲去聲
議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
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賢遍反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去聲下同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

通志堂 印刷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 此句出勘避 化頭連曰春秋有使大夫攝卿之法如文十年傳稱晉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榮公謂欒枝曰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 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此句出勘避 曰大業傳文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未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去聲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今泰山嬴縣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之制棺四寸槨稱之與棺相稱也記禮器天子之棺四重諸侯三重大夫棺六寸士棺六寸注云皆周制舍人未見有七寸之文此章舊注云天子至庶人厚薄詳然而未詳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猶爲去聲下同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通志堂 天渠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去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與同夫音扶與平聲下代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之事見形甸反前

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使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則將應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

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見燕世家）蓋傳聞此說之誤（）楊

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史記管蔡世家武王伐紂兄弟十人唯發旦最賢立爲太子發同母兄弟四人次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武王崩成王少二叔流言周公不利於孺子乃挾武庚作亂周公承王命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與車七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一云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一云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曰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探平聲）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集註大全卷四 十二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夫音扶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扶又反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四 十三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音段又丁貫反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求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丈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扶又反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

人惡去聲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

○程子曰齊王所以處上聲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殺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爲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訴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音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音嗣道去聲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見檀弓鄭注云子張子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義不苟容非有賢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上長者絕子乎長去聲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爲長者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我謀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大音泰下同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

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攻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名郁字守約號方山楊公

之情而荷簣者所以爲果也

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

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通鑑綱目前紀堯在位九十八年舜在位五十年大禹至禎祥共十七年合四百三十二年而爲商至湯至伐共十三年合四百九十五年而爲周至武王伐紂共三十五年合六百二十八年皆見綱目前編首

世者爲之輔佐若皐陶稷契私列反伊尹萊朱太公望散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去聲

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

憂世之志樂音洛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

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其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旣被兵難往明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

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音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音蟹反）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音洛）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大音泰）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

易去聲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扶又反有他說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覸古莧反

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禮記士下大夫之長公明儀爲吉凶即此也

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扶又反下同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甸反眩音縣瘳敕留反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言藥國雖小猶足爲治去聲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上聲惡而爲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如字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飦之然反粥之六反疏所居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七入反曰斬衰上音下同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音嗣下同見禮大記

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

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文王之子周公旦文王子伯禽封於魯侯爵）而魯祖周公爲長（上聲）兄弟宗之故滕謂
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
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
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去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
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
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
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

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
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
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
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
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爲甘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
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上聲）也
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
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
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
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去聲）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
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
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

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去聲）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丁亂反）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紀力反）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音谷）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音陶）絞（古巧反）也亟（音棘）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不急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扶又反）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

用貢法十夫有溝鄙（音義並見前篇）用助法八家同井

通志堂

職是也鄙鄙之地在野外周禮匠人所職是也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也皆有地域溝洫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鄉五鄉爲遂人治野夫間有遂遂廣二尺深二尺遂上有徑徑容牛馬十夫有溝溝廣四尺深四尺十夫有洫洫廣八尺深八尺十夫有澮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可容二軌萬夫有川川上有路可容大車以達於畿畿千里萬夫之田也一夫百畝百夫之田爲一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甽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方此畿內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故於此復出之以詳言之則以開方之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在定九年陽虎奔齊鮑文子曰陽虎親富而不親仁君焉用之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音義並見前篇）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扶又反）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

法而言邊人以一夫至萬夫言之則以車運糞和言也奉新陰熙云鄉遂在近郊遠郊之間平原墟野可盡爲萬夫之井故有溝洫疆路都鄙縣都謂伺稍縣都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溝洫整齊分畫但通處盡爲井田 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 扶問反下同 之一爲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夫音扶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助音如字 付反一

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 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

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畛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興同力協心庶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七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户人皆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

夫實耕公田七十畝是亦不過十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五禮反徙旨反後皆同 糞音掃覓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糞壅於用反也盈滿也盼 禮顧胡計音計二反 盼音五禮反 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

仕戒反 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夫音扶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助音如字 付反一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褊(俾淺反)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三　十

通志堂

穆姓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左傳九年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文十八年公薨魯韓公子愬宋於經書冬十月子卒胡氏曰諸侯在喪稱子繫世不忍當也踰年猶君繫臣民之心也)子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音扶)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法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鈞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

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金氏曰滕最長補短將五十里則是除山川林麓之類以田計也以開方法計之則五十里爲田二千五百井一萬二十五百夫)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三　十一

通志堂

雍正

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金氏曰此兩句與周制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合語錄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師五師爲軍皆五五相乘又如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皆五五相乘一使自賦如都鄙即行井牧之法也井牧之法次第爲比比有一閭長一井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七十人幾十人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周士制土田無征賦)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

餘夫二十五畝

未備耳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周禮匠人疏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主田此又不專指弟是餘夫也）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

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人之分（去聲）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野及國中二法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上聲）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豪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趨（去聲）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去聲）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與（去聲之同）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扶又反）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蓄而爲新不膠膠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其眞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衣去聲食音嗣）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金氏曰太史公司馬遷論六家指要無農家者流此始有農家者流此集）

註未及改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口孫反之欲其堅也以為食實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金氏曰嚴陵方氏曰孟子始以陰陽家說黃帝醫家亦有言黃帝時以陰陽為說然此諸家說合稱之耳使民神農氏曰使民宜之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下戒反器金甿之屬也陶為甿者之事見考工記搏埴之工陶旊貫公彥疏陶人為瓦器甿瓬之屬有虞氏尚陶瓦器貴質故也瓬音甫又音俯冶為釜鐵

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賢者謂許行也

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衣去聲與平聲

釜所以煮飯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下戒反器金甿之屬也陶為甿者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釜音甫

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者又記搏埴之工陶旊貫公彥疏陶人為瓦器甿瓬之屬有虞氏尚陶瓦器貴質故也瓬音甫又音俯冶為釜鐵

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

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如字正

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瀹音藥濟子禮反漯他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上聲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按蔡氏書傳云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合簡潔爲二然則朱子亦因鄭樸註而誤也 馬頰音陜

二水名決排皆去上聲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考之春秋晉通吳而會之之事由陸而至其後大舉伐吳亦從邗溝出淮以入于淮江起有浦之名則知江淮之通吳舊矣孟子說以爲禹蓋因此也今氏族書是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江海決汝漢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放勳帝堯名也振德猶言新民也

一曰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 孟子言后稷教民稼穡而繼之以此 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名也棄爲之 稷名也棄名也后稷官名也棄其名也后稷之官主穀故以稷名官棄名之 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五典勅我五典五惇哉 惇音敦 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之來者勞之來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皐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則法也（論語注則插注也當以爲法）

巍巍高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

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

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去聲）氣象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音佩）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皓）

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記檀弓上事師服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慟子曰予慟矣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慟此心喪之說也）

任擔都濫反也場家上之壇場也（本古汪踖云史記孔子葬魯城一里弟子各以家遠近爲冢大小不一或言方或言圓或言堂或言夫人之墓下不生草木又云孔子冢在魯城北泗上阜隆四尺餘孔子家語云孔子葬於防反修築四方而高一丈二尺蓋以別兄弟之墓今防墓之旁樹木特盛蓋門人各以其方樹木種以百數皆異種遠來非本土所有疑亦門人所植以識其墓處也）

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去聲）氣象

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白貌尚

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妃兩反)彿(弗反)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鴃古穴反本作䴗)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也惡能治國家(大音泰扶蓋反帥又山)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中耕反)鳥鳴嚶嚶(烏莖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音乂)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賈音價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

許行欲使市中所粥(音育反)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

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音賚又音賚)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我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賢遍反下不見之同)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賤音踐)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

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莊子天下篇古之喪禮也有槨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十重大夫三重上無槨重今甲下大夫三重士二重今甲下士而無槨以）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克乙反）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音爰）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吐雷反）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薄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序始自此始耳

非二本而何哉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嚘（音酷）之（嚘音許力說文理力切又）泚（音此爲去聲重出）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蘗裡而掩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抔音浮說文作捊反此手抔）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擩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蠱（音古）姑也嚘攢（祖官反）其食之也顙顙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蘗土籠（平聲又如字論語功虧一簣下）也槨土攝（音葉）也於是歸而掩覆（敷救反）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音武如字）然爲間曰命之矣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焉問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
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
蔽是以吾之言易（去聲）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
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
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
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
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周禮澤虞之職掌山林川澤之禁令以時入之以供祭祀賓客之喪紀之需）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
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
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
虞人之言（見左傳昭二十四年）夫（音扶）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
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乎此以上
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音汝）以利則枉尋直尺而
利亦可爲與（去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於兩反下同御者也反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中丁仲反下同

一揆而射之謂彀弓矢之時上發之謂之揆揆度也揆度其中與否也揆音葵

驅禽歟來迎而射之此禽當中來則可以百射皆來得不正則雖當有度射之御者以進退其馳驅之度射者以巧拙其發矢之時故能使之前後相應如一也

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禽獸自來也力今嬖奚不能也貫慣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上聲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

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即犀首也怒則說音悅諸侯

加冠於首曰冠去聲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名鎬昭武人曾受學於朱子曰戰國之時聖賢通否部鄙反天下不復扶又反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以念反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與瞬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記指引顏丁善居喪始死望望焉如有求而弗得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此五等諸侯執玄纁束帛以聘問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上聲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下武永反

禮曰引禮記在先王先公大略禮記祭義文諸侯爲藉秦昔反百畝冕而青紘音宏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按國語天子爲籍千畝諸侯爲籍百畝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九發人夫二十七發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大夫七推之報徹傳頓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御栗而內之御廩注御謂躬親之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蠲古典反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音暉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音弗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周禮春官天子有六宮九嬪二十七世婦諸侯半之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事奉粢盛及蠶事素諏卜之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及蠶事畢繅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服祭服受之爲言覆也蒼今之步搖首飾副身蒼繒衣然則褘衣畫翟者王后之服而以夫人助者容二王之後與二盆手者三夫也禹貢卷冕黼黻毋滛大綠而手振之以出緒也考工記曰青與白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黑與赤謂之黼五采備謂之繡服此祀先王先公祭義五宗諸侯之繡服也君正又注云有四者與祭祀之冕同但旒有多少耳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此王制之文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黍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罪永反所以覆敷救反器

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舍上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去聲）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乎（簞音丹食音嗣泰去聲傳直戀反）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

墁（謾平聲）墻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眞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長並如字）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
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通鑑周赧王二十九年宋起兵滅滕伐薛取之齊楚魏共伐宋王偃走死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
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
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
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
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
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孫奭音義曰案古成往為之為大解鎖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

葛國名伯爵也古此莫諸侯嬴姓之國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
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
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
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
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
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
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
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
而已矣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
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惟臣
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疏禮公之孤執皇附庸之長執璋
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疏神謂圭以竹為之長三尺廣寸半兩端各刻上為山形高二寸上有蓋
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
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
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
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
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
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
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
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暴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彊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吁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讙譁也音歡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上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踰逾也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己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上聲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瞰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業反赧奴簡反

脅肩斂手低體諂笑強上聲下同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

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愧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去聲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污陋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聲壅一音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羿寒浞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

缺相去聲
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蒲妻反其子惡來有力俱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並誅之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君牙冏命凡二十篇皆記言之體也

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

自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宜改作博字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編當去聲莩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偏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爲于僞反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去聲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

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蓋楊氏爲上聲我疑於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去聲見史記申韓傳申不害故鄭之賤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去聲見史記申韓傳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與老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故

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平聲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音怪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蟄音蟄蟲也蚓螾音引丘蚓也言仲子如泉小指中有大指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辨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蟾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蟾音蟾蟲也匍匐蒲北切匐蒲伏切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

蟾蜍音蟾音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音蟄蟲也匍匐音蒲北切匐音蒲伏切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是未可知也

大音泰抑發語辭也

槁壤乾音干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世以廉潔自守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

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音壁纑音盧）

辟績也纑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顧曰惡用是鶂鶂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閤辟音壁與歟同下之與歟同）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音菜）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鶂鶂鵝聲也頻顧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二句出禮記祭義）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毛韵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崔靈恩註黃帝時人莊子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即離婁也）公輸子名班（公輸子魯人墨子公輸子今公輸作雲梯之械設攻宋事是公輸即魯班也或云魯昭公子）規矩匠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圓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筒音同）陰陽各六以節五音（通志堂經解張淏）

之上下黃鍾大（音泰）蔟（千候反）姑洗（先上聲）蕤賓（難儒追反）夷則無射（音亦）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前漢律歷志十二律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嘉谷之黃鍾之宮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呂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大呂三曰太蔟四曰夾鍾五曰姑洗六曰中呂有上統之義見論第八篇下五音同）五音宮商角徵（展里反）羽也（五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

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

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麵為犧牲斷（都玩反）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通鑑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十月詔以宗廟用牲宰牛取其肉以薦其血腥而已自是郊廟牲牷皆代以麵面加彩飾以像之又斷殺生之祭惟蔬果而已大同十一年正

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敷救反被去聲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二句乃禮器之言所以有故曰二字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音葵下度音同

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賊疾也興起也

上不知禮則無以敬民下不知學則易陷於非而賊興矣爲亂鄰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夫之方蹶無然泄泄泄音曳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

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按史記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國之臣能成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謚者行之迹也謚法有不通然善惡不相掩蓋即位而不治治人之治平聲不治去聲治之治去聲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

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去聲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

智敬放上聲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蒼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於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去聲是

故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出劉向新序雜事篇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本名弘在宋避諱以字代之是也事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

和四年成德節度使王承宗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贖父罪詔諸學士曰今欲用兵恐未能克何如李絳曰德棣緣成德已久一旦割之恐承宗不從設得以爲辭若固爭祭使至波自以其意喻之今上表削地無令知出陛下意乃遣宗正卿尹表武寧節度使李愬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恩款元和十年加韓弘守司徒弘頓首武十餘年不入朝頗以兵力自負朝廷亦以不忠純待之十二年以韓弘爲都統與通志堂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去聲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字如字與人也吳屬

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吳都即今平江府浙西之地地理志平江有齊門按吳越春秋齊女孟子所云即此也又按春秋傳襄二十四年晉平公亦娶女于吳同姓也齊侯以女爲媵此又可恥矣）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殷（音慇）樂（音洛）怠敖（去聲）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楚宜反）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待洛反）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

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助語辭）商士商孫子之臣也（商孫子即殷士者）膚美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紆勿反）鬯（丑亮反）之酒灌地而降神也（按周禮有雞彝鳥彝以祼鬯酒名鬱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酒名鬱鬯以祼尸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鄧艾漢相帝時頴川陳寔長子元方名紀次子季方名湛紀湛之子常問二父優劣於其祖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音災同）樂（音洛）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暴淫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

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

滄浪水名（漢水東為滄浪之水見禹貢後經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音扶）得失之幾

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

民之所欲皆為（去聲）致之如聚斂（力驗反）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爾（音耳）

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漢文十五年對賢良策語）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壙音曠）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敺與驅同獺音闥爵與雀同鸇諸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也（好為下皆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音干）久益善夫（音扶）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倉沒反）辦然自今畜之（勑六反）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

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絶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悲并反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通國右宇通用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爲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上聲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姜姓呂氏尚其後也故曰呂尚或曰呂牙或曰太公望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虔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歸

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通鑑漢高帝元年項羽出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等三人以距漢路漢王怒欲攻打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誅於人而伸於萬乘之王者湯武是也願大王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不察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諸侯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辟去聲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城此爲虐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辜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善戰如孫臏音賓吳起之徒被史記孫臏吳起皆爲將軍自以不能及臏乃召之至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使終身廢棄齊沙者至臏陰以兵法說齊將田忌忌善而進之威王以爲軍師魏伐趙齊以救趙臏又史記吳起爲人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明無魯心魯遂用爲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張儀之類史記蘇秦洛陽人張儀魏人俱事鬼谷先生學從橫之術張儀相秦秦王授以相印以事秦王復相魏魏王相六國張儀復相秦主橫主橫者皆欲連衡事一國以攻他國也

任耕稼之責如李悝苦回反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籴貴傷民貴傷農民傷則離農農傷則國貧今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什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石食八人一夫挾五口

有不動翅之心而人留矣上聲一而舍一中熱則留二下熱則留一小熱則發小熱之所藏中熱之所藏雖竭小甚留不貴而民不散一通路而留五九年春秋傳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發井田陌更為賦徐行之往路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人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所留反廋音搜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聲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嫂溺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髡音昆援平聲

淳于姓髡名齊之辭士史記滑稽傳云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骨骾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授與也稱平聲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與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傷恩恩反傷之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敎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去聲下同子何也所謂
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
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
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
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去聲○禮牛羊豕爲牲三牲即太牢是也亦不足以爲孝矣

通志堂藏明

孰不爲事事親事親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上聲身正則家齊
國治上聲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
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
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
謂養志也養去聲下文反復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
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
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
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
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
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
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去聲之事也故事
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
孝爲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開也惟大人爲能格
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

通志堂藏明

君而國定矣
適音謫開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古註與諫掌人文編適我之適同
人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見前子大略篇心無
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譴與譴
同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君心
之不正以歸于正而國無不治上聲下同矣大人者大德之
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氏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
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
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
曰我先攻其邪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

而理也夫音扶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去聲者能更平聲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扶又反下同有其事將不勝平聲下同其更矣人而去上聲下同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去聲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音預也呂氏曰行去聲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之道亦然

通志堂刊明

者不可以是輕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而無責耳矣上聲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音傲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暴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去聲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辭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通志堂刊明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餔博孤反啜昌悅反

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輔氏曰此必見於古傳記趙岐時其書尚存故引之今則不復存矣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爲無之爲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
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
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
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
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
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
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
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
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
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乎聲音烏）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
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從去聲）
無所勉強（強上聲）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
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
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
○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
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
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
以爲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
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謂也蓋權出於不得已
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

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
瞽瞍烝烝乂不格姦（烝烝上聲乂音義格音洛）也瞽瞍至頑嘗欲殺
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書舜典瞽子父）
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
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
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
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
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
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名侗字愿中延平人）曰舜之所以能

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其恭(音)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去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仲素名淳程子門人龜山楊先生門人了翁姓陳名瓘字莒仲延平人)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在豐鎬(胡老反)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周禮六節守邽者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符節皆以竹爲之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貨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軍旅又右留君所在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爲信也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執右契者取物徵呂皆以右取之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音葵下同)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溱音臻音秦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音喬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平聲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工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見春秋外傳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水未冰堅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音譬除也如周禮閽音昏人爲去聲之辟之辟周禮天官閽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辟己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金氏曰出師後表謂其地自有爲民故自諸葛氏本明皇丞相討武綿侯誠忠武續漢書四亮爲相十四年才兩被或言其惜赦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遽其劇反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音患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音乂之而已矣其賤惡去聲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爲去聲下爲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音咨衰音催三月按儀禮喪服篇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以道君不以道猶未絕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者謂若晉欒黶魯季孫意如之類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凡此皆是也凡仕於人者皆服齊衰三月又按子夏傳云臣爲君方喪三年
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匹妙反掠音略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

歸也
令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欒黡之子盈亡奔齊事在十一年）
（欒黡子書殺胥童胥童之黨也怨欒氏故勸其君滅欒氏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懼子惡之邱懼其事也趙鞅之秋欒盈出奔楚遂之秋欒盈出奔楚）
（欒氏之黨胥童之屬也胥童為亂范鞅為之謀宣子使成賓而殺之成賓不肯曰盈將

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通志堂 周仲

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

○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鬬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厥賢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之實惟厥賢爲不祥之實

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數（去吏反）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右疏徐子即徐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音捨放音倣下同見論語子在川上章）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極也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上聲）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音干）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荅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闇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存·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上聲）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平聲）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平聲）儀狄而絕旨酒（事見說苑卷一）書曰禹拜昌言（見大禹謨）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無方惟賢則立之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武問以而爲如也春秋呈隕如亦有據乎曰詩云垂帶而厲鄭箋而亦如也此以而爲如而之氏曰與雨隕也此以如爲而也則其證讀而互用之久矣仝氏曰詩中用而字結語者皆是如字義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
而讀爲如古字通用
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遠者人所易忘
上聲下同
狎而不泄
與褻同
遠者人所易忘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孟子集註纂要卷八
一
通志堂
高宇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
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
形容及
其篤愛勤惕屬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
叶王泰離降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東都王室大壞故黍離之詩降爲國風雅故黍之詩亦降爲國風
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黍之詩亦降爲國風
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
孟子集註纂要卷八
二
通志堂
王倫
必春年以下出晉往頌左傳作文
御冀缺耕於野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冀缺冀芮大夫也
才子大夫下謂之檮杌此因以爲凶人之號也
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以爲所記之名也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
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
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
斷丁亂反
一辭者也
公羊傳昭二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春秋所書文具魯則王魯者爲之也其序則春秋所書文具魯則王魯者爲之也其序則春秋所書文具魯則王魯者爲之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

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詩王黍離譜申侯與大夫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謂之王國之變風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濤杌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神異經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人面虎足豬口才手天下謂之檮杌此因以爲四凶之號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杜預左傳序云春秋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古人之號

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去聲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

蓋言斷丁亂反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公羊傳昭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爾○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西華受五乘之粟是傷廉也毋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初患反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古狄反羿自明家衆殺而代其位子仍忍食其妻子以敖其讎故書曰羿也薄迫也言其罪差所宜反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

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何反公矢夫夫尹之夫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待洛反）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作木反）也扣輪出鏃令（力呈反）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弒之賊蒙乃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古跡云左襄十四年云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孫文子使二子追之公孫丁爲師或謂差庾公差不射爲背師不射爲欺射而禮乎射以物輸物而已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追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孟子言此不同是二說必有取一焉）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施古之美女也蒙猶冒也）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齋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志（去聲）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董仲舒策曰孟子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天道無形而難知人事有迹而易見）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矯居小反揉耳由反）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去聲下惡智同）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潤下之性見洪範）之性而不爲害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

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朝夜半冬至爲歷元也史記曆書漢武帝詔太史改顓頊歷作大初歷推五行之氣物分數以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一周四千一十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又云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以建子爲正故以夜半爲朔以建寅爲正則以平旦爲朝此治曆之本也程子曰此章專爲公屋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驩云右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右師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朝音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掌治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其禁音利

歷更平聲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位矣

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也我必不忠忠猶盡也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擇音釋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校音較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

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大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右證公二過其門見禹稷亦兼禹而言之何也曰如論禹言貨財據主於禹稷亦兼禹而言之何也曰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會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大音扶屏必井反設音舍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

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去聲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去聲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絶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治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其誠意之至也

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上聲言師實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上聲害或死難去聲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所以不羞之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去聲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去聲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絶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治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其誠意之至也

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上聲言師實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上聲害或死難去聲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

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書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恝古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長息魯人姓名未詳公明高姓公明名高字未詳何所據）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憂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

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爲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趙岐注孟子事見於春秋傳以爲帝堯問所用者四岳舉鯀治水九年水不治堯乃殛鯀而舉禹代之又問四岳誰可繼己者四岳舉舜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在今河中府河東縣界內行鄙德而益謹堯乃徵舜入百揆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堯於是乃以天下禪舜又言一年所居成聚廣雅云聚邑也漢書音義云小於鄉曰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周禮都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又被注引孝經說云天子之都方千里也社稷宗廟朝覲會同有都之象焉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眞知舜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色慕少艾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

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艾可命篇

戰國策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而窺周室何如甘茂對曰請爲王車重而道險不可以車重請爲王約之王許之甘茂約之王與秦王會於臨晉王謂甘茂曰寡人約車而來今秦王不約車奈何甘茂對曰秦王不知王之約車而來也秦王必約車而來王因謂秦王曰寡人約車而來今秦王不約車奈何秦王因約車而會於臨晉

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懟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音銀常欲害舜告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懟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以女爲人妻如字曰妻去聲下同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

捨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于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通志堂 梁齊

完治也捨去聲也階梯也捨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

舜既納二女堯妻以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己妻以其與我相親故欲殺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徒禮反琱弓也象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忸怩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己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慚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

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通志堂 卿漢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紓音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以其道之所有罔之以非其道之所有罔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庫音舍

流徙也共音恭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毗至反周相與爲黨如書奏谷時諸子采嘯兜比共工可見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

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毀也族治水無功見書堯典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庫皆地名也

商之北舜分冀北爲幽州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慈利縣三危西裔之地爲敦煌未詳羽山東裔之山在今海州朐山縣

今道州鼻亭即有庫之地也漢書顏師古注云有庫在零陵今縣東是也或曰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不發發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下同覲也

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虞舜大孝尊爲天子矣不以己貴而臣堯帥天下諸侯以爲父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非臣之謂也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虞舜大孝尊爲天子矣又以己貴而臣堯帥天下諸侯以爲父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非臣之謂也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

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形甸反）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過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蒲交反）土革木樂器之音也（箋見論語第八篇）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養去聲）

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尊天下之養此舜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尊天下之養此舜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孝思維則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祗音支載音再瞽音古夔音逵齊側皆反栗音慄）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

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荅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

行如字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子與之

諸侯大夫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

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

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

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力呈反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

天也堯薪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直遥反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朝直遥反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高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也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

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

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相王皆去聲艾音乂）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初加反）長（上聲）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師衛反）草也蓋斬絶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扶又反）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

要求也案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滑
華氏之媵（以證反）臣負鼎俎以滋味說（言稅）湯致於王道蓋
戰國時有爲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
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諸人（樂音洛）
莘國名（今陽縣）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
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
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
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戶驕反）
與其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
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
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
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
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
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
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寤者而使之寤也言
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
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
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
有以予（通作與）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
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
伐夏救民（推此可見內骨肉說骨髓）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
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見說命下）
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
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
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
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
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與遯同）也近謂仕

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如字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今醫也周禮天官下瘍同侍人奄閹同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陳如字又音騁

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孔子世家孔子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據此則不但濁鄒之名異言子路妻兄亦異矣

韓非傳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丁亂反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去聲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雲平聲下同不悅不樂音洛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氏子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案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去聲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

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去聲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音潮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食音嗣如字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

五羊之皮而爲去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虞去聲虢皆國名垂棘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去聲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力呈反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左傳二年晉使荀息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虞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矣不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十二月晉滅虢館於虞遂襲虞滅之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汗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智乎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汗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去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扶晚反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見莊子山木篇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上聲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辭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清洛反聖賢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朝）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

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隘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

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餘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淅先歷反見形甸反）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孟子集註纂箋卷十 二

不屑冕而行非速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見虞書益稷篇金鍾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聲堅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私列反之振始始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爲也案周禮司徒之職關制祿一官三禮辨云孟子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蓋此其所出於之書出於之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
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
附庸若春秋邾儀父魯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附庸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
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
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
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
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
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周禮天官冢宰註府治藏
若子男之祿民服公事後者令衛士愚案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
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
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國非其國矣每畝所收可食之數再考任土地篇○大國地方七十里者以開方計之為方十里者四千九百四十一萬畝內有九為方一里者四千九百四十一萬畝三分去一計為井一千六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為田計二百九十四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三萬六千畝為八家廬舍該除六萬五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實收二百八十六萬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二百六十六萬畝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為八家廬舍該除六萬五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實收二百八十六萬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二百六十六萬

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 莫結反 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音祕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 七到反 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 音厲又音賴又郎葛反 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天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貳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詘 曲勿反 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籌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

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付洛反）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非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讎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讎作殊救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顚越也今書閥作愆無凡民二字讎怨也言殺人而顚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

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猶禦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猶而較（音教）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曾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猶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

物實之夫音扶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孝公際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去聲者為於音烏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案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上聲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養為去聲下同仕本為去聲下同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饋養者倉卜反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上聲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去聲柝昌託反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二字皆去聲下同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為僞反會工外反當都浪反長上聲茁側劣反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子賜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委吏乘田見論語序說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官當處上聲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許既反）謂之寄公（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寄公註寄寓也如魯昭公為季氏所逐二十五年經書公孫於齊次于陽州齊侯言公于野井曰自書體以西皆舍于社以待君命北即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也）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去聲）之則周（如字本亦作賙）之無常數君待民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音朴）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通作與）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許及反）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平聲者左昭七年傳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下同）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音木見櫝弓）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通志堂林伯）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爲並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音豁）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通志堂林伯）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左昭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旂旌）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通志堂本誤雅但彼云因章曰旞注以白鳥而不畫以其文章又畫周禮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曰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能成羣鳥爲旟雜羽爲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夫音扶底詩作砥之發反）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通志堂林伯）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音厲）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謝平聲）也

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

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去聲也夫音扶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去聲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事見前漢霍光傳昌邑王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光白太后廢王歸本邑昌邑王賀也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音起）爲桮棬（桮音杯棬音圈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屈木所爲桮棬（居渠反柳桮棬屈木所爲也此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荀子性惡篇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又曰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則皆失其性故也此偏反復詰孟子云）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賊物斫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禍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

湍波流瀠（音營）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楊子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之所稟善惡之品數混而言之也）

楊子善惡混之說

楊子善惡混之說（楊子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之所稟善惡之品數混而言之也）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與曰然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

流其本矣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猶陰之與陽也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善至多惡至少爲聖人惡至多善至少爲愚人善惡相半爲中人用詳著其說然可合而觀之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必列反)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初加楚宜二反)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將容反)橫繆(靡幼反)戾紛紜舛(尺兖反)錯(通志堂遠之)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

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

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

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音魯莽莫補莫厚母黨二反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義○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不可以善言線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揭性善只是貴於人之辯說好個性如佛言善最善故云凡人之中靜然天地之心通義全具無適無莫又可以善惡分是非不可以是非分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暴

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韓子原性篇曰之品有上中下三上下也下也者惡焉而已矣中焉者善焉而已矣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

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與平聲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旣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性之具於人者爲不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

皆有之則氣無清濁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

義也恭敬之心智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鑠式灼反蓰斯氏反舍上聲倍音佩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辭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稟其清濁者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

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惡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人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慈夜反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藉而不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麰大麥也耰覆也耰音憂磽苦交反日至夏至也種上音腫

麰大麥也耰覆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音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膳桓公庖臣能雜淄澠水二水味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姣好也晞山有扶蘇詩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音患○二句本補雅犬

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會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上聲下同也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

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古毒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呼報反惡去聲梏工木反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反側也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上音昜暴步卜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為平聲
弈圍基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元楠號蘆泉劉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宮宦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溺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

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嗟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嗟咄出言可惡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
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
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
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
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
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
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
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
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
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爲並去聲爲之之爲並平聲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
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
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
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
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
察於斯焉察並去聲焉於虔反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穀種上聲仁則其生之性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是也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
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
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音昨萬變之主而不
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
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上聲矣
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哀哉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平聲人惕然有深省焉悉井反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
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
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
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
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

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爲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類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之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舍學檟音賈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爲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

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字元亨婺州人）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音銀）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音提）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去聲）抵隙（去聲）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鳴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修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平聲）

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叢說天爵者是天命則義理之所從出而人爵乃氣數之所忽有而忽無者）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

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眞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荑音啼稗蒲賣反夫音扶

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可徒恃其種上聲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彀音構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上聲下同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

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

任國名 民曰任詳則姓齊楚之間

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扶又反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

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通志堂補生字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齊側皆反岑鉏簪反樓力俱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之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金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

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者羽本輕而一鄉與重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翅施智反通用

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

或孟子所嘗言也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

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弟爲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鴈鴈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木是也曲禮下庶人之摯匹注說者以匹爲鶩鴨也匹音木武王時力士秦王於洛陽鑄銅爲烏獲兩目血出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弟音悌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音扶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並去聲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舍去聲

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

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詩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

作此以自責也（本據記風時序）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小而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疏音同）

怨慕號泣（泣音立）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音硜石丘在嵩山之陽）

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上聲）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合音閣）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下教強上聲號去聲）

徐氏曰能於戰國權據之中而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未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也（悅音樂）罷兵而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罷音疲）

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接音捷）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亡音無）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

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接音捷）而不亡者（亡音無）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之而不報（處音昌平陸齊地名儲子齊相也）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去聲）會於鄰國季任爲任君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

喜曰連得閒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上聲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
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去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巨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
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去聲爲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其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專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也者仁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去聲下同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豈有信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
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市天命之不容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繆史記公儀休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漢書曰公儀子相魯拔葵去織婦逐工女織女利乎
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玩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

制何可得與
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蹇未嘗聞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蹇必識之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高唐齊之臣戰死於莒
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
蹇以此識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爲開爲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
語一人而孟子言以爲肉
王之罪人也
朝廷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

方伯連帥帥上聲類反下所律反○王制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屏屬有長十國以為連有帥二百里以為卒有正二十國以為屬有長方伯連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搆凶器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歃所洽反糴徒的反好去聲

按春秋傳傳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置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引穀梁傳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客也旅行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妨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

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討止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古賢按史記慎到趙人也墨子六公輸子魯般也並宋人此慎子魯臣疑非慎子為魯用兵也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

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代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桀去聲下同

辟開墾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平聲結也與國和好上聲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平聲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時至欲與童僕同苦樂觀時變人棄我取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去聲）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而足也（去聲）

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

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也

因其辭以折之

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以水白圭爲（去聲）之築隄

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與洪水之焚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去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去聲）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

歷問之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荀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輕易去聲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荀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迭如字）

○直諒多聞之士遠（如字）則讒諂面諛之人至聖勢然也

○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已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通志堂卷十二）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朝音潮）則去之矣（魚鹽文王舉之事見孟子膠鬲皆商紂之臣以紂之亂隱於魚鹽故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去聲霸諸侯之事見論語十四篇）孫叔敖隱處（上聲）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史記楚世家莊王以自我三得相而不喜知其非己之罪也左傳十二年傳稱楚數爲軍帥楚國之令典莊王叔敖也）百里奚事見（賢遍反）前篇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閨公仰視蜚（音飛）鴈而後去之（下同）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體膚與肌膚同）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忍性與增益也明白顯公問子貢孔子何如子貢見衛靈公問子貢孔子何如子貢見衛靈公問子貢孔子何如子貢見衛靈公問子貢孔子何如）增益其所不能（增益與也）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動心忍性（忍性與）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不

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

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訛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事見書說命）膠鬲（隱於魚鹽故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去聲霸諸侯之事見論語十四篇）孫叔敖隱處（上聲）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史記楚世家莊王以自我三得相而不喜知其非己之罪也左傳十二年傳稱楚數爲軍帥楚國之令典莊王叔敖也）百里奚事見（賢遍反）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動心忍性（忍性與）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背音佩）戾也動心忍性

謂煉(曾勇反又)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

恒(胡登反)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而興起不能燭於幾(聲徵)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

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音良）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音紙）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平聲）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夭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之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去聲）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盡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復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夭壽貳之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不仁則亦將流而不存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而已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扶又反）者知正命則不處乎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桎音質梏音谷）非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

我者也 朱註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
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
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朱註 樂音洛
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
爲樂孰大於是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去聲惡臭好去聲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朱註 強上聲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
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
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
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
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
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則能改行從善之人
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
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矣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
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
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
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奄藏之不可也
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

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

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與道致治而不失己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昏昧當待人而後興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振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附益也韓魏晉卿當時最為強大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勞且死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驩虞如也
驩虞興歡娛同鰥鰥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

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讙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曹氏曰若相宅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

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舜事蹟見公孫丑上史記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皆是也窳音羽如雖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先則反其罅虛訝反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去聲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則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七到反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左襄二十三年臧武仲曰季孫之愛我美於疢也疢音丑刃反孤臣孽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見賢遍反○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樂音洛上音時下並同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俞剡反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

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
如何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
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不可
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
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
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
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數口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
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
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豚也
雞豚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
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脢音幷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爲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之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觀日月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哉孳孳勉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

○楊氏曰舜蹠之

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哉

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善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孳孳爲善是若未接物如何爲善

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也稱物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說又曰中不可執之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四字本杜預左氏傳序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辟讀作譬軔音刃蚓引同

八尺曰仞山東俗說孔宅圖云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今按周書爲獻俘禮說武王克商之明日陳於商庭凡二仞謂之崇蓋其爲溝洫廣深二仞也以此推之則孔說爲是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君子於學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
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張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
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
歸即爲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
之者復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
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
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
爲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平聲孟子曰有
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
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
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執大於是 張去聲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
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音古皆
有所事而士居其閒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
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
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
義大人之事備矣 張去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
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
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
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
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亦何以異於是 爲去聲
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舍音捨 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
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辭兄離母不
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
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
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利天子之父故設此問
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
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
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
蹝韻書音所綺反又所蟻反草履也遵循也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
知有法而不知天子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
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
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
天下無難處上聲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嘿然歎曰居移氣養
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上聲之位養謂所奉之物
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
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錡張姓名皆云姜姓出齊文反
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小雅鹿鳴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然幣帛而後發見非物也幣帛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

楊氏曰夫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

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有如時雨化之者

孟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已猶止也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艾音刈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輩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孳音茲

孳孳猶汲汲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彀音構張弓也羿古善射者彀率猶法度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說率而言君子教人但受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而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梓匠輪輿其規矩與人同而巧有存焉故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而已滕更有二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貴挾長而問挾有勢而問挾賢而問挾有德而問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晉扶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之於物

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能此三者以所當務之爲急則事無不治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而其爲知也大矣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歡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歡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

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堯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鬬糜爛其血肉也復讎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及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是也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

夷怨曰奚爲後我解見前篇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如字輪也千書序作百按出書之法一車必百人在車上步卒七十二人隨之則二百人凡攻國云云皆百人之長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去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

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虔反

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耳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人之糟魄已夫

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人之糟魄已夫

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袗之忍反果猶女也

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草也袗畫繢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

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之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焉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以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譏察非常

征稅出入

○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賊斂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發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今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行衆食皆去聲見賢遍切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眞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丘民皆樂其政則丘下定民志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平聲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反成

有也

祭祀不失禮而土谷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
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
之意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堯舜之道不過盡人倫而已
○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外國本此下有衍文如此論記當爲仁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以此文證之外國本或是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戾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戾與戾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駱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趙氏曰駱姓稽名爲衆口所訕按漢書無俚者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厥問文王也
詩北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隮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珍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昭明也晉民間避簡文帝諱改昭爲明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之一差而不察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又以此而深警之使之操而存之也

之心不可少有間斷

間去聲斷徒玩反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高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鐘追鐘追音堆

曰何以言之曰以追鐘追鐘音禮

追鐘者鐫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蝡而欲縱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紐女九反

考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幹蟲蝡動之貌也其形如環環有旋紋高注以飾之自漢以來鐘紐之上

○孟子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車之駕馬其數不同中間兩馬謂之驂兩邊兩馬謂之騑即此也古者爲大夫乘車用兩馬驂焉而城門容九軌周禮軌廣八尺容車一軌凡八尺容車一乘也

謂容也軌綫之余謂古之城門皆大門中間爲三門門各九軌凡八尺容車一乘也

卓可設行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

一車所駕也車之駕馬其數不同中間兩馬謂之驂兩邊兩馬謂之騑

城中之涂容九軌周禮匠人九

謂容也軌綫之余謂古之城門皆大門中間爲三門門各九軌凡八尺容車一乘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能皆如其願則

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二
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
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
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
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
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晏子春秋內篇雜上第二十四章仲尼聞之曰晏子可謂知人矣
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道也
無不脗武粉反一音泯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人之生皆
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慈湖之
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
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
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
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
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去聲下同其爲
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去聲臭如好去聲好色是
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
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
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引記樂語
發於事業引書舜典文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
不勉從去聲容中去聲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
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修合仁與智其體聖人之一止耳

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爲變於俗者鮮矣

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恕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辭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蓋又從而招之故豚放逸之系豚也若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按記月令孟夏舉正之布縷必取於其蠶麥之熟民被饑寒秋方斂穫農事稍收舉吾穀起實未取之時不宜有所征發若有急須則隨時斟酌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若又當春興作則公用三日中年則二日無年則一日當名以時蓄并斟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

之法亦此意也元興錢時納絹此兩稅之制納錢取於夏秋二稅之名此三限之法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實者安實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

淵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
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屨同屢匿也言子之從者之屢乃匿
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以此
從者固不爲小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
心至則受之而已矣從爲去聲與平聲下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屢乃匿
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屨同匿也言子之從者之屢乃匿
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以此
從者固不爲小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
心至則受之而已矣從爲去聲與平聲下
知字其門人爲此餘皆倣

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
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
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
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
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下
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
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
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
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
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
心必有慚忽而不肯受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
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
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餂音
忝本

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平聲佞
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
人所忽易去聲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以達
於此而悉去上聲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
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帶紲大
古人視不下於帶記曲禮下天子視不上於紳帶以下視不下於帶則傲下於帶則憂紳以上則徇
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
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平聲芸與耘同）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之者渾然天理之自有不假修爲聖人之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也湯武之事則自禹稱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之所性與湯武之反其性者雖不同及其成功則一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巍巍高貌）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巍巍高大貌藐輕也視謂視其位也程子曰聖人之言各因其事而設此言大人者蓋自高堂邃宇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

也吾何畏彼哉（楊氏慥曰反般音盤樂去聲）

櫋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

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一)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爾雅子棗羊矢棗又名遵）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爲膾（論語鄉黨篇見）炙（之夜反）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獧古玄反）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去聲）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爲於無相爲子桑戶死未葬孔子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之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近似者曾晳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檀弓上魯悼公之喪季武子寢疾使召公昌公若曰子疾病如不可諱則將若何季孫曰斯孟孫氏之憂也雖然吾有憂於汝也昔者吾主每朝必聞其言今吾嗣子驕汝必誅之公若曰然則若何季孫曰擇於仲子而立之公若曰諾及季孫卒公若將立公鉏慶以告仲子仲子曰不可吾與汝言之矣又言之矣其如予言何公若曰然則若何仲子曰魯有常法子何變焉）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嘐火交反行去聲）

嘐嘐志大言大也重（平聲）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數救反）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晳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

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之原字皆讀作愿

謂謹愿之人也

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

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絶之也

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

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周禮宮官守視奄人如今之宦者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去聲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徒回反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也慝惡也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去聲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邪之

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音扶）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絶之之術痛絶之者爲（去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絶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音遙）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許偉反）也爲湯左相（去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去聲宜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宏（音扶）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絶之之術（去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絶之之術痛絶之者爲（去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絶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音遙）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許偉反）也爲湯左相（去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去聲宜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宏（音扶）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絶之之術（去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絶之之術痛絶之者爲（去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絶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音遙）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許偉反）也爲湯左相（去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去聲宜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宏（音扶）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絶之之術（去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絶之之術痛絶之者爲（去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絶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音遙）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許偉反）也爲湯左相（去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去聲宜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